

第一章

清风拂面。

踏著晨曦向南赶的中海，心胸感到无比的凉爽。

中海他化装成一个背部微驼的庄稼汉，脸中变成黄中带黑的风尘苍色，买了一匹健骡，将剑囊藏在垫下方，向南急驰。

这匹骡儿居然脚程甚快，卯牌正动身，巳牌正便到了濯马庄。

两个时辰赶了五十里，以骡子的脚程来说，不快也不慢。骡子耐力不够，但不能作为坐骑用，只能用来运物，当作坐骑用来赶路，委实不能胜任，只有在附近放牧的野孩子会坐上去玩玩而已，一般人是不骑的。

中海他之所以骑骡，主要是避免引人注意。

远远地，便看到路旁的客店，濯马庄中火势已被控制，只有一两处小火头，和弥漫腾升的岛岛青烟白雾。

中海勒住了骡子，向濯马庄中望了望。

“唔！那座小庄昨晚失火哩！”他在骡背上自语的说著。

伫立了一会，骡子又继续向前慢慢的走著。

路右的客栈已经关门大吉，路左的小饭店仍在营业，外面的炉子热气腾腾，一名店伙在店门外招呼拴马桩上的三匹坐骑，显然店中已有食客。

骡儿蹄声轻响，中海到了。

店伙计瞥了骡背上的中海一眼，丢下活计迎上说：“老乡，你不是本地人吧？”

中海一怔，滑下骡背讶然问：“老兄，你怎知小可不是本地人？”

“哦！咱们南北数百里地，可没见过用骡子当坐骑的，你老乡定然是贩货的行商，省些脚力用骡子代步，是么？”

中海心中苦笑，自己以为骑骡子可以瞒住身份，岂知竟然连一个店伙也瞒不了，常下讪讪地说笑道：“不错，小可许州贩货，赔了老本，只剩下这匹骡子充场面了。”

“老乡，天色已近午了，这儿到黄西集还远著哩，何不在敝处进食？”店伙转变话题，开始招呼顾客。

中海确也想吃点东西，信口问：“贵地如何称呼？酒食不坏吧？”

店伙接过他的绳，笑道：“小地方，叫作濯马庄。老乡，不是敝店夸口，酒菜小食一应俱全，风味之佳，走这条路的客官，莫不交相赞誉，确是不同凡响，请店里坐，请。”

听说这儿就是濯马庄，中海心中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居然无意中撞上了。

接著，他的目光落在路石余烬犹在青烟袅袅的庄寨，没来由的心生警兆，忖道：“看样子，这座濯马庄决不是失火，会不会是披人纵火呢？黑旗令主既然有人在这儿，这场大火决非无因，我倒得留心探出些少消息来，也许施姑娘曾经在这儿和他们冲突。”

他关心施姑娘的安危，也希望在这儿能找到安庆双丑，便泰然踏入店中，在壁根下一副座头上落坐，叫来了酒菜，目光向对面的客栈看去，向店伙问道：“少哥，贵地只有一家店，怎么青天白日对面……”

店伙摇摇手，抢著说：“客官，这些事与客官无关，最好少问为妙。”

邻桌有三名食客，都是青衣小帽的行商，靠门口的一桌，一个衣著破

烂的食客爬伏在桌上，似乎睡著了，桌上的残菜剩饭都冷了，杯盘狼藉。

这时，这人突然抬起头，伸了个懒腰，打个呵欠，睡眼惺忪地说：“伙计，结账，我不再等啦！怎么好半天了，翟大爷还没回庄？”

伙计一面收拾杯盘，一面笑道：“白爷，依小的看来，可能还没将那两个女人捉住，何时回庄难以预料啊！白爷何不改天再来？”

中海向褴褛的食客看去，心中一动，这人穿得虽褴褛，但红光满面，细皮白肉，红润的肌肤证明这人决不是个穷汉，年约四十左右，两太阳高高鼓起，一双大眼精光四射，破夹衣下摆，有物鼓鼓地伸出，是刀鞘。

大汉满脸不耐烦，愤愤地说：“见鬼！难道说，只为了追两个女人，庄中的人就闭上寨门不接待任何外客么？岂有此理！”

店伙突然放低了声音问：“白爷，你的事当真紧要么？”

“怎么？我从南阳不分昼夜兼程来通风报信，还能不紧么？我还得往回赶呢。”

“白爷，这样吧，在下替你转达，岂不两全其美？”

白爷略一沉吟，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转告翟大爷，说是南阳的费爷被人打断了一条右臂，要他派人前往助拳，越快越好。喂！你说，翟大爷要捉的人到底是谁？翟大爷英雄了得，庄中高手如云，难道说，两个女人便居然敢在庄中放火，又居然逃入牧场走了。”

店伙点点头，说：“不但人被逃入牧场，还被杀了好些高手呢，这两人是谁我弄不清，听说有一个姓施，女扮男装十分了得。”

“逃人了牧场，岂不是追擒无望了么？”

店伙得意地笑笑，压低声音说：“那有那么容易？翟大爷有不少朋友散居在牧场中，而且成……而且另有一批朋友加入搜捕，所有的通道全加以封锁，岂能容易脱身？只是牧场地方太大，藏匿容易短期间不易将人搜出而已。”

白爷站起向店外走，一面说：“我还得到汝宁请人，天色不早了，我必须赶一程，费爷还在家等候消息呢！请你转告翟大爷，费爷正等候朋友的援手，现在度日如年，望穿秋水，务必请他设法帮帮忙。”

“在下定将白爷的话转告，请放心。”

两人的话说得虽低，但中海却听了个字字入耳，越听越心惊，只感到血热奔腾，匆匆会过了帐便往外走，到了店外向庄中看去，在这刹那间，他已决定了行动的大计。上了骡，他向南走了里余，向右窜入一座树林，将骡子拴在隐蔽处，略加结束便重新往回走。

濯马庄四座寨门闭得紧紧地，寨墙上似乎看不见人影，只有瓦片，场中升起的袅袅青烟，不时听到一两声马嘶。

中海先接近庄南，自语道：“我必须引出一个人来问问，先摸清内情再说。”

他故意装得鬼头鬼脑，在寨门前东张西望，果然不错，不久便奔出三个大汉，他扭头就跑，向荒野中踉跄急逃。

三大汉纵走如飞，随尾急追，一个破口大骂道：“狗东西！站住！凭你这种三脚猫小贼，也敢到咱们庄上来踏盘子？”

中海故意放慢脚步，引他们来追，踉跄奔入一座树林，故意踢中一条树根，“哎”一声惊叫，扑地便倒。

三大汉同声狂笑，抢上两个人，一左一右分抓中海的两膀。

中海双手一勾，一跃而起，双手分勾住两人的左右脚，两大汉立即“砰”两声仰面摔倒。

后面的一名大汉大吃一惊，百忙中居然能出手反击，踏进一步右拳突出，“噗”一声击中了中海的脊心。

中海浑如未觉，丢掉抓起的两大汉双脚，旋身就是一掌，“噗”一声劈中从后面袭上的大汉左耳门，大汉“嗯”了一声，向侧冲到，昏厥了。

被仰面扳倒的两大汉心胆俱寒，知道遇上了硬对头，不逃才是傻瓜，向前急滚，爬起就跑，一个脱口大叫：“救……命救……嗯！”

中海不许大汉再叫，伸脚一勾，大汉向下仆倒，他赶上去在大汉的背心踹了一脚，大汉应脚昏了过去。

他拦住最后一名大汉，笑道：“老兄，咱们商量商量，慢走。”

大汉闪身夺路，正想喊叫，中海如影附形截住，叱道：“你叫大爷要叫你永远叫不出来，不信你就试试？”

大汉不甘心，右拳兜胸来一记“黑虎偷心”。中海伸手一拨，回敬一招“霸王敬酒”，噗一声正中大汉的下颌，大汉倒飞出八尺外，“砰”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

中海赶上一脚将大汉的小肱踏住，冷笑道：“老兄，你这叫作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点点花拳绣腿功夫，免献丑岂不少吃苦头。”

大汉的脸色像死人般苍白，双手拚命去扳踏在小肱上的脚，双脚想将身躯翻转，不住乱蹬，可惜只是白费劲，宛如蜻蜓摇铁树，动弹不了，只好死了心，喘息著叫：“老……大爷，轻……轻些，爷爷……爷台……”

中海抽回脚，席地坐下说：“老兄，坐下说话，太爷向你打听消息，说不说由你。”

大汉魂不附体地坐起，不住揉动著小肱和下巴，好半晌方缓过气来，吸看冷气问：“阁下是……是要……要在下出……出卖主人么？”

中海摘了一根草，无意识地放在口中咬著，紧吸住对方的眼神，淡淡一笑，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的。”

“你休想在在下的口中套出任何事来。”大汉色厉内荏地答，还想充好汉。

“真的？”中海仍然若无其事地问。

“在下绝不虚言。”

“那……那真抱歉，不说也罢。”中海吐掉草叶冷冷地说。

“阁下不会向我一个看门的人为难吧？”大汉已看出中海的脸色不对，骇然问。

“大概会的。”中海阴阳怪气地答。

大汉往后挪退，恐惧地问：“你……你要怎……怎样对……对付我？”

“你想想看好了。”

“用……用强迫取我的口……口供？”

“不，大爷说过的，说不说由你……”

“那……”

“大爷只好杀了你，再问你的同伴。”中海站起说。

大汉惊得魂飞魄散，恐怖地叫道：“你……我知……知无不……不言，不要杀我。”

中海重新坐下，冷笑道：“你很识时务，老兄，昨晚的施姑娘下落如何？”

“不……不知道，大概……藏在还……还藏在牧……牧场。”

“牧场在何处？”

“往西一带丘陵地带，都是本庄的牧场，牧马场有三处，一在北，一在西，一在西南，距北约有十里地，牧牛场一在西南，一在南面。”

“贵庄主共去了多少人追捕？有名的人和主事的人是谁？”

“去了约两百名左右，主事的人是小襄王成少会主，其他的人有……有……黑旗令主，天南三剑等人。”

“安庆双丑是否在内？”

“在，他们……”

“他们是在下的死对头，大爷正要找他，老兄，到牧场懊怎样走法？怎样才能找得到安庆双丑？”

大汉听说是找安庆双丑的，松了一口气，镇定地说：“由这儿向西走，有路直通马场，牧场避理所，安庆双丑可能随令主的人在西路把守，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

“这就够了，老兄，谢谢你，委屈你老兄在这儿等候消息，看！”声出人移上，手一伸便扣住了大汉的咽喉，食拇指向前抵，大汉吃力地挣扎，片刻便昏软了。

中海将三名大汉的腰带解下，剥一人的衣裤换上，头巾包得低低地，然后把三大汉分别困在树根上，点上他们的睡穴，窜出树林向东急掠。

他避开道路，沿路左急奔，利用草木掩身，小心奕奕地向西掠去，渐渐地，前面已可看到不少人影了。

“我得找人带路才行。”他想。

机会来了，后面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他向道路接近，藏身在沟中，从蹄声判断，来了一匹马，正好。

蹄声渐近，接著，东面隐隐传来金锣的振鸣，他抬头向西望，发现西面先前所见的人影，正逐渐向西移。

远远地，一人一骑出现在视线内，马上乃是一名青衣骑士，骑术甚精，安坐虽鞍豪气飞扬，看清了四周的光景，中海决定了擒人的计策，伏地掠出路侧，爬伏在地不时抽动着手脚。

蹄声渐近，马上的骑士，在十丈外便发现了在地上挣扎的中海，吃了一惊，缓下坐骑奔近，勒住叫：“喂，怎么回事？受伤了？”

中海故意不加理睬，仍在吃力地伸展手脚，作势爬起，但终于无法支持身躯。

骑士跃下虽鞍，挂下，俯身伸手去扳中海的身躯，想将他扶起。

中海在身形刚起的刹那间，突然转身，一把扣住骑士的右肩，像一把大铁夹，大拇制压住肩并穴右手的飞刀尖已抵住对方的胸左心中，笑道：“老兄，你来得好。”

骑士骤不及防，肩并被制，已经浑身发软，再看刀尖已抵在中心中了，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恐怖地叫：“你……你……你是……是谁？”

中海一掌劈出，正中骑士的右颈根，骑士应掌昏厥，他一手挟人，一手牵了坐骑，掩入树林中，将骑士弄醒，拉脱对方的肩关节，然后在树根上坐好，含笑注视著神智渐清的骑士，一面用飞刀削一根小树枝，一面问：“老兄，你贵姓大名？”

骑士想爬起，手却无法用劲，惊惶地吸腹挣扎起上身，哼著冷气问：“尊

驾是谁？为何……”

“别问我，老兄，我在问你呢。”中海笑答。

“在下姓冯，名兴隆。”

“哦！久仰久仰，原来是冯兄。”

“阁下认识我？”

“这不就认识了么？”

“你用诡计将冯某擒来，有何用意？”

“向你打听一些小事。冯兄，金锣狂鸣，有何要事？”

“金锣发起处，就是发现敌踪的地方。”

“冯兄是赶去参与制敌的么？”

“不，在下是与庄中保持连络的人。”

“小襄王的大驾在何处？”

“他将赶往擒捉两个女扮男装的人。”

“怎样可将小襄王找到？”

“往锣声响处走，自可将他找到了。”冯兴隆干脆地答。

“你老兄在附近往来，为何没有人拦阻你？”

冯兴隆自得地说：“牧场是禁地，附近决没有擅自闯入的人。再说，凭我这身打扮，谁不知我是庄主的亲信？”

中海不再往下问，救兵如救火，施姑娘已被发现，必须赶快前往援手，不必多就误了，他淡淡一笑，说：“谢谢你的合作，冯兄，请在这儿睡上一觉，在下要办事，少陪。”说完，一掌将冯兴隆打昏，剥下衣裤和兵刃，不片刻便和冯兴隆换了衣著，飞跃上马，向锣声隐隐处奔去。

他走的是直线，越野循声急赶，不再经过木屋，加以小襄王召集手下时耽误了些少时刻，竟被他抄捷径赶上了。

马儿驰过一道坡脊，他发现右首不远处坡顶上，散布著不少提刀仗剑的黑衣人，其中九个黑衣人站在一处，全身黑长袍，袍袂飘飘，正向远方凝望，听到蹄声，黑袍人面无表情地瞥了下面狂奔而来的人马一眼，重行向远处望去。

中海深怕这些人前来盘问，驱马急赶，向坡脊上的人瞥了一眼，马儿狂驰而过，这瞬间，他依稀靶到中间那位黑袍人的背影有点眼熟，但并未在意。

奔了三里左右，突见右首坡谷的牧马场中冲出六人六骑，蹄声如雷，烟尘滚滚，他加上两鞭，抢先越过坡谷口。六骑落后了十来丈，领先的一名青衣骑士大叫道：“前面是谁？等一等。”

中海岂能等？再加上了两鞭，大声答道：“有事须面禀少会主，诸位慢一步来，在下不能再担搁了。”

“你是谁？”

“冯兴隆。”中海叫，伏鞍狂奔，耳中听到有人说：“忠兄，看这人的装束和背上的剑，像是翟庄主的心腹冯兄弟，可能是庄中有事，赶来禀报的，他定然知道少会主目下在何处，咱们跟著他一起走。”

中海自练了克音之学后，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听得到常人不易听到的声音，耳力特别锐利，在蹄声如雷中，居然将后面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可见内功日渐精深。

警锣声越来越近，他知道施姑娘已被发现，她的藏身处应该不远了。

奔入一座丘陵中的盘地，穿越其中的牛群，后面紧追不舍的六人六骑，已经拉远至廿丈外。

他的骑术相当高明，后面的六骑无法将他破及。

他奔入放牛场中，一大群牛开始奔窜，被他的马冲得漫山遍野地狂奔乱跑，果然阻止后面的人，鬼使神差，居然被他摆脱掉了。

后面的六骑士中，虽然有在平邱集曾经见过面的十六神煞中的两个在内，假使让他们追及，定必当场暴露了身份。

也因此一来，牛群奔窜中，他不得不向右绕牧场而过，转折之下，被他反而抄至小襄王的后方，避免了被对方劈面认出的危机。

绕过牧场，远远地便听到震耳的蹄声，在淡淡轻雾的上方，仍可看升腾的烟尘，他心主动，便加鞭向蹄声传来处急驰，估计出对方前进的方向，抢截对方的进路。

崩计得十分正确，果然被他截住了，还比对方早到一步，他闪在一丛矮树后相候，首先，他看清了第一匹马上的小襄王，心中大喜。

他等到马群冲过后，立即驱马跟上，二十余匹健马散漫地越野奔驰，后面的人在滚滚尘土中奔驰视线略受影响。

何时多了一匹马，没有人注意，他逐渐与最后的一骑并行，但小心翼翼地始终保持一乘距离，免得引起对方的疑心，而且他谨慎地避免脸部与对方相照。

听警锣声已近，显然前面不远就是斗场了，该超越往前面赶啦！

“拍拍！”他加了两鞭，靴后跟连撞两下，马儿被迫奋力狂奔，逐渐与最后一匹马并驾齐驱了，前面呐喊声如雷，所有的骑士全都加鞭狂赶。

冤家路窄，蓦地，右首的骑士扭头向他注视，突然吃惊地叫：“咦！你……你不是龙……”中海也警觉地扭头向骑士看去，吃了一惊，老天爷，这家伙正是平的集邱大爷手下的一名心腹打手，过去曾在金碧楼见过面。而且多次曾在楼中密室进餐交谈，他虽易了容，但脸型和神韵并未改变，逃不过有心人的法眼，被对方发现了。

事急矣，不得不挺而走险了！彼不了许多，对方龙字刚出口，他的马鞭已经脱手飞出，双方相距不足五尺。

他志在必得，小小的马鞭以全力扔出，比刀剑的威力小不了多少，去势如电，一闪即至。

骑士的身手相当了得，可是变生仓卒，发觉中海有异，鞭影已然入目，想应变已力不从心了，百忙中向后仰身避鞭，并想狂叫告警。

岂知中海突然斜身飞离马背，向马背扑来。

“嗤！”

马鞭掠过骑士的胸膛，胸部裂开了一条血缝。

“啊……”骑士狂叫一声，仍想恢复骑姿。

中海到了，一把接住疆绳，在两马相会的刹那，右脚猛踹，将骑士踹得飞马后，落在滚滚尘土之中。

前面锣声狂鸣，呐喊声震耳，吸引了所有骑士的注意，骑士的狂叫声，居然未引起前面骑士的注意，只有一名骑士扭头问：“喂！怎么回事？”

中海心中狂跳，硬著头皮含糊地叫：“马失前蹄，他马，不要紧。”

也恰在这危机一发间，前面的小襄王大叫道：“快马加鞭，列队！”

问话的骑士只看到中海丢弃的马向侧驰离马队，没看到后面烟尘滚滚

中的坠马同伴，正侍勒住马骑，小襄王的叫吼声已经传到，只好不再过问，马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同时，任何人也不会疑心有人敢混入马队中来，中海的大胆，委实出人意表。

上了坡顶，已可看清下马马场中的景象了，四面八方人潮逐渐聚合，远近的人全向斗场奔来。中海大惊，心说：“我的天！即使将人救出，我怎能脱身？”

可是，险恶的情势并未令他退缩，他只知道施姑娘决不能落在小襄王的手中，任何危险已不再令他恐惧，他已别无选择，必须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救出施姑娘，在险恶的境遇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马群向下狂冲。

小襄王所说的列阵，是指要他的四名心腹翼护在他的左右，真巧，麒麟双豪在小襄王的右方，形成右翼的两乘护卫，左翼的两骑，是小襄王的另两名心腹。

看清了两位姑娘的危机，中海不再顾忌，全力策马冲刺，超越了其他的骑士，从左翼驰上，快接近左翼的第三骑，将超出小襄王的马啦！

蓦地，四海游僧叫出了小甬人妖的名号。

接著，小襄王发出了怒吼：“小甬人妖格杀勿论，上！”

不久便看清了苦斗中的两个假男人，他倒抽了一口凉气，伏鞍向前冲刺。

中海大吃一惊，心中暗暗叫苦，他不远千里追踪，志在拯救施姑娘，目下却是小甬人妖，糟了！他岂能为了五妖魔的小甬人妖，而冒这么大的风险。

他正想缓下坐骑，突然看清了施姑娘的脸庞，老天！确是素素，脸色虽变，五官依然是昔日的轮廓。

“是她！”他在心中狂叫。

这瞬间，小襄王已伸手示意勒。

他不顾一切，驱马狂冲，发出一声震天长啸，在冲经第三骑身边的瞬间，拔剑挥出，这把剑是冯兴隆的，他的追电剑仍佩在腰中。

小襄王一见有人擅自冲出，刚叱出“退回来”三个字，便看到剑影隐现，所以惊叫一声，喝间一声：“那是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剑虹一闪，双骑相擦而过，第三骑的骑士人头飞起，尸身下。

中海持剑的手抓住了骑士丢掉的绳，不但杀人，还夺马，一人两马向下冲。

变化太快太突然，这瞬间，所有的骑士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镇住了。

中海急冲而至，两位姑娘已命在须臾。

他用口咬住夺来的绳，自己的绳则扣在马鞍前的判官头上，接二连三发出五把飞刀，狂冲而至，口一松，放了绳厉吼道：“施姑娘，上马。”

阴山第二老的手刚抓近施姑娘的胸口，他不理会姑娘踢向小肮的脚，岂知“喳”一声轻响，一把飞刀射入他的左耳孔，耳孔是弱点，练武功的人，火候不练至炉火纯青之境，耳孔照样挡不住兵刃的全力一击。

“嗯……”他轻叫，只感到头部一震，飞刀沉重的打击力，将他的脑袋震得猛烈地摆动，手上的力道骤减。

“噗”！素素的脚，也在这瞬间踢中了老家伙的小肮。

素素的胸上方，老家伙的手急落，老家伙虽挨了一刀，直贯耳孔深处，

但力道已发，虽灭了五成劲，仍然够沉重。

素素“嗯”了一声，腿一软，向后挫倒。

老家伙飞退丈外，“砰”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接著，马蹄狠狠地从他的身上踹过，他的气功已散，被踹得血肉模糊，躯体的下半身简直不成人形。

在同一瞬间，四海游僧一声惨叫，左肋贯入一把飞刀，侧攻的第三老的左眼，飞刀柄闪闪生光，“啊”一声厉号，上身被飞刀的打击力道冲得脑袋向后仰，刺向小甬人妖的剑也随著后收。

这瞬间，四海游僧掷出的铁钵擦小甬人妖的右胯骨而过，砸下的方便铲也失去了准头，从小甬人妖的右臂外侧擦下，仅伤皮肉，而小甬人妖在全力扯身避招中，剑也拚全力扎出，拚个两败俱伤，扎入和尚的胸口。

五把飞刀全部中的，一把也没落空。

两把飞刀击中两名大汉，重围立解。

中海冲到，俯身滑下雕鞍，伸手抓著尚未倒地的素素左手，喝道：“施姑娘，上马。”素素对中海的声音不陌生，一听不由狂喜，借力飞升。

中海也滑回雕鞍，将她扔到鞍后。

素素扭头大叫道：“靳姐姐，夺马上。”

不用叫，中海带来的另一匹马，恰好掠过小甬人妖的身旁，她忍痛飞跃上马，俯身抓住了绳。

“靳姑娘，随我来。”中海叫。

两匹马向西北角急冲，后面，小襄王一声怒啸，二十余匹骏马排山倒海似的冲来，中海领先策马狂冲，迎面遇上了四名大汉。

他一声暴吼，飞刀再次接二连三出手，用飞刀开路。

身后，有人大叫道：“这是大地之龙的飞刀，大地之龙，大地之龙！”

不叫倒好，叫了反而便宜了中海，昨天逐平狠斗，大地之龙的名号已令龙虎风云会的好汉们丧胆而夜间的恶斗消息，也在今晨传到了小襄王的耳中，马面无常重伤被押的消息，已在好汉们的心目中投下了阴影，不由他们不惊。

听人叫出是大地之龙到了，一个个禁不住被吓得手脚发软。

拦路的四大汉本来还来得及闪避飞刀，但一听同伴叫出大地之龙的名号，大吃一惊，人的名，树的影，大地之龙的飞刀神技，在他们的心中，已发生了可怕的震撼威力，失惊之下，反而手脚麻木，要想闪避机会已逝。

“啊……”惨叫惊天动地，四个人几乎同时蹦跳着挫倒。

马儿狂冲而过，尸身纷纷掷倒，人腾马跃，向西北角的山区狂冲，没有马的人，像潮水般随后急赶，呐喊声雷动，金锣狂鸣。

人喊马嘶，烟尘滚滚，不久，人马便消失在山林深处。

要说小襄王对大地之龙毫无顾忌，那是欺人之谈。

昨天逐平的恶斗，他知之甚详，大地之龙不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去自如，根本没将上百名高手放在眼下，击伤燕山四毒白昼突围，藐视天南三剑，在高手名宿重重包围之中来去自如，不要说艺业如何，就凭这份胆气，已足以令他小襄王甘拜下风，自愧不如。

以今天来说，大地之龙居然敢在龙潭虎穴中出没，敢在会中高手齐集的旷野中向他们挑战，简直将这些高手名宿视同废物。

而且居然跟在他身后杀出救人，这份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令他心中发毛。

因此，他的马本是千中选一的神驹，比中海的马快，但他由于心中有所顾忌，所以不敢独自离群猛追过去。

中海一马当先，越过了牧场的旷野，快接近山区，扭头叫：“靳姑娘，前面山区可能有人埋伏，紧跟著我，入山之后准备弃马，姑娘还能用轻功么？”

小甬人妖，不知大地之龙就是龙中海，但昨天经过逐平，她已知道大地之龙大闹遂平的轰轰烈烈事迹，心中大喜，叫道：“放心，我还支持得了。”

素素紧袍住中海的虎腰，喜悦地问：“你是大哥么？怎么变成大地之龙了？爷曾告诉我说在福建遇上了大地之龙，你坏，为何不将真姓名告诉爹？”

中海不愿将自己那时的心情说出，大声说：“以后再说，我们的难关还未渡过呢。”

快接近山林边沿，追来的人马仍然保持在丈外，更后些，人马漫山遍野潮水似的涌来。

接近至十丈左右，林中一声锣响，草木摇摇，冲出十二匹健马，十二个黑衣人一字排开，十二匹坐骑列阵凶猛地冲来，中间的骑士学剑大吼：“天宇有七星，大地黑旗盟，相好的，留下。”天南三剑正率领著十余名黑衣高手，沿右面的矮林前沿飞步赶来，相距约有半里地，无法赶上。

中海一声狂笑，挺剑冲上叫：“朋友们，让路，大地之龙与贵盟是朋友，借光。”他的叫声像打雷，故意让小襄王听到，以便离间龙虎风云会与黑旗盟的感情。

后面的小襄王大吼道：“王兄弟，拿下他们。”

双方的叫声皆震人心弦，可是还没有让人思索的机会，突变已至。

黑旗盟的十二个人，弄不清中海的话是真是假，稍一迟疑，中海已经冲到，飞刀向左右分飞，射向左右的四骑士，他自己冲向刚才发话的王兄弟，剑发雷霆。

王兄弟身手了得，一声暴叱，挥剑急架来剑。

中海猛地收剑，挫身向侧滑，镫里藏身长剑再发，“嗤”一声向上送，刺入王兄弟的右肋，信手一带，马儿已相错驰过。

“啊……”王兄弟惨叫一声，飞坠马下。

中海向左圈马，在刹那间又发射了三把飞刀，让出空隙向后叫：“靳姑娘，先走一步。”

小甬人妖已不等招呼，从他让出的空隙中驰过，冲入林中。

惨叫声惊心动魄，中海先前所发的四把飞刀，已把最近的两名骑士射落马下，两侧的人马无法加入进击，想兜转马头合围，但被左右的空马所阻。

中海-抖绳，直冲入林，一面向小甬人妖叫：“暂勿弃马，走：“树林不高不矮，不宜乘马，他扭头低叫：“施姑娘，尽量伏下身躯，小心树枝。”

“我理会得，大哥。”姑娘答。

马匹穿林，骑士如不小心，十分危险，马儿不会管背上的人，只顾它自己能否不受树枝的擦挂，幸而小甬人妖的骑术相当高明。

中海更是技高一筹，两匹马转入林中，向西北方向急冲。

小襄王一群人，敢驱马入林追赶的人不满半数，长距离与马匹赛马，事实上不可能，这一来，步行追赶的人，只好泄气地盯著逐渐远去的人马背影兴叹。

奔出三里地，坐骑已有不支现像，中海叫道：“靳姑娘，你和施姑娘在

西面那座冈顶等我，我引他们向北追，坐骑给我。”

两位姑娘下马向西走，他牵著小甬人妖的坐骑，同北急驰，远出三里地，方下马解了马儿的绳塞入草丛中藏好。

在马臀上扎了一剑，直待马儿负痛向北狂奔老远，方从容向预定聚会处走了。

两位姑娘等得心焦，见到人大喜过望，施姑娘赶著问：“大哥，听，他们果然向北追去了。”

霸顶居高临下，可听到清晰的马蹄声，他向南面的山林一指，说：“山区中可能还潜伏了不少人咱们由这一面穿出，从南面的旷野脱身。”

“那……他们有马匹，不是容易被他们赶上么？”小甬人妖耽心地问。

“我想不会，俗语说，出其不意，制胜之机，他们料定咱们必定利用山林藏匿，决不会冒险走旷野，咱们偏偏由旷野脱身，这就走。”

他脱下夺自冯兴隆的衣裤，恢复了庄家汉的装束，领先向南走，素素紧跟在他身后，笑道：“龙大哥，你的易容术不高明吗？”

中海呵呵笑，扭头笑道：“我的头巾丢掉了，这时又用不著扮驼子，当然看来不合身份啦！如果你早先看到我骑著骡子的怪像，保证你认不出是我，事实上今早我从逐平赶来，沿途龙虎风云会的人全被瞒过了。”

小甬人妖接口问道：“昨天闹逐平的大地之龙，果然是你？”

“是的。”

“你为何改变姓海？如果我知道你就是甘凉道上的龙中海，也许我会留下来找你呢。你怎么知道我的困难？”“一言难尽，其实，我并不知靳姑娘也在此地。”

“龙大哥，你是专程赶来的救我的？”素素接口问。

“我从平邱集便得到你的消息，好不容易才赶上你的……”他将前后的经过一一说了，只隐下飞虹剑客邹老人的事，不愿泄露邹老人的隐居处所，以免替老人招麻烦。

素素听说他身中朔望散的毒，且为了救她而耽搁了好些天，至今已拖了十天了，惊得粉脸变色，跌脚叫苦，焦急地说：“糟了！我根本没找到八爪苍龙丘老爷子怎知道回春居士的下落？天啊！你也太……”

中海淡淡一笑，泰然地说：“不必替我耽心，我会设法解决的，目下两位准备作何打算？”

素素挽著小甬人妖说：“靳姐姐，谢谢你这次冒万险前来救我，不敢或忘，希望小妹能有为姐姐效劳的一天，但不知姐姐今后打算……”

“我打算再闯荡几年江湖，等厌倦了江湖生涯再言其他，目下小甬仙已成了是非之地，龙虎风云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轻易地饶了他们，见一个杀一个，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中海一面走，一面说：“靳姑娘，在下认为最好暂时隐起行踪，免为龙虎风云的人所乘，等候他们败亡的一天到来。”

“等候他们败亡？”小甬人妖讶然问。

“是的。”

中海斩钉截铁地答，小甬人妖是五魔之一，名声不好，他不敢将内情说出，人心隔肚皮，他不得不防，隐约地说：“相信不久之后，必有武林仁义之士，召集同道共襄除去该群江湖凶徒为世除害的义举。”

“我想，这一天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很难等到了。”小甬人妖慨叹地说。

中海停下脚步，神色肃穆地说：“不然，目下已有人暗中出面主持大局了，时机未至，必须等到能一举将该会连根除去之时方能下手，这一天不会让咱们等得太久的。因此，小可奉劝姑娘暂行忍耐保全实力，以便日后大举，多保全一个人，日后便多一分实力，希望姑娘三思。”

“近来江湖传言，说是四绝秀士已重行出山，在南一带行道，这么说，主持大局的人会不会是他呢？”

“很可能，有他老人家出面，何愁龙虎风云会的小丑跳梁？”“如果是这些所谓侠义英雄出面主持大局，我小甬人妖可不愿意听他们驱策。”

中海叹口气，诚恳地说：“靳姑娘，请恕小可直言，姑娘在江湖的行径，委实难怪侠义门人的非议，在姑娘来说，仅算是游戏人间，事不分好歹，人不分善恶，好歹善恶全决于姑娘一念之间，因此自以为是任性而为，但人的好恶决定是非曲直，更主宰别人的生死，在情在理都是说不过去的，龙虎风云会的作为，也和姑娘的行事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比姑娘更为险恶歹毒而已，他们经过了周详的策划，长年累月的秘密进行方有今天的成就。一旦羽翼已成，即便露出狰狞面目，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用毒药挟人为质，以控制那些宇内名宿就范，下一步将是狂风暴雨似的钜变光临宇内，可怕的劫难将君临江湖，这就是任性而为的最好榜样，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但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作为，不足为法……”

“你教训我么？”小甬人妖变色叫。

中海欠身道：“小可不敢，只是为尽人的本份，向姑娘进言而已，希能谅我。姑娘上次在鬼愁岭山神庙的话，小可仍然记在心头，小可深信姑娘是个绝顶聪明而知大体的人，只不过自小养成任性而愤世嫉俗的性情，易于冲动，因而灵智时受蒙蔽而已。小可决不信姑娘的一生行事中，没有侠义可风的事迹遗留在人间，江湖所流传有关姑娘的谣言，也决非全是事实，只要心存仁义，行事……”

“别说了，我不听你的废话。”小甬人妖叫，但声色间已无怨意。

中海爽朗地一笑，转过话题问：“姑娘可知道与姑娘齐名的四妖魔？”

“早些天有两个不是和你在平邱集胡来么？”

“不错，他们已专程出寨返回甘凉去了，另一个毒娘子北宫云娘……”

“她失踪好几年，也许死了呢。”

“不！她……不说也罢……”

“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天机不可泄漏，总有一天，小可要和她作生死一拚。”

“噢！你像是知道哩！”

“不但知道，而且可能是他死我活。”

“你对付得了他？”

“目前不可，但我在尽力而为。”

小甬人妖摇头苦笑，说：“要是见了她，你可得小心，她身上穿了一件银皮特制的背心，刀剑不入，暗器难伤，加以练了铁布衫一类的防身气功，又有奇毒伤人，你……唉！恐怕伤不了她反而送掉性命。”

“我会小心的，假使她真了得，岂会籍银甲保护，显然并不足畏，背心并不能保证她的安全，人的头部更是要害，而且断掉手足，也会失去抵抗力的，是么？前面已是旷野，咱们加快些，靳姑娘受伤不轻，施姑娘可否扶他一把？”

驰出旷野，三人展开轻功，向南如飞而走，昼伏夜行，第三天他们便到了武昌府，沿途平安无事因为小甬王已带着人马到南阳去了。

在武昌府，小甬人妖接受了中海的劝告，先暂行隐身，答应日后助他一臂之力，她准备下南京，找昔日的朋友盘桓一些时日，然后再隐身江湖，等候机会秘密除去龙虎风云会的羽党爪牙。

素素跟定了中海，她要陪中海寻找回春居士，三天中，有小甬人妖在旁，中海不敢多言，他对小甬人妖还有些顾忌。

解毒的时间只剩下五天，而从武昌府到九宫山，还有七百里以上的路程，山道不好走，必须赶路耽误不得，因此，不再昼伏夜行，决定在三天之内赶到。

到九宫山有两条路可行，一走东南先到兴国州，从州南的太平山到九宫东面，一是南行，先到通山县，翻越大城山进入宝石河，便到了九宫北面，两条路相较，走通山要近百里左右，因此中海决定走南道。

南道也是到岳州府的唯一陆路官道，商旅却不太多，因为往返两府的人，大多走水路，走路陆不但辛苦，而且山区中经常可以发现劫路的歹徒。

一早，送走了小甬人妖，中海立即准备首途。

素素心中自然十分焦急，但他不知中海要到何处寻找回春居士，而且看了中海日渐憔悴的神色，她感到有点心酸地说：“龙大哥，这两天你太辛苦了，神色憔悴，多令人躲心啊！”

昨晚一夜奔波，落店休息不到一个时辰，怎能立即上道？我看，你还是……”

中海摇摇头，苦笑道：“还有好几百里路要赶呢，时辰不多了，施姑娘，我看，你还是……”

“我怎样？”素素讶然抢著问。

“令尊目下在何处隐居？”中海第一次问起天玄剑的下落，以前有小甬人妖在，他不方便问。

“目前在长沙府湘潭县东西的昭潭潭边，他老人家正在四出游说武林白道隐雄共襄义举，恐怕目前不在家，你问爹的下落，有何用意么？”

“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赶回家中隐身，不可再在外闯荡了，你为人好管闲事打抱不平，不知衡量利害，在这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境遇中，委实不宜在外行走，为大局著想，所以你必须立即赶返湘潭我送你到咸宁再分手，怎样？”“天！你……你要赶我走？”素素惊叫。

“不是赶你走，而是……”

“不！大哥，目下你正在困难中，你没有理由赶我走，咸宁金河北岸，住著一位前辈，叫隐叟邓公明，他老人家是爹的忘年之交，也许从他老人家的口中，可以知道回春居士的下落，我陪你去找他好了。”

“不必了，回春居士目下隐居在九宫山，我一个人赶路方便些。”

“真的？”

“我带著鬼丐常真的手书，鬼丐知道他的隐居处所。”

“老天爷！你何不早说？”素素惊喜地叫。

“早说？被小甬人妖听到，不是替丘老爷子招灾么？”

素素疑惑地注视著他，幽幽地说：“大哥，你……你似乎不信任靳姐姐呢。”

中海点点头，沉重地说：“靳姑娘心肠太硬，太过主观，也太过任性，

愤世嫉俗之心太重，这种人很可怕，对是非很难分清，因此，极易受人利用，她与枯骨魔僧等人不同，他们是闯荡一生经过无数劫难的人，自尊心极重，不受人驱策不甘人下，因此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尊心更不许他们听命于人。靳姑娘不是这种人，她假使遇上一位工于心计，专在投其所好上下工夫的人，她会不顾一切走上歧途的，她之所以救你，只是基于一时义愤，她想利用你接近小襄王，以便乘机除去四海游僧报一己之仇而已。”

“不！你太估低她了，大哥。”

中海笑笑，若无其事地说：“但愿我错了，反正来日方长，且拭目以待，请你转告令尊，告诉他我已和白衣神君以及三丐连络上了……”

也将在平邱集的事说了，最后说：“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是长春子的并头兼弟子毒娘子北宫云娘他们的阴谋极为恶毒……”

素素如遭电殛，惊叫道：“大哥，此话当真？这……这……”

中海不再多说，淡淡一笑道：“千真万确，我已和长春子见过面，还几乎丢掉性命，请稟明令尊必须小心谨慎，目下长春子只在背后撑毒娘子的腰，还未公然出面，假使他以武林三大高手的身份现身，假藉仁义号召武林朋友另树一大势力，上当的人当不在少数，令尊恐怕也难逃毒手的，后果可怕。”

“老天爷！看你说得有多严重？”素素呆呆地叫。

“岂只严重而已？目下毒娘子已经率领了大批高手入川，留下小襄王在各地扰乱江湖，吸引江湖朋友的注意，以掩护毒娘子在四川进行可怕的阴谋，并预定下月中旬在湖广大会党羽，如果我所料不差，至迟下月初旬，四川必将传出震惊江湖的重大消息。中旬龙虎风云会大会群魔之后，暴风雨即将君临江湖，当然，这得看毒娘子是否在四川如意，如果她在四川的阴谋落空又当别论。总之，不管事情如何发展，长春子极可能在最短时间内以崭新的面目在江湖出现，他也决不会公然与毒娘子在表面上亲善合作，只在暗中策划他的恶毒阴谋，大劫将临，所以你得火速稟明令尊早作准备，无论如何不可出面，尽速通知朋友们小心提防。”

素素仍然不信，迷惘地说：“你的话我深信决无虚假，但……但我怎能令家父相信呢？”

“令尊到过福建，该对武夷排云山庄的伏魔剑客不陌生……”

他将排云山庄的变故一一道出，最后说：“吴济慈为了留得性命以揭发长春子的恶毒阴谋，复被安庆双丑所陷害，忍辱偷生在边寨受刑，身死异乡所谓何来，他死得有价值，排云山庄数十名男女老少也死得轰轰烈烈，不管你信是不信，我将以毕生精力从事揭发长春子的恶毒阴谋，为生者全性命，为慰死者于九泉，我个人的仇恨还是次要，我必须请你向令尊提出忠告，先为保全武林实力而奔走，不必说了，我知道你疑问尚多，可惜我无法向你详加解说，该走了，假使找不到回春居士，我想，日后挽救江湖大劫的重任，只有寄望在令尊的身上了。”

素素仍是男装，背起小包里黯然地说：“走吧！一切以后再说，目前你需人照顾，无论如何，我得陪你走一趟九宫山找丘老爷子，不要撵我走，大哥。”

她低头拭泪，匆匆出房，她的心很乱，江湖大劫在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关心的中海身中奇毒，必须尽早找回春居士。

她这一生中，第一次对异性关心，不知怎地，在这短短三天相聚中，她那少女的心湖突然涌起了波涛，一生中第一次油然兴起了奇妙的感觉。

中海在她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不再是一个仅仅值得关心的英雄豪杰，而是一个令他倾心的男人，一个足以信赖的密友。

中海的身影，已开始令他迷乱，令她烦恼，令她恐慌，甘凉道上第一次见面，他仅感到中海是个难得的奇人，是个有丈夫气概的义士而已，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秦岭道上二次并肩救金凤，她对中海加深了一层认识，但还不至于达到令她倾心的程度，而这几天，情形有了异样，她感到中海在她的心目中已完全不同，奇异的感觉震撼著她，一种难以言宣的神奇电流袭击著她。

自然而然地，她的生活圈子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甚至连父母亲人都搁在圈子外，圈子的中心变成了中海啦！

中海的话令她感到心向下沉，她听得出中海话中的弦外之音，假使找不到回春居士，他便会不在人世，挽救江湖大劫的重任，自然便落在他爹天玄剑的身上了，她急出一身冷汗，出了武昌城，不等中海催促，她已迈开大步向前急赶，恨不得插翅飞往九宫山。

幸而道上行旅不多，足以让他们施展，一阵急赶，第一天便赶了两百里，入暮时分，便赶到了依山傍水的上桥镇，距咸宁尚有八十余里。

中海确是有点难以支持了，朔望散的奇毒已经逐渐发作，他感到一阵阵倦意不断地袭来，似乎浑身脱劲，懒洋洋地，胃口出奇的坏，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依他的意思，还想在上桥镇进食，然后赶夜路到咸宁，赶一步算一步。但素素不依，她已看出中海已无法支持，假使再不珍惜体力，奇毒极可能提前发作，所以断然作主，要在上桥镇落店。

上桥镇，是一座小镇市，只有百十户人家，官道通过镇中，另一条小街在东面与官道平行，镇西有一条小河，河对岸延西一带全是水田，秋冬之际田中无水，还没开始冬耕，镇东是绵延起伏的山林山都不高，但树林却很浓密，是这一带燃料的供应场。

这几天气候变了，天宇中乌云密布，阴沉沉地，从北面吹来的寒风冷咻咻的，一件夹衣已挡不住寒意了。

暮色茫茫，炊烟四起，远远地，上桥镇的灯光，在黄昏的朦胧中闪烁，两人大踏步钻赶，中海的脚下已有点浮动，但仍咬紧牙关支撑。

踏入镇口，上桥客栈的招牌入目。

“大哥，请依我，无论如何得在这儿落店，你身体有奇毒，即使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住一天两夜的苦赶。”素素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

沿途为了今晚是否落店的事，曾经发生争执，中海长吁了一口气，让步道：“好吧！只好依你了，我确也感到十分疲倦。”

素素长叹一声，语声有点变了，说：“大哥，我知道你心中焦急，我同样的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九宫山，可是，你……你支持不住啊！再像这样不要命地赶，你会倒下去的，唉！我真该死，你为了我……”

中海拉了他一把，强笑道：“施姑娘……”

“老天，你还叫我施姑娘……”

“哦！我老忘了，一时不易改过来，素素，你不该再说这种话，人的祸福似乎冥冥中自有主宰，怨天尤人只有自寻烦恼，对么？”

“大哥，你相信宿命？”

“不信，但事实上我们只能勉强自己相信以求解脱，只怪我们都是平凡”

的人……噢！这座市镇怎么如此冷冷清清？通街大道地处宿站，似乎不该如此冷落的。”

“初冬了，谁还在晚间出来喝西北风？这座大桥客栈可能是镇上绝无仅有的第一家，希望还剩有房间。”

素素一面说，一面踏入店门，直趋柜台向掌柜的问：“掌柜的，可有上房？”

店堂中一灯如豆，甚是狭溢，只有一名店伙和一个掌柜的照管店面，掌柜的向店伙招手，一面答道：“有有，两位落店么？”

“最好是有套间的上房。”素素加上一句。

“有，有，小店今天只接了八位客官，空房间多著哩。李三，领两位客官到东跨院丙字号上房安顿。”

店伙李三应喏一声，上前接过两人的小包里，说：“客官请随我来。”

掌柜的接口道：“两位如果有贵重物品交柜，但请吩咐。还有，小店人手不够，伙食由隔邻的鸿福包办，客官如需酒食，可吩咐店伙早些准备。”

“在下理会得。”中海答，随著店伙走了。

客栈共有三进两院，内部居然相当阔爽，只是店伙少得可怜，廊下无灯，客人稀少，走进东跨院阴沉沉鬼气冲天，没有一般客栈所特有的喧闹声，倒像是大户人家建在深山避暑的广厦。

还好，店伙虽少，茶水倒是不缺，所谓套房，通常作为接待携带家小上路的阔客住宿，有内间，有小厅。比一般的上房高级些，可容纳四至五名的男女旅客。以往三天中，素素有小甬人妖做伴，三人分内外间住宿，江湖人比世俗男女洒脱些，倒无甚顾忌今天她开始感到心中狂跳，有点惶恐。但梳洗毕，她开始平静下来了，按下心潮，不再理会。

男人先梳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等她浴罢出到外间，吃了一惊，几上热茶仍在，却不见已梳洗停当的中海，灯火明亮，人却不见了，身处险境，她的警觉性特高，掀开床上的枕头，中海的追电剑仍在。她匆匆取了一件衣衫将剑包了，拉开了房门。

房门口人影乍现，店伙正捧了食盒送饭菜到来，见房门猛然拉开，脱口惊叫道：“噢！”

“客官你怎么……”

“看到我大哥么？”她急急地抢问。

“是那位大个儿客官么？”

“是的。”

“小的没看见，他怎么啦？”

“不见啦，小二哥。”

“客官何不叫叫看，也许是上茅坑去了。”店伙一面说，一面进入房中，将饭菜摆好。

“大哥，你在那儿？”素素站在廊下叫。

廊下没有灯，墙根壁角黑沉沉地，这一排上房只有她和中海两个客人，其他的客房没有灯光，她向黑暗中大叫，各处传来的回音令人感到汗毛直竖。

后面还有一排下房，必须由走廊的另一端绕过方能到达，黑暗中突然传来中海的声音：“贤弟，到这儿来一趟。”

素素心头一块石头落地，松了一口气，急急绕过走廊，便看到一座小门前站著中海，正向她招手送食物的店伙也跟来了，看清了房间的牌号，抢

前两步惶然地摇手叫：“客官，千万不可管闲事，千万……”

中海取出一锭小银，塞入店伙手中，沉声道：“我兄弟俩今晚到了这房间，只有你知道，如果你张扬出去，小心我要你的命，烧你的店，你给我悄悄走开，千万不可声张，快走。”

店伙打一冷战，扭头便走。

素素怔在一旁，讶然问道：“大哥，怎么回事？”

“刚才我听到这儿有人呻吟，找到这儿……”

“大哥，咱们目下自顾不暇，你……你又管闲事了。”

中海点点头，沉要地说：“见死不救，何以为人？素素，快将救伤丹取来应用，里面有两个人急需援手。”

素素摇头苦笑，叹口气折回房中取药。

房中一灯如豆，前后两张卧榻，分躺著两个花甲以上年纪的老人，两人的上身靠在床栏上，敞开衣襟，露出满是血迹的胸膛，一条条鞭痕悚目惊心。

素素带了丹药进房，看了伤势吃了一惊，抽口凉气说：“是鞭伤，下手的人好狠的手段！”

中海用茶灌丹药入喉，说：“不错，是鞭伤。这种鞭叫作逆鳞蛇尾鞭，是用来刮掉皮肉的歹毒玩意，一鞭下去，如果不抽动，一片也可刺入肉中，运动急带，著鞭处的皮肉便被刮落，老人家挨了七鞭之多，创处可见胸骨，不死确是奇迹。”

中海平时带在腰间的百宝囊，经常带著不少自制的膏丹药散，这种沉重的外伤，他足以应付，内外药齐下，素素也毫无顾忌地帮著中海替老人包扎伤口。

另一名老人伤势稍为轻些，胸前是皮鞭伤，浮肿凝血而已，只是年老气衰，已然难以支持。

包扎停当，被皮鞭打伤的老人强忍痛楚，虚脱地说：“谢谢贤昆仲援手之德，小老儿没齿难忘，只是，两位请珍重，赶快离开这块是非场。”

中海挪来张木椅在床前坐下，泰然地说：“老丈但请放心，小可自有主意，看两位的伤势，该是午前爱的伤，能将原因见告么？”

老人痛苦地低下头，凄然地说：“老朽姓宵，名蔚，本镇人民，家在镇东近山区的坡地上，薄有田产，一向与世无争，那一位是老朽的故友，姓詹名雄……”

素素突然讶然叫：“金雕詹雄老前辈，怎会落得如此狼狈？”

宵蔚吸入一口气，往下说：“詹兄在十年前练一种奇门气功，忽略了自己的年岁，不慎岔气伤身最后自毁气门保全了性命，一身内家绝学化为泪水，只能使用普通拳脚防身了。”

“气门毁掉仍能保全性命，詹前辈果然名不虚传。”素素万分佩服地说。

“老朽的伤势，说来话长，本镇有个不长进的败类叫作韩芳，从小便人见人厌，年青时则游手好闲，专做偷鸡摸狗的勾当，为镇民所不容，将他赶出本镇，岂知他到了府城自割投入楚王府，转眼二十年，他居然成了府城大名鼎鼎的王府中官。上月，他请准楚王将本镇的田划为庄田。大明皇律规定中官可以划授庄田，但法有明文，庄田名义上虽划赐中官，却仍归原主耕作，只不过改向所属中官完粮而已。本来，不管皇庄也好，中官庄田也好，原田主事实已一无所有，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怨命，可是，这畜生欺人太甚，

存心报复当年赶他出镇的旧账，王令刚下，便限令附近百顷良田的主人于五天之内离境，否则一律擒解王府问罪。今天是第三天，他带了百名豪奴前来，占了老朽的庄院，将老朽打得遍体鳞伤。詹老哥是前天光临舍下作客的，一言不合与豪奴们冲突，被一个叫翻天鹞子夏聪的家伙所擒，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再命人将我两人送来店中，限令店家严加看守，想让我们死在店中，应了客死两字的俗语。至于老朽的家小，恐怕已经……我死不足惜，这只是开始，两天之后，镇中那些愿与乡土共存亡的人，不知如何下场。唉！谁知道呢？”

中海并未表示意见，“唔”了一声说：“难怪贵镇如此冷清了，原来如此。”

“一部份老少妇孺已经投奔邻村亲友处暂避风头去了。”

素素愤然接口道：“贵镇乃是通衢大道，他们竟敢如此胡为？难道说，贵镇的人就不能联名上告么？”

宵蔚惨笑，虚弱地说：“上告？往那儿去告？布政使衙门等于楚王府的偏院，布政使知府大人只算是楚王的家奴，而王府中当权的奴才，以中官为首，府城的文武官员，谁敢不仰他们的鼻息？上京击登闻鼓告御状么？本地官府不发路引，寸步难行，总之，人为刀俎，我为鱼肥，他们要我们死，我们决难活命。”

中海起身告辞，说道：“两位好好养息，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又道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有因必有果，作恶多端的人必受天谴，请拭目以待，静观奇变可也，小可告辞，等会儿小可请店家替两位熬药并准备吃食。”

两人到了房门口，气息甚弱的金雕詹雄突然瞪开老眼，吃力地说：“两位稍候，翻天鹞子夏聪，早年是太行山附近大名鼎鼎的独行大盗，一身轻功超尘拔俗，内外功根基甚厚，两位如无把握，幸勿逞匹夫之勇。”

“小可留神就是。”

中海答，稍顿又问：“前辈尚有需晚辈效劳的事么？”

“老朽有一好友，住处距此不远，何不替老朽带封书信将敝友请来，多一个人也多一些照顾。”

中海不敢在武林朋友面前透露底细，他准备找到回春居士之后，赶赴麒麟山庄，所接触的人越少越好。

湖广是玉麒麟的势力范围，所有的江湖人大多数与麒麟山庄有来往，谁知道金雕詹雄的朋友，是否与玉麒麟有交情？略一沉吟，断然拒绝道：“老丈的好意，小可心领了，但不管事情是否办好，前辈在十天半月内，不可能走动，前辈可将书信准备好，晚辈愿将书信带给贵友。”

金雕詹雄不再勉强，只好说：“也好，祝两位万事顺心，两位贵姓大名，能见告么？”

“前辈请谅，恕晚辈守秘，再见。”

回到房中，素素换了一杯热茶奉上，倚著中海坐下，秀眉紧锁地问：“大哥，你决定要管？”

中海点点头，沉重地说：“素素，我怎能不管？”

“但你……”

“不必为我耽心，一天两夜，绝对可以赶到九宫山，我还有两天寻找回春居士的时间。”

“你认为可以一找便到么？”

“鬼丐说过，他老人家目下化名丘诚，九宫山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的住处，想来必 t 易找。”

“你有没有问过鬼丐在何时曾与邱老爷子见过面？”

“这……这倒没问。”

“也许在十年前，也许更久些，是么？世事凄凉，今天不知明日事，谁敢保证回春居士仍在九宫山？正如他老人家的堂弟八爪苍龙一般，五六年前还有人看到他在许州，但我却空跑了一趟。”

中海一怔，随即淡淡一笑道：“素素别说泄气话了，生有时，死有地，我不在乎。”

“但……大哥，我在乎，你……”她眼泪溢出眼帘，伏在中海的肩上饮泣。

中海轻抚她的秀发，强笑道：“素素谢谢你的关怀，说一句真心话，换了你，你管是不管？”

“我……这样吧，你先走一步，这里的事交给我。”

中海呵呵一笑，说：“不行，你心悬两地，必定心浮气燥，说不定会大开杀戒，这样不但救不了镇民，反而让他们去顶杀头抄家的罪，放心啦！我想不会耽搁得太久的，我问你，你认为宵老丈的话可靠么？”

“当然可靠。”

“有何为证？”

“这……这……金雕詹雄前辈早年是白道的知名人物，难道不足为证？”

“你的意思只是想当然，不足为证，长春子早年也是一代豪侠，但现在怎样？一面之词不足取信咱们得进一步找出是非好歹来，天色不早，你该歇息了。”

素素粉脸泛红，忸怩地说：“你……你先歇息，我……我还不累。”

“胡说，你还不累？快！你先去歇息，小心门户，我还得练功呢。”

“哦！说起练功，我想起一件事，爹说你已获得六指琴魔杜老爷子的真传，到底是真是假？”

“确是不假，克音之学助长我的内力修为，不然我的进境那有如此神速？你没感到我比半年前进步得多么？”

“大哥，能不能教我？”

“杜老前辈并未说过不许传人，有何不可，等我的心情平静下来时，你我得好好切磋一番，进去吧，晚安。”

一早，两人便在厅中用餐，将剑用布巾里了，准备出外走走。

罢放下碗筷，街头忽然传来了一连串震耳的锣声，中海接过店伙送来的脸巾净面，一面信口问说道：“老兄，锣声是怎么回事？”

“中官大人派人传话，等会儿客官便知道了。”店伙低声答。

“后房两位老丈的茶水药汤，准备妥当了么？”中海再问。

“客官，求求你，放小的一条生路好不？”店伙哀求道。

“你在本镇有田地？”

“没有，客官，小的靠双手夹一肩讨饭吃，不管双方的事，反正与我无关，但客官却把小的卷入是非之中……”

“没你的事与你无关？哼！谁也休想置身事外。”

“客官，出门人……”

“住口：你知道我是谁？”

“客官是……”

中海掏出金云玉版副令幌了一幌，纳入怀中说：“湖广清吏司派来查案的人，你最好听我的话准没错。”

清吏司，是刑部分置在各部政司的衙门，天下原设有十四个司，宣得十年革除交，剩下十三个审理各地的重大刑案，百姓小民见了官，不是害怕便是怨恨，想高攀的人并不多，怕惹火上身的人却多的是。

店伙一听说是清吏司的人，吓得打了个冷颤，扭头便溜。

中海一把将他抓住，沉声问：“慢走，说，怎么回事？”

店伙脸色苍白，向店门外一指，恐惧地说：“他……他们会……会告诉你。”

店门口，“当当当”一阵锣响，接著有人拉开嗓子叫：“乡亲们听了，明天一早，田地划归庄田的人家，必须在卯牌未辰牌初离开，不可有误。”声落又是一阵锣响，传话的人向街尾走了。

中海推椅而起，抢出店门。

晨光中，街两侧站著不少木然呆立的人，一队雄纠纠的王府卫队，正步伐整齐地从街尾向街口巡逻而过。

只要看到呆立在街两侧的人们，他们那种愤怒而又无助的神色，便可猜出事情的大概了。

中海神色凛然地凝神眺望著对街一幢三合院，广场前面站著三个怒目圆睁的青年人，他们全用饱含怨毒的目光，死盯著大踏步而过的王府卫士。

倏然一阵蹄声自街口传来，五匹健马出现在视线内，在武昌府以南，河流交错，平原甚少，行李大多以舟船代步。

所以说北马南船，在这一带发现骑士，相当罕见。

五匹马小驰入镇，令人眼前一亮。

马骏，人艳，竟然是五个美艳如花的少女，先头一骑士，穿一袭绿色劲装，挂剑，披一袭天青色连帽披风，柳肩凤目，美艳可人。

后四骑则穿蓝劲装，披墨绿色披风，佩剑挂囊，一个比一个美，五个女骑士的年纪，都在二十上下，在美艳中，蓬勃著刚健婀娜的气息。

中海神目如宙，他的目力比任何人都锐利，马匹相距在十余丈外，他便将人看清了，低叫道：“咦！是她！”

“谁？”素素生硬地问。

“排云山庄伏魔剑客的爱女吴玄霜，她……她没有死，换穿绿色衣裳了。”

“哦！她远带了女伴，莫非她也在广结群雄为父母复仇？”

“我问她一问。”

素素一把拉住他的手，低声说：“不可鲁莽，免得暴露你和他的身份。”

马儿到了，吴玄霜看清了店前的中海，吃了一惊，中海的脸色不再涂上颜色掩饰，所以一看便知了。

她突然勒住坐骑，扭头叫：“小春，在这儿进食，赶了一夜，马儿也乏了。”

第二匹马上少女讶然答道：“小姐不是说赶到斜山村进食么？”

“不了，下马。”

她一跃下马，将绳交给小春，踏上台阶，向中海送过一道眼色，向店内叫：“伙计，替本姑娘准备吃食，替马儿上草料，要间清静的上房，准备茶水让我们梳洗。”

一面说一面进入店中，中海示意素素退在一旁，走至阶下，向系马的小春抱拳一礼，嘻皮笑脸地说：“姑娘请了，辛苦啦！”

小春瞪了他一眼，大声问：“你是店伙计？”

“不，恕在下鲁莽，请问姑娘一声，刚才进店的那位姑娘，在下觉得十分眼熟，似乎在何处见过面，姑娘可否……”

“啐！见你的鬼！我家小姐却没见过你这种混蛋，滚！”

中海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哼！神气什么的你家小姐姓朱，过去在……在……”

小春笑了，“刷”一声劈面抽出一鞭，笑骂道：“看你生得人才一表，不像是病痲，却想用这种拙劣的办法勾搭，你简直昏了头，告诉你，你家小姐姓安，你再去打听，管教你吓得真魂出窍，你很幸运，今天坛主夫人不在，不然的话，准保你死无葬身之地。走吧，本姑娘不忍心和你计较。”说完和另三名同伴含笑入店去了。

中海吃了一惊，素素却走近笑道：“大哥，你还不够资格作偷香贼哩，可碰了大钉子啦！”

中海将他拖出店外，低声道：“这四个少女可能是侍女，小春所说的坛主夫人，极可能是龙虎风云会一位坛主的妻室，吴姑娘如果改姓安，很可能她已打入风云会的内部了，我不便前往找他，你到她的房外留心些儿。”

“你呢？”

中海向对街一指，说：“我去打听镇中的事，很快就会转来的。”

“好，小心了。”

中海向对街走，到了三合庙前的广场，三个年青人仍在向远处眺望，见中海走近，收回目光不住向中海打量。

中海泰然地走近，背看手含笑向三人点头为礼，说：“打扰诸位了，小可姓海，名龙。”

一个青年人木然地点头回礼，冷淡地问：“听口音，海兄不像是本地人，有何贵干？”

“不错，小可是河南人氏，途经贵地，向诸位打听一些小事。”

“请说，小可但愿能为兄台效劳。”

“小可看贵地山明水秀，倒是安家立业的好地方，但不知贵地有何田可买么？”

青年人失声狂笑，接著脸色一沉，说：“我家有田六顷，兄弟三人耕种，养活老小二十四人，丰衣足食家道小康，你要买田，我可以卖给你，每顷只要你三文钱，你如果有意，便可立即成交，怎样呢？”

“兄台不是说笑话吧？小可是诚心的。”

青年人叹口气，摇头道：“海兄，不瞒你说，这几天我们都笑不出来，只有哭的份儿，被你这么一说，我只好笑了，这附近的田已化为中官庄田，你能买么？快走吧，不然将有祸临头。”

中海笑笑，泰然地说：“多承好意关照，谢谢，不管皇庄也好，中官庄田也罢，法有明文，只可在王府百里之内划属。贵镇距楚王府已超过两百里，请放心，没有人会来抢你们的田。”

说完，扭头大踏步走了，经过了第二间大宅，向站在壁角偷听的一个中年人哼了一声，冷笑著走了。

进店后直趋东跨院，一眼便看到素素站在房门口眺望，隔邻第三间套

房中，传出少女们嘻笑之声显然玄霜和四个侍女成了他的邻居。

素素向他招手，拉著他的手闪入室中，低声道：“她不信任我，你快走一趟，可从后窗找他。”

中海火速进入内间，扳开后窗飘身落在房后的走道，一摇三摆地向邻房的后窗从容走去。

“济慈兄，真阳兄。”他若无其事地信口叫，声音不大，但足以从窗缝中透入，他考虑周到，叫吴济慈的名字，不叫玄霜，以免敌人怀疑。

明窗悄然而开，窗格子中突然飞出一团布帛，他一手接住放入怀中，扭头便走，倏地眼角人影一闪，走道尽头昂然站著一位青衣大汉，双目冷冷地注视著自己……

他只好放弃由原路入室的举动，沿走道向青衣人走去，青衣人豹头环眼，海口虎须，肩阔腰粗，结实得像头巨熊，脸上的风尘轨迹可看出是个江湖人。

中海泰然向前走，心说：“看来情形，这下子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青衣人冷冷地瞥了中海一眼，往墙上一靠，架起腿双手抱胸，然后冷冷地注视著一步步走近的中海。

中海认为青衣人可能是龙虎风云会的走狗，被这家伙看到他和吴玄霜在后窗弄鬼，岂肯轻易放过他心中泛起重重杀机，准备动手。

青衣人没看出危机，等中海接近至八尺内，左手一伸，冷冷一笑，吐出两个字：“拿来。”

中海欺近两步，偏著脑袋也冷冷地问：“你要？”

青衣人根本没将中海瞧在眼下，仍大模大样地说：“自然。”

中海嘿嘿笑，也大刺刺地问：“甚么？”

双方都吝惜字眼，针锋相对地简单问答，中海无所谓，青衣人却受不了，倏然离墙站正，冷笑著道：“你老兄多心了，看错了人啦！”

青衣人冷笑一声，厉声道：“安姑娘上月方由坛主夫人收为弟子，成为青锋四女的四妹，夫人宠爱有加，没想到她却不知感恩，竟胆大包天暗与外人私通消息，自毁前程，不是自绝生路，本会在天下各地，明暗中派了不少人，监视著会中各弟子的言行举动，任何人也休想生心叛离。”

中海淡淡一笑，问：“阁下认为安姑娘有叛会之心么？”

“把刚才你接到的布帛拿出来，便知是否有叛会之心了，当然，本会的男女弟子，并不禁止男女相悦的事，在下认为你可能是安姑娘的相好，在未获得真凭实据之前，还不能遽下定论，所以平心静气地向阁下要刚才抛出窗外的布帛。”

中海取出布团，缓缓递过笑道：“给你，如果你认识字，也许……”

“不劳阁下指点。”青衣人冷叱，伸手便抢。

墙角后，素素突然闪出，剑尖点在青衣人的背心上，沉叱道：“且慢，老兄。”

青衣人大概练了不怕刀剑的气功，一声冷哼，倏然身形左旋，肩部一扭，便将点在背心里的剑尖震偏，“嗤”一声裂帛响，衣衫被剑刺破，接著，他右掌劈出，猛劈素素的颈根，反应之快，确是骇人听闻。

不想中海比他更快，身形倏动，双手扣住青衣人的脖子，手指紧收扎实咽喉，膝盖急抬，“砰”一声撞中青衣人的十四节脊骨，骨左右的命脉二门禁不起千斤力道的打击，他这一膝已用了全力。

接著，他将人猛地带倒，抽出一手戟双指插入对方的双目，任何气功到家的高手，决不可能练至双目也不怕打击的境地，指入睛毁，青衣人死了一半，想叫，咽喉被锁，无法出声。

中海确是够快，双手重新扣住对方的咽喉，霍然站起，奋起千斤神力，将人扔起向墙角猛砸。

“砰！砰！砰！”青衣人的背脊，接二连三凶猛地砸在墙角上，似乎连墙壁也在震动，三下凶狠的打击，铁打的金刚也禁受不起。中海仍不放手，扣住脖子拖了便走，一面向素素说：“晚上再毁尸灭迹，先藏在房中再说。”

进了房，将尸体往床下一塞，素素倒抽了一口凉气说：“大哥，你知道这家伙是谁么？好险。”

“不知道，但我看出他目朗鬓丰，便知是气功了得的高手，苦于没有机会用宝剑对付，又怕被他跑掉后患无穷，如果他叫嚷，惊动了吴姑娘的同行四女，大事去矣！幸而你及时赶到，真是危险万分呀。”

“这家伙叫铁熊罗真，是太行山绿林道的第一条好汉，内外功都出人头地，双手可以抓裂刀剑，我知道用剑伤不了他，所以才引他转身，希望你用追电剑要他的命，你却用双手进袭，吓了我一大跳真是令人耿耿。”

中海笑道：“傻丫头，还能拔剑？只消慢上一刹那，他便会脱出被制的范围，声张起来，岂不完了？且看看吴姑娘的东西。”

玄霜丢出来的是一条绢帕，上面用眉笔匆匆地写着：“大哥，我已投身虎穴，候机制恶道的死命，誓报不共戴天之仇，死亦无憾，连络不易，耳目众多，希望大哥速联络天下群雄，共诛此贼，总会设在大巴山，聚集有万副兵革，内主坛设在麒麟山庄十月十五日之前，群魔聚会，会主毒娘子已率高手入川，六指琴魔也同行，可能已查出缥渺仙子的隐居处，希速示警，令仙子知所趋避，十月间，会主将可至麒麟山庄筹划恶毒阴谋，请留意，知名不具上。”

“我的天！她好大的胆子。”素素惊叫。

中海黯然长叹，苦笑道：“排云山庄化为飞灰，全庄老小死伤殆尽，她……她除了拚死复仇之外还能有何作为？”

“她替你带来了难题，我们怎样向缥渺仙子示警？即使立即入川，也赶不上了。”

中海也深以为然，摇头道：“我们想已无能为力，毒娘子早有万全的准备，派小襄王在中原惹事生非，吸引江湖朋友的注意，她却率领大批高手入川行事，入川之后，自然不会拖延时日，可能缥渺仙子已遭毒手，我们已无能为力，哦！我得再找吴姑娘……”

“找她有何要事？”

“告诉她飞锤刘隆已打入风云会卧底，要她……”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种事怎能告诉她，弄得不好，两个人都断送掉，岂不可惜？”

“但我希望她能和刘隆将内外消息传出来。”

“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操之过急。听，她们走了，即使不走，也不易接近她了。”

丙然不错，玄霜和四名侍女已经食毕离房，谈谈说说走向店厅，中海将门推开一条缝，刚将头伸出，便看到一个灰衣人闪入五女先前的上房，他认得，灰衣人是住在西院客房的一个客人，刚落店不久。

“有人先一步入室去了，可能是铁熊罗真的同伴。”他向素素低声说。

“等会儿我们检查一下铁熊身上的遗物，这家伙晚上再找他，杀一个少一个。”素素说。

“好，赶快把咱们的衣服穿上。”

“为什么？”素素讶然问。

“准备戏弄那位可恶的中官，如果所料不差，来人不久将到，快！”

两人分别换了衣衫，劲装外加穿了一袭鸦青长袍，挂上剑，静候变化，一切准备停当，沉重而急促的靴音已自门外传来。

两人在桌旁落坐，一面喝茶一面交谈。

“砰砰！砰砰砰！”打门声暴响震耳，店伙在外叫：“客官，开门！开门！”

“干什么？”中海喝问。

“有客人求见。”店伙答。

“叫他滚！”中海不客气地叫。

外面一个洪钟似的大嗓门叫道：“把门撞开，这死囚不识抬举。”

“轰隆隆”一阵暴响，有人用重家伙撞门。

中海向素素示意将门打开，素素一手顶住门，轻轻拉门锁，突然放手。

“砰”一声大震，门开了，四个用木桌撞门的人，连人带桌跌入房中，挣扎难起。

中海安坐在桌旁，手中端著一杯热茶，冷冷地注视著涌入房来的不速之客。

首先冲入八名衣甲鲜明的王府侍卫，其次涌入四名劲装打手，然后是两名蔑片，拥著一个细皮白肉，脸色阴沉，内监打扮的中年人。

只消看穿章，便知是韩中官到了，中官是王府有官位的太监，这批人最为可恶，专门鱼肉地方小民，欺凌地方官吏，如狼似虎，地方上至府洲大员，下至小民百姓，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

断后的是三个穿劲装的中年人，长像一个比一个凶猛，腰悬长剑，腰带上缠了一条粗如手指的逆鳞蛇尾鞭，领先那人五短身材，圆脸尖嘴，鹰目勾鼻，络腮刚须根根见肉，双耳轮向上耸，乍看上去活像个猫头腾，想来必定是翻天鹞子夏聪了。

中海先发制人，“拍”一声将茶杯摔得粉碎，怒吼道：“滚出去！岂有此理，你们这群无法无天之徒，简直成了打家劫舍的强盗，想不到王爷竟养出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奴才，是不是想陷害王爷，将把柄让御史大人抓住参奏皇上？”

他人长得高大，相貌堂堂，冒充两三品大员，可说甚合身份，气魄够，发起威来居然威风八面。

所有的人全都被他吓住了，韩中官心中有点发虚，扭头向店伙低声问：“喂！你说他是清吏司来的人么？”

店伙浑身发抖，哀声说道：“大人，是……是他……他说的，小……小人不……不知道。”

王府的中官，连知府大人也得卖他三分账，岂怕区区清吏司派来的查案官员？韩中官按下性子，上前冷笑道：“阁下好大的架，好暴躁的脾气，你是清吏司派来的人？”

“混账！你还不配问。”

“清吏司大小辟员上迄郎中，下迄司狱，十三名官员中，本官却从未见

过阁下。难道说，你是刑部派来的不成？”

想吓唬经常在官场中混的人极为不易，稍一大意便会露出马脚，中海过去只在流役卫所时见过官连官阶也没弄清楚，他只知从前被人陷害时，由清吏司审判，以为清吏司必定权大，岂知十三清吏司中，官阶最高的郎中只有正五品，比知府还低一级。

因其直属刑部，反而不如各分道的提刑按察司权限大，按权便是正三品，在地方上掌握著实权，负责刑名按劾，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抑，澄清吏治，地方官甚至辖下的王亲国戚，对提刑按察司不无顾忌，对清吏司却不在乎。

中海人急智生，又掏出他的法宝金云玉版副令扬了扬，这玩意十分抢眼，金光闪闪，白玉晶莹，如不细看，还不知是什么玩意。

他小心地不让后面的翻天鹞子看到，扬了扬便重行收入怀中，冷笑道：“看清了没有？湖广清吏司有无海某人无关宏旨，回去禀明王爷，再纵容中官扰民，小心幽禁高墙，还得砍下你们的头颅挂在东安门示众。”

龙子龙孙犯法，罪不犯逆，大多械送凤阳囚禁，称为幽禁高墙。东安门的北端是东厂，经常将死囚的脑袋悬挂在东安门示众。提起东厂，令人头皮发炸。可是，中海又错了，东厂西厂都由内官主事内官就是太监，太监与太监之间，大多狼狈为奸，彼此之间多有来往。

弘治登基后，员外郎张伦奏请废除东厂，英明的弘治皇帝也不肯废除，但也知东厂太不像话，皇律规定犯人的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东厂的枷居然重至一百五十斤，进东厂的人，想活著出来，简直难比登天。因此，虽不废东厂，但严禁东厂横行。

目前主事的人姓罗名祥，后来的杨鹏，皆奉帝命严加管束手下，可以说，大明皇朝十六代帝王中（南明不算），东厂是当时最守规矩的一代。

中官听中海提及东安门，吃了一惊，但东厂办案的人，所用的腰牌却不是有金有玉的小玩意，而是用紫铜雕制的睚眦腰牌。睚眦，据说是龙生九子中的一种，瞪眼呲牙，状极狰狞。

韩中官根本没看清是什么玩意，反正看到金光闪闪，决不是东厂的是腰牌，但摸不清中海的路数是以不敢发作，略一迟疑，伸出右手说：“阁下是不是京师来的？请让本官看看腰牌。”

中海向素素挥手，不耐地吼道：“赶他出去！收拾行囊准备启程上京。”

素素应喏一声，急抢而上。

八名王府卫士和两名蔑片目定口呆，他们更摸不清中海的来头，怎敢阻拦？得罪了京师派来查案的人员，弄得不好被抄家灭族那才冤呢。

翻天鹞子不是官，他不怕，厉叱叫：“且慢！”

素素杏眼一翻，厉叱道：“站住！报上官衔，你好大的狗胆。”

翻天鹞子吃了一惊，脚下一慢，素素已劈胸抓住了韩中官的衣领，手上用了三成劲，向下一翻，“哎哟！”韩中官惊叫，脚下发软，接著叫：“夏师父，救……救……我。”

翻天鹞子不再迟疑，踏进一步叫：“放手！有话好说。”

蓦地，房门口出现一个灰衣人，哈哈狂笑，向内躬身行礼道：“海大人，韩中官身旁藏匿江洋大盗，心怀不轨，妄调王府卫队，用心叵测。下官愿擒下太行大盗作证……”

韩中官毛骨悚然，但挣扎不得，情急大叫道：“夏师父，先走一步。”

翻天鹅子本来想替韩中官解围，闻声立即应声击破窗户，闪电似的穿窗而出，上屋走了。

灰衣人一声长笑，追出叫：“恶贼，你走得了？”

素素抓起韩中官，脱手便扔，大喝道：“快滚，小心你的头颅。”

中海推椅站起，拍案向卫士们喝道：“朝庭召令各地蕃王领拥三卫，用意是应付不测之变，你们食君之禄，当知保国卫民之道，为何甘心听命于内臣，鱼肉百姓小民？中官不许干预外事，赐田也限于蕃邸百里之内，韩中官远离府城两百里与民争田，违法乱纪罪不可恕，追究起来，你们难脱关系。速转告你们的百户长，必须立即启程禀明王爷善后。本官姓海，从京师来办案，奉旨于办案期间，任何人如若不听约束，一律格杀勿论，韩中官在身旁藏匿太行山大盗翻天鹅子夏聪，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官兵呢，抑或是强盗？给我快滚！本官越看你们越生气，滚回去听候处治。”

卫士们吓得直打哆嗦，僵在当地。

“滚！”中海叫，“砰”一声暴喝，他拍桌赶人。

卫士们屁滚尿流，悚然行礼告退。

素素在门外抓起韩中官，在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厉声说：“贱骨头，你这没出息的小病猫，滚回去。”

中海站在房门口，威风八面地叫：“韩芳，回去把你召来的恶棍们聚集在客家，本官随后就到。”

一群人狼狈地逃出店门，急如丧家之犬走了。

素素等众人走远，低声急问道：“大哥，你还要前往宵家冒险？先别说有拆穿纸老虎之虞，单只翻天鹅子一群恶贼也不易打发啊！”

中海呵呵笑，低声道：“翻天鹅子那群人，比起小襄王一群好汉，不是小巫见大巫。”

“但……咱们根本用不著冒此不必要之险，是么？”

“正相反，咱们要利用这次的机会，移祸江东。”

“移祸？移给谁？”

灰影一闪，屋顶飘下刚才追翻天鹅子的灰衣人，走近拱手行礼，笑道：“老弟，你这一招真绝，佩服佩服，在下横江白练梁衡，在大江水道的镖行朋友中小有名气。”

中海向房中伸手虚引，笑道：“梁师父，请到里面小坐，此非说话之所。”

进入室中分宾主坐下，中海开门见山地问：“梁师父刚才进入那五个女人所歇的上房，不知有何贵干，可否坦诚相告？”

横江白练苦笑道：“海老弟可知道一个外号叫金花五娘，姓冉名五娘的人？”

素素接口道：“这鬼女人一手五金花，赛似阎王令，是二十年前黑道中大名鼎鼎的贼婆娘，她的丈夫擒龙客皇甫长风，三十年前便是淮泗一带的绿林大豪，恶迹如山。”

横江白练一怔，呆呆地说：“老弟是……是……”

“她是在下的义弟，姓施。”中海含糊地接口。

“小老弟对擒龙客夫妇的底细如此熟悉，定非等闲人物。”

“其实，擒龙客夫妇的底细，江湖上知道的人不算少，原因是他夫妻两虽分别在南北作案，但每年必有一段时日同至东南沿海逍遥。”素素从容回答，并送上一杯茶。

横江白练喝了素素送来的茶，叹口气说：“贼婆目下已是龙虎风云会的人，她的老贼丈夫更贵为该会的内主坛坛主。贼婆娘的手下有十二名功力和剑术造诣皆臻上乘的人做她的侍卫，称为龙泉十二剑手，每人一把出自州府龙泉县的名剑龙泉，吹毛可断，而且韧性奇佳，一剑挥出劲达剑尖，剑身可以回折成圈，令人防不胜防，确是珍贵的龙泉名剑。此外还有四个少女，称为青锋四女，是老贼婆的贴身侍卫，刚才那五个女人中，有一个便是青锋四女之一，带着四个侍女，早些天，老贼婆从南京溯江而上，可把咱们水路英雄们搞得灾情惨重，龙泉十二剑手所向无敌。到了武昌府，老贼婆却不见了，我跟踪这个鬼女人，想找机会要老贼婆的命，可是，按刚才的情形看来，老贼婆并不是走的这条路，我得另外设法，刚才我在厅中，看到狗官在追问店伙，有一个家伙说你姓海，如果所料不差，老弟定然是大地之龙。”

中海一惊，讶然问：“梁兄凭什么猜想在下是大地之龙？”

“武昌府的江湖朋友中，轰传著大地之龙大闹逐平，扬威濯马庄的消息，按行程，大地之龙该走到了这附近了。”

“怪事，你似乎知道大地之龙的行程哩！”

“只是猜想而已，大地之龙与龙虎风云会作对，风云会的少会主是小襄王成小畜生，小畜生的家在麒麟山庄，那么，大地之龙走这条路并不足怪了，麒麟山庄在岳州府泊罗江屈原岭哩。”

中海暗暗心惊，对横江白练思路的明晰，推论的精确，由衷地感到佩服，不由肃然起敬，但他还不愿暴露身份，不加否认也不承认，说：“梁兄如此推断，似乎有点捕风捉影呢！你想，如果大地之龙在这儿，会出面管大桥镇这件闲事么？”

“很难说，英雄豪杰的行径，常男人莫测高深，也许他会悲天悯人仗义插手的。”

中海不愿再说，转过话题问：“梁兄想找机会要老贼婆的命，请教，能接得下龙泉十二剑手么？”

“不行，最多可接下两个，不是在下自甘菲薄，他们的剑术确是高明得可怕极了。”

“那么，梁兄准备如何下手。”

“暗袭，效法张子房博浪一锥。”

中海摇摇头，苦笑道：“匹夫之勇，不足为法，你绝对无法近身。”

横江白练失色长叹，黯然地说：“我也知道此举十分愚昧，可是，我那些死去的朋友，似乎都不分昼夜在地泉下催促我为他们报仇。”

“那又何苦？假使梁兄也白饶上一条命，日后连报仇的人也没有啦！何不暂行忍耐，秘密联络天下群雄，日后一举消灭龙虎风云会的人为世除害，公私两便，岂不两全其美？咱们交浅言深，尚请梁兄三思。”

横江白练沉吟半晌，咬牙道：“也好，多谢老弟指点。”

“梁兄目下有何打算？”中海问。

“兄弟的故乡在九宫山宝石河边，且先返家拾夺拾夺。”

中海心中一动，问道：“梁兄家住九宫山宝石河边，贵地有一位姓丘名诚的长者，梁兄是否认识呢？”

“邱诚？怎不认识？舍下距邱府不足三里地。”

“邱长者目下可好？”中海强按心头喜悦，沉住气问。

“哦！在下不知他老人家怎样了，月前邱府举家迁居，迁至何处却无人

知道。”

中海感到脑中“轰”地一声闷响，脸色大变，冷汗满额。

素素心中大急，一把抓住横江白练的衣袖，失声问：“什么？此话当真？”

两人的神色，把横江白练吓得倒抽一口凉气，惊道：“怎么不真？在下月初曾返故里一行，特前往拜望乡中父老，所有附近数十里的人，皆不明白邱家为何突然举家迁走的缘故，而且迁后多日之后方被附近的人发现，除了数幢空屋之外，人已不知去向，并未留下片只纸字，咦！两位与诚老前辈有何……”

“天啊！”素素尖叫，腿一软，“砰”一声跌坐在椅上，珠泪滚滚，泪洒胸襟。

中海反而镇静下来了，拭掉额上的冷汗，淡淡一笑道：“诚老是舍弟的一门远亲，正想投奔九宫山托庇，想不到他老人家突然却迁走了，委实令人失望，在下也深感震惊。梁兄，刚才多蒙出面追跑翻天鹅子，如果兄台有兴，何不前往宵家将狗官赶走？”

横江白练知道中海对邱诚的事有所顾忌，也不好再问，点头道：“好，在下深以能追随骥尾为荣幸。”

“梁兄的兵刃……”

横江白练在衣下掏出一根九合银丝练，笑道：“这就是兄弟的兵刃，可当鞭使，在水中用来套人十分趁手。”

中海拍拍素素的肩膀，用衣袖替他温柔地拭泪，笑道：“贤弟，俗语说，生死由命，半点也不由人，别去耽心诚老的事了，走吧，行事如果有始无终，怎算得英雄豪杰？先解决了大桥镇的事再言其他。”

素素拍打著案桌，失色尖叫道：“不！大哥，我不相信命，都是我不好，躲误了你的事，死的该是我……”

中海掩住她的小嘴，沉声道：“贤弟，冷静些。”

横江白练失惊道：“海老弟，令弟是……是……是位姑娘……姑娘？”

“要你管！”素素尖叫。

中海笑道：“贤弟，如果不是碰上梁兄，咱们岂不是白跑一趟九宫山么？你应该向梁兄道谢才是呀。”

横江白练转身喃喃地说：“施，姓施，是位姑娘……”

蓦地，他跳起来叫：“施姑娘，你是天玄剑施大侠的千金，海老弟如果不是大地之龙，我的梁字倒过来写。”

中海点点头，挽了素素便走，一面说：“梁兄，不可声张。”

横江白练哈哈大笑，说：“老弟，水里火里，但请吩咐一声，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走。”

村东坡下的宵府，王府的卫队两面列阵，屋前的广场上，韩中官率领著三十余名打手，正在严阵相候，翻天鹅子与另六名劲装大汉，在韩中官约两侧雁翅排开。

远远地，中海三人的身影入目，韩中官咬牙切齿，同翻天鹅子说：“他们只来了三个人，咱们务必斩草除根，即使姓海的真是京中派来的大员，把尸体往山里一丢，给他个毁尸灭迹，谁替他们伸冤呢？记住，斩草除根。”

翻天鹅子向卫队一指，低声道：“这些卫士如不打发走，后果可怕，谁敢担保他们不寄书京师告密，人心隔肚皮，这种罪该族诛的事，他们担不起

这种风险哩！”

一言惊醒梦中人，韩中官猛地省悟，叫道：“厅中待客，李百户。”

卫士队的百户长越众而出，欠身道：“下官在。”

“立即带队启程返回府城，快。”

说快真快，这些王府卫队原是轻装而来，说走便走，立即开拔上道，这一来，韩中官不是自寻死路，自毁前程。

卫队刚进入镇中，中海三人缓步到了屋前，韩中官降阶相迎，行礼堆笑道：“下官已久候多时，请入厅以便参拜。”

中海泰然入厅，冷冷地说：“中官是内官，例不参拜外官，阁下言重了。”

“砰”一声闷响，大厅门闭上了，韩中官面色一沉，叱道：“说！绑下在京隶属何部，官居何职呢？”

中海看清了四周的人，沉下脸大喝道：“狗官居心叵测，竟敢起意谋杀本座，罪该万死，拿下！”

素素心中正急燥得五内如焚，一声不吭，银扛一闪，长剑出鞘。

翻天鹞子一声长啸，截出就是一招“花中吐蕊”。

素素长剑一震，“铮”一声“花中吐蕊”落空，接著，剑上风雷骤发，天玄剑绝学出手，但见银虹一闪，翻天鹞子一声狂叫，剑尖穿胸透背而过，扔剑便倒。

泵娘发了狠，一声娇啸，剑影漫天，招出“分花拂柳”，两名劲装大汉惨号著飞掷丈外。

横江白练一声长笑，九合银丝练一挥，三名打手狂叫著伏倒，他横行八尺，直进丈余，银练像怒龙夭矫，一丈方圆内谁近谁死，飞腾盘舞宛若虎入羊群。

中海不拔剑，他的剑目前不宜露眼，人影一闪，便抓住了向内堂逃命的韩中官，手一抄，便撕下了狗官一只耳朵，舌绽春雷地大喝道：“你们还敢抗拒？少不了你们得准备抄家灭族。”

厅中在刹那间便死了八个人，谁还敢再替狗官卖命？一声呐喊，便逃掉了一大半。

中海丢下狂号著的韩中官，向一名逃到厅门口的劲装大汉叫：“留下，你得作证。”声到人到，伸手便抓。

大汉一声虎吼，火速转身就是一刀。

中海闪身错出，手一勾，勾住了大汉的手臂，五指一收，大汉狂叫一声，掌骨尽裂，刀脱手坠地中海不放手，向下一拧一带，左掌削出，“噗”一声正中大汉的肋骨。

这瞬间，他抬头叫：“贤弟住手！邦下耳鼻和右臂，放他逃生。”

原来素素已找不到人杀，冲冲刚刚站起身的韩中官身旁，正想一剑结果狗官的性命，中海的叫声传到，她只好罢手，剑虹连闪，狗官的另一只耳朵和鼻尖先后落地，再一剑便卸下狗官的右小臂，叱道：“滚！慢些儿便要你的狗命。”

韩中官居然不怕疼痛，性命要紧，连滚带爬逃走了。

中海将大汉推至壁根下，又在喉部抵在壁上，冷笑道：“安静些，说，狗官谋得大桥镇，是不是王爷的旨意？”

“王……爷只……只说赐田，并……并未指定要……要大桥镇。”大汉大声叫。

“你是王府中的人么？”

“是……是的。”

中海掏出金云玉版副令，扬了扬说：“回去禀报王爷，太爷根本不是什么京中派来的大员，而是岳州府平江县泊罗江屈原岭麒麟山庄的英雄好汉，龙虎风云会的豪杰，途经大桥村，打抱不平惩治了狗官，告诉王爷，再纵容奴才扰民的话，他得小心了，快滚，叫你的人赶快将尸体带走。”

区区几句话说得太严重，这家伙不敢回禀楚王，却向武昌府的满广布政使陈说，布政使惊得屁滚尿流，火速调动兵马，赶到岳州府，陈兵泊罗江边，日夜监视麒麟山庄，待命进剿，王府所在地的大小辟员责任重大，王爷如被盗贼所伤，将有大批官员被杀头充军，那还敢马虎？这一来，便宜了中海，日后袭击麒麟山庄，官兵吸引了大部份山庄的爪牙，让他们顺利地火烧山庄。

三人火速离开现场，出到小径山，横江白练脸色一沉，冷冷地问：“阁下，你是麒麟山庄的…”

“呵呵！我大地之龙是麒麟山庄的死对头。”中海笑答。

“那……你为何有金云玉版令？”

“这是副令，从小襄王手中得来的，在下次要凭这块副令，深入龙潭虎穴。”素素大吃一惊，抽口凉气说：“大哥，你……你没告诉我，你……”

中海黯然地说：“素素，请原谅我，我不能告诉你，假使我不死，也许会借重你助我一臂之力。”海老弟，你说假使你不死，是什么意思？”横江白练惊问。

中海含糊地说：“恕难奉告。咱们火速返店，必须尽早离开。”

素素一面走，一面向横江白练问：“梁师父，丘老爷子的下落，真没有人知道么？”

“在下所知，丘府附近的确没有人知道，施姑娘，丘老爷子与海老弟的事有关么？”

“是的，我们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他。”

“这样吧，咱们到九宫山再详细打听，怎样？”

“恐怕……唉！也只好走一趟再说。”

三人踏上镇中的大街，所有的镇民早已知道狗官走了的消息，每一家门口几乎都供有香案，在欢呼声中，三人踏入上桥客栈的大门。

中海向掌柜的笑著叫：“掌柜的，请知会店伙一声，咱们立即上道，日后如有官兵前来查问，可照实说咱们下岳州府了，一问三不知，全推在咱们身上就是。”

素素在收拾行囊，横江白练没带行李，帮著中海收拾，拖出床下的尸体里好，中海突然感到一阵疲倦袭来，头脑有点昏沉，额上冷汗冒出，不支地倒在靠椅上闭目养神。他知道，朔望散的药力已逐渐在发生作用了。

素素吃了一惊，颤声问：“大哥，大……哥，你……你怎么了。”

中海强打精神，撑起上身说：“没什么，有点疲倦而已，你到后面去看看两位老人家，向他们告辞，詹老前辈的书信，咱们已答允替他带到，反正是顺道，替他带到就是。”

素素伏在他的怀中饮泣，久久方拭泪出房，不久，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素素的声音惊天动地地说：“大哥，大哥，老天爷保佑，天啊！”

中海靠在椅上养神，等候素素向金雕詹雄和宵蔚二老告别，并替金雕

詹雄带信至咸宁。

蓦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素素的叫声有些失常：“大哥，大哥：老天爷保佑，天啊！”

他吃了一惊，挺身站起，随著叫声，素素像一阵狂风般卷入房中，手中高举著一封书信，忘形地扑入他的怀中，喜极而泣，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大哥，看看收……收信人的大……大名，谢谢天！”

中海接过信，念道：“烦送，咸宁，县后街，慈安堂药房烦交，丘兄诚大启，弟詹雄百拜。”

在一旁用床单里尸的横江白练讶然道：“咦！他老人家搬到咸宁来了？难怪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慈安堂药房，那是隐叟邓公明的堂弟邓公皓所设的药局，邓公皓精于岐黄，当年对贫病之家施医施药在咸宁是家喻户晓的大善人哩！”

素素喜欢得直淌眼泪，含泪笑道：“邓老爷子我认识，我们可以赶两步，大哥，要不是你管了这件闲事，真不知如何是好啊！好心有好报，果然老天爷有眼。”

中海顿时精神大振，说：“是的，俗语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冥冥中似乎真有主宰的神灵呢，街上人太多了，听，店内不知涌来了多少向我们道谢祝福的人，为免招摇起见，咱们必须从后门溜走。”

第四章

留下了店钱，三人急急地从店后走了，出镇四里地，三人合力将铁熊的尸体埋掉，洒开大步向南急赶。

近午时分，他们踏进咸宁城。

慈安堂药局很好找，咸宁的人家喻户晓，中海知道地近岳州府，龙虎风云会的耳目必定众多，为防意外，他决定晚上再前往慈安堂。

找了一间大客店暂行安顿，小客店反而不安全，他不得不倍加小心，以免连累了邓家，三个人先后入店，互相不打招呼，分住了三间上房，等候黑夜到来。

按下焦急的心情，好不容易方等到黑夜光临。

夜市刚开，三人分别出店，扑奔县后街。

县后街不太繁华，慈安堂药房面对县衙后端，一找便著，那是一座店门甚广的大厦，前面是药肆后端是诊所，店伙有六名之多，检药的客人却少。

横江白练和素素不进店，两人在对街等候，留意可疑人物，中海的剑仍用布巾里了拿在手上，头戴四方平定巾，穿一袭淡紫色的长袍，像个生意人，泰然走入店中，直趋柜台末端，向一名小失问道：“小兄弟请了，在下有事请教。”

小点头欠身，笑问：“请问客官有何指教？”

一个小也彬彬有礼，一团和气，中海心中不由对邓公皓肃然起敬，笑道：“在下受人之托，带有书信要面呈贵东主邓老先生，能不能劳驾小兄弟引见？”

小双眉紧锁，神色黯然地说：“对不起，家主人这些天来身体不舒服，不见外客，这样吧，书信请交由小的转呈好不好？”

中海非见邓公皓不可，急急地说。“在下的事十分紧急，书信必须面呈，小兄弟请代禀东主一声说詹老爷子派人是否适于见客了。”

小略一迟疑，说：“客官请稍候，小的前往禀报少东主，是否接见，就看家主人是否适于见客了。”说完，转身而去。

不久，出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修长中年人，含笑出厅，身后跟著小，小向中海一指，中年人迎上拱手笑道：“敝人邓祥云，听说兄台要见家父，不知有何见教？。请教兄台尊姓大名。”中海回了一礼，取出书信送上说：“在下姓龙，受金鹃詹老爷子所托，特向令尊请安，同时将书信面呈的老爷子，尚请为代先容。”

邓祥云打量中海半晌，神色有点异样，问：“刚才小说兄台要见家父，不知有何见教？”

“詹老爷子要在下面呈令尊恳请……”中海从容地答。

邓祥云淡淡一笑，抢著说：“詹老爷子五丕则方离开敝舍，他早知家父不在家，却要龙兄面交，岂不可怪？—中海一怔，来得太匆促，并未向金雕詹雄询问隐叟邓公明的事，只从横江白练的口中知道邓家兄弟而已。所以求见邓公皓，怎知邓公皓不在家的事，只好说：“詹老爷子受伤甚重，岌岌可危，托在下前来下书，在下只知慈安堂药房是令尊所设，所以要求见令尊面呈，祥云兄，但不知丘老爷子目下在何处？”

“什么！詹老爷子受伤了？—”是的，目下在大桥镇大桥客栈养伤……”中海将大桥镇的事概略说了。

邓祥云吃了一惊，说：“糟！城门已关，这时……—”祥云兄，城门关与不关，与此事……”

“丘老爷子在城外舍下隐居，而詹老爷子又受伤甚重，迟延不得，城门已闭，不能出城禀报丘老爷子啦。”

中海低声道：“救人如救火，咱们何不越城而出？”

邓祥云也低声道：“好吧，这就走。”

说完，将书信交回，领先向外便走。

外面在对街等候的横江白练偕同素素在后紧跟，走向西门，折入城根的小巷。

金河，距城西约有四五里，那是一条小小的河流，流入黄塘湖的南端，北岸茂林修竹深处，建了一座朴实的农庄，束距修明村只有里余，是一处对外交通不便的鱼米之乡，也就是隐叟邓公明的祖屋所在地。

敖近的人，全是些安份守己的村民，与世无争，确是隐居的好地方。

邓家前临金河，北面数里便是广阔的黄塘湖，四周的平原上阡陌纵横，一望无涯的水田甚是壮观谁也没想到这座朴实的农庄中，隐藏著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一代神医回春居士。

进了修明村，邓家出现在眼前。

小径穿稻田而过，人行走其中，一无遮掩。

走了半里地，邓祥云突然放缓脚步，低声道：“龙兄，发现有人跟踪么？”

“那是在下的两个同伴。”中海笑答。

邓祥云吃了一惊，倏然飘开冷笑道：“阁下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你们是

不是太过份了些？”

中海一怔，听对方话中有因，不由心中暗懔，急问：“龙虎风云会曾经在尊府闹事么？”

“听口气，似乎并不是龙虎会的人？”

“在下是龙虎风云会的死对头，——你……你是……”

“区区大地之龙。”

“大地之龙姓海，你……”

“真姓却是姓龙。”

邓祥云大喜，随又黯然长叹，说：“龙兄如果早来半夜，家父也不至于被恶贼们所掳了。”

“这……糟！令尊被他们掳走了？的老爷子呢？——”家父上月初，接获玉麒麟的来信，要聘家父为山庄的医士，家父心中大急，即派上则往安陆府找家伯父商议，上月丘老爷子从宝石河迁至舍下隐居，家伯父却要到安陆府安顿，故友情深，他亲送至安陆府，得到消息后，丘老爷子与家伯父力即赶回，可是却晚了一步，玉麒麟已派了大批人马前来将家父架走了。

目下丘老爷子和家伯父正在等候朋友前来助拳，恐怕不易说服玉麒麟那王八蛋放人丁，詹老爷子是丘老爷子的朋友，五天前应丘老爷子之请，前来助拳的。

他要往庐山请一位好朋友来相助，想不到在大桥镇便被狗官们所算，真是不幸，龙兄的两位同伴，何不请他们来一会？”

中海向后低叫一声，招呼两人现身，又向邓祥云告罪，歉然地说：“并非兄弟故作神秘，派人跟踪，只因为湖广是龙虎风云会的主坛所在地，耳目众多，不得不防。”

他转向掠来的两人说：“过来见过祥云兄，祥云兄是邓老爷子的……”

素素笑著接口道：“三年前我与邓大哥曾有一面之缘，不知邓大哥还记得施素素么？——邓祥云拍拍脑袋，喜悦地叫：“啊！这丫头还是这么顽皮，该是十七岁了吧！怎么还这般野法？你真该打，为何不早些现身？啧啧、。出落得像花朵般的美人儿，却要穿男装，你简直在……”

“哼！不许胡说。”素素跳脚叫。

横江白练向前行礼，笑道：“在下姓梁名衡……”

邓祥云赶忙回礼，抢著说：“原来是横江白练梁师父，久仰久仰，此非说话之所，请诸位移玉至舍下小叙，兄弟领路。”

“好说好说，打扰尊府，尚请海函。”横江白练客气地答，四人向半里外的邓家走去。

邓家共有十来幢宅院，朴实无华，全是些坚贵而古老的房舍，不像一般大户人家。

邓祥云肃客人厅，立即派仆人至后面请邓公明和的老爷子出屋，不片刻，两位古稀老人缓步出厅。左面那人身材修伟，五绺白须拂胸，红光满脸，皱纹甚少，一只老眼神光炯炯，一看便知是个修为精深的内家高手。

右首老人中等身材，相貌清瘦，慈眉善目，仙风道骨，飘然有出尘之概，花白的三绺长须飘飘若仙，举步从容。

邓祥云上则行礼，禀道：“大地之龙携来詹老爷的书信，与天玄剑的千金及横江白练梁师父，前来拜会伯父和丘老爷子。”他一面禀明，一面替三人引见。

修伟老人是邓宅的主人，隐叟邓公明，中等身材的老者，是回春居士，三人不敢怠慢，长揖为礼齐声向两老问好。

中海上前行礼，呈上书信说：“老爷子请过目，这是詹老爷子的书信，晚辈不远万里而来，一是拜请老爷子的金安，二是有事相求老爷子援手。”

丘诚接过书信，不住地打量中海，半晌方问：“哥儿可否将真姓名见告，近来哥儿的大地之龙名号，江湖轰动，声誉之隆，已有凌驾武林十六高手之概，看哥儿的气宇风标，果然自古英雄出少年，名不虚传。”

“不敢当老前辈过奖，晚辈深感汗颜，晚辈姓龙名中海，化名海龙，老前辈可直呼晚辈之名，但请向外守秘，晚辈血仇在身，如若泄露出去，极为不便。”

隐叟一怔，说：“那么，你是道州杀官亡命的龙中海了？”

“晚辈其实并没杀官，亡命倒是不假，有人暗中掣祸陷害，灭门之恨，含恨七年于兹。”

素素上前笑道：“老爷子，素儿知道你老人家嫉恶如仇，但在未查出底蕴以前，可否先暂时忍耐呢？他是家父赠艺的人，也是未来挽救江湖大劫的人，假使他是个不法之徒，你老人家想想，家父会将绝艺价囊相赠么？”

隐叟向她招手，矢骂道：“你这嘴还是这么利害，人小表大，真该告诉你爹，快给你找婆家管教了，你还不滚到内院去？小心你的男装吓坏了内院的女眷。”

素素仍然学看男人的礼，长揖告辞向里走，走了两步扭头说：“老爷子，别管素儿的事，可不可以少骂人少来客套，让龙大哥和的老爷子到静室里商讨大事呢？”

“放心啦！老朽决不会为难你的龙大哥。”隐叟饱含深意的笑容。

素素啐了一声，一溜烟走了。

隐叟向横江白练含笑道：“梁师父，请到花厅恃茶，祥儿，领路，让你的伯父陪龙哥儿到书房长谈。”

邓祥云急道：“爹，金雕詹老爷子正在危难中……”他将中海告诉他的消息说了。

“龙哥儿，真的？”隐叟向中海问。

中海尚未回答，丘诚已将书信递过，说：“公明兄，你先看看，最好立即派人连夜欧程，尽速将詹兄移出人桥镇，也好带回治理。”

中海接口道：“詹老前辈的伤势不宜走动，必须用担架抬走才行。”

隐叟匆匆看完信，向祥云说：“祥儿，你带人走一趟大桥镇，天明前必须将人移离客栈，免得落在官兵手中，越快越好。”

丘诚请中海至书房，分宾主落坐，仆人刚献上香茶，素素赶来了，仍是一身男装，行礼矢问：“的老爷子，记得素见么？”

的诚淡淡一矢，说：“施姑娘，老朽刚才在厅中，已听龙哥儿说得明白，知道姑娘是天玄剑的千金，没错吧？。”素儿提一个人，不知老爷子是否知道。”

“你说说看。”

“三十年前一代神医，晚年在家修禅，自号回春居士，这人是的老爷子的本家，老爷子认识么？”

“哦，想是指丘宪，听说他已不在人世了。”丘诚若无其事地答。

中海心向下沉，变色问：“老爷子不是易名隐居九官山宝石河边的丘老

爷子么？”

丘诚脸色一冷，冷冷地说：“老朽确是隐居在九官山，并未易名。一中海在怀中取出鬼丐的书信，呈上说：“常前辈看晚辈带来一封手书，请老爷子过目。一丘诚接过信，看了一眼交回说。”这封信是给丘宪的，老朽也不认识姓常的人，你找错人了。”

素素大惊失色，惊叫道：“老爷子，你老人家难道不是丘老爷子么？”

丘诚淡淡一笑，摇头道：“老朽确是姓丘，但不是丘宪，回春居士传说早已作古，老朽不能藉死人的名号增自己的光彩。”

中海的目光，始终不放松丘诚的任何举动，吸住对方的眼神，毫不放过对方神情上的丝毫变化，徐徐地说：“老爷子是不是认识鬼丐常前辈？”

“对不起，老朽从没看过这个人。”

“老爷子可否看看这封信？”

“不是老朽的信，岂可随便拆看？”丘诚不悦地说。

中海笑笑，说道：“如果老爷子确是家住九官山宝石河边的丘诚，便可以看这封信，常前辈著小可带书给老爷子，信上的收信人虽写的是丘宪，但确是要小可带给老爷子的。”说完，拆开信封取出信笺放在桌上。

丘诚的目光落在信笺上，但口中却说：“我看，你还是找到丘宪以后再说吧，这封信你必须好好保存，万一落在对头手中，大祸不远。”

素素急得不住流泪，叫道：“老爷子，我向你提一个人，八爪苍龙丘旬，老爷子难道也不认识他么？”

丘诚瞥了他一眼，笑道：“天下间姓丘的为数不少，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八爪苍龙其人。”

中海将书信收好放入怀中，挽了素素向的诚行礼道：“打扰老爷子了，小可告辞。”

素素一把抓住他，尖叫道：“大哥，但你的体内……”

中海掩住她的嘴，笑道：“素素，不必多说了，走吧，咱们会找得到丘宪的。”

不管素素肯是不肯，挽了她匆匆出房而去，到了大厅，恰好隐叟和横江白练出厅，他立即告辞，说：“小可信已传到，必须告辞了，他日有缘，再来叩请老爷子的金安，今晚小可有事，明早要赶到九官山。”

邓公明一怔，说：“什么？你们就走，客店中诸多不便，难道寒舍就不配留诸位的大驾么？”

中海向素素一指，笑道：“老爷于是施姑娘的长辈，长者命，不敢辞，何不命施姑娘留下？晚辈必须赶回客店，今晚也许会……”大哥，你……”素素含泪叫。

中海摇手止住她的话，笑道：“今晚龙虎风云会内主坛的坛主夫人金花五娘，可能在四更左右到达成宁，小可要将那老贼婆留下，所以必须返回城中等他们到来下手。一”大哥，这……”素素莫名其妙地叫。

“龙老弟，你……”横江白练同时讶然。

的诚站在东窗下，面向外背手而立。

中海再摇手阻止两人的话，说：“你俩人可在邓老爷子这儿待上一宵，我独自一人行事方便些，同时，我也不希望两位介入。”

素素冰雪聪明，已猜出中海的话必有深意，只有猜不透他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东西，见他的神情不像是有心事或者神智不清的人，只好让这一颗

忐忑的心说：“好吧，我在老爷子府上打扰一夜，明天……”

“明天客店见。”中海抢著接口。

横江白练是个老江湖，他的思路连中海也极为敬服，中海这几句奇特的话，他已猜到中海必定另有用意，不好追问，呵呵一笑道：“不错，老弟可以一个人放手大干，有在下和施姑娘在，反而另老弟分心碍脚，我也只好在老爷子府上打扰一夜了，老弟，那老贼婆的青锋四女既然已先一步返回麒麟山庄，必是老贼婆以为在湖广地境内，决不会有人敢和他为难，因此龙泉十二剑手可能在后面押俘，只消全力一击，火速离开现场，没有人可以拦得住老弟你的。”

素素瞪了横江白练一眼，莫名其妙。

隐叟吉笑道：“龙哥儿，老朽这时进退两难，舍弟已落在龙虎风云会之手，万不能出面和该会作对，爱莫能助，尚请谅我。”

“那里的话？小可了解老爷子的心情，同时，更不愿府上的人卷入是非之中，即使老爷子要助小可一臂之力，小可也万难答应，时候不早，小可告辞了。”中海从容说完，行礼告辞。

众人送出大门，中海向邓公明说：“老爷子，贵地小路甚多，刚才有祥云兄引领，不致迷途。时小可一人返城，恐怕……”

“这样吧，老朽派一名仆人掌灯引路，可好？”邓公明答。

“那就有劳贵仆了，真是感激不尽。”

邓公明招来一名健仆，吩咐备灯。

的诚打了个哈欠，低声向邓公明说：“公明兄，小弟的练功时候已到，恕我先走一步了。”

“诚兄请便，兄弟送客之后，也该练功了。”

丘诚举步入厅，在厅口转头盯了中海一眼，中海面向整理灯宠的健仆，似乎并未留意丘诚的举动一里左右是修明村，修明村到县城不足四里，有里余稻田，近城外一带，却是茂林处处，修竹成荫，健仆的脚程慢，走在前面高举著邓家的大灯笼，向县城缓缓走去。

进了修明村，中海将袍袂放在腰带上，插飞刀的皮护腰改系在外面，追电剑取掉布巾，插入腰带趁手处。

罢走完稻田的一段，中海接近健仆的肩后，低声道：“兄台请继续向前走，在前面半里地的林子里等我。”

“龙爷，你……”健仆惑然道。

“不必管我，我解个手方便，我会赶上的。”

“小的可在路上等……”

“不必了，我这人有个怪毛病，大小解都不愿让人知道，兄台务必照在下的话去做，走到前面半里地的树林中相候，我自会赶上的。”

健仆不敢不听，一路嘀咕著向前走，不住说：“怪人，怪人，怪……”

到了稻田尽头，是一座小霸，冈下野草丛生，矮树零星散其间。

中海往路旁一闪，闪入一丛小编木下。

健仆依言提看灯笼，迳自上冈而去，天宇中黑沉沉，那盏灯笼极为抢眼，十里外都可看到。

不久，路南的稻田上，一个灰影跳跃如飞，向冈下急射而来。

中海早已向南移，他算定要等的人不会从路上来，路北近冈处是一座向北延伸的大水塘，只有南面水枯的田野容易通行，而且上冈之后，小径逐

渐向南移，来人从南面抄出，恰好可以抄到前面先行埋伏。

他向飞掠而来的黑影冷哼一声，自语道：“果然被我料中了，这老狐狸自投罗网。”

灰影背系长剑，轻功提纵术十分了得，从冈南抄出，向半里外的树林急射，越野而走。

林中更黑，树叶尚未落尽，灰影进入林中，直趋林缘伏在路南的一株巨树后，拔剑出鞘，左掌心扣了三枚透风镖，双目灼灼地盯视著渐来渐近的灯笼。

灯笼渐来渐近，到了十余丈外，已可看清人影了。

“咦！人呢？”灰影吃惊地自语。

健仆到了树林外停住了，扭头回望，身后鬼影俱无，不见中海的身影。

灰影吃惊地徐徐站起，贴在树后向远处眺望，久久仍不见人影，低声自语道：“怪事，这家伙怎么不见了？难道他知道今晚大祸临头不成？”

蓦地，身后传来一声冷矢，有人说：“你料错了，阁下，今晚大祸临头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灰影大吃一惊，倏然转身，身后没有人，声音是从一株巨树后传来的，一口湖广南部的腔调，听来极为陌生，阴森森地十分刺耳。

灰影闪在树后，喝道：“什么人？站出来说话。一提灯笼的健仆先前听到林中有怪声传出，大概他怕鬼，吓得丢掉灯笼，没命地掉头飞奔逃去。灰影的喝声甚大，但没有人现身，他自命不凡，冷哼一声，挺剑扬镖向前步步探去，死盯著刚才声音传来的那株巨树。藏在巨树下的中海已用黑中蒙了口鼻，唤了，音，长衫下摆已经掀起，黑夜中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他知道灰影十分了得，不敢跟得太近，所以伏身在五丈外，但这时他又发觉灰影的武艺比他强不了多少，不再顾忌啦！跟踪了这许久，对方居然毫无所觉，显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抬起一枚小石，抖手向左侧抛出，”刷”一声落在枯枝败叶上，声音不小。

第五章

灰影左手一扬，三枚透风镖连珠飞射，向落石处急袭，同时人随镖进，一闪即至，发出一声怪啸挺剑上扑。

中海心中冷笑，这家伙心中已虚，如此而已。

灰影发觉上当，吃了一惊，左手正向镖囊中探，中海已突然闪出，冷笑道：“阁下高姓大名？在下已久候多时。”

灰影相距在两丈以内，林中虽黑，已可看清身影了，一身深灰色衣裤，灰巾蒙面，挂了镖囊，蒙面中下灰胡飘飘，中等身材，手中剑冷电四射，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这家伙手脚甚快，旋身扬手三枚透风镖已破空射到，人亦挺剑扑上。

中海轻灵地闪在树后，从另一面闪出，冷笑道：“阁下，你的镖囊中最多只有十二枚透风镖，目下你已经用了六枚，在下等你用完了再说。”

灰影一声低叱，凶猛地连攻五剑，霎时风吼雷鸣，电虹漫天澈地而至。

中海鬼魅似的在树影中闪动，一面避招一面说：“喂！绑下像是邓家的客人丘诚，是么？”

灰影吃了一惊，收剑叫：“阁下是谁？取下蒙面巾。”

“尊驾何不先启？”

“你是谁？”

“你难道不是丘诚？”灰影拉下蒙面巾，冷笑道：“正是老夫，阁下到底是谁？”

中海仰天长笑，声震天宇，笑完说：“果然不错，在下早已料定是你，阁下，金花五娘今晚并未动身，明早也不会到达咸宁，你想斩草除根，又想救那老贼婆，可是你却不自量力。”

丘诚大吃一惊，厉声问：“你到底是谁？是……”

中海拉下蒙面巾，狂笑道：“明知在下是大地之龙，你却强迫自己不相信，不敢叫出在下的名号是么？告诉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大地之龙就站在阁下的面前。哈哈！你是龙虎风云会的走狗，难怪你对朋友无义，对手足兄弟无情，更想杀我大地之龙斩草除根，哈哈哈哈！你未免太操之过急了，你的机会多著哩！何必甘冒暴露身份之险赶来杀我？阁下，你已经落下龙某挖好的陷阱中了。”

丘诚也嘿嘿地笑，向东一指，说：“小辈，正相反，你已经自投罗网，回头看看吧，便知你的处境了。”

中海哈哈一笑，说：“阁下，你用啸声召来了三个和你互通声息的人，他们平时隐藏在附近，听啸声便赶来助你，他们刚到，在后面偷偷摸摸接近了，哈哈！一切尽在龙某意料之中，你以为龙某会傻得让你多活这许久么？你错了，龙某就是要等到你的党羽全部到齐，方揭开你的阴险本来的面目出来。”

身后突然传来鸟啼似的怪笑，有人怪叫道：“大地之龙，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中海不加理会，仍向丘诚说：“丘老狗，你替龙虎风云会卖命，为名呢，抑或是为利？替他们卖命对你有何好处？潜伏在邓家又有何阴谋？”

丘诚逐步迫近，冷笑道：“反正你已是将死的人，用不著知道那么多了，只要到了阴间地府，你便不难知道真象。”

蓦地，他后面传来了隐叟邓公明咬牙切齿的声音：“姓丘的，原来我家的恶运，全是你这畜生带给我的。”

这瞬间，中海一声大吼，旋身飞扑，三把飞刀发似闪电。

“啊……”身后惨叫震耳，身体跌倒的沉重声音清晰可闻。

身后有三个人，三把飞刀击倒了两个，另一个黑衣人大吼一声，沉重的鬼头刀疾挥，向扑来的中海疯狂进袭。

中海要擒活口，黑夜里在树林中容易脱逃，慢不得，必须速战速决，内力注入追电剑中，他要行雷霆一击，一剑挥出，斜身切入。

“嗤”一声轻响，追电剑第一次发挥神剑的威力，沉重而背厚刃阔的鬼头刀齐挫而折。

中海已乘势抢入对方的怀中，一指点中对方的右期门穴，右手剑把横挥，云头撞中黑衣人的左耳门，一声未出人便掷昏丈外。

中海回身虎跳，截住丘诚的后路，大喝道：“姓丘的，咱们俩来玩玩。”

西面半弧形站著隐叟邓公明，横江白练梁衡，和施姑娘素素，横江白

练的笑声震耳，向素素笑说道：“施姑娘，该相信我了吧？你的龙大哥心细如发，聪明机警，岂是信口开河的人？金花五娘的消息连我这老江湖也摸不清底细，他居然武断地说明晨可到，其中当然有深意，幸好你没有多问。”

说完，拔出九合银丝练向前走，向丘诚笑道：“丘诚，你怎么这般愚昧？大地之龙英雄盖世，艺冠群伦，怎会不认识区区四五里入城的路径，会要一个人打著灯笼走路？放下剑算啦！假面具已经戳穿，反抗已是枉然，丢剑投降咱们也许还有个商量。”

隐叟邓公明赤手空拳走近，厉声道：“丘诚，邓某以赤诚……”

丘诚一声冷叱，招出“星飞雷射”凶狠地扑上。

隐叟向左急闪，白练倏飞，横江白练的银练已经截出，宛若匹练行空，风声虎虎，缠向丘诚的肩颈。

丘诚上身微挫，飞返八尺，剑向上一拂，“铮”一声巨响，震开抽来的一练，银练稍突然急卷，卷住了剑尖，可是，丘诚的反应十分惊人，不等横江白练的劲道传到，猛地抽剑一振，剑滑出缠绕，反而把横江白练震得侧飘八尺，几乎失足滑倒。

中海站在丘诚身后，喝道：“转身！诸位速退，把住四周，不可插手，免得被天下英雄骂咱们倚多为胜。”

丘诚不敢不转身，但看清自己召来的同伴已经不见踪迹，他先前被隐叟的出现分了心，只听到惨号声，却不知三个同伴已被中海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制住了，不见同伴出现，他感到心向下沉，头皮发炸，知道不妙，再不走便完了，便向左急窜。

黑影一闪即至，拦住了去路，黑色的奇异剑影袭到，沉叱入耳：“接招！你走得了么？”

“铮铮铮……”一阵清悦的金铁交鸣暴起，两把宝剑各展神威，剑气飞腾中，两人各攻了十剑以上。

中海迫近了丈余，已摸清对方的剑路，一声沉喝，开始快攻。

隐叟越看越迷惑，扭头向素素问：“素素，你说丘诚就是回春居士么？”

“是啊！龙大哥带有鬼丐常真致丘诚的信，告诉大哥说回春居士已化名丘诚隐居九宫山，鬼丐与回春居交情深厚，该不会有假。”素素据实答。

“那就怪了。”

“老爷子，有何可怪？”

“回春居士医道通神，内功修为已臻化境，数十年隐世潜修，岂同小可？你看，这位丘诚像不像有一甲子修为的名宿？”

“这……确是十分可疑，龙大哥还未用上奇奥的剑术，这家伙便难以招架，这……”

“铮”一声巨响，丘诚的剑被震得向外荡，中宫空门大开，接著，他“哎”一声惊叫，上身侧扭踉跄后退。

中海闪电似的跟到，喝声：“撒手！”

“哎哟！”丘诚惊叫，侧扭的上身向上挺，“噗”一声剑失手坠地，人向侧急逃。

中海如影附形跟上，收了剑，左手勾住丘诚的咽喉，右手连击两拳，结结实实击在丘诚的右后肋上。

“嗯……哎……”丘诚哑著嗓子叫，双手绝望地紧抓住中海的左手，想解脱锁在喉间的手，甚至还想将中海摔出呢，可是他直不起腰，用不上劲，

两拳著肋，他身子一软，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中海将人放倒，双手急动，卸脱了丘诚的双肩关节，将人挟在腋下，叫道：“邓老爷子，前面还有三个家伙，一死两伤，带回去好好问内情，素素，劳驾收回我的三把飞刀。”

四人各带一个，飞步赶回邓家，将近庄口，中海道：“不必惊动其他的人，找一间密室处治这几个家伙。”

庄后有一间用泥砖建成的小屋，靠近牲口栏，那是夏日牲口上栏不进内，派人夜间看守牲口的小屋，邓公明领先绕至屋旁，将人放下启门入内，点起了松燎，肃容入屋，将门闭上说：“这儿距正屋不远，最好不要让他们鬼叫鬼嚎。”

屋中有两张木床，一桌四椅，天气寒冷，牲口已上马房，不用派人看守牲口栏，所以没有人在内居住。

中海将挨了两飞刀，气绝多时的尸体放在床下，另两名受伤的人靠坐在床内，将丘诚用牛绳绑住双手，吊在横梁上，脚下用木椅垫上，准备停当，他向隐叟正色道：“邓老爷子，请在一旁坐下，小可先问，请不必接口，如有疑问，等会儿任由老爷子处理，事关武林大劫，请恕小可擅专之罪。”

邓公明恨得直咬牙，但却大方地说：“哥儿请自便，老朽依你。”

丘诚的神智逐渐恢复，厉叫道：“邓公明，丘某如有三长两短，令弟也活不成。”

邓公明冷哼一声，切齿道：“姓丘的，老朽的堂弟一条命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没有三长两短，老夫的命大概也会被你收掉，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老夫总算栽在你这位好朋友的手中了。”

中海取饼另一枝松明点燃，走近丘诚冷笑道：“朋友，在下发现你很怕死，如果你真想活就乖乖地吐实。”

“笑话！老夫顶天立地，堂堂大丈夫，岂是贪生怕死之人？”丘诚厉声答。

中海将松明伸至丘诚的脸前五寸左右，松明火焰熊熊，喀啦作响，松油滚腾，黑烟阵阵腾升，他略一幌动松明，火焰轻闪，冷冷地说：“如果你不怕死，早已自杀了事，还用得著在这儿受刑么？大概你认为邓老爷子不敢杀你，所以妄想用威吓的手段保全性命，哼！版诉你，办不到，如果你不吐实龙某将你活活用松明烧死，然后明天在官道上大解八块，示众江湖，留下我大地之龙的名字，邓老爷子便可脱去嫌疑，你的三个爪牙全部被杀，没有人可将今晚的事向外宣扬，请教，龙虎风云会怎知你是怎样死又因何而死的？”

被制了期门穴的大汉倚坐在床壁后，突然大叫道：“我不愿死，饶我一命，我愿招供。”

中海示意横江白练将大汉拉近，点头道：“你很识时务，但在下先说个明白，你如果知无不言，在下决不杀你，但在龙虎风云会未被消灭之前，你得被软禁起来，暂时失去自由，你愿是不愿？”

“我……我愿意。”大汉高声答。

“申永泰，你敢？”丘诚大吼。

中海将松明在他的额上一拂，灰白三绺须嗤嗤怪响，应火而战。

“啊……”丘诚狂叫。

中海的松明伸至他的口前，冷叱道：“你再鬼叫试试？”

丘诚不敢再叫了，死瞪著中海咬牙切齿。

中海在申永泰面前蹲下，往下问：“你们是龙虎风云会那一坛的人？”

“武昌府分坛南路的弟子，但我们这一路设坛在九宫山。”

“丘诚是贵坛主的什么人？”

“是九宫山的……的……他是外主坛的护法，不属本分坛管辖。”申永泰吱唔地说。

中海淡淡一笑，往下问：“丘诚在上月离开九宫山，与邓老爷子迁至安陆府，之后邓二爷公皓便被贵会架走，以贵会来说，人才济济，高手如云，即使将邓老爷子一家全部掳走亦非难事，为何却劳驾丘护法隐身在邓老爷子的身旁监视？”

“在下不知其中缘故，只知丘护法前月从江西庐山找来一个人，躲在九宫山许久，之后便命本分坛派人到这儿听候差遣，经常将消息传送主坛，其他的事，在下便一概不知了。”

“好，谢谢你，你的话对龙某极有价值。”中海答，站起重新回到丘诚身前，冷冷地问：“阁下该你说了。”

“你作梦。”丘诚厉叫。

“真的？龙某却是不信。”

声落，松明已逐渐接近丘诚的左眼。

丘诚心胆俱裂，虚脱地挣扎著叫：“这样对付丘某，算不了……”

中海伸脚一勾，勾开了木椅，丘诚身子凌空，不住幌动叫唤，中海冷笑道：“对付你这种人，心肠不狠简直对不起老天爷。”

一面说，松明一闪，“嗤”一声烙在丘诚的左胳肢窝下，丘诚发出一声厉叫，一阵扭动，绳索格吱吱地响。

松明接近了丘诚的左眼，中海厉声问：“说不说？你的左眼要是不要？想在我大地之龙面前充好汉，你未免太傻了。”

“我……我……我说。”丘诚绝望地叫。

中海将木椅推回原处，丘诚双脚落实。

“说吧，为何潜伏在邓老爷子的身边？”

丘诚久久方缓过气来，有气无力地说：“为了探出邓家是否有异谋，也想查出邓家要请的人是谁以便一网打尽。”

一旁的邓公明忍无可忍，忘了他和中海的约定，切齿叫道：“你这畜生！自从邓某在九宫山与你相识之后，你我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未几顿成知交，你……”

中海摇手道：“邓老爷子，你老人家错怪人了。”

“我？你的意思……”

“丘诚是个武林名宿，一代神医，有仁心有高深的学问，也是个极端重视友情的仁厚长者。”中海泰然地答。

邓公明向丘诚一指，变色问：“哥儿，你……你说他……他是……”

“他？他是另一个人。”

“什么？他……”

“他不是丘诚，丘诚另有真人。”中海一字一吐地答。

“你……你不是开玩笑吧？”

中海呵呵笑，徐徐发话道：“丘诚却是回春居士，鬼叟常真是个老江湖，决不会鲁莽得要我书信带给一个无中生有的人。刚才在书房之中，小可便

发现这人不是丘诚了，施姑娘的父亲与回春居士的堂弟八爪苍龙是忘年之交，回春居士决不会不知见了堂弟的晚辈，这人竟一无表示，此其一，小可提及回春居士，这家伙的神情有异，涌起重重杀机，此其二。

小可将致回春居士的书信打开，他既然失口否认是回春居士，便不该偷觑信中的内容，更不该在看了之后杀机更浓，此其三。他竟不知八爪苍龙其人，用言语歧唔也不恰当，此其四，这一切逃不过小可的法眼，叫他自己招供好了。”

丘诚神色大变，但仍顽强地说：“老夫既然投身龙虎风云会，已对从前的朋友恩断情绝，岂能硬指老夫不是丘诚？谁能指据丘诚就是回春居士？鬼巧目下何在？何不叫他前来对证？”

中海呵呵一笑，走近伸出两个指头，在丘诚的上唇一抹，突然揭起他已被烧掉一半的胡子，笑说道：“胡子是假的不算，你的额角窄小，而回春居士的额角定然甚宽，拔掉额发瞒不了有心人，你的双颊也必定比回春居士瘦削，由易容术的高手替你加厚了两颊，但这大概不甘心，所以在颊前侧弄了手脚，在皱纹之间留下了痕迹，而且肌肉僵化了，说话时牵动嘴角，整个颊肉都在动，你骗得了谁呢？”

中海一面说，一面指点给邓公明看。

“天！这该死的家伙是谁？”邓公明惊叫。

“阁下到底是谁？”横江白练问。

“老夫丘诚。”丘诚仍然斩钉截铁地答。

中海向横江白练问道：“梁兄，九宫山住有知名的人物么？这人必定是对回春居士极为熟悉，方能在易容后瞒住了邓老爷子。”

“听说有一个叫闲云丹士的老道，早年是关中的独行大盗。”横江白练慎重地答。

“闲云丹士目下怎样了？”

邓公明接口道：“闲云丹士的道观叫作闲云宫，距诚老的府第只有里余，两月前闲云丹士云游去了，不知下落如何？”

中海转向申永泰问：“申兄，贵护法是不是闲云丹士。”

申永泰沉思片刻，说：“是不是他在下也不知道，但闲云丹士确是本会的人，但他为人孤僻，不太接受本会的人指使。”

中海向丘诚冷笑，举起松明说：“阁下，你难道不是闲云丹士？”

丘诚摇摇头，喘息著说：“当然不是，逼死我我也不会假冒任何人的名号。”

“哼！世间只有一个可以任意易容名手，那就是庐山的幻形老狐余亮，上次在下在庐山逗留旬日两次造访余前辈，可惜缘悭一面，阁下，前月你到江西，曾见到余前辈么？他人目下何处？”

“老夫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幻形老狐其人。”丘诚大叫。

“哼！幻形老狐可能已被你用诡计擒来了，如果在下所料不差，你之所以接近邓老爷子，不仅是为了替龙虎风云会卖命，其中必有更大的阴谋，你之所以要在半途埋伏想用透风镖杀我，也不是为了救金花五娘，相反地，却怕我落在金花五娘的手中，供出你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与及吐露回春居士的消息。世间知道回春居士是神医的人不算少，但知道他是疗毒圣手的人却不多，在下深信你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你接近他的时日不短，而且毗邻而居，你又是个有心人，定然知道丘诚是回春居士，所以向他下手。你说，假使在下到

闲云宫找到回春居士，你准备怎样死法？”

邓公明抽口凉气，接口道：“龙哥儿，丘老哥既然被他所害，怕不早就……”

“不会的。”中海断然地说，稍顿又道：“申永泰说这家伙为人孤僻，不太乐意的受龙虎风云会的指使，可知他是个野心极大不甘人下的人，龙虎风云会控制武林名宿的手段相当毒辣，一是挟亲人为人质，一为以慢性毒药龙虎金丹禁制，这家伙不但找药破解龙虎金丹的毒性，可能还想以毒攻毒反控制风云会的人。他必定是困住了回春居士逼取解药，而回春居士却不愿替他配制，可能藉口缺几味稀罕的药物无法觅得，回春居士与老爷子交厚，老爷子的堂弟却是此间名医，家设药局，他只有从府上打主意了，至于他为何让令弟被龙虎风云会架走，内情便不是小可所能知道的了。小可因此断定，回春居士必定是被囚禁在闲云宫中，小可今晚便动身前往察看，至于这位假丘诚小可要带到官道上活剥了他，以为不吐实的惩戒，这两位老兄，老爷子可将他们带到安陆府藏身，等到龙虎风云会瓦解冰消，方可恢复他们的自由。”

丘诚狂叫道：“饶我一命，贫道吐实。”

“已来不及了，老道。”中海冷冷地说。

邓公明恍然大悟，叫道：“不错，这家伙曾向舍弟提及，托舍弟搜购出自丹薰山的干耳鼠，耳鼠是一种飞鼠，产自阴山北面数百里的丹薰山，皮肉可治百毒，可治妇女难产，舍弟说中原无法获得，认为老朽早年行脚天下，可能知道谁有此物，便往我身上推，后来他问我，我说曾记得早年一位故友有此奇物，却记不起是谁，必须找到我那本侠义题名录，或可查出其人，但我找遍了家中每一角落，却不知侠义题名录藏在何处，难怪我这次大搬家他这么热心，原来如此，这家伙确是有耐心。”

闲云丹士凄然泪下，痛苦地说：“贫道被龙虎风云会所逼，不得不出此下策，好吧，给我留个全尸，贫道感激不尽，何必活剥我呢？”

中海将他解下，接上他的肩骨，冷冷地说：“在下饶你不死，领咱们到闲云宫。”

“贫道愿领诸位前往。”

中海示意横江白练点了“闲云丹士”的气门穴，先将人带走，然后向邓公明说：“邓老爷子，此地和安陆府皆不是藏身之地，务必尽快迁往他方隐身，令弟的事，小可当暗中留意，有机会便救令弟脱离虎穴，老爷子可留下通讯的处所以便日后令弟脱险时家人能够团聚。”

邓公明吁口长气，黯然地说：“看来，只好尽早离开是非之地了，日后安顿之处，老朽刻在石片上，埋在屋右河畔第一颗柳树下，请告知舍弟，安顿家小后，老朽将赴施老弟隐身之处，等候机会和龙虎风云会的人一拚。”

“老爷子决定与施前辈为江湖劫难尽力，真是江湖幸甚，武林幸甚，小可有急事找丘老爷子商量必须尽早动身，告辞了。”

“龙哥儿，老朽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邓公明感激地说，送出门外。

走上至县城的大道，由施姑娘越城回到客店，取回行囊，由中海押著闲云丹士，取道奔向九宫山九宫山在通山县东南八十里，高峰九层，所以称为九宫山。

宝石河在此发源，曲折从西南流向西北，会合富江流下兴国州，这是一条不算太小的河流，但河床日渐升高，水源似乎渐趋枯竭。

沿宝石河上行，有一条小径直抵九宫山，第二天午后，四人便到了丘

府的旧宅，假回春居士的胡子已经取掉，已没有人再认识他了。

闲云宫在丘府故居的上游里余，宫后是九宫山伸出的一条山脊，林深草茂，甚是清静，宫本身建有二进大殿，以往香火道人奉命关闭了宫门，宫中便开始冷清了，反正宫产甚是富裕，他们并不靠香火钱养活。

中海挟著闲云居士领先而行，他的脸色发青，冷汗不住流出，闲云居士本人也不好受，那晚被拉脱肩骨吊了许久，受不了，腋下又被烙伤，格斗时右后肋下又挨了中海两拳头，再经两百里的奔走，他怎吃得消？

远远地，便看到闲云宫宏伟的宫门，院门口空无一人，显得冷清而阴森。

闲云丹士不住喘息，喃喃地说：“宫中有十八道人，有四名是龙虎风云会派来监视我的高手，但其余的道侣却是贫道的心腹，监视贫道的人不知后殿的山崖建有密室，如果你们不能宰了那四个人，风险太大了，我只能告诉你开启秘室的机关，不能助你们动手，请记住你的诺言，饶我一命，反正我没有解毒的药，下月初将是贫道的死期，倘请高抬贵手。”

中海拭掉额上的冷汗，说：“回春居士也许有解毒药，只是你所用的手段卑劣，他不愿替你尽力也许在下可以求他替你解毒。”

说完，扭头向素素道：“素素，准备动手，有四个风云会的走狗，不可让他们逃掉了。”

爆门紧闭，看似没有人，其实有人从窗内向外监视，闲云丹士不走殿门，在石阶下拾起一枚卵石抛向院左的放生池上侧的喷水口，叫道：“闲云野鹤。”

偏殿的沉重殿门应声徐徐拉开，闪出两个老道，一个叫：“咦！是师父么？”

闲云丹士长吁一口气，说：“一清，鸣钟召集弟子们至大殿聚会。”

一清稽首退走，说：“弟子遵命。”

另一名老道上前礼毕，上前搀扶闲云丹士，讶然叫：“师父，你老人家像是受了伤，这几位施主是……”

“不必问，扶我升座。”

在钟声震耳中，大殿门徐徐开启，大殿供的是三清祖师，殿额题的是三清殿，神案前是法坛，老道将闲云丹士扶上法座，中海站在坛下的左方，横江白练在右。

不久，十八名道侣一一到齐，在法座前列班，一阵子繁琐的参拜大礼过后，闲云丹士开了金口，道：“大殿四弟子升座。”

前一列四名中年老道站起整理法衣，升阶到了法案前，一个比一个凶猛，全都是拳头上可以站人膊上可以跑马的好汉，同时稽首道：“无量寿佛！大殿四弟子，恭请师父金安。”

闲云丹士一咬牙，大声说：“你们听了，今后闲云宫将是玄门修真之地，不再是龙虎风云会的招待站，贫道从今天开始，已不再是龙虎风云会的护法，你们可以走了。”

四老道先是吃惊，最后脸色一沉，其中一个沉声道：“护法难道不怕本会惨烈的报复么？是怎么回事？”

“你们认识这位施主么？他就是贵会的死对头大地之龙，用不著贫道多加解释了。”

四老道穿了法服，但所佩的剑却不是桃木剑，而是杀人家伙，闲云丹

士的话，像是一声焦雷在他们的耳中爆炸，火速拔剑，一个叫：“向外闯，脱身再说。”

闲云丹士也同时叫：“本会的弟子速退，不许插手。”

中海迫不及待地左右手齐发，两把飞刀宛若匹练横空。

“啊……”一名刚冲下法坛的老道狂号一声，倒抛起三丈高，脚下大乱，狂叫著冲倒在三丈外，右肋下飞刀尽柄而没，只露出一个血洞。

另一人“嗯”了一声，想大叫叫不出来，右颈根插了一把飞刀旋转著仆倒。

素素拦住一名老道，叱道：“天玄剑之女施素素在此，留下命来。”

“铮铮铮！”剑鸣震耳，两人在殿中展开了恶斗，你来我往硬接硬拚，好一场生死恶斗。

横江白练截住另一名老道，九合银丝练幻化出千百道银芒，八方飞腾，抽、圈、套、挥、缠一招紧似一招，奋勇进击，气吞河岳。

可是老道也不弱，一枝剑八面生风，连挑带拨八方游走，居然在链影中进退自如，甚且还能不时以狠招回敬。

中海向下走，向横江白练喝道：“梁兄，退！”

横江白链一声低啸，抽链飞退。

老道见中海赤手空拳叉腰而立，挡住了出路，一声怪叫，身剑合一扑上夺路。

中海屹立不动，沉叱道：“接飞刀！”

白虹破空而飞，老道大喝一声，扭身一剑向飞刀击去，就在这一扭的刹那间，脚下一虚，另一道电虹已一闪而至，不偏不倚地贯入小肱，快得令人肉眼几难察觉。

“叮！”剑击中第一把飞刀，飞刀震飞丈外。

“啊……”老道狂叫，“当”一声长剑坠地，双手抱著小肱冲前五六步，猛地拔出小肱的飞刀，浑身一震，鲜血如喷泉狂涌，再惨叫了一声，冲倒在中海的脚前挣扎。

远在廊下的十四名老道惊得手脚都软了，张口结舌呆如木鸡。

另一侧，和素素狠门的老道向后急退，一面封架，一面怪叫：“请收招，请收招。”

素素止步收招，厉声道：“你有后事交待，要本姑娘替你招魂么？”

老道丢下剑，张开双手，满头大汗地说：“我投降，我……我投……降。”

“投降？”素素讶然叫，又道：“老天爷，这又不是两国相争，谁要你投降？”

中海徐徐走近，凛然地说：“素素，这是一大难题，咱们既不能赶尽杀绝，又无法安置这些弃暗投明的人。”

他走近道，正色问：“道长贵姓大名？”老道脸色发青，答答巴巴地说：“我……我不是老……老道，我姓……性路，名健，江……江湖匪……匪号叫穿山甲，对……对风水地……地经堪舆之学甚……甚有经验，所……所以叫我伪……伪装老……老道。”

“我问你，你已服下龙虎风云的金丹，即使你投降，还是死路一条，为何投降？”

穿山甲摇摇头，愁眉苦脸地说：“龙虎金丹是给那些一流名宿高手所用的，我这种二流人物还轮不到，不配受此种宠幸，假使每人都服龙虎金丹，

本会有数万会众散处天下各地，龙虎丹岂不要拖上数千辆大车才够分配？”

中海点点头，深以为然，说：“在下饶你一命……”

穿山甲突然跪倒，叩头道：“多谢……”

崩簧乍响，一枝背装劲弩破空射出，素素哎一声惊叫，火速抢出。

中海早有提防，上身一仰，右脚飞起，“噗”一声踢中穿山甲的上额，劲弩一发之差，掠过他的鼻尖。

穿山甲“啊”一声厉叫，身躯上翻。

素素抢到，长剑刺入穿山甲的胸口。

中海挺身站起，冷笑道：“这家伙班门弄斧，他的眼神逃不过我的双目。”

闲云丹士举步下坛，向下叫：“众弟子在殿中列队坐下，不可擅离。”

中海向横江白练拱手道：“梁兄请监视著这些人，如果有人擅离，一律格杀勿论。”

十四名老道乖乖地在法坛前列队坐下，中海三人缴掉他们的兵刃暗器，由横江白练在旁看守，他和素素带著闲云丹士直趋后殿。

横江白练看守著十四名老道，老实说，心中委实有点发毛，假使这些家伙群起而攻，或者一哄而散，他却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任何时刻都可发生意外，权衡眼前形势，他心中惶惶，仔细地扫视老道们的神色，他计上心头，尽量将情绪放松，含笑从容地说：“诸位定然感到今天的事太过突然，心中也必疑窦丛生，不知所措，谁知道其中缘故么？”

一名老道摇摇头，惶然地说：“我等确是莫明奇妙，施主何不明告？”

“令师久被龙虎风云会所制，心有不甘，因而将丘老诱人密室囚禁，想从丘老口中取得化解龙虎金丹毒药的丹方，摆脱龙虎风云会的控制……”

“贫道要问的是，我等的今后命运究竟如何？”

“今后贵宫将永远封闭，或者交由附近的人另行请人主持，诸位必须及早离开避祸，以免被龙虎风云会的人找到向诸位报复，因此，等会儿诸位必须携走所有财物，远走高飞。”

“家师呢？”

“令师亦将另行觅地潜修，他会为诸位筹划妥善，今后何去何从，令师不会令诸位失望的。”

正说间，外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山区之中，马匹极为罕见，横江白练江湖经验丰富，心中一动说：“有一匹马从下游来，诸位知道是谁么？”

一名老道神色紧张地说：“准是龙虎风云会的信使来了，如让他发觉……”

横江白练当机立断，叫道：“相烦两位道长将尸体拖至客室藏好，再请一位道长出面将信使延入如果信使见机逃掉，诸位将大祸临头。”

蹄声渐近，在院门前倏止，一名老道迎出，不久，陪著一名劲装大汉缓缓从天坛右侧通过，向大殿走来，一面走，大汉一面说：“外主坛成坛主命在下前来传会主的法旨，请令师早日起程，目前风声甚紧，会中弟子必须如期前往主坛聚会，令师目下是不是仍在咸宁邓家。”

老道领先登阶，一面说：“尤施主何不到咸宁一行？家师仍在邓家。”

“在下要抄小道至南庚府，不走咸宁了，请道长转禀令师便成……”

一面说，一面踏入殿门，毫无戒心，话未完，藏身门后的横江白练突起发难，链子一抖，从后面欺上，套住了大汉的脖子，转身将入背起，一面

向老道叫：“道长再到门外看看，是否还有后到的人在。”

大汉在他的背上挣扎了片刻，直挺挺地停止了呼吸，他将人放下，先制了大汉的双肩井穴，再用推拿术助大汉的呼吸，可是，由于太过慎重，一是怕老道透露风声，再就是怕来人是艺业甚高的好手因此用劲未免重了些，而大汉的喉管又经不起链子的扣勒，气喉已破，只推拿了三两手，他突然放手摇头苦笑道：“这厮是个银样蜡枪头，一勒就死了，可惜，问不出口供啦！”

不久，二进大殿奔出笑容满脸的施姑娘，向横江白练招手叫：“梁师父，龙大哥有请。”

二进大殿中，蒲团上端坐著两个老人，左面那人的像貌，与闲云丹士几乎一样，身材神情十分酷似，唯一不同的是，闲云丹士的胡子已被揭掉了。

另一人身材瘦削，脸色苍白，一双老眼依然明朗，年约古稀，脸上木无表情。

神案右侧，有一名老妇，两个中年人，四名仆人打扮的两名男女。

闲云丹士虚弱地半躺在神案下，中海脸色泛灰，正和坐在蒲团上的两老低声说话。

素素和横江白练进入大殿，中海站起说：“梁师父，在下替你引见两位老前辈……”

两者一是易名丘诚的回春居士丘宪，另一人是幻形老狐余亮，老妇是回春居士的老伴，两位中年人则是老人家的长子丘昆，次子丘仲。

横江白练上前行礼，自报了名号，中海说：“丘老前辈的藏药秘室在后院的地窟中，咱们必须立即前往，请梁师父扶闲云道长同行，我已无力扶他了。”

回春居士向丘昆兄弟招手，说：“昆儿，扶我走，仲儿扶龙哥儿一把，赶一步回家取药，迟延不得。”

横江白练走近中海，低声道：“刚才龙虎风云会有信差前来，要闲云道长赴主坛聚会，可惜我下手重了些，未能将来人活擒迫供。”

回春居士曾被闲云丹士施过刑，身体虚弱，由丘昆搀扶著举步，一面说：“不必理会，反正咱们明晨便可离开，即使有人泄漏消息，赶来声援的人，最快也得在两昼夜方可到达。”

到了大殿，横江白练向闲云丹士说：“道长请告诉令徒，明晨之前，要他们不可离开，道长还有何事交待么？”

闲云丹士苦笑道：“用不著交代了，只须要他们明晨远走高飞保全性命便够了。”

他召来了首座大弟子，交代宫中所有财物的分配，以及今后觅地栖身的注意事项，最后说：“江湖鬼域，稍一大意失足，悔之晚矣！汝等务必谨记为师的话，另行觅地清修，一入江湖出更难，如若蹈了为师的覆辙，今后即使能保全性命，亦将永无宁日，明晨早课之后，各奔前程去吧！不必再往丘施主府上找我了。”

十四名弟子恭送众人出宫，立即掩埋尸体准备明晨各奔前程。

回春居士的家，建在宝石河的河沟旁，四周栽了不少花木，共有三进土瓦屋，里外有一座村庄，彼此之间，鸡鸣犬吠清晰可闻。

丘昆兄弟安顿了客人，督促仆人打扫住所。横江白练也要返家一行，约定晚间前来会合，告辞走了。

地窟建在后院，进口建在牛栏旁，丘昆先进入点起灯火，将中海和素

素请人，幻形老狐扶著回春居士进入室中，丘仲则搀扶闲云丹士偕行。

地窟密室占地约有两丈见方堆积了不少草根树皮药石，两排长木架上，各种药物堆积如山，一列大小不同的瓶罐约有上百只之多，一张长案上搁著切刀、闸刀、天秤、磨研器、文房四宝等等，一进门便可嗅到淡淡的药香。

虽则两月来未加整理，但依然清爽整洁，壁角安了一座药鼎，通风孔伸至上面的牛栏旁将烟排出室外，所以室中不受烟火的薰灼。

回春居士在案前落坐，客人则分别坐在药堆上，他冷冷地注视著闲云丹士，冷冷地说：“闲云道长，龙哥儿代你求情，但老朽作不了主。”

闲云丹士长叹一声，吃力地说：“贫道被龙虎风云会胁迫，难以忍受，因此心中不甘，贸然出此下策，以致对两位施主多有冒犯，倘请原谅贫道的苦衷，多多包涵，感激不尽。”

幻形老狐冷哼一声，阴森森地说：“你这狗东西太可恶，在山泉中暗下大量蒙汗药，将老夫全家老少尽行迷倒，把老夫掳来替你易容，事成为何食言不放老夫走路呢？”

“贫道还想藉重施主的鼎力，欲在获得丘施主的解药后，再恢复本来面目。”闲云丹士无可奈何地说。

“哼！老夫已告诉过你，易容之后，如想恢复本来面目决无可能。”

“贫道也说过，只要与丘施主的面貌不同便可。”

“哼！你所安的心眼，老夫岂有不知之理？等你易容成功之后，天地间只有我幻形老狐知道你的本来面目，你会让老夫活在世间，令你寝食不安么？”

闲云丹士不再争辩，黯然地说：“贫道确有这种念头，易地而处，施主谅必也有贫道相同的想法好吧，施主如何处治贫道，悉从尊便，反正贫道已是笼中之鸟。”

幻形老狐的目光落在中海身上，说：“龙哥儿，这家伙已经摸出了咱们的底，留下他后患无穷，说不定日后咱们反而断送在他的手中，不可不防。”

中海不是没想到后果，但他不是轻于言诺的人，心中为难，无可奈何地说：“但……但小可已答应饶他一命，为人在世，信义为先，希望老爷子高抬贵手饶他一死，至于日后的事，谁能逆料？他是否丧心病狂仍然投靠龙虎风云会出卖我们……”

“贫道愿发洪誓大愿，以血证誓，日后……”闲云丹士抢著叫。

回春居士摇摇手，接口道：“算了，你这种人所发的誓，决不可靠，不值半文钱。”

闲云丹士急得浑身直冒冷汗，用求援的目光向中海求救，幻形老狐紧盯著回春居士，突用传音入密之术说：“宪老，能不能找一种药物让牛鼻子丧失记忆力？咱们不能辜负龙哥儿，是么？”

回春居士所受的刑伤不轻，不能用传音入秘术说话，问：“可以，亮老的意思，是饶了他？”

“兄弟正是此意。”幻形老狐答。

回春居士转向闲云丹士道：“龙虎风云会的龙虎金丹，在未摸清毒性之前，老夫不敢妄行下药，必须经过多次试投，观察药怪变化方可对症下药，不是三两天之内可以奏效的，你必须暂行忍耐，仲儿，先替他找地方安顿。”

中海从怀中取出龙虎金丹呈上，说：“这就是龙虎风云会的龙虎金丹，老爷子或可从丹中找出毒药的成份来。”

回春居士大喜，向闲云丹士说：“道长请放心，也许不需三天，老夫可替你配解药了。”

闲云丹士慌忙道谢，随丘仲走了。

中海呈上鬼丐的手书，素素迫不及待地说：“大哥，你这人真是，自己的事为何不提？”

“施姑娘，你是指……”回春居士讶然问。

“龙大哥中了朔望散的毒，老爷子，你老人家看看龙大哥的脸色，多可怕呀！”

回春居士倏然抓过中海的手，把脉、验睛、察口腔、试肌肉，一阵忙碌，抽口凉气说：“哥儿，中毒之后，你大概多次妄用真力，以致毒性蔓延甚速，老天，再晚上半天工夫，就是大罗天仙也救不了你。”

“老爷子，不要紧吧？”素素喜悦地问，她心头压著的石头落地。

“傻丫头，在回春居士的妙手下，还用问要不要紧？”幻形老狐含笑接口。

回春居士开始在瓶罐中找药散，在树皮草根中找所要的药物，中海吁出一口长气，轻轻地说：“假使不在大桥镇管闲事，怎会找到丘老爷子拾回性命？”

“龙哥儿，能将你的事说来听听么？”幻形老狐问。

回春居士一面配药，一面接著问：“是啊，你是怎样和鬼丐攀上交情的？那家伙可难缠得紧呢。”

中海简略地将身世说了，并将所经历的事一一说出，有关龙虎风云会，以及他曾从电剑婆婆学剑的事也毫不隐瞒地说了，最后说：“小可人微言轻，不足以号召天下的侠义英雄共襄义举，希望诸位前辈名宿出面共挽狂澜，尚请两位老爷子出面担当，同挽江湖浩劫，则江湖幸甚。”

两老呆住了，回春居士久久方吁出一口长气，莫道：“哥儿，老朽惭愧极了，这些年来，老朽隐世逃尘，不但辜负了一身绝学，也愧对武林故友，到头来仍然栽在小辈闲云丹士的手中，如果没有你老朽将含恨九泉，哥儿，没话说，老不死的我安顿了家小，立即到昭潭找天玄剑共历江湖大劫，鬼丐的书信上说，要我给你一些防毒药物，我……”

他将藏在柜中的一只玉瓶递过，又道：“这就是闲云丹士要找的耳鼠解毒药，天地间任何奇毒也无法伤你，即使是奇毒，在喉管未毁之前服下此丹，亦可有救，预先服下防毒，鹤顶红腹蛇涎亦毫无用处，至于你所中的朔望散毒，那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只是你迁延过久，经脉受损，必须从固本培元著手，不宜用耳鼠解毒丹一下子便将毒驱出，那会使你十天半月起不了床。”

中海屈身下拜，感激地说：“多谢老爷子厚赐，只是，尚请老爷子为那些身陷龙虎风云会的高手名宿尽力，找出龙虎金丹的解药来，功德无量。”

回春居士挽起他，神色肃穆地说：“龙哥儿，老朽向你保证，愿以有限余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誓为此次江湖大劫付出全部精力。”

幻形老狐也沉重地说：“龙哥儿，你曾说过在福建遇上神驼，他要你到庐山找我，你曾在随电剑婆婆学剑期间，找了我两次。”

“是的，小可在福建时，追查仇人要紧，不克专程往拜老爷子，后来顺道前往府上拜谒，可惜老爷子不在家，无缘拜识。”

“这么说来，舍下的家小必定仍然健在，那时我已被闲云丹士小辈掳来

了，天下易容之术，可分内外两家，互不关连，各有专精，内外兼修的人，少之又少，老朽却是其中之一。

所谓内家，指身躯各部份的永久变形，可以说，这是华陀神术中被目为邪魔外道的专技，被目为左道旁门，其实精于此道的人世所罕见。所谓外家，指藉药物改变肤色，以药物使五官各部暂时变形，模仿各种神情，加减身躯的附著物这一门不简单，很难习得了解世人心理变化的微妙道理，须花不少工夫，体会不够深刻，便很难瞒得了明眼人，像闲云丹士这家伙，我将他改变成丘兄的脸形，但故意留下破绽，而他又无法体会丘老的喜怒哀乐神情，在你的眼下便露出马脚。我不能替你改变脸容，你必须堂堂正正以大地之龙的本来面目力挽狂澜，和群魔决雌雄，因此，我只可以传给你外家易容术，以应不时之需，神出鬼没令群魔丧胆。”

“老爷子，小可先行拜谢你老人家的厚赐。”中海说，整衣下拜。

幻形老狐急伸双手相扶，笑道：“哥儿，我还没有向你道谢哩！咱们免了好不好？”

回春居士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事，嚷道：“哥儿，你说飞虹剑客传给你一种练气心诀……”

“是的，叫两仪心诀，电剑童老前辈也知道这种心诀，可惜却是不可能练成的废物。”中海接口说。“不！你错了，可以练成的。”回春居士大声说。“但……但邹老爷子并未练成。”“你说金雕詹雄已到了邓家？”回春居士文不对题地问。中海一怔，说：“不错，小可动身前，邓兄祥云已奉命前往接驾了。”

回春居士向丘昆叫：“昆儿，火速赶到邓家，将雄老接到崇阳龙泉山荀老的家中会合，为父明早启程迁至荀老处安顿，快！”

丘昆应诺一声，匆匆走了。

回春居士向中海笑道：“金雕老哥是第三个获见周颠心诀的人，据他说，心诀经文已被苔藓侵蚀得模糊难辨，可能有些口诀错了，但几乎被他练成啦！他虽未练成，并因此而破了气门，可是他必定已找出练它的门径，我相信也会毫不吝惜地指导你练的，如果你能将两仪心诀练成，长春子败亡有日的。喏！服下这些药，早早歇息，老朽预贺你成功。”

素素将手一伸，笑道：“老爷子，你好意思？”

回春居士一怔，笑骂道：“你这不男不女的小妖怪，搞什么鬼？”

“龙大哥有一瓶解毒丹，素素两手空空，说不过去吧？”

回春居士呵呵笑，怪声怪气地问：“怎么？你还和龙哥儿分彼此？”

素素羞得粉颊泛上朝霞，跺著脚不依道：“老爷子，要不给，素儿捣了你老人家的药窝子。”

回春居士哈哈大笑，将一只玉瓶塞在她的手中：“十七岁的大姑娘了，还好意思撒野？小心龙哥儿说闲话哩！走吧，陪你的龙大哥早些歇息，我还得找出龙虎金丹的药性来。”

直至三更时分，中海服了三次药，出一一些灰色的臭液，排出一身黄色而带有异味的汁，脸色逐渐恢复正常，只是有些少虚弱的感觉而已。

素素一直在旁服侍，衣不解带，像个温柔的小主妇。

丘府整夜在收拾细软，幻形老狐也在帮忙，他答应先随回春居士到崇阳龙泉荀家，沿途指点中海的易容术，功成方返回庐山去安顿家小，然后再赴昭潭天玄剑隐居的地方会合，和龙虎风云会一决雌雄。

不等天色大明，众人已拾夺停当，大厅中一灯如豆，众人左右分立。

回春居士取出一颗丹丸，向闲云丹士神色肃穆地说：“闲云道长，龙虎金丹乃是从一种名叫天星草的异草中提炼出来的慢性毒药，再加入了轻量的信石，便成了杀人利器，吃下腹中，一月之后毒性发作，会七孔流血而死。但如果体质特异的人，反而不会中毒，假使能度过毒发期，人也不会致死，风云会所给的解药中必定是双层丹丸，外层是解药，内层却是另一颗小些的龙虎金丹，服下后前毒刚解，小龙虎金丹却随即溶解入体，信石这玩意如不用虎狼之药排出体外，便会积存在体内，决不会自行排出。因此，服用龙虎金丹的人，虽在十年八年间不致死亡，但十年之后，信石累积过多，天星草的毒压抑不了，就非死不可。唯一最简易的解毒方法，是剥开丹丸取掉内层的小龙虎金丹弃掉，只服外层，内层包有一层须一个时辰方可溶化的黄明胶泥，所以说，吞下外层，一个时辰毒便可排出消散，老夫深信，给予解药的人，定然是眼看道长吞下之后方行回报，决不会轻易交到道长的手中任由道长自行服用，是么？”

闲云丹士不住点头，说：“不错，给解药的人将丹丸亲自放入贫道口中，不许沾手。”

回春居士将丹丸在掌心一摊，丹丸自分，外层是金色，里面的小丸却是褐色。他将两半金色外层拈起，丢掉小丸，另取一颗银色小丹丸放在两半金丸内，说：“道长的为人，老实说，老夫深不以为然，无法信任你，但龙哥儿替你求情，可是你对咱们的事知道得多，放与不放，深令老夫为难。”

“施主……”闲云丹士急叫。

“稍安勿燥，且听我说，这颗龙虎金丹的外层，吃下之后，一个时辰之内，毒物必解，但中间的小丸，叫作忘忧丹，吞下之后，你将在一年之内，丧失往昔的记忆，而这一年中，老夫深信龙虎风云会必定会瓦解冰消，因此老夫暂时将你带在身边，老夫答应善待你，你肯是不肯？”

闲云丹士沉思片刻，毅然伸手道：“贫道愿追随施主一年，届期幸勿失信。”

回春居士将丹丸递过，笑道：“请放心，如果老夫是无信无义的人，根本用不著替你解毒，更用不著自找麻烦，杀你易如反掌，岂不一了百了？”

闲云丹士一口吞下丹丸，苦笑道：“诸位施主慈悲，贫道感激不尽。”

回春居士向幻形老狐伸手向门外虚引，说：“亮老请，是启程的时候了。”

一行人背著包里，踏著晨曦走上通向通山的大道，从通山折向西行，穿越丛山峻岭，第二天辰牌左右，到达了崇阳南的龙泉山下荀府。

第二天黄昏，丘昆和邓家约两位健仆，用山轿将金雕詹雄抬来了，丘昆并带来邓公明的口信，说是不久当至昭潭与众人聚会。

已经是十月初，夹衣已经有些不胜寒冷之感。

天宇中云沉风涌，恶劣的天候光临大地。

以麒麟山庄为中心，龙虎风云会的重要人物，纷纷从四面八方中心汇聚。

而这时，万里外的四川，却突然传出骇人听闻震撼江湖的消息：“龙虎风云会扫荡成都彭县五龙山缥缈仙子的木花苑。”

江湖上提起“木莲花苑”，大概没有人知道。

但在成都府的学府士子中，却小有名气。

可惜，两仪心法是刚柔并济之学，只能循序渐进，逐渐揉合调和，如果操之过急，便会岔气伤身必须百日之后，方可竟功，百日之内如果妄用。

可能步上金雕詹雄的后尘，变成残废，前功尽弃。

五天中，根基已经打好了，以后得练精练纯了。

龙虎风云会的聚会期还有十一日，他得走了，必须在小襄王赶回之前打入麒麟山庄，找双头蛇算总账。

这天一早，早课已罢，病房中坐著口春居士、中海、素素，荀府的主人荀瑜，荀瑜年逾花甲，早年也是一位风尘奇人，绰号美称玉郎君，这时却是龙泉山下的一位笃实老农，昔日的俊容玉貌已不复见。

四个人在进早点，床上半躺著的金雕詹雄则端著参汤徐徐小饮。

回春居士首先发话，他说：“龙哥儿根基已经打好，我也该走了，荀老弟，拙荆与犬子多蒙老弟代为安顿，至于老弟所担的风险……”

“哈哈哈哈哈，老哥如此见外，岂不伤感情么？别慌著走，过些天小弟陪老哥走一趟昭潭，我玉书生宝剑未老，倒得看看这些魔崽子横行到几时。”荀瑜豪放地接口。

“你也要出山？”回春居士笑问。

“是不是不能出？小弟还未封剑呢。”

“有种，好，咱们过些天再一同前往。”

中海却剑眉紧锁，缓缓地说：“晚辈想先走一步，必须……”

“什么？你要先走？”回春居士讶然问。

素素长吁一口气，接口道：“他要逞英雄，独自到麒麟山庄找双头蛇陈魁。”

“你……”回春居士抽著冷气叫。

中海取出金云玉版副令说：“晚辈是以龙郎中的身份，凭这块金云玉版副令入庄的，一是找双头蛇，再就是先看看庄中的虚实。”

二这怎么行，你怎可轻身涉险？。即使你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在麒麟山庄那众多高手环伺之下进出自如。”

“晚辈只消在小襄王回庄之前进入庄中，就不怕泄漏身份，晚辈已约定分水犀派人在外接应，分水犀广斌对小麒麟山庄的形势知之甚详。同时，横江白练梁兄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料无大碍。”

“我呢？”素素正色叫。

“你回昭潭……”

“我不！”那么，和银凤在一起在外接应，如何？”

“我不和那强盗女儿在一起。”

“你……”

“我易容做你的药童，怎样？”

“不行，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冒风险么？”

回春居士拍拍桌子，阻止他俩争论，说：“你俩人都不要争论了，这事不可鲁莽，必须从长计议咱们目下不能冒然行事。听我说，咱们分头进行，筹划万全，谋而后动。”

“老爷子的意思是……”

“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除掉麒麟山庄，为咱们的朋友吐口气，你可以入庄，当晚给他个措手不及。”

“老爷于是说强攻？”

“不，你做内应，分水犀地头熟，组成奇兵偷入，当然，这不是立即可以办到的事，你和素素梁老弟先到洞庭会合洞庭王，请他早作准备，我这一趟昭泽，相信天玄剑必定早已聚会了不少朋友，要他带人赶来动手，岂不妙极？哥儿，个人恩仇事小，你必须为大局著想。”

中海摇头道：“晚辈只请分水犀接应，银凤也许会来，但……个湖庭王是……是……向水盗请援到底不是件光彩的事。”

回春居士笑道：“请教，大峪山主是不是强盗？”

“晚辈并不希望大峪山的人参予，我之所以请狂丐至大峪山，只为了保全武林精英，以免龙虎风云会坐大而已。”

回春居士默然，久久方说：“本来，侠与盗一向誓不两立，侠义盗英雄与绿林巨寇联手，易招非论。我当然不能勉强你和洞庭王结成同道，但你必须善加利用，不必令他太过难堪，以免引起反感，自削羽翼。”

“晚辈理会得。”

“这就好，分水犀靠得住么？”

“晚辈只要他供给麒麟山庄的形势消息，和一艘快船在外接应，想来不致因而败事，有素素和横江白练随行，料也无妨。”

“兵贵神速，今晚咱们便分头行事。我想，七天也就够了，六天后在屈潭南岸会合，先到先等，不见不散。一中海不再坚持，说：“老爷子，可否提前一两天，这儿到昭潭不足千里，昭潭至屈潭也不过五百里左右，一天以内三百脚程赶，也不过五天工夫。一”你真是，一天三百里？人又不是铁打的，你说得多轻松？再说，在昭潭难道不需要逗留么？七天后是初十，龙虎风云会在十五聚会，十一那天咱们便可动手，须知欲速则不达，仓卒行事决无好决果，不必逼得太紧啦！哥儿。”

“那么，初十日屈潭见。”

“好，今晚咱们便分头起程，你走岳州府，我走平江。”回春居士喜悦地说。

屈潭，距汨罗江口三十里，地属长沙府湘阳县管辖，江分流为二，一叫汨，一叫罗，据传说，那是三闾大夫屈原自沉的地方，溯江而上约二十里，左岸便是屈原。

江南岸突出一座山岗，江水三面围绕，岗伸出江心，下面是峭壁，除非变成猿猴，不然无法攀援而上。

摆河南，是两县的交界处，以上段江岸，是平江县的辖地，再上十余里，叫两江口，昌江从北面前来会合，岗上是起伏不定的山林，麒麟山庄雄峙山顶，像一座小城堡，不少阁楼依山而筑，东北西三面临江，峭壁成天险。

南面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建有飞桥，加深一条大山沟改成护庄河，倚著护庄河的西岸，建了三丈高的护庄墙，加上护庄河的深度，护墙便成了五丈多高，乃是不可飞越的天险，官兵如果想攻，除了将边塞的神机营调来，不然毫无办法。

唯一的缺点是南面有一座高，峰头相距五里余，叫做横山，站在横山的山颠，可以俯视麒麟山庄的动静。

假使站在江右岸看麒麟山庄，十分悦目，倚山而筑的高楼大厦，散布在花木丛中，风景优美，气象万千，令人羨煞，好一座荒山野中的洞天福地。

通向外界的小径中，从月初开始，不分昼夜，皆有从远道赶来的人马向庄中赶去。

在横山的峰颠，山庄在那儿建了一座小寨，派了三十余名好汉把守入居高临下监视看附近二十里内低处的动静，掩护著山庄的外围，成庄主玉麒麟甚有眼光。

屈潭在小径的北面六里左右，那儿两月前并不时发现神秘的人影，出没在山林中，但距山庄远在二十里外，山庄的人似乎并未加以重视。

汨罗江发源于江西，每届水涨期间，上游的竹木山产源源下放，但舟船极少往来，只有作为代步的小型船只巡梭其间，麒麟山庄虽背水面山，但却没有可泊船的码头，所以并无水上的交通工具，初冬水浅，江上已看不到船影了。

从泊罗口以西一段湖滨，全是港湾密布，洲泽罗列，至湘阴一带叫做青草湖，长满了作肥料的水草，和高有一两丈的芦苇。

湖中心是天连水，水连天，湖滨数百里地则是草连天，芦连天，直至常德府沅江县西端，这一带如果陌生人不慎迷失在内，除了准备尸身喂大老鼠或者喂鱼之外，不用再想其他的事了。

但秋冬水枯，这一带却是所谓湖寇的大本营，洞庭之有湖寇，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远溯至唐宋两朝，这儿一直是湖寇们的老巢，官兵们剿不胜剿，疲于奔命，三百多年前大名鼎鼎的杨公，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官兵剿平的湖寇，他败在武岳飞的手中，而且败得很惨。

目下水寇的首领是洞庭王禹志远，他不但统治了八百里烟波浩瀚的洞庭湖，更是湖广地境水旱绿林的盟主。

可是，他不甘屈服在黑道大豪玉麒麟成君玉的脚下，上月一场火拚，洞庭王的主水寨化成火海，几乎一蹶不振，原因是他的手下爪牙已被成庄主所收买，怎能不败？

洞庭王记取这次血的教训，改弦易辙，化整为零，仍然卷土重来，活跃在湖滨人烟不到的港湾中要重振旗鼓，誓报此仇。

成庄主也有自知之明，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道理，除了暗中不止高手不时扰乱袭击之外，不敢将实力分散驻守，更不敢公然建立势力范围，因些意一来，双方从明争改为暗斗，闹得鸡犬不宁。

双方的冲突，滨湖地区的百姓小民当然受到影响，但他们并不在乎，反正不管那一方获胜，皆与他们无关，谁来统治便向谁纳规钱常例钱，这些钱仍然比向官府纳税少得多，而且越闹得凶，前来打秋风敲竹杠的官役愈不敢来，反而减少一笔开支，何乐而不为？所以表面上地方并无多大改变。

这一天，一个英俊健壮的青年人和一个中年人，带著一个小打扮的小伙子，从营口巡检司经过沿湖滨小径南行，奔向南面的湖口，他俩是中海和素素，另一人是横江白练。

中海相当后悔，与分水犀分手时，并未约定见面的详细地点，若大的洞庭湖，周围八百里，三湖五泽九江七十二洲，谁知道分水犀在何处藏身？假使洞庭王不曾和成庄主火拚，也许可以到水寨找人这时该到何处去找？

横江白练是长江下游的水路镖师，对洞庭湖不熟悉，他也不知该到何处去找，素素更是一筹莫展然可奈何。

他们昨天到了屈潭，摸清了会合地的形势之后，方沿江而下经泊罗到达营口巡检司投宿，一早便徐徐南下湘口，希望能碰上一两个水贼探探消息。

这一带十分荒凉，港湾遍布，干枯了的水草和芦苇绵延不绝，干涸的小洲星棋布。

小径沿湖滨南下，曲折地经过一些滨湖的小村落，村中全是些朴实的农民和渔夫，谁知道这些人中是否有湖匪在内？

绕过一座竹林，前面出现一座稍大些的村庄，踏入村口，迎接他们的是一群家犬，在吠声中，三人泰然举步入村。

村西半里地，是一座伸入陆地内部的湖湾，像是一座大池塘，北面的入港水道曲折盘旋，草洲起伏。

湾岸建了一座木造码头，泊了两艘中型货船，两侧湾岸，二十余艘渔舟和一些木排，全拴在岸边的大树上，有些已有一半搁在河岸，今年水涸的情形似乎相当严重。

村外侧树林密布，修竹成丛，零落的村舍不规距地堆叠在各处，不时可看到晒挂在架上的渔网。

踏入村口，一群小娃娃和狗群，好奇地在他们左右、奔窜、吠叫。

横江白练走在前面，向一个驻足而观的小家伙笑问：“小朋友，你这里叫什么村？”

小娃娃羞怯地笑笑，说：“叫做草洲头，你们是不是来买鱼的老板？”

横江白练呵呵笑，和善地说：“小朋友，我们不买鱼，想找地方吃饭，村里有没有卖饭的店子？”

右面一座小屋前站著一个中年人，上前接口道：“我们这里是出鱼最多的渔村，往来的鱼行伙计很多，不但有饭店，还有客栈呢，入村往西走，便可看到饭店子。”

草洲头村是附近最大的一个村镇，村民相当富裕，渔产甚多，湘阴的渔贩把这座村繁荣起来，往来湘阴和岳州府的船只经过湾外的湖面，如果遇上大风浪，便驶入湖湾暂避。

以往，这儿是洞庭王的一处对外秘密连络站，但这时已被玉麒麟取而代之。

派了不少人在这儿征收渔税，不但赶走了洞庭王的人，还派有专人对付洞庭王远道而来不知形势的客人。

麒麟山庄派来的人约有三十名上下，这群亡命之徒也知道洞庭王不是善男信女，早晚要来收拾他们，将他们赶走，所以都抱著过一天算一天的打算，在这一带无所不为，把草洲头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走。

这些明知朝不保夕的亡命之徒，放浪形骸无恶不作理所当然，可苦了这一带的安份守己的良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日处水深火热之中。

村中唯一的街道只有丈余宽，几乎比巷子还不如，曲曲折折顺著屋缝转，仅西面近码头方向，有一段三二十丈的直路，也就是村中最繁华的地方，设有二三十间店面，鱼行和客店饭馆全在这儿集中的。

踏入街口，三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街两侧站了不少怒目而视的村民，不远处挂着一块招牌，刻的是“湖湘饭店”四个字。

湖湘饭店的右侧，有一幢建有院门的宅院，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妇手中横掂著一把长扫帚，端把木椅往院门中间一放，大马金刀地坐下，怒视著街心的三个大汉，口中更在不住地咒骂。

三个大汉皆穿了夹袄，青中包头，脚下穿快靴，像貌凶猛狞恶，一个

个红光满面，醉眼惺忪，已有了九分酒意，快变成醉猫啦！

一个长了酒糟鼻的大漠桀桀怪笑，向同伴打著酒呃说：“这老虔婆泼辣得紧，你们等著瞧，看我的。”

一面说，一面向老太婆走去，连打三个酒呃，脚下虚浮，眯著醉眼，发出夜猫子似的怪笑，快接近老太婆，短著舌头说：“老婆子，别凶巴巴地好不？我们好……好商量……”

老太婆一声咒骂，一扫帚劈面便拍。

大汉还没醉至挨扫帚的地步，当下一声怪笑，向侧跳开，踉跄地靠在院墙上，桀桀狂笑道：“老虔婆，大爷难道进去看看也不行？。你那位小媳妇如果不愿意给人看，藏在家中多可惜？”

老太婆破口大骂道：“你这挨刀的砍头鬼！养汉婆生的杂种，回去看你的娘，看你的偷汉姐妹去巴！一骂看骂看，扫帚凶猛地扫出。大汉退后两步，扫帚“拍”一声扫在院墙上。

老太婆的小脚不管用，人没打倒，自己反而失足向院墙跌去，好不容易才用扫帚止住跌势。

大汉一声怪笑，突然扑上，手一抄，便抓住了老太婆的手臂，一手夺过扫帚在脚下一踹，手一扳老太婆尖叫看躺下了，他狂笑看叫：“老三，进去。”

其他两名大汉一声狂笑，抢近院门，一个飞起一脚，将木椅踢开，另一个踹开了院门，呼啸看抢入里面去了。

拖倒老太婆的大汉桀桀狂笑，也跟著抢入院门，院中立时鸡飞狗走，哭叫声大起。

老太婆呼天抢地，连滚带爬追了进去。

街上的人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人敢出面干涉。

中海大惑不解，猛地扳住一名村漠的肩膀，没好气地问：“老兄，这是怎么回事？”

村汉第一眼看到三人腰带上悬著的剑，吓得腿都软了，还以为刚才自己低声咒骂的声音被中海听到了，误会中海也是大汉们的同伴，惊得跟踏后退，几乎跌倒，脸无人色恐惧地叫：“我……我没说说……说……”话未完，如见鬼魅地飞奔而逃。

中海见附近的人皆纷纷走避，伸手抓住了一个人，尽量压下火气，含笑问：“老乡，怎么回事？”

“大……大爷，我……我……”村汉用近乎窒息的声音叫。

“请不必惊慌，刚才那三个人是怎么回事？”

“是……是……是……要找张家的……的媳妇……”

“他们是什么人？”

“不……不知道。”

“是湖匪么？”

村汉扭头鼠窜，跑得比挨了一棍的狗还快。

中海截住了另一个人，大叫道：“你们这些亲邻为何袖手旁观？。你们……”

话未完，檐下抢出一名大汉，从后闪到，一掌劈向中海的右耳门。

八尺后站著的素素抢进，手一抄便抓住了大漠的肩膀向后便带。

中海也在这瞬间转身，一拳疾飞，“噗”一声击中大汉的左颊，大汉狂

叫一声，向右后方退，但右肩已被素素抓住，退不了，身躯急转。

素素猛地一带，大汉爬下了，她飞起一脚，踢中大汉的左肩，叱道：“躺下！你这狗东西！”

大汉听她的话，爬下的身躯上身突然上升，飞离地面，再仰面便倒，然后鬼叫连天，在地上翻滚起来。

中海向院门抢，一面扯头叫：“你两人把住门，叫他们爬著走。素素跃至院门左侧，横江白练哈哈大夫，一把将大汉的头巾抖散，用头巾套住大汉的脖子，拖死狗似的拖到院门右侧，松手大笑道：“哈哈！我的好汉爷，争口气，挣扎起来跪在一旁，等会儿听候发落。”

大汉已是半条命，好半晌方始神智清醒，手脚并用向外便逃。

横江白练伸脚一勾，大汉爬伏在地，他抓住大漠的发结，拖回叫：“你再不听话，太爷我挖掉你的眼睛。”

大汉不住呻吟，跌跪在门旁直不起腰，像羊般爬跪在地，“哎哟哟”地穷叫不已。

蓦地，大开的院门飞出一个人影，素素手急眼快，伸手急抓向下猛贯，“叭”一声沉重落地，原来是先前和老大婆打交道的人。

素素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左手劈胸将人抓起，右手发如电闪。

“拍拍拍拍！”四记正反阴阳耳光记记落实，四声暴响像连珠炮爆炸，接著手一松，大漠仰面冲倒在街心，“哇”一声喷出大口鲜血，大牙往外直跳，酒臭薰人的脏物吐了一地，满身狼藉。

先前走避的人重行聚集，有人怪声叫好。

接著院内一声狂叫，第二个大汉头青面肿，掩住嘴抱看头，踉跄奔出。

横江白练近门一站，大笑道：“大爷，慢走，该我伺候你了。”

声出动手，勾住大汉的脖子向后带，大汉冲得更快，他一脚斜飞，扫在大汉的肥臀上。

大汉“啊”一声厉叫，冲出丈外，仆倒在同伴身上，两个醉鬼跌成一团。中海抓著一名大汉一条腿，倒拖著跨出院门，“噗”一声丢在街心，跟上一脚踏住大汉的右膝盖冷笑道：“聊施薄惩，让你永远记住今天的教训。”

“哎……”大汉厉叫，凄厉的叫号声惊天动地。

“要不要拷问来路？老弟。”横江白练向中海笑问。

“不必了，他们会料集党羽找来的，这几个小猥不是正主儿，废了拉倒。”

中海怒气冲冲地答。

横江白练真够狠，伸手在大汉的右耳一挥，硬生生将一名大汉的耳轮削下，狂号声震耳。

素素也不是善男信女，她用脚，学中海的样子，向一名大漠的腿弯狠狠地踹上一脚，膝骨应脚而裂。

处治了四名大汉，三人哈哈一笑，向湖湘饭店走去。

一名花甲老人惊恐地拦住去路，吸著冷气说：“诸位爷请赶快离开，快……”

“老伯，小可为何要离开？”中海冷冷地问。

“他……他们的党徒很……很快便会赶来，他们人多势众，再慢些可就不得了啦……”他们是什么人？”

“老汉不知道。”

“有多少人？”

“大概有二三十个，住在村南首的高家。”

中海微笑著向南瞥了一眼，低声问：“老伯，是不是湖匪？”

“不，湖匪没有这种可恶的狗贼。”

“老伯能替小可找一个湖匪的眼线么？”

“对不起，敝村没有湖匪。”谢谢老伯的忠告，但小可不能就此一走了之，我们还得进食呢。”说完，转身跨入湖湘饭店的大门。

横江白练走在最后，在门口扭头向跟来看热闹的人叫：“乡亲们，离远些，等会儿动刀动剑，误伤了才冤枉哩！”

店老板胆战心惊，店伙不住地直打哆嗦，掌锅的是一位大嫂，从送菜的窗口紧张地向外望了望。

湖广人一天吃三顿，三顿都是白米饭，日不近午中不会肚饿，这时距午正还有半个时辰，店中没有食客。

店伙战战兢兢地招呼三人落座，奉上净手巾和香茶，中海堆下笑，说：“店家，请替我们来几味鱼鲜下饭，等会儿再上菜，打完架再替我们送来，请放心，不会在贵店打，街道宽著呢，如果打坏了生财用具，我们照价赔偿就是。”

横江白练呵呵笑，爽朗地说：“洞庭鱼鲜颇响盛名，岂可无酒？老弟，不会令我失望吧？”

中海向门外一指，笑道：“打发来人走路助助酒兴并无不可，可是咱们还不知这些人的艺业如何也许深山大泽隐有龙蛇，这一带是英雄豪杰高手名宿的卧榻旁，岂无高手出面？说不定你这顿酒喝不成呢，嘿！瞧！找场面的人来了。”

大门外远远地站著不少村民，这时全扭头向南望，店门青影出现，一个穿青布夹直衫的村汉闪入店中，扫了三人一眼直趋柜台。

横江白练摇头，低声说：“不是他们的人，可能是洞庭王的手下。”

“你是说，生事的人不是洞庭王的人？”中海也低声问。

“老弟，俗语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洞庭王的手下，大多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许多还是湖畔土生土长的财主，假使他的人敢如此胡为，洞庭湖决不会有他们容身之处，老百姓都跑光了，他们难道喝西北风不成？”

“呵呵！来人会告诉我们的，来了。”

门外嘈杂声突然而止，所以他知道找场面的人来了，中海端起茶杯，低声说：“梁兄注意青衣大汉的动静，来人由小弟应付。光线一暗，店门涌入三个人，门外成了一座由人排成的肉屏风，十几位劲装大汉将门堵住了。入店的三个人怒容满面，威风凛凛地当门叉腰一站，店伙们胆战心惊地向两侧退，一个个脸色苍白。中间那人五短身材，结实粗壮，三角眼厉光闪闪，猎犬鼻中有皱痕，吊客眉浓而短粗，尖嘴薄唇留著花斑八字胡，看年纪已在五十开外，脸色白中带苍。穿鸦青如意领夹劲装，背系长剑，剑穗上端串著一颗大红宝石，胸前的系带结著蝴蝶结，甚是工整，显然是个爱体面的人。左首那人是个大胖子，脑袋和五官，乍看上去像煞猪脑袋，头上光光，戒疤瞩目，穿一袭走方僧的青便袍，没披袈裟，背著一把戒刀，腰带上系著百宝囊，是个大和尚，已有四十岁以上的年纪了。右首那人长像倒还不坏，粗眉大眼，鼻直口方，留著三绺短须，腰悬长剑，年约四十余。横江白练神色紧张地低声道：“这三个人我认识，全是东海的一流高手，今天恐怕我们难以脱身任何一人我也接不下十招。”

“是些什么人？”中海问。

“东海的海盗，杀人如麻，为人残忍恶毒，心狠手辣，在这儿出现，可能是专门对付洞庭王的人极可能是麒麟山庄从东海请来的高手。”

“早些日小襄王在福建浙江经过，会不会是他请来的人呢？”

“极有可能，有这三个水性超尘拔俗的人在，咱们从江下接近麒麟山庄的大计，已然化为泡影的了。”

“不要紧，由我来打发他们，但我得问清楚方可决定是否要他们的命。”中海杀机怒涌地说。

三个东海高手并不急于挑衅，冷冷地打量著店中的人，然后大刺刺地向前走，徐徐接近桌旁。

“刚才是你们在街上打了太爷的人吧？”中间那位留著花白胡子的人，用生硬刺耳的嗓音问。

中海放下茶杯，推椅徐徐站起，冷笑著问：“阁下，贵姓？”

“你还没有回答大爷的话呢。”

“你问对了，刚才四个小淫棍，青天白日乱闯民宅强暴妇女，在下路见不平，废了他们，小事一件。”

“你姓甚名谁？”和尚大声问。

“在下姓大，名爷。”中海怪声怪气地答。

“你是江湖人？”留花胡子的人问，显然没听清姓名的字眼。

“闯过大半壁江山，东至东海，西迄甘凉，在下走遍了。”

“你到过东海，可知道东海三霸么？”

“哦！似乎听人说过！”

“大爷毒梟印慎，出家人是天蓬大师，那一位是老三东海骑鲸客池源，站在你面前的人，正是东海三霸。”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哈哈！被废的人是阁下的爪牙？”中海毫不在意地笑答。

“正是大爷的手下，所以前来索取你们的性命。”哦！是索命而来的，不想先评评理么？”

“天下间理字太渺茫，人言人殊，各执一词，很难作准，不评也罢。”毒梟阴森森地说。

“好，不评就不评。在下提一个人，湖海散人与诸位是否交情不薄？”

毒梟脸色一变，沉声问：“阁下提湖海道长有何用意？”

“在下乃是湖海散人的朋友。”

毒梟狠狠地打量著他，久久方说：“阁下既然是湖海道长的好友，就不该废了太爷的手下，当然大爷还不知阁下是不是湖海道长的朋友，也不能轻易地放过你，这样吧，随大爷到下处暂留，太爷派人前往麒麟……前往请示湖海道长，方能决定你们的生死。”

中海已全部了解对方的来路了，显然是麒麟山庄派来的人，立时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但脸上神情却丝毫未变，说：“对不起，在下饭后便得赶路，不能留下。”

“太爷却不能放你走。”

“如果太爷我要走呢？”

“你走得了吗？笑话。”

“这是说，东海三霸要用强硬手段留客罗？”

“正是此意。”

中海向门外一指，笑道：“很好，街心上见。”

双方似乎都很和气，毒梟三人转身向外走，横江白练跟在中海的右后方，低声说：“慈悲不得，老弟，速战速决，但不可用飞刀，免得暴露你的身份。”

中海点点头，将追电剑摘下，换了素素的剑佩上，尾随东海三霸走出店门。

先前入店的村汉掂了一壶酒，倚在门旁一面喝一面向外凝神细瞧，横江白练示意素素随中海走，他要留下盯住村汉。

街上的人向外退，议论纷纷。东海三霸带来了二十余名爪牙则在两端列阵戒备。

中海心中杀机怒涌，这三个家伙是东海大名鼎鼎的海盗，实力必定雄厚，爪牙众多，日后如在海疆策应长春子，后果可怕，不及早将他们除去势必后患无穷。

东海三霸走向左首，毒梟脸色一沉，厉声道：“小辈，你准备反抗？”

“哈哈！你为何不说太爷要宰了你们为世除害？”中海豪笑看答。

“小辈找死！你三个，我三个，咱们一比一各自为战。拔剑！”毒梟虎吼。

中海徐徐拔剑，呵呵大笑道：“割鸡焉用牛刀？杀你三个人，不必劳驾大爷的兄弟出手，太爷一个人便够了，上吧！还等什么？”

天蓬僧掖好袍袂，大踏步占则，高叫道：“先宰了这个小辈，其余两个跑不了的，贫僧用这小辈试刀，许久不杀人了，手痒痒呢。”

毒梟徐徐后退，说：“大师小心了，这小子眼神锐利，沉着稳健，绝非庸手，不可大意。”

天蓬僧傲然地撤下戒刀，桀桀怪笑道：“印老大，咱们赌个东道，怎么样？”

“赌什么东西？”毒梟惑然问。

“十招之内，贫僧要他的人头落地，如果贫僧办到了，今晚便由你两位出湖搜那些没出息的漏网之鱼，让贫僧到湘阴城找女人快活，如何？”

毒梟发出一阵怪笑，说：“不管十招或者二十招，今晚大师不必同往就是。”

天蓬僧迫近中海，翻著小猪眼傲然地说：“我天蓬僧另一外号叫作鬼眼活菩萨，一向翻脸不认人不管你小辈是谁的朋友，今天反正得砍下你的狗头来，拔剑！前三招是你的，三招后教你尝尝佛爷的牛刀。”

中海爱理不理，极不情愿地拔剑，撇撇嘴说：“杀你这种六根不净的出家人，真是罪过。”

他知道三个家伙了得，所以想先用话激怒对方，以便突下杀手，可是天蓬僧偏不上当，桀桀大笑道：“佛爷何止六根不净？你简直少见多怪。小辈，可要贫僧替你念枉生咒？”

中海心中暗懔，贼和尚不受激，可能不易对付，立即改变主意，破口大骂道：“贼和尚，你算是什么东西？十招之内，大爷要在你的猪头上刺上十剑八剑，枉生咒应该由大爷我替你念才是，有何后事交代，何不及早说出？”

天蓬僧生就了一只丑陋的猪脑袋，最恨别人骂他是猪，中海公然将他的头叫成猪脑袋，气得他七窍生烟，登时暴怒起来，一声怪叫，飞扑而上，

戒刀风雷乍起，疯狂地连攻五招十一刀之多，先前他所说让三招的话，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海心中暗喜，轻灵地左旋右掠，从容地在刀影外侧进退出没，抽空回敬了三招，一面大叫：“你这秃头猪，你说让三招为何食言？无耻已极。”

天蓬僧愤怒如狂，招出连环夺命三刃，火杂杂地全力猛扑，刀光霍霍，刀风厉啸，似乎有无数刀影齐出，排山倒海似的向中海攻去。

中海似乎已被疯狂的刀势所镇，脚下大乱，身形不再灵活，手忙脚乱地封架，被对方迫近身了。

“铮！铮！”他架开了两刀，左半身空门大开。

“砍啊！”素素狂喜地大叫。

天蓬僧刀在左前方，已将中海的剑迫出偏门，一声大吼，右腿踏进，身躯半旋，最后一刀狠着出手，刀身一带，砍向中海的咽喉，迫近中海的胸前了。

“哎呀！”店门口的横江白练失声惊叫，便待冲下抢救。

素素伸手急拦，笑道：“秃颅死矣！”

这瞬间，中海人向下挫，高不过三尺，人化狂风，刀从他的顶门掠过，他的剑飞旋著斜掠而出。

“啊……”天蓬僧狂叫，突然前仆，他下面双脚齐膝而折，怎能不倒。

中海反而到了和尚的身后，不等身躯恢复立态，顺手疾送，一剑刺入和尚的后心，接著飞跃而起大喝道：“你也得死！”

“铮”一声巨响，人影乍分。

原来是东海骑鲸客抢到了，可是已无法抢救天蓬僧。

中海接了一剑，感到虎口发麻，对方剑上所发的雄浑反震力凶猛无比，令他心中一懔，如不赶快将这家伙解决，毒泉必定上前夹击。

大事不妙，以一敌二他不在乎，但二十余名大汉如果一齐围攻素素和横江白练就相当棘手，心念一转，突然一声长啸，闪电似的反扑而上，用上了电剑心诀的神奇剑招，突出杀着。

东海骑鲸客身形未定，只看到一线电虹射到，他一声冷笑，左移，欺上，错剑，出招，反应之快骇人听闻，居然能在身形未定的刹那间出招反击，艺业惊人。

射到的电虹突然幻化成数道淡影，先张后合，人影乍合又分，“铮”一声轻响，人影乍分的刹那间，扯曲的电虹倏敛，风雷骤息。

东海骑鲸客旋转著冲出丈外，直至对街的墙根下，那儿本来站了五六名村民，惊叫向著两侧逃命跌成一团。

“喳！”东海骑鲸客的剑插入砖墙五寸以上，抬起头吁出一口长气，咽喉有鲜血喷出，幌了两幌突然跌伏在墙根下，手脚一阵抽搐，等两名大汉抢到时他已断了气，喉间的创口几乎可透颈而出，伤中要害。

中海侧飘八尺，剑指向惊愕地抽著冷气的毒泉，屹立如山，神定气闲地说：“东海三霸死了两个你还等什么？”

街北转角处，突然传来高亢的呼喝声：“外主坛坛主驾到，你们还不出迎，在这儿做什么？”

横江白练大惊，跃下街心叫：“快走，玉麒麟成老贼到了。”

毒泉胆气一壮，举剑大吼道：“哥儿们快上，困住他们。”

中海心中一懔，他虽然希望和玉麒麟一决雌雄，但光天化日之下，成

老贼必定带有大批高手同行不易脱身，而且他这时决不可和老贼照面，不然进入麒麟山庄的计划将成泡影。

不容他多思索，当机立断地叫：“向南突围，梁兄开路，走！”

横江白练挥手叫：“上屋，快！”声出人动，有若怒鹰腾空直上。

素素更高明，突然凌空飞升。

毒梟一声怒啸，左手一扬，三枚剧毒三棱刺脱手射向已上升丈余的中海，人亦冲到作势上纵。

第七章

乡村的房屋高不过两丈，轻巧到家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跃上，堵在两侧的大汉齐声呐喊，纷纷跃登瓦面。

中海是暗器大行家，早有提防，剑向下一拂，击落一枚毒针，脚尖一撇，另一枚毒针轻轻地震开同时奴腹旺转下身，左手接住了一枚，顺手扔出，人已上了瓦面。

两丈高的屋顶阻不住一流高手，街两端已有人跃登瓦面，毒梟的轻功傲视江湖，但他不该居心恶毒，竟然想先收拾中海，再追素素和横江白糠，不先警告便用淬毒三针袭击。

岂知碰上了暗器大行家，他随尾追去，刚向上纵身形离地，打出的毒针突然反飞而回，不偏不倚地射入他的右颈根，直入胸腔，他发出一声惨号，身形一顿，突然向下急坠，“砰！”一声摔倒在痒下。

街口转角处蹄声震耳，玉麒麟的先头马队到了。

上了瓦面，三人向南撤走，中海断后，上了瓦面的大汉不敢放胆追，愈迫愈远。

中海无意中杀了东海二一霸，解除了洞庭王的威胁，因此一来，洞庭王才能放胆倾巢而出，和玉麒麟全力一拚。

出了村南，村中的蹄声清晰入耳，横江白糠向西走，一面说：“老弟，咱们不能和健马长途竞走。跟我来，由水上走。”

“由水上走？”中海讶然问。

“码头上有船，只有从水中方可脱身。”

中海一想也对，和马匹长途竞走，确是不智，同时，向西走定可将迫来的人马扔脱，他深信成老贼必定向南追，由水中脱身十分安全，便不加反对，同村西的码头奔去。

村西树林和竹林甚多，三两转便脱出视线之外，果然下错，蹄声从村南方向传到，人群人马向南追下去了。

绕过一座竹林，前面车丛中人影乍现，先前在店中出现的村夫招手叫：“诸位请随我来。”

横江白练抢近，喝道：“阁下是谁派来的人？有何高见？”

“在下独角蛟申沟，洞庭王的手下兄弟，请诸位由水上走，快：“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中海闻言大喜，跟上问道：“分水犀广斌日下何在？”

“噢！尊驾和广二爷……”

“在下大地之龙。”中海抢看说。

独角蛟几乎跳起来，大叫道：“原来是龙大侠，我的天！何不早说？”

“向谁说？一横江白练笑问。独角蛟失声笑了，一面向湖边急走，一面说：“其实知道龙大侠要来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在下便是其中之一，寨主日夕盼望龙大侠驾光临，加大早之望云霓，今天终于等到了。”

说话间，已到了码头，将一艘小船推入水中，让三人飞跃而上，架起双桨，小船如弩箭离弦，向湖外激射。

不久，人群人马赶到湖边，东海三霸的爪牙纷纷推船下水，两艘大型货船也被他们派上用场，先往向湖外飞驶，全力狂追。

独角蛟的船已驶出曲折的人湾航道，大笑道：“东海三霸全被龙大侠收拾了，他们如果追来就妙极了，管教他们片甲不回，在下要引他们来追，洞庭湖的鱼虾这下子有福了。”

“附近有责寨策应的人么？”中海问。

独角蛟点点头，缓缓地说：“东海三霸一到草洲头，我们得到消息，这三个家伙水上能耐超尘拔俗，在水中谁也近不了身，所以寨主决定在陆上和他们决战。五天来，他们白天在各地水道搜寻我们的踪迹，晚间便在各处突袭，确被他们杀了不少兄弟。这两天寨主已到了左近，预定白天在村中除掉他们，只是人手未曾到齐，又怕成老贼的高手赶到正在焦急呢！

想不到龙大侠适时到来，为咱们解决了唯一的水上劲敌，除去心腹大患，在下谨代表洞庭湖的同道弟兄致上无穷谢意。”

“不敢当，申兄，贵寨主今后有何打算？”中海问。

“弟兄们与麒麟山庄已是势不两立，火焚水寨之仇誓在必报，龙虎风云会在天下各地屠杀不受他们驱使的人，声势日壮，因焰如燎原之火，无人敢挺臂而起造福江湖，近来只听说龙大侠敢于和他们一拚。敝寨主认为，江湖朋友光是逃避决非善策，独善其身的人反而保不了命，不如奋起一拚，因此决定下计利害，不日进袭麒麟山庄，捣他们的老巢，相信必可鼓舞江湖朋友的士气，让江湖朋友知道龙虎风云会并非不足畏，以牙还牙方是上策，隐身避祸反足以助长该会的凶焰，广二节上次从河南回来，将龙大侠的援手经过详细禀明寨主，寨主认为龙大侠入庄之举太过冒险，希望能助龙大侠一臂之力，群策群力必可成功，不知大侠以为然否？”

中海不愿表示意见，说：“这事必须从长计议，咱们暂时不谈，待见过贵寨主后再议。”

总之，在下并不想劳动贵寨的弟兄。”

这时，船已驶出外湖，浪沟涌，小舟像一张枯叶般随着水势猛烈地跳动，水花溅得船上的人全成了落汤。

中海生长在河边，水性不弱，但素素都怕水，吓得脸色发青，紧紧地偎在中海的怀中，不敢移动半步。

横江白练架起了另一支长盘，熟练地助独角蛟控舟。

后面百十丈外。舟群紧追不舍，更远些，两艘大船已升上了风帆。

“申兄，咱们怎能和风帆比赛？”

独角蛟笑道：“冬日水枯，他们水道不熟，有风帆无用处，前面浮洲的尽头，便是敝寨的秘密航道，人船进下去。”

不久，到了浮洲的尽头，船向左驶乃一望无涯的枯苇丛中，无数港湾

星罗棋布，像蛛网般四通八达，船行走其间，满眼全是枯死的芦苇，不办东西南北，只能从风向猜出概略的方位。

两艘大船虽可藉风帆之助，行驶如飞，可是它不能直线航行，在近岸处毫无用武之地，这时刚航至北面上风处，风帆一转，顺风顺流势如奔马，同洲尾外侧急冲而来。

岂知独角蛟的船不再向西北航行，反而向西南一折，驶入市葦丛中。

大船截错了方向，舵工大概贪功心切，发出一阵急促的叫声，指挥控帆的人操作，舵向左徐推，船首转向，偏向左面小船逸走的方向狂追。

“喳……”怪响刺耳，第一艘大船突然一震，全船支格格一阵暴响，急剧地摇晃起来，搁了浅，动不了啦。

后一艘大船相距在上人文外，想下帆已来不及了，在先前搁浅的大船左方五丈远近，也搁上了滩地，芦苇丛中响起一声芦哨，不久，四面八方冲出上六十条快艇。

战鼓狂鸣，箭如飞蝗，只片刻间，追来了二十余艘小船已看不见几艘可动的了，水上船斗船，水下人斗人，杀声震天，浪涛汹涌，好一场实力悬殊的大屠杀。

在杀喊声中，两艘快艇引导看中海的船，同芦苇深处急航，风浪进不了芦苇深处，船行似箭，平稳地在狭窄的航道中转折向西航行。

杀声逐渐平息，鼓声也听不到了，西北风吹过枯芦梢头，声势如万马奔腾，加上外湖传来的波涛声，令人闻之惊心动魄。

看了附近的形势，中海不住摇头，心说：“即便从四面八方放火焚烧，也烧不尽这万顷苇丛，即使动用十万雄师，也难将这一带湖匪剿平，龙虎风云会如果争取了洞庭王，后果委实不堪设想，成老贼和洞庭王为敌，确是愚不可及，小襄王之所以谋劫金凤，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好色呢，如果他将金凤弄到手，今天的江湖局面恐怕要面目全非了。”

船行期间，附近的港口中不时有行走如飞的小艇巡行出没，各种奇异的芦哨声不时入耳，引航的两艘快艇有人在船头用号旗传讯，下时用芦哨声应和，整个芦苇丛中杀气腾腾，神秘莫测。

罢折入另一条水道，滩地，前面号角长鸣，一艘快艇分两行迎出，先头一艘稍大些的舱面上站着一个身材修长，剑眉虎目，三络黑髯拂胸的中年人，看上去只有四十岁上下，穿一青长袍，一双虎目神光似电，站在舱面屹立如山，袍袂飘飘，威风八面。

他就是湖广地面水陆群豪的领袖，名震江湖的洞庭王禹志远，实际年龄已是五十出头了。

他左右站看两个人，左首是分水犀广斌，右首是一个秃头中年大汉，一身水靠，仍上身有水珠，显然是刚从水中出来的人。

另一艘快艇上，站看金凤银凤姐妹俩，两人也是一身水湖绿水靠，带了兵刃，但似乎并不实下过水。

引航约两艘快艇左右一分，让独角蛟的船超出。

“启禀寨主，大地之龙龙大侠驾到。”引航的快艇有人高叫。

中海扶看素素站起，相距在十丈外，他已看清了分水犀，心中大定。

双方的船只接近了，船势套 d 灭。

“龙大侠，别来无恙。二分水犀喜悦地大叫。”龙大哥，一晌可好？”两位姑娘雀跃地招呼。

洞庭王抱拳长揖，用洪钟似的嗓音笑道：“龙大侠，老朽禹志远，接驾来迟，恕罪恕罪，请多多包涵。”

中海赶忙回礼，笑道：“晚辈来得鲁莽，前辈海涵。”

迎接的船只先后掉头，中海分别向分水犀和金凤姐妹行礼招呼，双舟并拢，洞庭王含笑伸手虚引笑道：“请移玉升舟，请。”

中海三人跃上快艇，重新行礼道：“晚辈有两位同伴同来，待晚辈为他们引见……”

“呵呵！龙大侠，贵同伴老朽认得。”

洞庭王快慰地接口，同横江白练拱手道：“承蒙梁师父移玉枉顾，兄弟深感荣幸。”

横江白练回了礼，也笑道：“梁某是武昌下游混饭口的保镖，虽小会和贵寨的弟兄有过节，但冒昧拜会，尚请包涵一二。”

“梁师父，你这下是见外了么？咱们虽说道下相同，但同是武林中人，私底下咱们仍然是朋友啊！”

洞庭王爽朗地说转向向素素抱拳笑道：“小女在秦岭道上多蒙姑娘援手，感激不尽，令尊听说已经离开天文小筑，下知近况如何，想必侠驾康泰，艺业精进了。”

素素大方，行拱手礼笑道：“前辈好眼力，一眼便看出破绽了，家父大好，多承垂注。”

“小女上次秦岭遇险，姑娘是男装打扮，不久前荇丫头回来，说龙大侠正为姑娘的事奔忙，所以老朽猜想定然是姑娘重施故技女扮男装，以便于在江湖行走，都不料果然猜对了。”

金凤在另一艘船上招手叫：“施姐姐，请过船一叙。”

素素见这艘船全是男人，不便久留，应声跃过船去了。

洞庭王替中海引见己方的人，客套一番。

秃头大汉原来是水寨的统倾，姓段，名海，绰号称秃龙，在江湖中颇负盛名，水性傲视江湖，陆上的艺业也十分了得。

他是从另一条汉道赶回来的，不久前他在外面解决了东海三霸的人，听说人地之龙到了，便匆匆赶回一睹大地之龙的风采。

据他说，来袭的人已被一网打尽，只留下五个活的，留下拷问麒麟山庄的口供，其他的人全都沉下湖底喂鱼虾了，英雄惜英雄，他对中海十分景仰，自是一见如故。

船继续向里面航行，不久，眼前出现一片草洲，洲上搭了木架，铺成一座方圆近十亩大小的心寨看木料，便知是刚刚建就的临时水寨，寨四周用船只串连，上架木板可供行走，四方共有八条汉道，通向八方，各泊了十余艘快艇，人数不少。

木寨上高高矮矮站了不少人，在号角长鸣声中，洞庭王肃容登上水寨。

水寨虽是临时架设的，但里面的设备一应俱全，仅缺少女眷，仅有的两名女仆，是侍候两位姑娘的。

客人前脚入厅，后面的人已在骚动不已，暴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原来独角蛟已将东海三霸身死草洲头的消息传出了。

当晚，大厅排出了英雄筵，上百名寨中的人小头领，给予三位客人盛大的英雄式欢迎大礼。

中海见人太多，不愿将进入麒麟山庄的计划说出，只说途经洞庭，顺

道拜会寨主而已。

席间，洞庭王将近来双方的动静作了个简要地说明。

龙虎风云会方面，除诛异己工作收效甚宏，各地名气稍高的武林人物大多遭了殃，下然便远走高飞隐姓埋名。

只有五大门派的弟子还算未遭波及，龙虎风云会显然还有些顾忌，不敢冒大不讳和五大门派的弟子为难。

日下正用怀柔手段，派有专人和五大门派磋商，分头企图说服五大门派的弟子脱身事外，更离间他们的感情，陈说厉害，极尽挑拨的卑劣手段。

五大门派之间，一佛一道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先天不足，门户之见甚深，给予了龙虎风云会可乘之机。

天下间没有人可将五大门派的人说服，使他们团结一致，然而唆使他们团结火拼是轻而易举的事。

相信等到龙虎风云会横扫天下的一天到来，五大门派的命运也就可以决定了。

这种可悲的情势，五大门派内部不乏明智之士，可是他们无法扭转乾坤，根本就无能为力。

龙虎风云会最近召集各地首脑至麒麟山庄，可能将策划更毒辣的阴谋，日下各地明查暗访追寻漏网高手名宿的事并未停上，相反地暗中更变本加利地追搜不舍。

在洞庭方面，日下正集中全力，准备一举摧毁麒麟山庄，杀一杀他们的威风，任何代价在所不惜的。

水路好汉已经分为三处集结，陆路群豪正在岳川、平江、长沙三处秘密聚会，不久当可到齐，陆路群豪中，飞剑客那老人的早年好友也前来参予大举，日下在岳州府待命。

洞庭王这一某共有八个人，三位客人，主人三父女，加上分水犀和秃龙，洞庭王将双方的形势概略地说明，最后豪气飞扬地说：“龙虎风云会以雷霆万钧的声威横扫天下各地武林，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无作而小利，声势如旭日初升，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可以说，除了龙大侠敢于放手和他们作对，一再予他们凶狠的打击之外，没有人敢于和他们相抗，难怪他们如此跋扈了。不久之后，咱们将全力以赴，一举摧毁该会的巢穴麒麟山庄，替江湖朋友扬眉吐气，今后定可促使所有的江湖朋友闻风响应，挺身而出除去各地余孽，禹某下才，以身试锋镝以唤起天下武林同道觉船，共挽狂澜。”

横江白练淡淡一笑，饱含深意地问：“寨主认为只要摧毁了麒麟山庄，便可捣毁龙虎风云会的甚业了么？小会有这么简单的事吧。”

“麒麟山庄是龙虎风云会的巢穴，也等于是他们的心经，心经被毁了，余何足论？”洞庭王自得吧。

“寨主何下问问龙老弟？龙虎风云会的底细，全在龙老弟指掌之中。”

洞庭王有点意外，向中海正色问：“龙大侠，能见告么？”

中海下能将详情说出，简略地说：“晚辈虽知道内情，但时机未至，即使说出，也难令人取信，反而令恶贼们提高警觉，前辈认为麒麟山庄是风云会的老巢，其实并非如此，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江湖神秘客，前辈可曾发现他在麒麟山庄逗留过多少时日？”

“这……这事确有可疑，那家伙神出鬼没，神秘万分，据老朽所知，前后共发现他在山庄逗留二一人，每次最多三天，少则一日。”

“这就对了，他们的老巢在边塞，内主坛设在大巴山，麒麟山庄仅是外主坛所在地而已，成老贼是外主坛的坛主，仅是龙虎风云会的一名不大不小的老狗头目。”

“那会主到底是谁？”

“前辈请忍耐，不日当可真相大白，总之，他们的会主也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幕后掌线人，可能最近会在江湖中以另一面目现身，前辈务请留神，以免上当。”

“到底是怎么回事？”洞庭王焦急地问。

“晚 不能说明，但请前辈小心留意，晚辈人微言轻，很难令人相信所说的话，如果晚辈所料下差，江湖近日将有大变，可能有人出面另组一个集团，这人将是过去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名宿，以便一网打尽那些隐世高人，因此，前辈切记下可轻作甜言蜜语，下可信任那些脸呈忠厚，心藏诡诈的人才好。”

洞庭王是个直肠直肚的人，追问道：“龙大侠，能不能进一步说明？老朽不管世间的人对你如何看法，你在禹家老少甚至湖广水陆群豪的心中，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大丈夫，你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决无人加以怀疑或者不信任。”

索素忍小住接口道：“大哥，我认为已没有守秘密的必要了，禹前辈说得不错，龙虎风云会之所以 今天，就因为怕事的人太多，天下间武林中高人奇上何上万千，但 像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只知独善其身，只顾逃避而不想反抗。更没有人起而揭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以至演变成今日的局面，因此，我认为你该不顾任何艰难，挺身担当力挽狂澜的重任。”

中海略一沉吟，一咬牙，说道：“那么，我说，信与下信，诸位可以定夺。其一，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是五妖毒的毒娘子上官云娘，背后的撑腰人，则是上一代宇内三大高人中的长春子是目下鞑子伯颜猛可汗的堂弟，掀起江湖风雨的意图，并非仅是为了统治江湖道，而是志在捣垮大明的江山。真正的秘窟，在西倾出而不在湖广，如果我所料不差，日后组成第二势力，名义上召集那些侥幸漏网的隐世一口匹人，起而与龙虎风云会对抗的人物，将是长春子，要是不信，不妨拭目以待。晚辈从东海三霸口中，已知道长春子的得意门人湖海散人已经隐身在麒麟山庄，但他决不会以真面目出来和天下群雄见面，东海三霸与湖海散人暗中交情深厚，他们是长春子日后在海疆扰乱劫掠策应的生力军。”

中海的话，在洞庭王的耳中，像是晴天霹雳，几乎被震昏了，许久许久，他方抽看凉气叫：“龙大侠，此话当真。”

中海笑笑，沉静地说：“前辈第一个不信，所以晚辈不愿向外宣扬。”

洞庭王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上，叫道：“我真该死：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龙大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不对？”

“当然，像这种天大的严重消息，你为何不及早公诸天下？早早揭发，你知道可以拯救多少人么交给我啦，龙大侠。”

“前辈不向晚辈取证？”

“笑话，你的话我决不怀疑，何用取证？”

“谢谢前辈对晚辈的信任，但晚辈得将详情一一细说……”

当下将吴济慈身死卫所，自己万里送骨，长春子火焚排云山庄等等经

过一一详述，只隐下玄机子遗箫找电剑童婆婆受艺的事。

一番话说出，除了素素之外，余众全惊得呆了。

四周不知何时，十二桌水陆群豪全都鸦雀无声地向这儿凝神倾听，甚至供役的小喽罗，也呆呆地站在一旁。

中海冷静地说完，最后说：“晚辈不想做江湖人，与任何人皆无利害冲突，这都是我亲身经验的变故，诸位如果不予置信，那也是无法勉强的事，反正不久当会真相大白，晚辈之所以和龙虎风云会结怨，固然是该会藏匿著晚辈的仇人，然而为了江湖浩劫，事实上也不容许晚辈袖手旁观。”

“我的天！”洞庭王大叫，声音来得突然，吓了众人一大跳，众人开始恢复神智，议论纷纷起来洞庭王举杯站起，大声说：“龙大侠，禹某是个粗人，身为绿林道的首领，但多年来谨守绿林规矩，十大戒律不敢或忘，行不敢陨越，湖广凡是归老朽统率的水旱朋友，决不会欺孤凌寡洗劫掳色，因此，希望龙大侠勿以类相视，今后有何差遣，老朽希能为龙大侠一尽绵薄，所以这次袭击麒麟山庄的事，尚请龙大侠主事，如有两心，有如此酒。”

他将酒奠地，虎掌一收，杯碎如粉。

中海赶忙站起朗身说：“晚辈此来，正是求助于广二爷，请允广二爷偕行三五日足矣！”

至于袭击麒麟山庄的事，晚辈确是有大事在身，恕难奉陪，至于诸位预定的袭击期限，等会儿晚辈当与前辈密商。”

洞庭王性子急躁，离席说：“龙大侠，请至密室一谈，等会儿再和你小饮三杯。”

八人进入密室、中海开门见山地说：“晚辈知道厅中的弟兄都是前辈的心腹，但还是小心为上，万一有奸细混入，后果可怕，因此，前辈必须立即禁止任何人外出，只派少数亲信向外传递消息，初十日晚辈可能与天玄剑施前辈会合，十一日晚间晚辈独自入庄，三更天便可动手……”

“妙极了，老朽的人必可赶到。”洞庭王喜悦地叫。

中海摇摇头，说：“前辈的人大多，人多了反而误事，更容易走漏消息。因此，晚辈认为不需劳驾……”

“什么？。龙大侠，你竟要老朽置身事外？太说不过去吧？”

中海心中为难，确是不好拒绝，只好说：前辈如果坚持前往，必须在四更左右发动，等贼人溃散时加以搏杀，不许恶贼漏网，晚辈须与广二爷仔细勘查山庄的地势，如果施前辈不能赶来，晚辈必须独自深入虎穴，得请广二爷在江下接应。因此，十一日四更以前，前辈决不可发动进袭。”

费了不少唇舌，一再坚持，洞庭王只好答允。

在水寨逗留了两天两夜，分水犀广斌将麒麟山庄的详细地形一一绘出，决定了一切行动大计。

这两天中，三位姑娘侍候得中海像个王子，算是他一生中，除了儿时一段岁月之外，最安逸温馨的时光。

由于素素不再反对银凤同行，她知道银凤的水中能耐了得，分水犀也必须多一个助手，因此原则上决定五人同行，预定初更时分中海和素素先由屈潭登岸，由洞庭王半年前便派在那儿潜伏的人引领走上小径，约二更初便可抵达山庄，投帖拜庄求见玉麒麟。

分水犀和横江白练以及银凤三人则将船驶至飞虎岗下，万一天玄剑等人不及赶来，中海和素素便从临江一面脱身，山庄临江一面虽是天险，但难

不倒绝顶高手，中海准备一条二十余丈长的蛟筋索，一只利勾，足以跳下江面脱身。

当然，如果天玄剑一群人能够如期赶到，便用不著由江面脱身了，干脆摧毁麒麟山庄，给龙虎风云会一记当头棒喝。

洞庭王也在积极准备，封锁消息，只派几个亲信传递急报，准备攻庄的应用物品。

第三天晚间，双方交换了攻庄时的信号，和辨别敌我的暗记，方互祝珍重而别。

阴风怒号，波浪汹涌，由三名水上高手驾驶的快艇，射入波涛汹涌的洞庭湖，悄然向东北航行，白天泊在草丛中暂避，次日二更时分，船已驶入屈潭。

分水犀登岸找到潜隐在这儿的首领，吩咐他们留意接待明日晚间可能赶来的白道英雄天玄剑，然后连夜上航，到达飞虎岗下，将快艇拖至对岸草木中藏好，等到天色大明，五人藏身草中仔细察看麒麟山庄的形势，由分水犀详加指点，进退路线一一记牢。

夜幕低垂，原船重返屈潭，准备迎接赶来的回春居士与天玄剑，已是初十的晚上了，是他们赶来会合的时间。

糟了！天玄剑不但没有来，连回春居士也不见踪迹，可能是限时迫切，他们赶不及前来会合，等了整夜，除了看到进入山庄的贼伙外，一无所获。

中海不能等，他怕小襄王赶回来发觉他是大地之龙，岂不前功尽弃？

天候恶劣，天宇中乌云密布，寒气侵骨，砭骨罡风吹得人浑身发冷，枯叶漫天飞舞，初冬的景色十分肃条。

午后不久，五人都结束停当，中海内穿紫色劲装，外罩青布夹直衫，插飞刀的皮护腰则深藏在内外面的腰带系上百宝囊，佩上追电剑，恢复了龙中海的面目。

素素变了一个人，脸色姜黄，右颊旁搭上一块带青毛的胎记，黄中带黑的牙齿，嘴唇上居然长了两撇乳须，一双带有皱纹而且相当脏的粗手，挽著一个包里，佩了剑，像煞一个小厮，只是嗓音变不了，他干脆装哑巴，打起手式伊伊唔唔，居然蛮像回事。

船收藏在对岸的树丛中，放下小船划过近岸，银凤激动地上前抓住两人的手，呜咽著说：“龙大哥，施姐姐，一切小心，我……我祝福你们。”

两人也知道此行凶险，硬下心肠向众人道声珍重，大踏步跟著领路的小喽罗走了。

天刚黑，三人在草木丛中一阵急走，不久便到了小径旁，辞别小喽罗，洒开大步向前走，走了百十步，身后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有两个人赶来了，素素，不要回头看，由我来应付。”中海沉静地说。

“唔！足音有轻有重，是一男一女。”素素低声答。

确是一男一女，相距还有四五十步，已可清晰地听到两男女的说话声音，中海留了神，只听男的用沙哑的口音含糊地说：“荆姑娘，为何不乘坐骑赶路？”

女的格格笑，说：“岳州府到这儿共有七处渡头，有两处不能渡马，只好用脚赶路罗，咦，你是那一坛的子弟？高姓大名？”

“在下是九江府分坛的子弟，姓戎，名其南。”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耳报神戎英雄，有何急事回坛禀报？”

“本分坛探出电剑童婆婆隐居在庐山天池，老不死的大力金刚劳熙藏在五老峰下，分坛主贪功太切，午夜用迷香夜袭，屠尽了大力金刚全家一门老小十七人，可是，分坛主一行十八人却全部死在天池童家的大门前，童家的人不知去向，因此奉副坛主之命，返回主坛报讯，姑娘跟随少会主到河南怎么一个人赶回来了。”

荆姑娘接口道：“少会主三更左右可以赶回，这次在岳州府发现大批官兵南调，武昌楚王府中的铁卫，以及各地的鹰爪纷纷南下，恐怕有点不妙，所以要我先走一步禀报坛主留意。”

耳报神笑道：“刚才我在汨罗口晚餐，已从会中弟子的口中知道这件事了，用不著禀报啦！”

“主坛已经知道了。”

“是的，早些天坛主到草洲头准备与东海三霸商量直捣洞庭王老狗的龟窝，去晚了一步，东海三霸被三个家伙宰了，坛主愤怒地返庄，却发现长沙和岳州两府的官兵已经到了，目下在横山后面驻扎汨罗口也到了大批鹰爪，显然志在山庄。因此大部高手已推进至横山水寨，前面蛇窝隘路也配置了不少人，以策万全，其实，官兵毫不足畏，谅他们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怪事！官兵为何找上门来了？”

“听说是本坛有人在咸宁大桥镇打了楚王府的中官，用金云玉版令吓走中官带来的打手，官府小题大作而已，坛主正派人澈查，要查出谁那么大胆在大桥镇生事，持有金云玉版令的人屈指可数，早晚会查出来的。”

“咦！前面有人。”荆姑娘叫。

中海已放慢脚步，等候后面的人，一面向素素说：“后面那姓荆的女人，是凤阳七女的老大飞燕荆萍，她知道我是大地之龙，留她不得，准备动手，要活的。”

听到飞燕荆萍的叫声，中海站住了，转身相候，等双方接近至四丈内，笑道：“呵呵！来人可是飞燕荆姑娘？”

飞燕荆萍和耳报神并未止步，飞燕荆萍一面走近一面问：“是那一位？怎知本姑娘是飞燕荆萍？”呵呵！，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忘了在河南的好友了？。

”

飞燕荆萍莫名其妙，已经接近至两丈内，仍向前迈步，一面说：“抱歉，本姑娘委实记不起你是那……说话间，已到了丈内，天色大黑，看不清面貌，中海放低声音，抢著说：“姑娘忘了大地之龙了么？著！”

声出掌到，“噗”一声劈在飞燕的左颈根上，另一掌又到。

飞燕荆萍猝不及防，无法躲开第一掌，一声惊呼向后退。

这一劈掌已令她难以支持，只感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不知人间何世，百忙中双掌封出，要挡住接踵而来的打击。“噗噗！”像是封架住一根沉重的铁棍，但总算封住了一掌，岂知第三掌来势如电，耳门“嗡”一声响，知觉全失，跌入中海抓来的大手中。

另一面，素素凶狠如狮，她的对手是男人，他才不愿意和对方干耗，用不著顾忌何处不可下手。

人似狂风卷入，拳脚如雷奔电掣，“噗噗噗噗！”一连四记重击，耳报神的左太阳穴和右颈根各挨一拳一掌，左肋和小肱各中一脚，一声未出砰然倒地，只剩下半条命。

中海挟起两人，往回走。

“大哥，走错了。”素素低叫。

“没有错，回去将人交与洞庭王拷问，横山后有官兵，叫他们堵住这一面便成，并派人及时向官兵示警，对我们有好处。”由于送俘的耽误，无意中避过一场大难，假使先到半个时辰，可能两人的性命都得丢在麒麟山庄玉麒麟一代枭雄，黑道的盟主，闯过刀山剑海，江湖经验何等丰富，岂会轻而易举地信任他两人？势必反脸动手，凭他两人之力，怎能在高手如云的麒麟山庄侥幸得手？晚到半个时辰，反而逃过一次大劫。

半个时辰后，他俩重新上路，听说前面蛇窝隘有官兵把守，两人向东绕出，翻山越过蛇窝隘，十里路便到了飞虎岗。

蛇窝隘以东的山地中，小径不时有人闪出盘问，中海借金云玉版副令之助，通行无阻地到达这座名震天下的麒麟山庄，山庄附近景色之美，自不必说，但他俩不是为欣赏景色而来，胆大包天地向龙潭虎穴里闯。

距庄门约有一里地，山坡下建了一座检查哨站，检查哨以上一段山坡，直抵庄门飞桥前，草木不生，用意是避免探山讨野火的人利用草木掩身接近。

距检查哨站还有十余丈，黑暗中传来一声大吼：“站住！”

中海应声站住，低声向姑娘叮咛：“素素，定下心神，害怕么？”

“大哥，有你在，我无所恐惧。”她感激地低声答。

“谢谢你。”他紧握住她的手，心潮一阵汹涌，他有点感伤，也有点兴奋。

多日相处，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已深深地嵌入了素素的形影，他难以或忘多日来相处的情景姑娘对他的爱心，引起了她内心的共鸣，他已深深了解姑娘对他的爱念，对素素不顾一切伴他进入龙潭虎穴同患难的情意感动得心中发酸。

他在心中发誓，今生今世，他但愿和素素长相厮守，不管遭逢何种凶险，他决不让素素受委屈，宁可自己上刀山蹈火海，决不让素素受到丝毫损伤。

心潮汹涌中，他开始深深后悔，后悔不该答允素素的请求，让她跟来闯剑海刀山，但已经和恶贼接触了，后悔也来不及啦。

“什么人？”黑暗中再传来一声低吼。

他吸了一口长气，强按心潮答道：“湖广龙中海，绰号龙郎中。”

“那一坛的弟子？那一路的坛，报上所属切口。”

“在下不是坛下弟子。”

“什么？”在下奉少会主金谕，持金云玉版副令求见坛主收容，请验看。”

黑暗中闪出两名大汉，两把单刀冷气森森，逼近用刀指出提防袭击，一名大汉伸手接过副令，亮火摺查验片刻，递回问：“同来的是什么人？”

“在下的小厮。”

“好，向上走，飞桥前有接待室，到那儿投帖。”

“多蒙指点，感激不尽，请问兄台一声，大总管八臂金刚箫郎的手下，有一位姓纪名玄的兄台，目下可在庄中？”

大漠点点头，问：“你和纪兄有交情？”

“不错，曾经是同过患难的朋友。”

“他目下仍在招贤馆招呼，他可能会接待你。”

“承教了，告辞。”

“小心了，不可越径而走，不然你将大祸临头。”

两人沿小径向上走，看左右寸草不生，心中暗懔，不住忖道：“即使是夜间也不易接近山庄，人行走其间，一无掩蔽，无所遁形，今晚即使天玄剑一群人到来，也不易入庄啊，说不定这一带还设了陷坑刀阱一类埋伏呢。”

小径笔直地通向庄门，高大的庄门楼上方，两盏气死风灯不住摇动，发出黄橘色的光芒，飞桥并未曳起，桥这一端建了两幢瓦房，那就是接待室。

飞桥两端，各有四名警卫，箭在弦刀出鞘，警戒森严，难以飞渡。

看了三丈余宽的护庄河，以及从河底算起高有五六丈的庄墙，两人心中暗暗叫吉，接应的人如何进庄，洞庭王的人又怎能攻人。

经过一阵仔细的盘查，接待的人持著中海已准备好的拜帖，派人送入庄中，命他两人在此屋中坐候消息。

庄门日月常开，门楼上昼夜有人控制住千斤闸和第三道门，即使下面的人在敌袭时无法关门，门楼上的人也可将千斤闸和第三道门放下，可以说稳如泰山。

久久，投帖的人方带看两名劲装大汉出庄，由两名大汉一前一后，领着两人进入庄门。

他俩人算是进了牢宠，更像是进入鬼门关。

第八章

庄中各处灯火通明，广场是演武场，往里走第一进是巨木建造雕了无数金甲麒麟的牌坊，两侧是两座大楼，金字匾额高悬，左是“迎宾馆”，右是“招贤馆”，端的是气象万千。

看了这些令人目眩的宏丽建筑和排场，难怪天下间那些野心家们要拚命争取霸主大豪的名位，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誓不甘心了。

在迎宾馆中又逗留了不少片刻，迎宾馆的执事神眼扈锦全百般盘问刁难，中海皆冷静地从容应付过去，可笑神眼扈锦全居然没看出素素的破绽，也许他认为素素只是个小厮，又矮又小，不值得注意吧。

这期间，玉麒麟正在召集香堂的人，事先已得到小襄王从平丘集送来的书信，要将中海加以囚禁追出白衣神君和天玄剑的下落。

可是小襄王忙中有错，信中将中海万里送骸鼻的事写得甚为详尽，反而引起了成老贼对中海的好奇心，所以召集香堂弟子，决定如果中海确是流役西北，返家杀官流落江湖的人，想来不会与白衣神君等人有关，便可收为己用。

宾馆的后面是一座大花园，一条青石铺成宽约两丈的走道直达高大宏伟气象万千的麒麟楼，楼高三层，飞檐画角高梁，云雷花纹的合抱大柱金碧辉煌，楼下是间大厅，楼前有白石阶，一双石麒麟重有万斤，两廊建有精工雕栏，光彩照人，挂了两列纱灯，摇曳生姿，大厅中灯光辉煌，明亮如画，厅门的守卫共有四名，全是个大粗腰，凶神恶煞似的一流高手。

“庄主示下，看龙中海入见。”有人站在阶上高声叫。

中海举步登阶，素素紧随身后，在厅门叫道：“晚辈龙中海，偕仆小方，求见庄主。”

“进来！”里面大喝。

踏进厅门，两人暗暗心惊，宽阔的大厅分为两部，前段有廊，门都通向两厢，后段有阶，上面八张虎皮交椅坐了八个人，前面一具大鼎升起袅袅香烟，一张雕了双麒麟的檀木长案，摆设著香案和不少玄门弟子的法器，不像是案，却成了法台啦！左右，分别列看二十名刀斧手，一个个肩阔腰圆。

长案挡住了后面四把交椅，只看到四人的上半身，中间左首那人长眉入鬓，一双虎目神光似电，白净脸皮，八字须，威风凛凛，目光像要看穿对方的肺腑，令人不敢仰视，是一个令人一见便心中发冷，难以或忘的人物。

中间右首那人脸白如纸，剑眉鹰目，大鼻阔嘴，留了三络长须，身材高大健壮，神情不怒而威。

右首三人中海不陌生，在百丈山魔湖曾有一面之缘，他们是松风道长，一心和尚，红沙掌骆平。

左首二人是两另一女，中海不认识。中海直趋阶下，抱拳行礼朗声道：“湖广龙中海，奉成少会主手谕，持金云玉版副令前来宝庄，请求庄主成前辈收容。”

右首脸白如纸的人安坐不动，说：“本座便是成庄主，先拜见内主坛皇甫坛主。”

中海一惊，内主坛坛主擒龙客皇甫长风也来了，他再施一礼，不等他发话请安，擒龙客已经冷哼一声，叱道：“见了两位坛主，你竟敢不行叩拜大礼？呸！你好大的胆！”

擒龙客皇甫长风是内主坛的坛主，内主坛的地位比外主坛高，不论武林名望，只问会中地位的高低，因此他看不顺眼便得说话，叱骂中海见了两位坛主不跪拜，声势汹汹，十分不客气。

中海毫不畏怯，朗声道：“在下尚未拜过香坛，还不是贵会的弟子……”

“住口！”擒龙客大吼。

中海冷笑一声，不在乎地说：“算起来，龙某还是会外人。论交情，彼此不相识；论江湖礼数，如非久别尊亲或长行迎师，也用不著跪拜，想不到贵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前来投奔的人，似非罗致英雄豪杰之道。龙某顶天立地，遨游江湖自由自在，并非是摇尾乞怜穷途末路的小混混，用不著前来自取其辱让人叱喝。要不是成少会主与龙某打成相识，他力劝龙某前来投效，用金云玉版令副荐引龙某，龙某还不屑前来呢。对不起，龙某认为贵会并无诚意罗致天下豪杰，只配收容一些没骨头的地痞流氓的，龙某不甘菲薄，不愿自贬身价，还是闯我的江湖算了，告辞。”说完，扭头便走。

“站住！”一心和尚大吼，倏然站起。

中海止步扭头，冷冷地问：“怎么？和尚，你有何高见？”

“你知道这是甚么所在？”一心和尚厉声问。

“大名鼎鼎的麒麟山庄，招纳英雄豪杰的麒麟楼，龙某岂有不知之理？”

“既然知道，怎敢如此无礼？”

“笑话，贵会的坛主把龙某看成了奴才，无礼在先，岂能怪我？咱们都是江湖人，论同道只算是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贵会既然只收容奴才，龙某是铁铮铮的大丈夫，只好另投明路。和尚，不必鸡猫狗叫地乱吼，龙某可不是你的手下，吓唬我么？龙某从小吓到大，不会害怕的。”

松风道长嘿嘿笑，接口道：“小辈，只怕你来得去不得。”

“贵山庄不是开黑店吧？为何来得去不得？”

“虽不是黑店，但不会让你说来便来，说走便走。”

“怪事，是小襄王请龙某来的，谁愿意来看你们的脸色？见鬼。老道，你的意思说不许龙某走，是么？”

“正是此意。”

“是不是派人强留？”

“恐怕是的。”

中海嘿嘿笑，招手道：“老道，你下来留留看？”

松风道长怒不可遏，脸色全变了，一声虎吼，推椅站起，便待向下抢。

擒龙客呵呵大笑，叫道：“松风护法，坐下。”

他的脸变得可真快，前后判若两人，转向玉麒麟笑道：“果然不错，确是好人才，难怪令郎要他前来投效，确是值得栽培，只是太骄傲了些。”

玉麒麟得意地点头，说：“长风兄难得对人称赏，想来此人确是可造之材。”

接著向下叫：“龙中海，稍安勿躁，刚才皇甫坛主是故意试你的，请不必介意。”

松风道长是外主坛的人，摸不清内主坛坛主的脾气，碰了一鼻子灰，难以下台，僵站在那儿羞愤交加，但又不敢发作，尴尬已极。

中海却心中暗懔，忖道：“这位内主坛坛主工于心计，喜怒无常，神色变化莫测，我得小心了。”

心中在想，口中却说：“如此相试，未免太过份了些，诸位不怕令天下豪杰心冷么？”

擒龙客呵呵一笑，不在意地说：“如果不如此相试，怎能发掘出真正的英雄豪杰？成少会主以金云玉版副令要你前来，并派人递呈手书，他说你与白衣神君是朋友，你有何解释？”

“白衣神君与龙某并不是真正的朋友，只不过在甘凉道上偶然相逢而已。”

“但你在秦岭道上又和他救了洞庭主的女儿。”

中海淡淡一笑，转过话锋问：“请问，双头蛇陈魁目下在不在庄中？”

“你问他有何意？”玉麒麟问。

“那次定计擒金凤嫁祸白衣神君的人是他主谋，何不请他前来对证？在下那次无端被袭，只算是巧合而已。”

玉麒麟向一名大汉挥手道：“曹豹，到香堂将陈执法找来。”

“遵命。”曹豹应喏一声，行礼告退。

中海心中大喜，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厅门突然传出一声传呼，有人大声叫：“皇甫夫人驾到。”

玉麒麟倏然离座，向中海说：“龙中海，你在一旁坐下稍候。”

“遵命。”中海欠身答，在右面的一列交椅上落座。

素素心中焦急，紧倚在他身后，低声忧虑地问：“大哥，你目下有何打算？”

这时，所有的人全都降阶迎向厅口，阶下两侧的劲装大汉们虽仍屹立不动，但目光皆已转向厅口他一咬牙，说：“伯父和的老爷子既未能按期赶来会合，我们独力难支，待会儿与双头蛇朝了相，以雷霆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擒下他带走，我带人，你放火，从预定的退路脱身。”

“目下已是三更天，恐怕……”

“已是三更未，再拖下去就不易脱身了。”中海也有点焦急地接曰。

厅口人声嘈杂，迎人了一群男女。玉麒麟在右，擒龙客在左，中间是擒龙客的妻子金花五娘。由三人所处的地位看，擒龙客皇甫长风显然是个惧内的人，可能内主坛的大权，事实上是控制在金花五娘的手中。

论年岁，金花五娘已是半百以上年纪的人，但并未显老，仍然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脸上薄施脂粉，盘龙髻上珠翠满头，一袭附看坎肩的翡翠绿底金花衫裙，腰悬长剑，挂看百宝囊，身材修长，曲线玲珑。她的眼睛十分唬人，阴森森地锐利有如鹰集，似要看透人的肺腑，令人不敢迎视。

她身后不远，十二名英俊的青年人极为出众，全都有七尺左右的雄健身材，而且全都齿白唇红俊美出俗。青一色的锦缎夹劲装，背系宝剑，他们是龙泉十二剑手。

紧跟在金花五娘身后有四名少女，一个比一个清丽，全穿了天青色劲装。她们是金花五娘的贴身侍女兼护卫，称为青锋四女，最小的老四是化名安霜的吴姑娘。

吴姑娘眼尖，第一眼便看到坐在石阶下侧方的中海，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暗叫苦。

中海也留心细察来人中有没有熟脸孔，假使有，他准备脱身。还好，一大群男女中，并没有小襄王的手下，也没有熟面孔，他心中一宽。目下他耽心的是小襄王，他从飞燕荆萍的口中，知道小襄王快要赶到了，因此，他必须在小襄王赶到之前，将双头蛇弄到手。

庄中高手如云，而且各处的主脑陆续地赶来，他的处境愈来愈形险恶，但他依然沉得住气。

阶上的人客套一番，主位仍由擒龙客落坐，玉麒麟移至右首，金花五娘在左，由金花五娘简略地将顺江东下的经过说了；由于大厅中人多，她不愿详说，要早些歇息。正当她要带人返回内厅时，里面出来了三名大汉，和一个花甲年纪的长袍老人。

花甲老人穿一袭灰袍，身材硕长，留了花白山羊胡，鹰目勾鼻，眼神凌厉，高颧薄唇，脸色泛青是个令人望之心悸的阴险人物。他直趋阶下，向上行礼欠身道：“外主坛香堂执法陈魁，参见两位坛主。”

金花五娘本已站起，向玉麒麟问：“成坛主，是不是要召开香堂？听说少会主将马面无常械送香堂……”

玉麒麟呵呵一笑，抢著接口道：“大嫂有所不知，小犬这次行脚河南，荐引一个青年晚辈入会，兄弟正与皇甫兄试他的胆识，而且要摸清他的底细，所以要陈执法前来与他对证呢。”

金花五娘向下面的中海不住打量，坐下问：“哦！是不是下面这位少年？叫什么名字？唔！看样子嘛，似乎还过得去，派得上用场。”；“呵呵，五娘，你的眼力果然不差。可是，胆识是够了，但却不知艺业如何，相当骄傲哩。”

“他姓龙，名中海，医术不错，绰号叫龙郎中。”玉麒麟也接口答。

金花五娘点点头，脸露喜色地说：“唔！人才一表，确是可造之材，摸清他的底，是否打算收他为弟子？这样吧，咱们不能埋没人才，派人试试他的艺业，便可要他到香坛叩拜祖师爷。既然他善医何不叫邓老儿考他一考？我身边正需要一个善医道的人……”

“噢！大嫂想要他……”

“是的，叫他在我身边效力。怎么，成坛主舍不得割爱么？”

玉麒麟堆下笑脸，笑道：“那里的话，大嫂言重了，他能在大嫂身旁效力，也算是他的幸运哩。陈执法，你说，这人是不是白衣神君的朋友？你有什么高见？”

中海死盯了双头蛇一眼，强按心头恨火，从容地站起，暗作准备。

双头蛇阴森森地打量著中海，久久方说：“坛主明鉴，这人确是在甘凉道刑满返乡的龙中海。据属下所知，白衣神君老匹夫确是将他作为朋友，并且护送他到华山，至于他们之间的交情，属下不知深厚至何种程度，不敢妄论。”

中海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在下刑满返乡，根本不打算结交江湖中人，因此在返乡之前，任何人也休想获得在下的友谊。白衣神君认为在下的行事光明磊落，想交在下为友，在下却不识相，不敢高攀。因此可以说，他认在下为友，那是他个人的事，何况自华山分手后，在下与任何江湖名宿皆无往来。诸位既然多疑，不敢见容，那么只好告辞了。”

“且慢！”

擒龙客举手叫，笑道：“不管你是何人的朋友，本会来者不拒，不问你的出身，不追究你的既往啦。说，你有什么艺业出人头地，出身何人门下？”

中海挺挺胸膛，傲然说道：“兵刃暗器门门皆为所长，艺自家传，拳掌学有专精，医道家学渊源不作第二人想。”

“唔，狂得可以。”

“狂者进取，凭胸中所学，足以傲视江湖。”

松风道长先前憋了一肚子火，忍不住吼道：“这小子岂有此理！坛主可否让贫道教训他？”

擒龙客点点头，向中海叫：“龙中海，本会罗致天下英雄，论艺业而定地位的高低。松风道长乃是外主坛的护法，你敢不敢与他印证一二？”

中海呵呵一笑，说：“少会主的手下麒麟双豪，艺业起尘拔俗，在下也能轻易打发。

煞神廿八宿亦不等闲，在下如入无人之境。松风道长既是护法，何必轻言印证？”

“不然，少会主固然也拥有煞神与廿八宿，但仅是艺业稍次的晚辈，内外主坛的煞神与廿八宿，皆是江湖一流的高手名宿，不可相提并论。”擒龙客和气地加以解释。

“哦！那么，假使在下胜得了松风道长，便可以获得主坛护法的地位罗？”中海故作喜悦地问。

“正是此意。”

中海向松风招手道：“道长，请降阶赐教。”

松风强抑心头怒火，脸上泛起重重杀机，冷冷地说：“胜得了贫道，外主坛护法之位，贫道必当让贤。”一面说，一面掖起袍袖，阴沉沉地向下走。

中海扭头向素素低声说：“我将乘动手相搏的机会，逐渐接近双头蛇，只消看到我一得手，你便向右侧廊门夺路。”

两人在阶下面面相对，中海往下首一站向阶上长案右侧的双头蛇瞥了一眼，转向松风抱拳行礼，道：“道长，手下留情，提携一二。”松风恨不得一拳将他打扁，阴森森地说：“小辈，你是点到即止呢，抑或是分出胜负？”

“道长意下如何？客随主便，在下听凭道长吩咐。”

“点到即止不易看出艺业高低，此非贫道所长。”

“那就分胜负好了。”

“贫道正是此意。”

“道长请赐招。”

两上于门户，逐渐迫近，双方都没有游走抢空门的打算，看光景便知两人都气吞河岳，准备一举将对方硬碰硬击倒。

近身了，松风一声低呼，飞步抢进，左掌削出，右手来一起金雕献爪，用上了鹰爪功，劈胸便抓，连环进击声势汹汹地欺身直上。

中海猜想老道必定十分自负而且艺业不凡，不然岂配前往魔湖找六指琴魔？

因此先不敢硬接来招左掌带向削来的掌背，向右略闪，避过一抓，喝声“还你一爪！右手捷逾电光石火，探向老道的左肋。老道左掌疾沉，旋身反削，右手骈指如戟，来一记“二龙争珠”，揉身迫上，急取中海的双睛。

两上一来一往，换了三次照面，拆了七招，手脚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奇快绝伦，看上去功力悉敌，半斤八两，双方虽是硬拆，但一沾即走，招式始终不敢使老。

松风的狂攻十分凶猛凌厉，但找不到中海的破绽，渐渐焦躁，一声低吼，“白莲出手双手上崩架开中海攻来的”云龙现爪”，乘势抢入，反肘撞出来一记“凤凰展翼”，急攻中海的中盘。

中海扭身避招，右掌拨出。

“噗！”肘掌相接，发出了闷响！

机会来了，中海手掌一压，扭身切入，右掌疾飞。

“噗！”中了！可惜稍高了些，击中老道的左肩后侧。

老道向前冲出一步，一声怒吼，回身一脚飞扫。

中海一声冷哼，左掌下劈，不退反进抢入，右拳再飞。“噗！”一掌劈中扫来的腿，“砰”右拳正中老道的左颊。

“哎呀！”松风道人惊叫，连退三步，脚下虚浮。

中海如影附形跟进，来一记“黑虎偷心”，拳头落实。

松风也不弱，也同时反击，右拳也击中中海的左颊，两人同向外退。

中海退了一步，摸摸脸颊笑道：“道长，够了吧？”

松风脚下本来就已虚浮，再挨了一拳，立不牢突然坐倒。他恼羞成怒，像一头激怒了的大豹，一蹦而起，怒吼著连攻三拳两脚，拚命了。三拳两脚中，击中了一拳。

中海本不想太早显露真才实学，但被对方一拳击中右胸外侧，打得他火起，一声低吼，错开对方的最后一拳，立即回敬，双拳发如闪电，来一记左右开弓，“拍拍”两声暴响，松风老道的两颊挨了两记重击，脑袋像是博浪鼓，口中血出，身不由己向后退。

中海跟踪迫进，一拳捣中老道的小肌。

“嗯……”老道叫，上身前俯。

“噗！”中海的左拳向上猛勾，击中老道的下颚，老道“哎”一声狂叫，上体向上疾挺。

中海一把抓住老道的腰带，将人高学过顶，向站在案旁的双头蛇掷去。

“噗叭！”老道被掷倒在双头蛇的脚下。

中海向前急抢，下面的素素准备拔剑夺路。

松风果然了得，立即蹦起大吼一声，拔剑出鞘，迎著中海招发“灵蛇吐信”。

这瞬间，上面的擒龙客大喝道：“住手！”

同一瞬间，厅门口有人传呼：“少会主驾到！”

也几乎在同一瞬间，中海闪身避剑，从剑侧抢入，下手不留情，一掌劈在松风的左耳门下，噗一声闷响，老道应手而倒。

人影疾闪，红砂掌骆平突然下阶截出，大喝道：“住手！听见没有？”

红砂掌来得不是时候，恰好截在中海和双头蛇之间。中海如果想擒双头蛇，必须先击倒红砂掌。

他耳中已听到少会主驾到的叫声，心中一凛，不由自主扭头看去。

大厅中灯光明亮得如同白昼，少会主小襄王一群人已经进了厅，相距不足四丈，看得真切。小襄王已看到厅中有人动手，中海扭转头，便被你看清了，讶然叫：“那不是龙中海么？”

“正是他。”后面的三生几乎同声答。

糟了，三生的后面，赫然是濯马庄的庄主神爪黑蛟，和在牧场丢掉头皮逃得性命的二丑，还有在遂平见过面的燕山四毒一群好汉，这群人几乎同声叫：“大地之龙，他是大地之龙。”

四毒的青虺四娘一声娇啸，撤出蛇齿矛飞扑而上。

事急矣！不容多思索，中海突然撤剑，向后挥出。

“哎……”挡在中间的红砂掌骤不及防，突见紫虹入目，百忙中挥掌急架，剑过右掌立折，惊叫看向侧急窜。

变化来得太突然，阶上虎皮交椅上的人，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料到中海会是大地之龙等到中海撤剑伤人，他们方始大吃一惊，也勃然大怒。

一心和尚相距最近，一声怒啸，站起来抓著虎皮交椅迎面摔下，人亦如飞鸟般扑至。双头蛇未带兵刃，急切间飘退八尺，急解腰带作为兵刃，但中海已经到了。

中海志在双头蛇，扑上的刹那间，无意中躲开了摔来的虎皮交椅，交椅反而将冲来的青虺四娘阻住了。

素素到得也不慢，截住了双头蛇的退向，飞起一脚叫：“爬下！”

双头蛇做梦也未料到身后来了敌人，腰带刚解，尾板骨便挨了一脚，向前仆倒。

中海到了，左掌发如电闪，“噗噗”两声，两劈掌将双头蛇打昏，往肋下一挟，喝声“走！”两人扑奔右厢。

素素领先开路，厢门口人影乍现，她一声怒叱，天玄剑绝学出手，剑吐耀目光华，连刺两名拦路的大汉。

青虺四娘追得最快，蛇齿矛玫向中海的后心，大喝道：“纳命！小辈！”

中海向侧一闪，突然回身一剑猛挥，“嗤”一声轻响，注入内力的追电剑神威倏发，蛇齿矛应剑而折。不等青虺四娘有闪避的机会，顺手一剑反挥。

“哎……”青虺四娘叫了半声，胸腹之间开了一条大缝，肝肠外流，仰面便倒，一时大意，枉送了性命。

中海仗神剑的威力，在刹那间出其不意的宰了青虺四娘，给予贼人的心理威胁十分沉重，无形中替自己打开一条生路，贼人们望影心惊，不敢放

胆拦截。

他不管追来的人，用口咬住剑，右手找出三把飞刀，向堵在厢门外的三名大汉射去，抓回剑叫：“出门由左方上屋，快！”

素素只能应付两名大汉，地方窄小施展不开，正在心中叫苦，突见门外三大汉狂叫著仆倒，心中略宽，挺剑急冲而出，到了东院。

“上屋！”中海叫。

束厢也有厅，是座两重楼的大建筑，幸而是重楼，因此二楼在房屋的中部，下层上面有瓦顶，高仅两丈余。

两人飞跃而上，中海叫：“走！先从东面走，快！”

怎能不快？警锣狂鸣，追的人已经出了厅，有人追上瓦面了。第一个上屋的人是金花五娘，其次是擒龙客和玉麒麟，急如星火。

麒麟山庄的地势，中海已从分水犀口中知道得一清二楚，东面是山岗下的内院，是接待女眷的地方，那儿有山林庭院之胜，最易隐身，从山岗的东面，可以利用疏落的房舍和园林，绕至北面的绝壁脱身比直向北走容易得多，所以他先向东走。

两人的轻功相当高明，可是追的人也不弱，连越三座大宅的瓦面，地头熟的玉麒麟已抄近道从右侧追到，挺胸大吼道：“小辈纳命，你该被挫骨扬灰。”

中海不得不抢出，让素素脱身，大喝一声，电剑心诀绝学出手，事急矣！

是拚命的时候了，所有的绝学皆必须掏出来保命啦！

“铮铮铮”玉麒麟连接三剑，完全没有抢攻的机会，只能全力封架，每一剑皆危机一发，不知其所自来，但见紫虹一闪，剑气便已压体，虹影便在胸腹间出现，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连退了五六步还摸不清中海的剑势，脚下未稳，中海的第四剑已到达咽喉下了。

“噢！”他惊叫一声，仰身扭头全力封出一剑。他想用超人的内力将中海的剑击毁，可是并未将第四剑封住。他只感到左肩一凉，澈骨剑气直迫内腑。

这一生中，他经过无数次舍死忘生的狠斗，会过了无数剑术通玄的高手行家，可是，他今晚第一次感到恐惧，也第一次感到只有封架之力而无回敬之机的可怕经验，每一剑皆出乎他意料之外，连封架也感到吃力，速度之快，令他汗毛直竖。

“糟！”他惊叫，知道对方刺咽喉的剑并未落空，伤了他的肩，心中一凉。

大惊之下，脚下未免重了些，“喀啦”两声，脚下一虚，踏破了几块瓦，右脚倏地下沉。

幸而中海急切逃命，也没料到玉麒麟能逃过这一剑，急切间无暇察看，而且擒龙客和金花五娘快到了，向东掠走，追上了素素，低叫道：“下去，仍往东走，从前面的花园中心小亭绕过。”

两人跃下瓦面，窜入花园。

小亭火把突升，火光一闪。

中海将双头蛇递给素素，咬牙道：“我要大开杀戒，让我开路，跟著我。”

素素将人扛上肩，说：“慈悲不得，杀！”

小亭中共亮起三支火把，罡风呼啸，桐油火把一时不能全燃，火光朦胧，五名大汉刚抢下小亭，中海到了，一声长啸，三把飞刀疾飞，人如疯虎

前扑，剑下绝情，紫虹左右分张。

“啊……”惨叫声惊天动地，火光倏熄，五个大汉全倒了。

霎时的逗留，后面的擒龙客赶到了，狂笑震耳，吼声如雷。

“姓龙的，我擒龙客正好擒你。”

中海旋身反扑，让过素素，剑出电剑心诀的绝学“电闪雷鸣”，奋勇迎上。

“铮铮……”数声清越的剑鸣乍起，擒龙客手中光芒耀目的宝剑居然未被追电剑所伤，但火花飞溅，显然剑已缺了不少口。

人影倏分，擒龙客连退八尺，凶焰大减。

这瞬间，三朵金花从侧面飞到，飞腾旋舞迎风飘浮，无声无息，黑夜中根本无法看到，来得太急也太突然。

“得得得”三声轻响，五朵金花爆裂成十五瓣，三朵花蕊更袭射出三丛蕊针，共有十五枚之多。

中海的内力比擒龙客相去太远，他仅凭神奇的剑法将擒龙客逼退，追电剑又碰上了宝剑，由剑上传来的雄浑反震力，将他震得向后直退。虽有神剑在手，但对手过强，而且也是断金切玉的神物，他便难以袭挥神威了。

这一退，反而救了他的命。金花五娘见乃夫被逼得连连后退，误以为中海比乃夫高明，必定跟踪追袭，因此发射金花相阻。岂知中海在最后一剑被反震力震退，金花落空，但金花爆裂的威力可及丈外，两瓣金花一嵌入中海的左胸外侧，一瓣打入右肋，入肉三分余，险之又险。

中海感到两处伤口一阵麻木，吃了一惊，知道花瓣定有奇毒，要命的是目下没有机会吞服耳鼠解毒丹。

他一咬牙，扭头急走，左手一带，一把飞刀悄然出手向后疾飞。

活该金花五娘倒霉，她关心擒龙客的安危，发出金花便奔向脚下踉跄的擒龙客，惊叫道：“长风你怎么了？”

“快追，我不打紧，那小辈的剑术可怕。”擒龙客站稳叫。

金花五娘刚扭身起步，飞刀到了，射向她的面门。她大吃一惊，任何快速的身法已经来不及闪避了。她眼中看到若隐若现的刀影，百忙中脑袋一偏，“嗤”一声飞刀掠颊而过，划开了一条口子，鲜血泉涌而出。她伸手摸到创口，狂怒地尖叫：“小辈，老娘要刮你一万刀。”

她最爱美，对自己的花容极为自傲，在保养上费尽心机，因此年过半百还未显老态，被飞刀在粉颊上划了一道口子，那还了得？比杀了她还令她难过，狂怒地急追。

可是，中海和素素已钻入花园深处，失去了踪迹。

只片刻间，大地之龙公然入庄生事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庄，在警锣狂鸣声中，二三百名高手全向庄东追搜。这一来，庄南防守的人实力大减，注意力全被庄东的动静所吸引。玉麒麟怒火如焚，动员了所有的人，布成一道弧形长蛇阵，逐步搜索缩小包围圈，誓获大地之龙而甘心。

中海虽在分水犀口中知道庄中的地势，但毕竟是第一次光临，凭记忆到底有点陌生的感觉，口述的情形与实地相较仍有出入，无意中奔入了座落在最东侧的如画楼。

如画楼是成庄主的妻小游宴处所，楼北面是江山亭，这是全庄风景最佳的好地方，园林中花木扶疏，亭台散落，到了春日，这一带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是除了庄主的亲属外，任何男性皆不许进入的禁地。

站在如画楼或江山亭向四周眺望，四周景色尽入眼下，远及数十里外的山岚水色，形势极为壮观呢。东面的绝壁下临旧江，直下数召寻，无法飞渡。中海预定撤走的路线是庄北临江一面，东面太高峻，是无法下去的。

玉麒麟当然知道庄中地势起伏，亭台楼榭散布，容易隐身，所以火速传谕调动所有的人手，一面把守看要道，一面布成弧形阵，逐步从西向东仔细搜索，料定中海插翅难飞，预计至迟在天色大明之前，便可将中海逼在庄东临江的悬崖上俯首就擒啦！

为防中海突围逃走，因此，实力分散至各处，再由几队高手阻成的搜索组居间策应，所以进展不能太快。除了弧形阵之外，廿余名身手超人的先期入内搜索，只须发现中海的踪迹，便可火速合围像是瓮中捉鳖啦！

锵处灯球火把齐明，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极为壮观。

中海摆脱了金花五娘的追逐，领著素素向东走，抽空吞下一颗耳鼠解毒丹，向素素说：“先到花园中躲上一躲。”

“大哥，不赶快离开么？”素素问。

“金花五娘的暗器可怕，黑夜中防不胜防，我受了伤。”

“哎呀！伤势……”

“不要紧，我受得了。下次遇上她，千万小心。她的金花淬有奇毒，不知耳鼠解毒丹是否对症，我得歇会儿。”

两人钻入一处花木丛生的角落，由素素替他起出花瓣，幸而相距在丈外被花瓣击中，入肉仅三分余，并无大碍，他只耽心解药不对症。

听警锣声远在半里外，灯火在西面逐渐向两侧延伸。中海按下心中的焦躁，试行运气行功。总算不错，耳鼠解药丹的药力行开，不久伤口不再发麻，开始感到痛楚的袭击了，显然解药对症。他心中大喜，正待重行上路。

素素心中焦急，紧张地问：“大哥，创口有何感觉……”

他一手捂住她的嘴，低声道：“噤声，有人来了。”

草木摇摇，十二个人影从左面三丈外鱼贯向东急掠，在微弱的火光下，他看得真切，附耳道：“是跟着老贼婆回庄的十二个青年人，可能就是什么龙泉十二剑手了。”

“听说他们的剑阵十分了得，十二支剑皆出自处州府龙泉县的名匠之手，可断金切玉不畏宝刃，我们决不能被他们缠住。”素素神色紧张地说。

“是的，决不可被任何人缠住，双头蛇交给我，快！”

他解腰带将双头蛇背上，制了双头蛇的昏穴，结束停当，藉草木掩身向东急走。

接近了如画楼的左侧，窜向一处山石堆叠的小的。蓦地，右侧人影倏现，闪出三个黑影。幸而两人刚伏身在一丛枯草中，未露行踪。

他摸摸皮护腰，向素素附耳说：“我还有十三把飞刀，等会儿替我留意些，将发出的飞刀收回。绕过前面的小石岗，便可由如画楼的后面绕过，那一带怪石如林，须防暗器。向北半里地，便可到达飞虎岗的颈部，到了那儿便可安全了。准备，我打发这三个人，如果他们先发觉我们而声张起来，麻烦就大了。”

相距在五丈左右，前面是枯草坪不易接近。而三个黑影背倚石岗，很难一举将人击倒。

三黑影的目光，落在十丈外的如画楼上。如画楼静悄悄的，灯火全无，似乎没有人在内，高大宏丽的楼中没有灯火，看上去阴森森地鬼气冲天。

最左首的黑影突然低声向同伴说：“光华兄，大地之龙会不会躲入楼中藏身呢？”

中间那人是光华兄，摇头道：“不会的，如画楼是庄夫人的寝楼，机关密布，步步危机，谁也休想进入藏身。你是不是认为目下里面没有人？你错了，庄主夫人手下的一群侍女，全都是一等一的女中丈夫，她们已经各守方位严阵以待了，所以看不见灯火，二三十个人闯入，简直像是飞蛾扑火。走吧！咱们哥儿往西搜。”

往西搜，正好要经过中海伏身的草坪。素素悄然拔剑，中海却按住地说：“不可现身，让我用飞刀对付他们。”

三个黑影在附近扫了一眼，然后并肩向草坪急掠而来，身法奇快。

中海突然暴起，一声低叱，双手疾扬，接著人似狂风，猛扑而上。

“嗯……”三黑影只发出轻弱的叫声，咽喉上各挨了一飞刀，像猫一般蹦跳了几下，重重地掷倒在草丛中。

两人冲到，收回飞刀，将尸体塞入草丛中。

“火药包给我两个。”中海向素素低声道。

引火物早已准备，由素素带在身上，共准备了五包，中藏硫磺磷峭炭末等物。素素递过两包，问道：“在草木中放火？那……”

“你用火摺子在草木中放火，他们必定认为咱们往东逃。我去火焚如画楼，让他们分出人手救火岂不甚好？我先走，等会儿在楼后的小亭会合。”

中海急急说完，向如画楼接近，蛇行鹭伏，欺近了楼侧，藏身在楼左的花团中，先捡一堆小石备用，然后点燃火包的引线，抛入半掩的明窗内。

轰然两声大震，火球在窗内飞舞，木造的楼房经不起火，室内家伙多，更易引燃，风高物躁，火一发便不可收拾，只片刻间便出现了火舌。

楼中立时大乱，各处先后亮起明灯，不少侍女急急向火起处奔来，廊两侧奔来了五六名劲装少女提看救火的用具，伏在花团中的中海一咬牙，双手连挥，小石破空而飞，相距三丈外，石到人倒，传出两声惨叫，两名劲装侍女仆倒在走廊下。

另四名侍女大吃一惊，丢掉救火的水箱，向花园中尖叫著拔剑冲来。

中海突然冲出迎上，再发两块小石，拔剑吼道：“大地之龙在此，纳命！”

“哎……”两名侍女骤不及防，重重地仆倒。

两名侍女听说大地之龙在此，惊得魂飞天外，扭头狂奔，一面尖叫：“大地之龙，大地之龙……”

中海向花木丛中一钻，飞奔楼下的小亭。他来得正是时候，素素刚和四名青衣少女接上了。四名少女手中的长剑冷电四射，青虹闪缩，弹性极佳，出剑时发出阵阵龙吟，剑影扭曲盘舞，四人进退如电，把素素缠住了。

“是青锋四女。”他暗叫。

不仅是看到四女的装束，他更看清了吴玄霜的面目。听远处吼声震耳，大批高手已呐喊著向如画楼奔来，再不走便走不了啦！

“不退者死！”他沉叱，飞扑而上。这瞬间，他打出了两把飞刀。

“啊……”四女中倒了一个。

另一名少女十分了得，恰在这时转身，看到刀影火速向下仆倒，向侧急滚，飞刀以一发之差掠过她的顶门，逃出一劫。

“铮”一声暴响，另一名少女的剑突被绞飞，中海用了全力，少女膂力

究竟相差太远，虎口破裂剑脱手而飞。她十分机警，剑出手人即倒地，向一侧滚入草丛中暂避。

素素认得吴玄霜，是以不敢放手抢攻，一声娇叱，“铮”地一声荡开玄霜的剑，正想发话。

中海到了，伸脚一勾，将玄霜勾倒，向素素叫：“向东南突围，快！”

两人绕过小亭，钻入山石中，急急向北一折，从江山亭的外侧飞奔。

玄霜滚倒在地，她仍向侧滚，滚到剑被震飞的同伴身旁。同伴已刚好跃起，抢向落剑的地方。她本想乘机取同伴的命，让中海脱身，却晚了一步。

青锋四女死了一个，为首的少女拾回剑急叫道：“追！缠住他们。”

玄霜虽不知中海所走的方向，但她冰雪聪明，危急中岂有明白叫出去向之理？显然中海向她示意要她将人引向东南方向了，她领先便走，一面叫：“往东南迫，他们要出庄，快！”

三个人一面迫，一面大叫，招呼赶来的人向东南赶，引走了正从西面追来的金花五娘和一大群高手。

江山亭距如画楼只有十余丈，亭东北不足五丈，便是陡落百寻的悬崖边缘，满生着苍松和枯草。

假使在这儿被截住，后果可怕。

糟了！江山亭的南面，出现了九个人影，其中有一心和尚，和燕山四毒的老大火眼毒猴。

相距不足五丈，中海目力超人，已看到亭南飞掠而至的人影，低喝道：“伏下，稍候。”

九个人到了亭中，四面一分，向八方了望，却未发现五丈外伏在草中的人。

火眼毒泪盯了火舌刚升的如画楼一眼，沉声道：“听，那一面的人嚷叫著向东南追，哼！我想，那小子一定躲在楼中？”

一名花甲老人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楼中起火，那小辈怎藏得住？”

“他要乘救火忙乱时再逃，这种脱身诡计不足为奇。走，咱们到楼侧等他。”

一心和尚扬了扬手中的长剑，接口道：“也许小辈会从这一面溜走，何不留两个人把守这一面？”

“好，大师就留在这儿。那小辈了得，凶悍绝伦，情急拚命，锐不可当，发现踪迹时不可妄动，只须出声招呼便成，小心了。”火眼毒猴好意地招呼一心和尚，带著其余的人掠向如画楼。

一心和尚自命不凡，自视极高。假使火眼毒猴不这样慎重其事地交代，也许他会在发现中海时出声叫喊。这一来，他反而心中不悦，认为火眼毒猴太瞧不起他一心和尚，心中不免有气，冷笑看倚着亭柱一站，自语道：“我佛爷偏不信邪，那小辈除了飞刀了得之外，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来便罢，来了佛爷倒得斗他一斗。”

草丛中，中海向素素附耳道：“和尚把守亭中，想飞越势不可能。我背上有人，用蛇引术也逃不过他的眼光，真糟！”

“何不硬闯？”素素说。

“不行，如果他声张起来，咱们走不了半里地，北面退路便会被堵死。”

“大哥，已经四更天了，如果等到天色……”

“我伏在这儿，你到悬岩旁现身，用女声招呼他过去，我好弄翻他。”中

海急急地说，他心中焦急，但仍能沉得住气，冷静地打量四周形势，毅然走险。

素素的身材纤小，在草丛中爬行，不及草梢高。她小心翼翼地向外爬，不久便到了崖旁的松树下悄然倚树站起，看清四周没有走动的人影之后，放瞻用她原来银铃也似的嗓子叫：“咦！这是什么？”

亭中的一心和尚吃了一惊，喝道：“什么人在那儿？”

“夫人的侍女小青，快来看，崖旁像是有人。”素素信口开河地胡诌。

一心和尚怎知庄主夫人身边有没有叫小青的侍女？反正是女人的声音，他便毫无戒心地奔下亭来一面叫：“青姑娘，盯住他，我来看看。”

中海已取出藏在身上的飞爪槌绳，套了一个活结，严阵以待。真妙，一心和尚毫无戒心地奔向素素，正从他身前丈余处经过。

他觑个真切，猛地将套索抛出，全力一带，飞扑而上。

一心和尚未料到祸从天降，套索从后面落下，半分不差地套住了脖子，如山力道一收，他一声未出，被凶猛地拖倒在草丛中。

人在生死关头，经常会神智错乱，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常会不知所措。一心和尚功力修为都不等闲，可是这次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被套索拖倒，他没想到反击，却本能地伸双手去解脱脖子上的套索，给中海抓住了机会，近身飞起一脚，“噗”一声踢中和尚的光头顶部，天灵盖应脚而裂。

中海深恐和尚了得，身形下俯，“噗”一声闷响，凶恨地一掌劈中和尚的眉心，手指压打在双眼部，再抓住绳索猛拉，用脚撑住和尚的头部，勒得和尚的脖子几乎断成两截。

素素回身奔到，低叫道：“将尸体丢下悬崖，快走！”

中海解下套索藏好，素素将尸体抛下悬崖，两人藉草木掩身，沿岗脊奔向北面的飞虎岗颈部。如果没有吴姑娘玄霜暗中相助，想脱身难上加难。

就在二人快接近北面山岗的突出处时，糟了，对面火把通明，无数人影排成两列，迎面搜来。

飞虎岗的北端，突出一座石崖，伸向江心，宽约十余丈，前端向下倾斜，生长了一些矮树。从江下向上看，像是伸出的一个虎头，两侧的岗肩，形成飞虎的两只翅膀，倒也十分神似。颈部则是一块长约十余丈，宽仅六丈余的岗梁，有不少合抱大的巨石露出地面，野草丛生。虎头上未建有任何的建筑，却是观看江景的好地方。

玉麒麟早年想在虎头上建造一座塔，或者建一座赏江亭，但有人说，如果建了塔和亭，便会破坏风水，麒麟山庄便永不会有人飞黄腾达叱咤风云。成庄主热衷于名利，从善如流，所以不再打算在虎头上建筑塔亭。

中海心中大急，说：“糟了，我们必须先一步到达退路处，快！”

两人不再隐起身形，展开轻功向虎颈飞掠。

将近虎颈，对面的人群还在一二十丈外，两人心中更紧，看来，很难平安脱身了，只消踏上虎颈想不被对方发现，事实上决不可能。

真糟！刚接近虎颈，迎面的矮树丛中突然闪出三个人影，喝声响如沉雷：“什么人？站住！”

第九章

两人的处境已势如骑虎，没有躲闪趋避的机会，目前唯一可行的事，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全力夺路方是求生的唯一办法。

中海火速解下背上的双头蛇，连飞爪槌绳一并交给素素，沉声说：“我夺路并断后，无论如何，你得将双头蛇带下去。”

“你呢？”素素急问。

“我随后下去，快！”

两人站在草坪中低语，三黑影已一字排开急掠而来。

中海突然一声低啸，连发两把飞刀，袭击两侧的人，同时拔剑猛扑中间的黑影。

“啊……”左首的黑影狂叫著跃起，旋转著栽倒。

“哎呀……”右面的黑影惊叫，身形一顿，右手下垂，长剑坠地，冲前两步，连忙转身以左手拾剑。他的右肩插著一把飞刀，所以长剑脱手。

“铮铮铮！铮”龙鸣震耳，中海和中间的黑影接上了，一连四剑狠拚，把黑影迫退了丈余，火星飞溅，但对方的剑居然未折，仅剑锋缺了四个缺口，形同犬牙，可是黑影的内力修为委实惊人，内力驭剑术已足以和追电剑相抗衡了。

“快走！”中海向素素沉喝。

素素不加思索，挟着双头蛇，提着飞爪槌绳夺路，一声低叱，飞爪砸出，“噗”一声轻响，飞爪击中俯身拾剑的黑影，爪尖深抓入背心，黑影仆倒在自己的剑上。

她狂风似的超越尸身而过，拨回飞爪，奔上了虎颈。

和中海力拚的黑影，发出一声警啸，再次反扑。这瞬间，两人已换了方位，中海发觉对方不但内力浑厚，剑术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不可力敌，免得被缠住，所以闪身避招，夺得了退路，追随著素素奔至虎颈的枯草坪。

西面呐喊声如雷，高举火把的大群高手，已闻警飞步赶来，慢了一步，中海已先到了虎颈。

衔尾追逐的黑影也已经到了，火光下看得真切，是个满脸横肉的花甲老人，叱声震耳：“小辈纳命！你已走投无路，在我夜行客的剑下，你死定了。”随著叱喝声，长剑狂风似的卷到。

中海故意脚下一滑，失足前仆。

夜行客一声狂笑，剑随著下沉，刺向中海的右大腿根，如同电光一闪，快极。中海向左急滚，在仰面滚转的刹那间，飞刀出手，喝声“接刀”！人却飞跃而起，一剑疾挥。

夜行客太过大意，相距太近，而中海的飞刀却快得令人肉眼难见，想躲已力不从心，虹影一闪，飞刀半分不差射人心坎。他如中电殛，身躯一震，剑“嗤”一声刺入地面。这瞬间，紫虹下落，脑袋突然离颈而飞，鲜血箭似的喷出，喷得中海左半身全是血。

中海掠出八尺外，向素素沉喝：“还不决走？快！”

！

素素不得不走，她知道双头蛇对中海万分重要，迟延不得。她一面奔向虎头，一面将双头蛇用槌钓绳梢捆上。

虎头前端同下便斜，生长著不少奇形怪状的苍松，苍松生长在石缝间，

经年受罡风摧残，枝干都短小而坚实，盘虬如龙。她到了虎头尖端，将飞爪槌绳捆住了一株松根，再用飞爪抓实了石缝，俯身向下看。

三四十丈下的江心，一星灯火摇曳，那是分水犀的接应小舟。舟上的两男一女心焦如焚，眼看岗上呐喊震天，火把通明，便知大事不妙，群雄已在岗顶聚集，往下撤的人怎能下来？只消割断了槌索下撤的人不粉身碎骨才怪，四十丈高向下掉，不但气流可将肌肤撕开，溅在水面时，也必将骨肉尽裂可怕极了。

银凤对中海怀有无比的关心，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向分水犀叫道：“广叔，我们上去接应。老天！我们……”

分水犀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好侄女，怎样上去？我们又不能插上翅飞。”

横江白练不住地搓手叹气，惨然接口道：“看来，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龙老弟必定无法下来，走吧，送我上岸，我到庄中和他们拚命……噢！”

他用手向上一指，讶然惊叫。

崖上，有火摺子擦动的亮光连闪三次。银凤大喜道：“他们下来了，准备。”

素素用火摺子打出信号，将双头蛇向下槌放，好半晌方将人放下，她却不向下攀援，反而一咬牙回头向上奔。她不愿逃命，要和中海联手拒敌。在她的心目中，已将中海看成她终身所托的伴侣，她宁可牺牲自己，让中海脱身，即使要死，也得死在一块儿，所以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奔回虎颈。

虎颈的草坪上，凶狠的恶斗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海已经看出今晚的危机，他不可能退下飞虎岗了，唯一的指望是让素素安全脱身，然后找机会突围。槌下三四十丈，需要不少时间，何况还得先吊下一个人？因此他必须阻止追来的恶贼接近。

当他用机智冒险搏杀夜行客，奔至虎颈外侧时，上百名高手近百支火把，已经堵死了虎颈内侧，火光照得明亮如同白昼，纤毫俱现。

远处，火光冲霄，初冬草木尽枯，素素所放的野火已势成燎原。如画楼也火鸦飞舞，爆响震耳，吸引了大批的庄中贼人。成少会主正大叫大吼看指挥恶贼们灌救，另一批人也在用树枝刀斧扑救燎原之火。

玉麒麟恰在这时赶到，他认为已将中海逼上了绝境，用不著操之过急啦！

还不知素素已将双头蛇带向预先准备好的下降退路去了，所以赶来大吼道：“先困住他，列阵！”

可是，已有五名高手冲上了。

中海已抱定放手一拚的决心，横剑屹立在乱石草坪的中心，不许任何人越过。火光下，他冷静地横剑相待，宛若暴虎凭河，浑身血迹，令人看上去倍感恐怖。

五名高手最小的也有四十岁上下，有两人已是花甲年龄，可知不会是无名小卒，三支剑两把刀像狂风般刮到，声势汹汹，宛若排山倒海。

“小辈，丢剑投降。”五人几乎同声叫吼。

中海屹立不动，追电剑徐徐移动，剑尖前引，右脚徐徐踏出，缓缓立下门户。

五人冲近至两丈内，被中海冷静的神态镇住了，不约而同地脚下一缓，先前狂冲而来气吞河岳的勇气也消失了一半。接近至丈五六，五人停下了，

弧形散开立下门户，死死地盯视看冷然相待的中海。

“小辈，你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么？”中间的花甲老人厉声问，在语气中已可听出些少怯意。

中海不回答，虎目中冷电四射，不言不动。

“丢剑投降，也许庄主会给你一条生路。”另一人叫。

中海像个僵了的人，暗中功行百脉，力贯四肢，细小的追电剑斜指，纹风不动。

“不必和他客气，咱们上。”操刀的中年人叫。

“好，咱们齐上。”老家伙咬牙答。

声未落，中海突起发难，一声长啸，宛若虎啸云山，沧海龙吟，追电剑幻化出千重剑幕，排山倒海似的盖到，在近身的刹那间，人影突然如虚似幻，急剧地闪动，紫虹盘舞，漫天澈地而至。

“铮铮！急剧闪动的人影突然分开，两声巨响震耳传出，火星激射，人影飘摇。中海疾进又退，退回原地，倏然而止，剑尖斜垂，屹立如山，虎目中神光似电，颊肩抽动了两下迫电剑发出隐隐龙吟，鲜血在剑尖凝聚，一滴滴向下堕。这电光石火似的雷霆一击，来得快结束也是快，进击时石破天惊，退守时点尘不惊。”“咦！”人丛中响起一声怪叫，踱出一个人影，那是擒龙客皇甫长风，脸上带有惊容。

“噗！”中间的家伙突然仆倒，咽喉鲜血泉涌。

左侧的使刀中年人不住地向后退，左手掩住胸口，拖著刀，想说话，却无法发声，头向下落，终于脚下一软，砰然倒地。

同一瞬间，右外侧的一个半百年纪中年人仰天发出一声长号，突然仰面便倒。

另两人脸色死灰，恐怖地向后退，退了两丈余，突然扭头狂奔，如见鬼魅。

中海吁出一口长气，自语道：“我不是好杀的人，但……但我不愿死。”

人丛中走出擒龙客，接著出现了玉麒麟成君玉，两人脚下从容，缓缓踱山。

“成兄，你看出这小辈的剑术是何来路么？”擒龙客扭头问，神色肃穆。

玉麒麟摇摇头，徐徐地说：“兄弟未看清，似乎有点像天玄剑法。”

“不，天玄剑术没有这么威猛，成兄，请替兄弟压阵，我去会他一会。先前兄弟一时大意，被他迫退了丈余，摸不清他的剑路，几乎失手，我得好好治他。”

身后响起一声打雷般的怒吼，有人抢出叫：“割鸡焉用牛刀？让在下兄弟砸扁他的脑袋。”

火光下，两个黑憧憧铁塔般的巨人越众而出，身高八尺，腹大腰圆，一般打扮，相貌相同，一看便知是兄弟俩。黑巾包头，凸眉高颧骨，狮鼻海口，带赤黄色的络腮虬须森立如戟，鼓着一双铜铃眼睛，乍看上去，仿佛是庙门口的两尊金刚变活了。两人的手上，各提了一条粗逾小臂的沉重浑铁霸王鞭，没有千斤神力，休想挥舞自如。

玉麒麟点点头，笑道：“皇甫兄，让汪家兄弟和他比比臂力，如何？”

擒龙客略一迟疑，他确也希望再看看中海的神奇剑术，以便看出剑路筹思对付良策，颌首道：“好，汪家兄弟两人足以对付。小心了，最好要活的。”

汪家兄弟挟看沉重的霸王鞭，纵跃如飞，三两个起落便到了中海身前丈余，两面一分，左首的老大怪笑道：“小辈，你叫大地之龙？”

中海冷冷地扫视两人一眼，冷冷一笑作为答覆。

“北地两金刚汪氏双雄，小辈你听说过么？”

“原来是柴沟堡的两个偷马贼，少见。”中海冷冷地说，心中一凛。

这两个偷马贼横行京师西部和山西北境，凶暴残忍大大的有名，霸王鞭重有六十四斤，径尺巨石鞭下立碎，一身混元气功力枪不入，只手可力掣奔马，膂力惊人。兄弟俩是双胞胎，年纪已近半百，兄长叫赛尉迟汪明仁，弟叫宇宙一鞭汪明德。两个凶神恶煞经常挟了不少金银珠宝到中原找快活，和江湖的高手名宿较技；罕逢敌手。花光了金银再返回柴沟堡老巢，专劫掠往来京师山西的马队行商，有时洗劫各地的牧场，杀人放火狠毒残忍，那一带的人闻名丧胆，恨之刺骨。

由于他俩身材高大，所以自称北地两金刚。

宇宙一鞭听中海叫他做偷马贼，立时无名火起，向乃兄用打雷似的嗓子叫：“大哥让开，我要将这小子砸成肉饼。”

中海跨出一步，冷笑道：“蠢货，你大概是老二罗，你一个人上怎么行？”

宇宙一鞭愤怒如狂，激怒得像头疯牛，大吼一声，抢入来一记“泰山压顶”，兜头便砸，鞭风呼呼，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凶猛地进击。

中海向侧一闪，便侍从左侧切入递剑回敬。

岂知宇宙一鞭人看上去蠢，但身法却十分灵活，鞭下一半，便料到中海不敢接招，必用灵巧的身法抢入，招式一变，居然力道收发由心，斜身迫进反手猛地抽出，歪风厉啸，迅捷无比。

中海吃了一惊，不得不退后两步避招。

“著！”宇宙一鞭怒吼，跟上挫身抡鞭便扫，奇快绝伦。

中海近不了身，疾退两步，举剑轻搭鞭梢，要试试对方的力道。

“铮”一声清鸣暴起，火星四溅，他感到剑身一弹，凶猛无比直撼肩臂的反震力传到，将他震得侧飘两步，虎口发麻。霸王鞭太粗，而他的内力还不能驭使追电剑将鞭击毁，对方鞭上所翌的内力比他强得大多，糟了。

宇宙一鞭一声狂笑，狂风暴雨似的连攻七鞭，将中海逼得向右面的崖顶疾退，一面怪叫道：“如此而已，凭你这点点小巧艺业，也胆敢到麒麟山庄讨野火？真是活腻了，你他妈的给我躺下！”

喝声中，一连三鞭，将中海迫到崖顶的乱石中，距崖缘的草丛不足五尺了。

中海心神渐定，心说：“老兄，再过来两步便够了。”

为了躲随之而来的第四鞭，他身形突然下挫，让鞭掠顶而过，挫腰向右一闪。

“哈哈！闪得好。”宇宙一鞭狂笑，手中鞭跟踪疾沉。

中海已怖下了死亡陷阱，在千钧一发中错身挥剑，“铮”一声反而砍中鞭身向下猛压，扭身切入左掌探出，捷逾电光石火，近身了，身随掌转，搭在对方的右腋下，身躯急旋。

“拍”一声巨响，火星飞溅，鞭击中一块巨石，石碎成百十块。

宇宙一鞭练有混元气功，普通刀剑都不在乎，岂怕拳掌及身？他根本对中海的掌不加理睬，估低了中海的艺业，但鞭失手击碎巨石，他心中一震，

弄不清中海为何能避过一鞭，更搞不清中海的剑怎能反而压在他的鞭上，一怔之下，上了大当。

中海不用拍击的力道，扭身的刹那间，脚下立地生根，虎腰一扭，乘势发力，单掌抵实对方的肋骨，全力推送，奋起千斤神力，吐气开声，喝声“下去”！

宇宙一鞭鞭向下砸，上身前俯，这瞬间掌力及体，脚下又被碎石所绊，身不由己向前便栽。他想刹住脚步，已是力不从心，冲出第三步，用上了千斤坠身法，想稳下身形。激斗中全力相搏，他没料到中海会有意引他到悬崖边缘来收拾他，不用千斤坠倒好，脚下一沉，完蛋了，脚下的枯草不受力，反而将他向下滑出，等他发觉身陷死境，已来不及了，脚下已经踏空，回天乏力。

他向崖下滑倒，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叫，将霸王鞭拚全力向后扔出，凶猛地砸向中海，他自己的身躯滑得更快，带着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吼声，飞堕而下。

中海自己也站立不牢，人向后挫倒，这瞬间，霸王鞭呼啸着飞到，飞舞著一闪即至，来势汹汹。

在同一瞬间，赛尉迟已发现乃弟身陷死境，一声厉啸，从三丈外飞扑而上，霸王鞭疾如奔雷。

一个娇小的人影也飞扑而上，来势如电。

这瞬间变化真大，宇宙一鞭下堕的叫吼声中，中海已身临危境，宇宙一鞭临危拚命扔来的霸王鞭太过迅疾，也太过凶猛，而他的身形却稳不下来，百忙中双手并用，剑架掌推向袭来的霸王鞭迎去，用上了四两拨千斤的柔劲。

“铮！噗！”剑掌鞭迎个正着，霸王鞭向左飞，火星飞溅中，中海仍被凶猛的力道震得向右倒，“砰”一声右肩背著地，冲滑出八尺外，宇宙一鞭临危全力一击，力道之猛，骇人听闻，如果硬接，必难幸免。

这瞬间，赛尉迟到了，厉啸著一鞭砸下。

中海已发不出应急的力道，眼看要糟。

娇小的身影到了，娇叱震耳：“接剑！著！”

双方都快，剑虹一闪，砍向赛尉迟的右颈根。来人是素素，她急了，剑作刀使，猛砍对方的脖子赛尉迟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猝不及防，“噗”一声剑已着颈。

“哎……”素素惊叫，她感到长剑像是砍在坚韧无比的软甲上，被反弹而出，反震力将她震得向右后方踉跄而退。

然而这一剑却救了中海，赛尉迟虽练了混元气功，普通的刀剑伤不了他，但来得太突然，姑娘又志切救人，那一剑用了全力，颈虽然不曾受伤，可是震撼力仍在，把他砍得向左挫退半步，“噗”一声响，霸王鞭失去准头，斜砸在乱石丛草中，下陷半尺，距中海的右手相差分厘，一鞭落空。

赛尉迟大怒，顾不了地下的中海是否已被击中，一声怒吼，找鞭猛地回头飞扑，挥出大吼道：“你这该死的狗养的！”

素素不知利害，身形不稳，竟敢挥剑斜架。

赛尉迟飞步赶上，霸王鞭举起了，口中爆出一声粗野的咒骂。如果鞭向下落，素素不被打成两截才怪。

蓦地，庄南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号。

人丛中，擒龙客飞步抢出叫道：“汪兄弟，要活的。”

晚了，鞭已闪电似的砸下了。

庄南，当庄中正忙著搜擒中海，大部份贼人也纷纷赶往火场救火时，庄门的守卫已减至最少人数两群黑影已悄然收拾了三道暗桩的警戒区小贼，接近了庄前山坡下的盘查哨所。第一批黑影轻功高明得令人咋舌，飘掠如飞，起伏间只有淡淡身影，像是鬼魅幻形。

在盘查哨前面十来丈，黑影们伏下了，蛇行鹭伏接近。不久，三匹健马从小径南面狂奔而至，蹄声震耳。

盘查哨只有十余名小贼，全都披衣外出，向庄中凝望，议论纷纷，还不知庄中为何失火，为何警锣狂鸣。自麒麟山庄建庄以来，已经历二十五岁月，庄主玉麒麟成为黑道中声名显赫的一代大豪，二十五年来，没有任何人敢于前来讨野火送死，今晚突然有警，也难怪小贼们惊怪不已了。

听到蹄声，四名小贼转身迎出，大喝道：“下马，上步，通名。”

三匹马在三丈外勒住了，三名骑士之一笑著叫：“咱们是长沙分坛前来送信的弟兄，是那一位兄长在这儿负责的？”

“龙虎风云。”警哨喝问。

“开堂朝宗。”骑士高声答，三人扳鞍下马。

警哨喝问秘语，是盘问对方的所属香坛所在。长沙府的分坛，香堂设在朝宗门内，如果不是分坛的正式弟子，不会知道香堂的所在地，答不出来，是无法获得信任的。

“是何人属下？”警哨再问。

“石分坛主属下南路弟子。”骑士答。

“高姓大名？”

“兄弟凌文兴，那两位是尤家兄弟。”

警哨收了刀；让在一旁说：“请进。凌兄，石分坛主为何至今未见赶来？”

三骑士牵著坐骑走近，中间的骑士左手有意无意地在腰带上一阵摸索，领先的凌文兴在人丛旁停步，向右面的警哨避开正题，反问道：“兄弟，庄中怎么啦？咦！那不是火光么？”

一名披衣观火的大汉扭头接口道：“不仅是失火，警锣声并且说明已经有人入侵。”

“那……那咱们入庄岂不是不方便么？”凌文兴向警卫问。

警卫点点头，迟疑地说：“确是有点不便，所以凌兄弟还是在这儿稍候算了，天明后再入庄，免得麻烦。”

“真糟！石分坛主有急讯命兄弟尽速面陈坛主，不能耽搁，等不到天明哪！凌文兴苦著脸说。”有什么千万火急的事要面陈坛主？”警卫道。

“咱们分坛前些天抓到一个洞庭王的奸细，拷问出极为珍贵的口供，要兄弟昼夜兼程赶来禀报，十万火急，怎能等到天明？这样吧，兄弟，可否传出急报入庄的信号，让我三人立即入庄？”

警卫有点心动，但仍钉看问：“事情真有这般急么？”

“怎么不急？事关外主坛的安危，十万火急哩。”

“好，我替你发讯。”

警卫同意，进入室中，片刻便提出一盏蒙上红布的气死风灯，向山庄方向晃了三个圆弧，收了灯再说：“等上面有灯号回覆，便可以走了。凌兄，

洞庭王有消息么？”

这时，上面山坡上门楼出现了一盏绿色的灯笼，左右摇摆了三次。

“上面的灯号……”凌文兴问。

“叫你们三人快上。”警卫答。：这时，观火的十余名警卫中，突然有两人颓然坐倒在地。

凌文兴向警卫问：“兄弟，你刚才不是问洞庭王么？”

警卫突然以手拍着脑袋，含糊地说：“正是，咦！怎……怎么回……”洞庭王已经来了，同来的有天玄剑和回春居士，呵呵，你难道不认识？”凌文兴笑问，伸手扶住了摇晃看的警卫。

另一位姓尤的人丢掉缰绳，急伸左手抓了警卫失手坠地的信号灯，送入室中，奔出叫：“上马，快走！”

“叭噗噗……”附近十余名警卫全倒下了。

凌文兴将昏迷了的警卫放倒，笑道：“要不是预先弄清了老贼的底细，想秘密接近谈何容易？”

两位姓尤的飞身上马，一个笑道：“禹兄花了半年工夫，方将附近弄清，委实不易。咱们快走，龙贤侄恐怕已陷入险境了。”

凌文兴原来是洞庭王禹志远，两个姓尤的一是天玄剑，一是回春居士丘宪。

洞庭王也飞身上马，取出一具精巧的千里火，向身后连晃两次，三匹马向坡上驰去。

草丛矮林中，抢出一批浑身黑衣，腰上栓了白巾的人，抢近哨室，将十余名昏倒了的警卫堆入室中。有两人回身用千里火向后打出信号，不久，第二批四十余名同一打扮的人，以奇快的速度赶来会合，分别散开，静候上面的消息。

天玄剑一马当先，洞庭王故意落后十余丈，到了飞桥旁，四名警卫拦出喝问：“慢！那一坛急报信使？下马。”

天玄剑扳鞍下马，笑道：“兄弟们，咱们是长沙分坛来的。”

“龙虎风云。”警卫问。

“开堂朝宗。兄弟，庄主目下何在？”天玄剑急急地答。

“有何急报？”

“洞庭王大批人马已经快赶来了，必须小心。”

“真的？”

“十万火急，半点不假。”

“庄主可能在如画楼附近，快去禀报。”

两人牵马奔过吊桥，进入庄门，后面的洞庭王快到桥头了，叫道：“尤兄，等我一等，我的马儿完蛋了。”

“快些儿，马不要啦！”天玄剑在庄门内答。

洞庭王翻下马背，突然双手齐扬，四枚专破内家气功的飞鱼刺脱手而出，但见青芒一闪即没。

“啊……”四名警卫中，有一人居然能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叫，其余三名叫不出任何声音，四人扭旋着冲倒在地。

“糟糕！竟有一枚飞鱼刺射偏了，要命。”洞庭王跺脚自语，急冲过桥，奋神威挥剑砍断了巨大的轳轳巨缆，飞桥无法升起了。

天玄剑和回春居士已抢入门内，分左右飞上门楼。门楼上只有五六名

警卫，还弄不清上来的黑影是人还是鬼，在下面守桥警卫的狂号声中，被两人砍瓜切菜似的宰个精光大吉。

洞庭王用千里火向后一招，然后抢入庄门，把守住门曰，准备截杀抢来救应的人。

天玄剑和回春居士跃下两侧的庄墙，一左一右沿墙顶分掠，杀向左右十余丈外的碉楼。

下面在警哨附近等候的人一一跃出，沿小径向上狂奔，两批人共有百名之多，像一阵狂风般向上刮去。

碉楼的守卫先一步听到叫号声，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俯身看到洞庭王在砍飞桥索，知道不妙，火速鸣锣报警，但刚响了几声，天玄剑已经到了。

来的全是一等一的水陆群豪，天玄剑的朋友共有三十人，全是武林中的高手名宿，其余的是洞庭王的人。洞庭王横行水域，水战以弓箭为先，来的全是百中选一的水陆英雄，除了兵刃外，每人都带了一张弓两袋箭。这群猛虎入了庄，洞庭王一声长啸，他的手下立即按预定计划分为七组，一组把守庄门，他领著六组人往里抢。

招贤迎宾两馆没有多少贼人驻守，在弓弦狂鸣中，见一个射一个，箭如飞蝗。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弟兄们，以牙还牙，洗雪火焚咱们水寨的血债，放火！”洞庭王发出了震天怒吼。

天玄剑接住了入庄的朋友，分成两批，分由他和长春居士率领，往里钻，要先找寻中海和素素。

天玄剑这一组共有十五个人，其中居然还有奔走江湖寻找缥缈仙子的白衣神君侯全福。

天玄剑心悬爱女的安危，心焦如焚，全力狂奔。

白衣神君是个义无反顾的血性中人，他更关心中海的安危，心中更急，看到庄中大乱的情景，他五内如焚，加快脚程赶上天玄剑。

他急急地说：“施兄，咱们暂且不动手为妙，免得被缠住，且向龙老弟预定的退路赶去，这些小贼留给洞庭王收拾。”

天玄剑用剑向北一指，说：“瞧，那儿呐喊声震耳，火把通明，正是龙贤侄的退路虎头附近，咱们快两步。”

庄中大乱，但他们的去势奇疾，不理睬他们的人，只顾向虎颈火光冲天处急掠。沿途虽有拦截的人，但却拦不住这十五头疯虎。

虎颈处，中海和素素已到了生死关头。

十五个人掠赶如飞，尽量避免与贼人接触，向北急赶，远远地，看到不少贼人循庄南的警锣声狂奔，黑夜中双方皆不知对方的身份，一一相互错过。

远远地，已可看到一列火光熊熊的火把，先前的呐喊声已经静止不闻。

天玄剑吁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地说：“谢谢天！我们还未来迟。”

素素被鞭震跌，赛尉迟如影附形抢近，举鞭便砸，擒龙客一声“要活的”大叫，已无法阻止向下砸的霸王鞭。丢了兄弟的赛尉迟早已杀红了眼，他不要活的，要一鞭将素素打成两片，再收拾中海消恨。

先前倒地的中海已经跃起，大吃一惊，不由心胆俱裂，发疯似的奔上。

他不能用剑刺杀赛尉迟，即使将人刺中，落下的鞭仍然可向下砸，素素难逃一鞭之危。

情急中，他突然丢掉追电剑，右手伸出，猛推赛尉迟持鞭的右手肘，左手勾勒住赛尉迟的咽喉，向后全力猛扳带退了两尺。

“噗”一声闷响，霸王鞭击入地中近尺，鞭梢距素素的鞋底仅只一发之差，可谓危极险极。

中海和赛尉迟都立脚不牢，砰然倒地。

中海被压在下面，奋起神威左手全力收紧，不许对方呼吸，不呼吸气功便失去效用，何况他的气功也有了相当火候，手上有千斤，拚全力勾勒不放，赛尉迟想解脱谈何容易？同时右手也用上了，五指如勾，食中指硬插入赛尉迟的双目，掌心抵实对方的天灵盖，大拇指和小指紧扣双太阳穴，猛地扭虎腰翻转。口中大叫：“拾我的剑。”

素素惊魂初步，飞挺而起，拾起了追电剑。

“嘎……”赛尉迟口中发出难以听到的叫声，被掀翻反压在下面，双手拚命拉扯中海锁住他喉头的手。

任何练气高手，也无法练至眼珠也不怕打击的地步，中海这一手够狠，击中了赛尉迟的要害，双眼立毁。

赛尉迟知道绝望，不再寄望解脱喉间的束缚，猛地一肘上撞，撞中了中海的右肋，恰好撞中曾被金花瓣击中的创口。

中海如受电击，痛得浑身袭软，不得不放手，滚开一侧，刚好压在赛尉迟丢落的霸王鞭上。他不假思索，爬起来抓起了霸王鞭，一不做二不休，连抽两鞭，向赛尉迟的脑袋猛砸。

这瞬间，他看到素素正和擒龙客展开了狠斗，剑鸣震耳还手乏力，岌岌可危。

火光下，玉麒麟正飞跃而来，一面大叫道：“这家伙用的是天玄剑法，要活的。”

擒龙客一面抢攻，一面怪叫道：“我早就看出来，是个女扮男装的人，准是天玄剑的女儿，你去将大地之龙逼下崖算啦！”

中海发觉素素并未下崖，反而前来冒险救他，心中不由暗暗叫苦，立即奔上叫：“素素，快退走别管我。”

“铮”一声巨响，他抢入挥出一鞭，将袭近素素左肩的剑震开，一声虎吼，招出“横鞭断流”，再压沉另一剑，截在素素的身前。

鞭太沉重，用起来不趁手，不能挥舞如意，接踵而来的是漫天澈地袭到的剑影，他只能挥鞭招架步步后退。

玉麒麟到了，一声暴吼，接著狂笑震天，以凶猛的快剑向刚刚才喘过一口气来的素素抢攻。

“铮铮铮铮！”他连攻四剑，想用浑厚的内力和手中吹毛可断的宝剑，击毁素素的追电剑以便活擒。

岂知素素虽不熟悉追电剑的用劲机契，无法运用追电剑的锋芒，但追电剑是无法损伤的神剑，禁受得起任何宝剑的打击。凶猛的四剑，仅能将素素的剑震开，逼进了丈余，想将剑震落活擒，短期间绝对无法辨到。

另一面，中海也逐步后退，鞭不趁手，面对擒龙客狂风暴雨似的猛攻，他只有退避让招。

火把发出强烈的光芒，所有观战的贼人全被激斗所吸引，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内外两主坛的坛主同时出手，凶猛的进手招式迅捷绝伦，一个个看得目定口呆，暗抽冷气，呐喊声逐渐沉寂，人亦渐渐向前移动。

中海逐渐退到虎头最狭窄的地方了，奋起神威连挥三鞭，“铮”一声巨响，竟将擒龙客震退了两步。他向前抢出，让素素退过，急声叫道：“素素，将剑给我，你走吧，我留下。”

在相错的刹那间，两人交换了兵刃，接著，“铮”一声龙吟，人影飘摇，火星飞溅，他已和追袭素素的玉麒麟硬接了一剑，两人同时暴退两步。

素素无法使用沉重的霸王鞭，她拖著鞭用衣袖拭掉额上的汗水一面喘息一面叫：“我不走，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铮铮！”中海接住了擒龙客两剑，手中有了追电剑，他已无所长惧。接著，他一声怒啸，“电闪雷鸣”绝招出手，剑影飞腾中，风雷大作，奇异的剑虹闪电似的扭曲著，从擒龙客的剑影中契入。

擒龙客以气吞河岳的声势放胆进招，突听对方的剑啸有异，神奇的剑影连闪，突然从空隙中透入眨眼间便从他认为不可能接近的方向伸至他胸口了，森森剑气澈骨浸髓，护身真气急剧散逸，向他发出了警兆。

他骇然一震，猛地撇剑疾退，一发之差，逃出了一剑穿胸之危。

“噢！”他骇然叫，这次他总算看清了中海这一剑的出剑手法，知道除了退避之外，绝对来不及用招化解，不由吃惊万分，弄不清中海的剑术的来龙去脉，退后丈余惊叫出声。

同一瞬间，玉麒麟也一声惊呼，飞掠而退，接著响起一声剑吟，人影倏止。

中海用绝招一连逼退两名宇内名宿，已用了全力，屹立在当地，额上大汗如雨。但他神色不变，沉声扭头道：“素素，我请你赶快离开。”

“我决不，生死与共，无所抉择。”素素一字一吐地断然答。

百余名贼人目定口呆，中海居然能以一敌二，击退了名震江湖大名鼎鼎的内外主坛两坛主，在他们眼中，简直是匪夷所思，极不可能而确是令人难信的事，但事实俱在，不由他们不信，久久方发出惊讶的叫声：“噢！”这一声轻叫，显示出他们心中的胆怯，对中海平空生出恐惧的念头。

玉麒麟见中海不乘机追袭，心中一稳，深深吸入一口气，厉声问：“小辈，你用的不是天玄剑法你是何人的门下？”

中海不理他，仍向身侧的素素低叫：“不行，你得先撤走。”

玉麒麟探出一步，徐徐举剑厉喝道：“往那儿走？你们已身临绝地，如不丢剑投降，只有跌落崖下粉身碎骨，说！你何人的门下？”

蓦地，身后微风凜然，一个洪亮苍劲的嗓音沉声道：“两位坛主且退，他是庐山电剑婆婆的门下让我来对付他，咱们正需要老婆婆的下落消息。电剑虽是武林中的无双剑术，但如无深厚的内力修为相辅，威力仅能领挥三成，我自信可以对付得了，他的内力不行，修为不够不足为害。”

两人向两侧飘退八尺，收剑行礼，同声恭敬地说：“属下遵命。”

中海闻言心中一凛，定神看去，火光下看得真切，原来是个身穿黑袍，头戴一副只露出双眼的布罩的怪人。高瘦的身材，双目冷电四射，袍袂飘飘，像一个突然现身的鬼魂。

“由两位内外坛主的恭敬神情看来，这人会不会是会长春于？”他喃喃地自语，被看出剑术的来龙去脉，定非好相与的人，不由他不惊。

蒙面人徐徐撤剑，冷冷地说：“小辈，你上吧，我倒得看看你的电剑心诀火候如何。”

中海调和了呼吸，冷冷地说：“阁下，为何掩去本来面目？你定然是见

不得人的贼种罗。”

“咦！前面埋伏有人？”玉麒麟讶然叫，虎头的枯草乱石中，奔出了横江白练和银凤姑娘在崖下江畔接应的小舟中，分水犀三人接到了素素槌下的双头蛇，却不见有人继续下来，便猜出中海无法撤走。

银凤心细如发，知道将人槌下的必定是素素，不消多想，不是女人不足以了解女人，定然是素素不愿独自撤走，要和中海生死相共啦！

她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对中海的救命之恩难以忘怀，目下中海遇险，正需要援手，她岂可一走了之？她不再等待，立即攀绳而上。

横江白练一怔，抓实攀绳叫道：“禹姑娘，上去之后务必在上面等我，我随后上去。”

槌绳长有四十丈，拉力奇大，绳本身虽坚牢无比，但却仅如手指粗细，一个人攀上倒无大碍，两个人同上便危险啦，绳愈长受力愈大，四十丈加上一个人，不啻加了五六倍的重量，只容许一个人往上攀授。

两人先后上了崖顶，不顾一切向前抢，接近至十余丈时便被玉麒麟发现了。

擒龙客也看到了，沉声道。“成兄，你曾看到在这种绝路上设伏的事例么？”

玉麒麟一怔，惑然地说：“这……这个……兄弟倒不成看过。”

“这儿不是绝路，是他们的大援到了。”擒龙客一字一吐地说，语气极为肯定。

“不会吧？绝崖高有四十丈以上……”

“绝崖攀上不易，并非说绝无攀上的可能，再说，从上面先垂下巨绳……”

玉麒麟惊怒交加，大吼道：“原来他们早有准备了，不知来了多少人，难怪如画楼被焚，又有人放野火，走，咱们断他们的退路。擒龙客冷哼一声说：“叫咱们的人一起上，来的两个小辈你我平分秋色。”

玉麒麟发出一声长啸，举剑吼道：“大总管，派人封住前面崖口，快！”

吼声中，两人急冲而上，要从左右冲过，拦截刚接近的横江白练和银凤。

第十章

中海看不见身后的景物，不知横江白练和银凤冒万险赶来了，但身后有赤手空拳的素素，他怎能让两个恶贼通过？他本已挺剑迎向蒙面人，一声大喝，突然向右截出，左手疾挥，三把飞刀两把袭向蒙面人，一把迳射左面的擒龙客，追电剑发如雷霆，攻向玉麒麟，在这眨眼间，他竟同时向三名臻化境的高手袭击，可谓胆大包天。

蒙面人学剑轻震，“叮叮”两声脆响，两把飞刀化为十余块铁屑，翩然下坠。

这瞬间，呐喊著向前冲来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数声惨号，狂叫声震耳。

“铮铮”玉麒麟连挥两剑，仍然挡不住中海神奇剑法的袭击，几乎挨了

一剑，只好飞退丈余。

擒龙客也知中海的飞刀厉害，不敢大意，火速止住冲势，闪身一剑击向袭来的飞刀，“叮”一声飞刀断成两截。

“如此而已。”他冷笑著说。

蒙面人一声怪叫，切齿叫道：“小辈，你好不知死活，接招！”

叫声中，微闪即至，一剑点到，轻灵而从容，进招的手眼心法，有章有法，潇洒已极。

中海一咬牙，反而停下迎上的步伐，屹立如山，剑尖凝指著前方，像是个石人。

蒙面人进招的来势并不凶猛，看上去也不快，接近至六尺内，双方突然身形疾闪，人影依稀，突然传出一阵慑人心魄的剑啸，声如虎啸龙吟。接著剑影飞腾，耀眼银虹飞舞，淡淡的紫影腾跃，两进两退，人影左右腾挪，三丈内剑虹吞吐旋舞，澈骨剑气迫得地上的碎石枯草像被狂风所撼，向四面激射。

。鸣，接触的时间极其短暂，但见人影急剧的闪了几次，飞腾的剑影突然静止，并未发出双剑相触的震鸣，剑气倏敛，人影疾分。

中海连退五六步，站住后身形仍在晃动，右胸衣襟裂了一条三寸余长的口子，鲜血沁出，黑夜中不易看出是血迹，但可由反映出的光芒中分辨出来，他受伤了。

他的呼吸似乎屏住了，站稳后方吁出一口长气，颊肉略一抽搐，虎目中爆掇出森森冷电，吸入一口气，追电剑徐徐举起，向前移出右腿。

蒙面人的右肩内侧，也出现了一个剑孔，但仅衣伤而肌肤未损。他的眼睛暴射著令人心悸的寒芒斜身前移，用刺耳并令人心中发冷的声音说：“小辈，你并未获得电剑的精髓，但你能逃过一剑已算不错，你足以在江湖中横行称霸了。”

中海毫不畏惧地迎上，说：“阁下，你那一剑要刺在下的七坎，你失手了，在下已经知道阁下是谁了。”

蒙面人似乎一怔，脚下一缓，冷笑道：“我不信你真知道我是谁，凭你也……”

“要在下说出你的来历么？”中海抢著问。

“说说看？”

“阁下出剑的手法，与令师完全相同……”

“你说什么？”蒙面人吃惊地问。

“在下再说一遍，阁下的出剑手法，与令师完全相同，已获令师的真传，卖弄绝学，专攻袭击七坎要害，你是福建漳州的湖海散……”

蒙面人一声怒啸，飞扑而上，杀机怒涌，手下绝情。

这瞬间，后面人丛的呐喊声惊天动地，火把飞舞掷坠。大乱中，三条人影从人丛中飞起，最先的一人亮出一把光华闪烁的宝剑，以令人骇然的奇快身法向蒙面人的背影闪电似的扑到，沉叱震耳：“转身接招！蒙面人已和中海接上了，两枝剑天矫如龙，宛如金蛇乱舞，风吼雷鸣，错剑声惊心动魄。蒙面人志在必得，要杀中海灭口，下手毫不留情，攻势凌厉已极。中海也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对方含忿出手，岂同小可？定下心神，他用如意身法避实击虚，先避对方排山倒海似的凌厉攻势。他发觉对方的剑也是断金切玉的

神物，同时，对方已经可以气驭剑，追电剑虽然无坚不摧，但对付以气驭剑术却无法占上风，剑稍一接触，便被对方的雄浑剑气所震转运不灵，再神奇的剑术也发挥不了多少威力，所以他只好用神奇的身法先避凶锋，希望先消耗对方的真力，避实击虚见机行事。蒙面人凶猛地逼近，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连攻八剑之多，抢进了丈五六，却无法得手，后面暴喝震耳，剑气压体，来势汹汹。他陡然旋身，一声暴叱，挥出一剑。”铮！”地响起一声震耳的铿锵金铁交鸣暴响，剑啸动人心弦，罡风呼呼，四周草石缴飞，双方各自飘退八尺。

“唔！好家伙，七成罡气，足以雄霸江湖。”来人沉声道。

“你是谁？”蒙面人厉声吼。

“天玄剑施铨，脱你见不得人的面罩。”对方沉喝。

“你来得好，接招。”蒙面人大叫，飞扑而上。

天玄剑冷哼一声，迎上道：“当然来得好，你就会露出狐狸尾巴了。”

另一面，白衣神君哈哈狂笑，拦住了擒龙客，笑道：“皇甫长风，咱们玩玩。”声落，人已狂风似地卷上。

玉麒麟接住了第三个扑来的人，大喝道：“站住！什么人？”

来人是个花甲老人，挥舞著一根蛇藤杖，大笑道：“哈哈！不是冤家不聚头，你阁下可真健志，竟把我风雷蛇神杨老师父杨定国给忘了？呸！给你一杖见面礼，敲你的狗脑。”

双方不再客气，一剑一杖缠上了。

素素扶住退下的中海，急问道：“大哥，怎样了？爹来啦！”

横江白练和银凤也到了，紧张地问好。

中海喘过一口气，苦笑道：“没什么，谢谢你们关心。这家伙是长春子的大徒弟湖海散人，剑上所发的罡气可怕极了，我无法接下他，你们得小心。走，我们到前面去，助那儿激斗的朋友。”

他取出一条白巾，缠在腰上向外领先便走。横江白练三人也取白巾缠上，这是他们与洞庭王约定的识别记号，看天玄剑和白衣神君也缠上白腰带，便知天玄剑已和洞庭王会合了。

冲入人丛，地上尸体纷陈，怵目惊心，呼喝声震耳，随天玄剑前来的十二名高手两人结为一组，陷入百余高手重重包围中，形势危急，极为不利。

中海到了最外侧，那儿有八名恶贼，困住两名半百年纪的使金刀大汉，怒吼著进招。使金刀的两大汉浑身血污，已有点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八面围攻的恶贼了。

中海来势如电，一声怒吼，突然从北面切入，手起剑落，刺倒一名使剑恶贼，伸手将剑夺过，抛给跟在身后的素素，大吼道：“大地之龙到，杀！最后一个杀字，像是半空中突然响起一声焦雷，剑虹一闪，右面劈来的一把单刀齐锔而折，他乘机切入，剑出似利叉穿鱼，使刀的恶贼心窝被刺洞穿，剑尖透背而过。他一脚将尸体踢飞，尸体发出一声长号，砸向最右首的一名恶贼，反扑左首的一名使剑恶贼。使剑恶贼看清楚了中海的面貌，狂叫道：“大地之龙，大地之……龙……”

一面叫一面逃，余音仍在天宇中振荡，人已奔出十丈外，溜之大吉逃命去了。

素素紧跟著中海身后，替中海照顾身后免被暗袭。银凤和横江白练左右相护，向人丛中冲去。

大地之龙四个字，发出无穷震撼力，四个人如同四头出柙疯虎，所向披靡，人群大乱，重围立解了。

奔逐间，洞庭王的先头两批人到了，吼声震耳：“血洗麒麟庄，洞庭湖的好汉报仇来了。”

两组人廿把强弓，他们不知恶贼们短兵相接，看清敌我之后便立即发箭，专射五六丈外的人，黑夜中用弓箭，霸道已极，防不胜防。

全庄陷入火海之中，庄中的恶贼们狼奔豕突，兵败如山倒，瞬即不可收拾，庄主已被人缠住，章法大乱。

另一面，回春居士一群人遇上了金花五娘和小襄王一群恶贼，后到的两群人中，有洞庭王在内。

这位水路好汉的盟主所带之人，全是一流高手，用的全是五个力的硬弓，在十丈内可以贯穿人体。他们抱著报仇雪恨的心情而来，与麒麟山庄的人誓不两立，见人就杀，十丈内无人可在箭雨中幸存。

大乱中，庄南的横山毕突然响起一声巨响，那是官兵所用的号炮。接著，灯球火把齐明，照得山野如同白昼，在号角长鸣声中，响起了震耳的战鼓声。

庄西蛇窝隘也响起了号炮，火光耀天，两处官兵同时发动。

麒麟山庄在横山峰建有碉寨，驻守著三十余名高手，只逃掉四个人，向庄中逃命，甫抵庄门，复被洞庭王派在庄门把守的人射倒在吊桥前。

贼人们知道大势已去，纷纷自顾自逃命，庄门被封死，他们同样可以逃命，用绳索槌下庄墙，漫山遍野逃生，自觅生路去了。

玉麒麟不是傻瓜，看到全庄各处火焰冲天，听到全庄各处惨叫声此起彼落，便知大事去矣！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他根本毫无所知，再看到庄对面横山峰的光景，不由他不心胆俱裂，忍痛连攻五剑将风雷蛇神迫退三步，发出一声撤走的怪啸，含恨而走。

白衣神君的艺业，比擒龙客还差上半分，自然无法将对方拦住。

天玄剑的修为，与蒙了脸的湖海散人相较，半斤八两，不分轩轻，黑夜中想将人留下，十分困难的。

鏖处已陷入火海中，追逐渐止，不久，芦哨声急响，洞庭王的人带了四具战死的弟兄尸体，扶了八名受伤的人，疾趋庄北的虎头聚会。

天玄剑的三十个人，只有五名受了轻重伤，全亏了洞庭王有先见之明，每人都带了可以及远的弓箭，不然今晚鹿死谁手实在难以逆料。

接到了中海，群雄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洞庭王很忙，他不等双方引见寒暄，大叫道：“官兵快到了，咱们快撤。”

天玄剑向一名花甲老人拱手笑道：“坤老，咱们这些人不愿和官兵打交道，官兵是你老人家说动引来的，有道是解铃还是系铃人……”

坤老摊开双手，苦笑道：“施老弟，乾坤掌宋老捕头久仰你老弟的大名，希望和你攀交，这次我告诉他你来了，他才用布政使大人的手令限令官兵克期进兵策应，不想你这老弟就这么一走了之，岂不令人失望么？我看……”

天玄剑摇摇头，抢著说：“坤老，你只说小弟追玉麒麟去了，不就两全其美了么？”

“好吧，老朽先走一步了。”坤老只好告辞走了。

洞庭王的人，早已将数十条绳准备停当，先将受伤的人用绳架放下，然后依次向下攀援。

下面，黑沉沉的江心闪烁著点点渔火，二十条快艇已经在等待著接应。

所有的人全部槌下，二十艘快艇灯火全熄，顺水悄然下放，船行似箭。

第三艘快舟上共坐了十二个人，舱门紧闭，一灯如豆。十二个人是天玄剑父女、中海、白衣神君、回春居士、风雷蛇神、横江白练、洞庭王父女三人。另两人一是闷闷不乐的隐叟邓公明，一是第一次见面的川陕永嘉镖局局五行剑周志凯。永嘉镖局是专走川陕栈道颇负盛誉的镖局，拥有江湖第一流的镖师，人材济济，高手如云。俗语说，树大招风，永嘉镖局声誉甚隆，垮得也惨，三月前被一群不明来历的高手午夜袭击，永嘉镖局的招牌也被人取走了，镖师们死伤极为惨重，不得不关吉大门。事发那天，镖局主和总镖头双枪客余化龙，也在剑门关南面三十里，周上一群功力奇高的蒙面人，将保了十万纹银的一票红货劫走，两人也身受重伤，几乎一命呜呼。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五行剑不是善男信女，朋友众多，不消多久，便查出是龙虎风云会所干的好事，用意是要将永嘉镖局的英雄们一举赶出川陕。

五行剑知道川陕已没有他容身之地，倾家荡产赔镖之后，远走他方，隐姓埋名暗中侦查龙虎风云会的动静，出没在湖广河南一带，静候重振声威的机会到来，一面连络良朋好友，置下眼线，监视著各地龙虎风云会的走狗爪牙，徐图报复。这次在河南碰上了白衣神君，两人原是旧识，他向白衣神君打听龙虎风云会的消息，白衣神君也向他询问四川的动静，并问及缥缈仙子的消息，他将四川最近的形势说了，却不知任何有关缥缈仙子的消息。两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结伴南行，途周隐叟邓公明说及中侮图谋麒麟山庄的大计，白衣神君闻言吃了一惊，便和隐叟五行剑三人奔向昭潭，和天玄剑*同前往。

回春居士克期赶往昭潭，可是，天玄剑却不在家，隐居处虽有不少朋友，但却作不了主，于是，由天玄剑的好友风雷蛇神主持大局，派人火速前往衡州府催请天玄剑，一面星夜召集在附近隐身的朋友，因此晚到了一天，到了洞庭王约定的会合处，方知大事不妙，中海已经按期前往麒麟山庄闯向龙潭虎穴。看了己方的人手，天玄剑焦急万分，假使想倚仗区区百余人梗攻山庄，胜算不多，极为渺茫的。幸而同来的湖广名武师铁掌熊坤，早知官兵要大学进攻麒麟山庄，捉拿殴辱王府中官，恐吓王爷的要犯，熊武师与武昌府的名巡捕干坤一尺何凤有深厚的交情，立即建议由他出面出引官兵进袭，内外呼应。洞庭王在半年前便派有人在这儿伺探麒麟山庄的举动，对山庄的署了如指掌，立即分头行事，总算赶上了。

由于中海和素素在庄内造成纷乱，而且有吴玄霜姑娘暗中相助，引走了金花五娘等大群高手，让天玄剑一群人得以从容入庄，更有官兵在外惊散风云会的恶贼，一举摧毁了麒麟山庄，不啻给予龙虎风云会一次致命的打击，以最少的代价，铲除风云会的外主坛，众人万分兴奋。这一记沉重的打击，不仅等于是于在龙虎风云会的凶焰上泼了一盆冷水，更鼓舞了那些人人自危的江湖群雄，不再畏惧，敢于挺身而斗了。

唯一遗憾的是，隐叟拷问了三名恶贼，却无法查出乃弟邓公皓的下落。

看看天色发白，舟群以奇快的速度航行，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驶出汨罗口，以免引起注意。

中海身负轻伤，但他不在乎，将别后的经过一一说了，然后告辞返回内舱。

众人知道他的大事待理，不再打扰，仅由横江白练跟他进入舱内。

内舱点起了灯火，一名洞庭王的手下将仍在昏迷的双头蛇松了手脚的绳索，然后含笑告退。

中海拉脱双头蛇的左右肩关节，拔一把飞刀在手，向横江白练行礼道：“梁兄久走江湖，见闻广博，等会儿小弟拷问这恶贼之际，还得借重梁兄的鼎力，辨这家伙的话是否真实。”

横江白练在一旁坐下，笑道：“老弟请勿见外，兄弟当效微劳，知无不言。”

中海用推拿术弄醒双头蛇，在一旁坐下，冷冷地注视著神情渐清的双头蛇，一面用飞刀徐徐修脸飞刀叉口锋利异常，可作剃刀使用。

双头蛇完全清醒了，想用手撑起上身，可是双手不听指挥，一动之下，脱臼处奇痛澈骨。“哎！”

惊叫出声，腰部一收，坐起了。

他看到火焰轻摇的风灯，更看到脸色阴沉用飞刀刮脸的中海，也看到含笑而坐的横江白练，只觉心中一冷，一道寒流从尾闾上升，直透泥丸宫，抽口凉气骇然问：“这……这是什么地方？”

灯光微弱，敢情他还没有看清中海的脸容呢。中海哼了一声，阴森森而毫不带感情地说：“这是汨罗江，你身在船上。”

双头蛇看清了中海的脸容，大惊道：“你……你……你……”

“我，大地之龙。”

“我落在你的手上了？”

“大概是吧。”

“阁下将陈某擒来，有何用意？”

“有公私两樁事，向尊驾请教。”中海仍然冷森森地说，将飞刀举至口边，吹口气吹掉刃口上的积垢，状极悠闲，其实他心中恨极，仇恨之火早已在他心坎里熊熊燃烧。

双头蛇把心一横，撇撇嘴冷笑道：“阁下，你决不能从陈某口中间出任何事来。”

“真的？”中海若无其事地问，歪著脑袋用刀刮耳根上的汗毛，半躺在舱壁下，似乎对迫供的事毫不在意。

“陈某是外主坛的番堂执法，多大的风浪没有见过？刀山油锅家常便饭，何所惧哉？”双头蛇傲然地答。

“哦！难怪你如此冷静了。老兄，你是外主坛执法，那是说，你老兄是执刑的人罗？请教，你曾否受过刑？我想你不曾受过，不然不够格荣任番堂执法，老兄，据我所知，执刑与受刑完全是两回事的，那种滋味可是完全不同呢！”

“除了要陈某死，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在下并不希望你死，不过，要是你自己嚼舌自杀当然又另当别论。”

“笑话，陈某早晚要死，但决不自杀。”

中海开始刮另一边面颊，仍然若无其事地说：“在下知道你有种，够英雄。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咱们先公后私，有几件事向你老兄请教。”

“陈某拒绝回答。”双头蛇顽强地答。

“老兄，贵会主到四川有何贵干？”中海问。

“哼！”双头蛇用冷哼作覆。

中海向横江白练扫了一眼，说：“梁兄，请向船家讨一碗浓盐水来应用，

有劳了。”

横江白练应喏一声，向后峭走了。

双头蛇双臂脱臼，但双腿仍然可用，猛地一蹦而起，要向后峭逃命。

中海左腿猛勾，勾住了双头蛇右脚踝，右腿一踹，踹中双头蛇的右脚迎面骨。

“哎呀！”双头蛇狂叫，仰面朝天直挺挺地仆倒，“砰”一声摔倒在舱板上。

中海仍然在刮他的脸，泰来自若地说：“坐起来，老兄。”

双头蛇挺身吸腹坐起，突又向后舱门飞跃。

中海用口咬住飞刀，站起伸手抓住双头蛇的肩膀向后一带一扳，接著双手出如电闪，“拍拍”左右齐扬，左右开弓就是四记阴阳耳光。

“啊……”双头蛇狂叫，口中血出，“砰”地一声重重摔倒。

中海仍在原处坐下，若无其事地说：“老兄，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要是让你跑了，岂不成了笑话么？老兄，别把我大地之龙看成了废物好不好？”

横江白练提著一个小木桶入舱，笑道：“半桶水，放了一斤盐，船家可真大方。”

中海将飞刀插在舱壁上，站起说：“梁兄，这位老兄相当顽强，咱们先绞寅他的手脚，再好好地伺候他。”

两人捉小鸡似的，将双头蛇的手脚分别用牛筋索绑牢，四面张开，拴牢在壁柱下，双头蛇仰面朝天躺在舱板上，成了个大字。

中海拨回飞刀，剥掉双头蛇的上衣，将刀在双头蛇的肚皮上磨了磨，笑道：“听说，贵会的酷刑可令草木悲泣，土石号哭，可能极尽残忍酷毒之事，在下真向往能有大开眼界的一天。在未领教贵会酷刑之前，恕我孤陋寡闻，只能用最简陋的刑法向你老兄请教了。”

“千刀万剐，大爷誓不皱眉。”双头蛇大叫。

中海的尖刀开始在双头蛇的肚皮上爬行，刀尖滑过处，血流如注，一面笑道：“老兄，也许不止千刀呢。我这儿先替你划出一寸见方的小创，慢慢将皮剔出，然后用盐水洗净血迹，再剔另一块皮。老兄，每次我只剔一寸见方，你何时愿意回答，只须吩咐一声便成，我从肚腹向下剔，虽然得花好半天功夫方能将下身的皮一寸寸剔出，但在下宥耐心。梁兄，盐水。”

剔出一寸皮肤，双头蛇咬牙切齿，果然不发出任何声音。但盐水一下，他浑身抽搐，肌肉猛烈的痉挛，久久方暴出一声凄厉地狂叫，拚命挣扎。

“英雄些，老兄，我要割第二寸了。梁兄，找块布堵住他的嘴，他叫得大难听，别让人误会咱们在谋财害命。”中海若无其事地说。

横江白练刚撕下一块布，双头蛇狂叫道：“住手！住手！我……我知无不言。”

中海淡淡一笑，割断他双手的牛筋索，让他坐起来，说：“熬刑对你没有好处的，老兄。说，贵会主到四川有何贵干？这位横江白练老兄是位老江湖，贵会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神目监视下，你老兄最好少耍花招，免得皮肉受苦。在下反对施用酷刑，但对你这种人又另当别论，不然便会上当。请记住，在下要的是实情。”

双头蛇痛得脸色发青，久久方用近乎虚脱的声音答：“听说是到城都府去对付一个隐世高人，至于那人是谁，连内外坛主也弄不清。会主的行踪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神出鬼没不可臆测，在下怎知内情？”

“昨晚庄中有一个蒙面人，两位主坛主对他十分恭敬，那人是谁？——”在下的确不知，只知他带来不少横行东海水性高明的人，不时莅庄传达会主的手谕，口口声声称奉会主法旨传论坛主行事，他的身份只有两位坛主知道。”

“阁下见过贵会主么？”

“见是见过，但整个人里在一袭奇异罩形怪袍中，只露出一双眼睛，连男女也难以分辨。”

问了一连串问题，可以说未获任何答案，中海有点冒火，沉声道：“阁下，你似乎不愿吐实，隐满了……”天哪！”双头蛇竭力大叫，又道：“这些事全是本会机密，我一个香堂执法位卑人微，如何得知？即使你能将成庄主擒来拷问，他也无法说出真象。也许成庄主知道得多些，但也决不会知道会主在成都的行事。本会的弟子，严禁打听本身以外的会中事务，不然必被处死。在下只是香堂的执法，只知奉命治会中失职或犯过的人，审间定罪则由八名香主负责，我能知道些什么？”

横江白练摇摇头，沉重的向中海道：“老弟，他的话不假，要查出该会的内情，恐怕除了擒住昨晚那位蒙面人之外，即便是抓住玉麒麟，也所获有限。”

中海只好罢休，吁口长气继续问：“好，先公后私，咱们论私事。老兄，你可认识平邱集的邱大爷？”

双头蛇略一沉吟，迟疑地说：“他……他……不错，在下认识。”

“他的真姓名叫什么？”

双头蛇已知道小襄王在平邱集的事，中海便是在平邱集和小襄王较技的，不敢隐瞒，只得责说：“他姓牟，名子秋，绰号叫虎爪追魂。”

“你与他交情如何？”

“早年的同道，一度交情不薄。”

中海点点头，冷静地说：“唔！你还算坦白。”

横江白练接口道：“这家伙和虎爪追魂一在湖广，一在南京附近做案，晚年是有名的独行大盗，确有一段时期走在一块儿狼狈为好。”

“你老兄曾和虎爪追魂在湖广做过案么？”中海继续问。

“做是做过，但记不起来了。”双头蛇直率地答。

“在下从平邱集来，虎爪追魂曾经说过，他和你在道州合夥做案时，你吞没了一些赃物……”

“胡说！”双头蛇叫。

“且慢暴躁，老兄。虎爪追魂临死前，要我追查你吞没花红的罪行。你也许知道，在下是虎爪追魂以重金礼聘的打手，交情不薄，他临死的遗言足以信赖，他说……”那狗东西死有余辜。”双头蛇怒叫，叫完气愤地说：“那家伙狗屁不如，志恩负义，居心叵测他血口喷人。他怕死，改姓埋名做土豪，却怕一千同道们揭他的底，因此千方百计地暗算那些早年知道他底细的同道，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要不是我已投身龙虎风云会，他早就设法除掉我了，我记起来了，在道州我曾和他做了一趟买卖，他指的一定是这件事？”

“不错，是杀人灭门的案子。”中海强按心潮冷静地答。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只给他不及应得报酬的一半。”

“见鬼，那次做案，需要四个人，我到手五百两黄金，给他三百两，叫他多找一个帮手，接成数我没多拿一文，他怎能血口喷人？哼，他怕我揭他的底，所以临死也放我不过，你怎能信他颠倒黑白的一面之词？”

“你老兄的话，也同样是一面之词，难以取信，在下必须求证，方可决定谁是谁非。你说，谁给你五百两黄金，何人可证？”

双头蛇不知道自己已上了钩，气愤地说：“九阴吊客屈长华给我的金子，你何不去问他？”

中海心中狂喜，但神色不变，沉著地问：“九阴吊客是什么人？目下在何处可以找到他？”

双头蛇摇摇头，说：“听说他也改了名换了姓，不知目下……”

横江白练接口道：“目下他改姓曲，名嘉荣，在黑旗令主手下任事。”

“谢谢你，梁兄。”中海仰天吁出一口长气，衷诚道谢。

“何不问问他谁给金子给九阴吊客的？”横江白练说。

双头蛇摇摇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九阴吊客和我打交道，按规矩我不能过问，这是行规所以虎爪追魂找来的帮手，我也不问他是谁，在下所说决无虚言，你不信也就罢了。”

中海脸色变了，压抑了许久，他忍不住啦，切齿道：“在下知道你的话可信，你这该死的畜生！”“你……”双头蛇发觉不对，心惊肉跳地叫。

“我，我杀了虎爪追魂。”中海厉叫。

“为……为什么？”

“为什么？以血还血，我向他索回血债。”

“血债？”

“是的，血债。”横江白练答，又道：“龙老弟今晚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却只将你带出来，原因也就在此。”

“这……这……”双头蛇心胆俱裂地叫。

“那次你们做案，苦主是谁你知不知道？虎爪追魂找来的人，叫鬼眼丧门陶宣。”中海大叫。

双头蛇惊出一身冷汗，脸无人色地说：“你……你杀了海宇五雄，鬼眼丧门是五雄的老三，你…你……”

“苦主姓龙，恶贼，你还不明白？”

双头蛇如中电击，绝望地说：“果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血债血偿，在下认命。杀人也过头点地，不必过份，给我一个痛快。”

中海掂起飞刀，切齿叫：“你动手行凶时，刺了多少剑？”

“九阴吊客用途烟将人薰倒，我何必多费劲？只刺了一剑，由虎爪追魂分的尸。”

“哼！你只刺了一剑？你撒谎！”

“要不是那位老人家还未完全昏迷，仍能出声厉叫，在下连一剑也不想下手呢。我和九阴吊客同时出手，他反而多刺了几剑。”

“好，给你一次痛快。”中海厉声说，声落，飞刀徐徐插入双头蛇的心口。

刀找出时，双头蛇浑身抽搐，创口鲜血激喷，喷得中海成了个血人，然后惨号一声，躺倒在舱板上扭动。

中海丢掉飞刀，跪伏在血泊中，以手掩面喃喃低语，低头饮位，语声模糊难以分辨字音。

横江白练挟了双头蛇的尸体，出舱而去。

前舱奔入素素姑娘，她目光隐泪，依在中梅身旁，垂泪柔声道：“大哥，请节哀。伯父母在天之灵庇佑，得以轻易地将仇人擒来，相信元凶不日定可授首，大哥应该欢喜才是。”

中海久久方抬起头来，一字一吐地说：“素素，谢谢你的关心，虎爪迫魂临死前，说出曾听双头蛇叫唤屈兄，这是说，双头蛇所说的九阴吊客是第一个主凶。但我家世代行医，与江湖人毫无往来，怎会与九阴吊客结怨？”

这时，横江白练已将双头蛇的尸体丢入江中，回到舱内，接曰道：“九阴吊客是江湖独行巨魁中最为凶狠的恶贼，艺业已臻化境，平生杀人如麻，满手血腥，极少在一地做案两次以上，做案不见血决不罢手。按理推断，令尊既是数代行医的仕绅，从前又未发生被劫情事，自不会与九阴吊客有恩怨牵缠的仇恨。九阴吊客既然是独行大盗，怎会大方得用五百两黄金找三个帮手？那恶贼极为自负，找帮手出重金的举动，都反常得超出情理之外，确是怪事。”

中海一面脱去沾满血迹的上衣，一面咬牙道：“九阴吊客只是为钱而杀人的凶手，真正的主凶另有其人。在我离开家乡之前，已经料到行凶的四凶手必是被人用重金收买，主使的人不但财足，而且可买通官府收买大盗，定不等闲。”

“如按双头蛇所说，九阴吊客可能有五百两金子的花红，以千两黄金杀两个人，花红之重，决非平常人所可辨得到的。老弟，想想看，贵地有财有势的人，谁与令尊有仇？谁可以一次拿出两千两黄金？令尊逝世，又有谁能够得到好处？”横江白练稳重地问。

中海不住摇头，困惑地说：“这些事愈分析愈令人迷惑，理不可解。先父一生中，不要说与江湖中人毫无牵连，甚至在乡中亦未曾和任何人红过脸，没有理由引来杀身之祸。敝乡有钱有势的人为数不少，泰半与先父薄有交情，这些人士大多是殷实的农家，想一次出卖一二千两黄金，恐怕难似登天的。先父死后，遗下的田地已被没收入官，然后由敝村的人出资篋足百余两银子赎回，交由村中父老保管，希望送给我刑满返乡耕种度日，没有人可从中获得好处……”

“道州官府中的人，与令尊是否有怨？”横江白练抢著问。

中海如梦初醒一蹶而起，大叫道。“有了，我忘了那狗官。”

“谁？”

“九年前道州的知州，狗官林必达。”

“他与令尊有仇？”

“很可能。九年前，那狗官设宴招待所属各县的知名仕绅，先父亦曾应邀赴宴。听说狗官向宾客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先父曾经断然的拒绝，闹得不欢而散。是他，那狗官，只有他才能有此能力，灭门令尹古有名训，改称灭门知州有何不可？”

“老弟，冷静些，再想想看。”

“是他，我得找他算账。”

“那狗官目下何在？还在道州么？”

中海颓丧地坐下，摇头道：“就在那年年底狗官就被调走了，听说他派人进京活动，高升府台，是那一府却不知道了。”

“如果是他主使，他走不了的，咱们可由官府中打听出他的下落来。老弟，这是一条线索，但在未抓出真凭实据之前，不可贸然打草惊蛇。”

“我会甚重其事的，目下先找到九阴吊客再说。”

“大哥，九阴吊客既然在黑旗令主手下，你打算去找他？黑旗令主已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他的手下全是些忠心耿耿敢于拚命的弟兄，不像玉麒麟成老贼的党羽是些乌合之众，你找他的弟兄报仇，他不会容许你为所欲为的，所冒的风险，表面上看去似乎比袭击麒麟山庄容易，其实却危险的多呢。”

素素忧于形色地说。

“任何凶险也止不住我，黑旗令主手下还有安庆双丑，也是线索之一，我必须找出这三个人来。”

中海断然地说。

“安庆双丑已经死在濯马庄牧场了。”素素失望地答。

“怎么回事？”中海惊问。

素素将和小甬人妖杀安庆双丑的经过说了。中海的剑眉紧锁，忧形于色地说：“这么说来，九阴吊客已经成了唯一的线索了。唔！听你说来，二丑仅是去掉一层头皮而已，他那种货色，丢掉头皮是死不了的，我还有希望。”

“大哥，我和爹说去，由爹出面讨取九阴吊客……”

中海摇头拒绝，抢著说：“不可能的，黑旗令主决不会卖伯父的账，甚至会向伯父大兴问罪之师风云会的人早已暗中把持了黑旗盟，黑旗令主身不由己，他不可能和伯父打交道的。再说，黑旗令主如果肯将人交出，他的黑旗盟必将众判亲离，人人自危，不遣自散，谁还愿替他卖命？”

“他要是肯……”

“素素，你是不是想要伯父卷入我这个人仇恨的漩涡？伯父今后必须奔走江湖，攘臂而起结合武林豪杰，和龙虎风云会作殊死斗，假使他卷入私人仇恨的漩涡中，谁还敢信任他？这件事不必说了，我自宥主意。”

天色大明，二十余艘快舟在浩瀚的湖面，风浪愈来愈大，船行奔腾跳跃，水声如雷，直至黄昏将至，船进入一望无涯长满芦草的港汊中，方始回复平静，风浪渐止，船行似箭。

到了洞庭王另一座秘密水寨，当晓堂开盛筵，十分热闹，中海受到英雄式的欢呼招待，喝了不少酒。

一住三天，中海和横江白练秘密商定了今后的行亭大计。他深知横江白练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见多识广胆识高人一等的朋友，要求横江白练助他一臂之力，横江白练毫无难色地慨然答允，暗中准备一切。

天玄剑与洞庭王之间，这三天也展开了长谈。天玄剑已自爱女的口中，知道中海对洞庭王的强盗生涯甚不谅解，便婉转地劝洞庭王金盘洗手，改头换面做人，做强盗终非了局，已成家宥儿有女的人了，更不该迷恋其间。他说得根委婉，向洞庭王问金银两凤为何要在江湖上历风险？有多少日子是在水寨中过的？显然两女年事渐长，已可明辨是非，不愿在水寨中与强盗为伍，欲到外面自创天下。

为父母的人，如果得不到妻儿的敬爱，既不能光宗耀祖，又不能替儿女获取足以抬头挺胸光明正大做人的家声，即使自己风光一世，又有何用？洞庭王有点动心，但表示不宜操之过急，必须妥善安排，希望在短期间替手下的弟兄们加以妥善的安置，深信不久当可办妥。

必于金盘洗手改邪归正的事，洞庭王不是没考虑过，只是身为水陆绿林盟主，他不得不慎重其事的，千头万绪，困难重重，祇要稍一大意，必致遗患无穷，总不能说散就散，上千个强盗，都是些亡命之徒，如不妥加安排，

流散在外那还了得？岂不适得其反，为害更烈？

自从水寨被焚之后，他的确动了急流涌退的念头，内部已被人渗透，动荡不安，外则宥官府的鹰犬横伺，有白道的英雄伺机而动，更有黑道龙虎风云会的进迫，处境日渐艰难；假使他撒手不管，手下的弟兄必被龙虎风云会利用，后果可怕极了，他不得不硬起头皮撑起风雨飘摇的局面。经天玄剑的劝说，死去的洗手念头又从新复活了。

为了这事，两人将中海找来商量。中海曾经在草洲头一带，看到湖岸渔材生活的情景，他的想法很简单，认为陆路强盗可以在附近落业，水路的人当然倚水打渔为生，暗中仍可组织起来，以便应付官府的欺压和外人的欺凌，不打家劫舍，同样可以安居乐业，比做强盗光彩得多，他不相信渔米之乡的湖广，养不活他们千余名洗手改邪归正的强盗，只须在安置时多替手下的兄弟张罗，以水寨的雄厚财力，辨起事来当无困难。

洞庭王根豪爽，他答应慎重其事地去辨，等到龙虎风云会瓦解，去掉凶险的大敌，他郑重的保证将以大公无私的信心，以所有的财力去安置手下弟兄，目前的局面，聚则生存散则覆灭，一切须待强敌败亡后再言其事。

这天午间，洞庭王请来了回春居士，在室中置酒长谈。

中海却在昨晚写好两封书信，塞在枕下，约了横江白练出游，架了一叶扁舟，向南走了。水寨的弟兄知道横江白练水性了得，不虑意外，中海又是寨中的贵客，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更用不著耽心的，任由他们架舟出游。

花了一昼夜的功夫，小舟到了湘阴口，两人弃舟登路，带了藏在舱下的兵刃和包里，悄然走了。

回春居士在未牌初离开了洞庭王的居室，心事重重地走向宾馆。

宾馆中，住著天玄剑、白衣神君等三十余名好友，午餐刚罢，好友们在客厅品茗，商讨今后的行止。

天玄剑听说中海和横江白练外出游湖，未加注意，安心地和朋友们商谈，回春居士进入厅中，见众人正肃容相商，只好也在一旁坐下，不时向天玄剑身旁的素素注视。久久，他悄然到了素素身后，低声道：“素丫头，何不去找禹姑娘消遣去？这些枯燥无味的事，不听也罢。”

素素聪明透顶，扭头笑道：“老爷子，是要将素儿遣走么？”

回春居士挤出一丝笑意，笑道：“丫头，你可真是个鬼精灵，要不要我赶你走？”

“嘻嘻！不必赶，走也。”素素矢著叫，一溜烟走了。和这些老前辈们在一处商讨大事，她确是不耐烦，乐得一走。

回春居士冲著她的背影摇摇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群雄商议的结果，决定目前时机未至，不可公然出面，须著手暗中策反，剪除龙虎风云会的羽翼。

既然龙虎风云会的解药有两层，策反时只须预先告知服药人留意，必可破解龙虎风云会控制人的恶毒阴谋。

他们决定了四项大计，一是派人策反，二是派人与吴玄霜取得连系，查出大巴山内主坛的所在地方，以便加以铲除。三是火速传信给其他朋友，希望在百日之内，到夷陵州聚会，准备火攻大巴山内主坛。其四是龙虎风云会既公然诛杀各地不听命的武林朋友，咱们何不秘密铲除他们设在各地的分坛？唯有予打击者更凶狠的打击，才是治本良方。至于长春子和毒娘子则留交中海应付。从中海口中，已知蒙面人定是湖海散人，那家伙已练就

了七成火候的罡气，能克制他的人亦难料定。由此推论长春子必定更为高明，恐怕目下武林中已没有人可以就制他了。因此，必须派人寻找当年三大高手四绝秀士和缥缈仙子出面。同时，找一处清静所在，让中海完成百日之功，练成两仪心法，期能有成以便对付长春子师徒。

未来的行动就此决定，仍由白衣神君负责寻找缥缈仙子，由风雷蛇神前往大峪山，请大峪山主将他的岳父四绝秀士请出挽救江湖大劫。天玄剑则奔走江湖，号召武林高手共挽狂澜，并相机袭击各地分坛。回春居士则伴同中海至昭潭练艺，并为其护法。预计百日之后，众人在夷陵州聚会，前往袭击大巴山龙虎风云会的内主坛。

分派停当，回春居士示意天玄剑出外一谈。两人到了内室，天玄剑落坐笑道：“宪老，你似乎心事重重哩，有事么？”

回春居士注视著他，叹口气问：“施老弟，我有事请教。”

“呵呵！，宪老，你为何用这种怪眼神看我？”天玄剑笑问。

“你说，中海为人如何？”回春居士正色问。

“了不起的好孩子，你怎么啦？”

“你对他的日后安排了么？”

“呵呵！。我会替他打算的。他的官司想洗雪已是不可能，但只须改个名就行，替他弄一张路引不会有什么麻烦，日后叫他到江西天玄小筑找我，在江西落业有何不可？”

“哦！。你是不是一厢情愿？问过他么？”

“不曾，我想他不会拒绝的。”天玄剑甚有自信地说。

“不见得吧？”

“他和小女极为投缘，素丫头已探过他的口风，他……”

“老弟，你的意思是说，令媛也对他投缘罗？”

“小女儿的事，怎瞒得了旁观的人？呵呵！”天玄剑笑答。

“哦！。老弟是否想作泰山丈人？”

天玄剑袍拳笑道：“小弟正想请老哥作媒人，怎样？”

回春居士苦笑摇头。

“怎么？老哥有何疑难？是关于中海的事么？”天玄剑吃惊的追问。

“正是有关他的事。”回春居士神色肃穆地答。

“有何瓊现？难道他……”

“中海本人并无可疑之处，麻烦的是洞庭王。”

“洞庭王？他怎样？”

“午间他请我作女方的大媒……”

“呵呵！。好极了，那么，我先谢谢你。”天玄剑开心地笑。

回春居士笑了，摇头道：“他所说的女方是指他自己。”

“什么？”

“他要将次女银凤许给中海，怎么？你笑不出来了吧？”

天玄剑果然笑不出来了，久久方说：“中海对强盗世家不感兴趣，那怎么成？”

“但洞庭王可以洗手，他已经表示了。”

“那……”

“老弟，你肯放手么？”

天玄剑先是摇头，最后叹口气说：“这件事确是麻烦，我看，还是任由

小女儿作主好了。”

“中海不会答应的。”回春居士沉重地说。

“那也是不能勉强的事。”

“但万一洞庭王因此事不偕而迁怒中海，后果可怕哩！”

第十一章

到了村南，松林前道路一分为二，迎面竖了一座将军箭似式的村名兼指路碑，上面刻著“松林铺”下面两行右是至“广安军”，左是“至果州”。不须看斑斓的石迹，便知这座石碑年代久远，当是两百余年前的古董，都是大宋皇时的地名。

日下，广安军已改为广安州，果州已改名顺庆府，经历了三个朝代，石碑仍指引著未来的子民，令人看了，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

但中海却不知这些逝去的历史变迁，吃了一惊，说：“怪事，我怎么跑到岔路上来了？没有路通顺庆哪！”

他不知该走那一条路，往回走又心有未甘，正在委决不下之际，左面的小径出现两个人影，是两个村夫，正低声争论看向这儿是来。

“问问他两人，便知我跑了多少冤枉路了。”他想，便在三岔路口相候。

两村夫接近至十丈内，发现前面有人，停止了争论，仍向前走，用好奇的目光不住的向中海打量著。

中海等两人走近，抱拳行礼笑道：“两位兄台请了。”

两村夫赶忙回礼，一个讶然间：“咦！你哥子有何贵干？”

“在下迷了路，特向两位请教，请问有路可以到顺庆府么？”

村夫用手向身后一指，笑道：“这条路就是到顺庆府的大路，还有两百多里。”

中海向石碑一指，迷惑地说：“咦！碑上不是刻著到果州么？这……”

“果州就是顺庆府，改名改了百年多啦！”

中海恍然大悟，摇头苦笑道：“改名改了百多年，贵地这块路碑也早该换了。”

村夫耸耸肩，笑道：“谁知道日后那一天又要改名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有那些闲功夫去换石碑？哥子，出门人路挂在口上，像这种指路碑是有点靠不住的。换朝代得改名，换了个雅兴不浅而多事的官儿，恐怕也得改，有时改得连土生土长的人也莫名其妙，常会一问三不知呢。”

“哦！原来如此。请问，到定远还有多远？”

村夫向远处枯黄的山岭一指，说：“就在山底下，快了。”

“谢谢两位指点，有劳了。”中海行礼道谢，便待赶路。

村夫回了礼，叮咛道：“这条路往北一带不好走，还有十来里方能到达，近来四郊不安静，城门关得早，如果没有要紧的事，用不著赶，在敝村住一夜，比冒险入城要好得多。”

“不安静，兄台是说有强盗？”中海问。

“差不多。”村夫一面走一面答，向南走了。

中海不怕强盗，只怕迷路。这条所谓大道，大得只能容下两人并肩而行，岔路多，行人少，只能凭经验方能分辨出正路来，假使碰到分通两处大邑的岔路而又找不到指示路向的人，失途走冤枉路并非奇事。村夫说道路不静，行旅必定稀少，恐怕连问路的人也不易找到。他心中略一思索，便决定在松林铺投宿。

松林铺不大，约有百余户人家，看情形不富裕，全是些两进院木造房屋，但环境清幽，村中的街打扫得十分干净，零星散布著一些小花园。显然，这座村虽不富裕，但村民定是勤奋进取的好弟子。

村四周有松林围绕，巨大的苍松气势蓬勃，周围计有数千株古松，每株皆粗如桌面，冷日松针不凋，罡风掠过松林，声如万马奔腾。

进了村，每一家大门皆闭得紧紧地，只以偏门出入，迎接他的是一群不怕冷的村童，和大群狂吠的狗。

这种村是不会有客店的，他向前走，在村北一幢门口种有两株扁柏的农舍站住了，伸手轻叩院里的门。

叫门声刚落，里面狗吠声不断传来，有个洪亮的声音问：“谁呀？”

“过路的人，打扰府上了。”中海朗声答。

院门大开，先窜出两条大黄狗，接著是个廿来岁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喝退了狂吠的狗，略一打量中海，闪在一旁伸手虚引笑道：“请进，兄台想必是从远道而来的客人。”

中海说声打扰，踏入院门站著道：“兄弟来自湖广，到顺庆府探亲，途经贵地，听说前面道路不静，欲借宝宅借宿一宵，倘请兄台俯允。”

青年人领先而行，笑道：“兄台客气了，请随我来，只是寒舍狭窄，恐怕招待不周哩！”

进了院子便是正屋客厅，厅堂不大，有左右厢房，从后厅可看到里面的穿堂，看不到天井，厅中的家俱，全是古朴的木制桌椅，中间设了一个炭火熊熊的大火盆，四张小矮凳绕盆排列，只坐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后生。厅门掩上，温暖如春，只是光线暗淡了些，光源来自门两侧的小形明窗。

小后生相貌清秀，脸型有八分与青年人相像，见客人入室，赶忙取来茶杯，用火盆旁冒著水蒸气的大锡壶泡了一杯香茶，用托盘奉上笑道：“大叔，请用茶，坐下来爰暖手。”

中海心中暗暗称奇，这家农舍弟兄两人不但好客，而且应对不俗，委实难得，这说明了两人都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人。他放下包里，接过苦笑道：“谢谢你，小弟弟。”

青年人拖过一张矮凳，笑道：“请坐。敝姓罗，小名志超。这是舍弟志群。”

中海在矮凳上落坐，说：“敝姓龙，名海，湖广人氏。哦！爱上似乎甚是冷清哩！”

“我兄弟两人，只有老母在堂。”

中海站起道：“兄弟该向伯母问安，可否请伯母出堂？”

志超摇摇头，说：“家母偶感风寒，不宜走动，龙兄不必客气。”

正说间，院门发出几声巨响，有人在外面捶打著沉重的院门。

“他们来了。”志超木然地说，笑意在脸上迅速地消失。

志超拉开厅门，喝退黄狗，大声问：“谁呀？”

猛敲院门的人停止敲击，有人大叫：“开门，志超弟。”

志超踏出厅门，扭头向中海道：“对不起，兄弟失陪。小弟，陪客人到西厢房安顿。”

中海随志群进入西厢房，志群一面向他张罗火盆衾被，一面留意外面的动静。

中海也一面整顿行囊，一面倾听外间的动静。

志超接入三个村夫打扮的中年人，四人在火盆旁落坐。一名村夫不住的搓手，呵著气说：“超弟不是愚兄无情无义，事实是愚兄力所不逮，爱莫能助。目下阎大哥兄弟来了，你我三面对证，将账转过，先看看这张转契，愚兄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了。”

他将一张画了押按了指模的契约交到志超手中，志超略一流览，递回说：“事已至此，五哥，我不怪你。田契你可以交给阎兄，一句话，元宵节过后，我卖家产还债，不足之数，小弟另外设法还清人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小弟不是赖账的人，只请阎兄宽限些时日。”

左首的中年人暴眼一翻，冷笑道：“罗志超，你放明白些，在下是城里人，来一次不容易。告诉你，三天后我再来，有钱万事皆休。”

志超神色冷静，沉著地问：“如果没有呢？”

“田地房产立即移交。”

“好，给你。”志超一字一吐地答。

“还有余数六十两。”

“抱歉六两我也拿不出来，请宽限一些时日。”

“不行。”

“但……我确是一文不名。”

“你不是还有个弟弟么？”

“不错，你的意思……”

“叫令弟到咱们老爷家中作押。”

志超倏然站起，无名火起，大叫道：“姓阎的，你未免欺人太甚。”

姓阎的阴森森站起，拉开袄襟前襟，露出里面腰带上的一把连鞘匕首，双手叉腰冷笑道：“小子刚才可是你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也好，房地产也好，我家老爷并不稀罕，要的是钱，本利白银二百两，拿来。”

志超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吁出一口长气说：“三天后你再来，都给你。”

阎家兄弟站起往外走，在厅门扭头阴笑道：“所欠余的六十两，大概你是想向贵村的族中父老设法张罗罗？但没有用，你还是死了这条心算了，年关将到，谁愿意将银子借给一个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地之人？哈哈哈哈哈！”

在狂笑声中，两人出门而去，志超闭上眼，久久方吁出一口长气，胸口不住起伏，张开双目，向缓缓站起的五哥冷冷一笑，沉痛地说：“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你串通外人，谋夺本村的田地，出卖族中弟兄。告诉你，我家是族中大房，也是最先倒霉的一个，不久之后，松林铺将不是我们姓罗子孙的产业，将是阎老狗的囊中物，你所得的好处，也必定一一吐出，除非你甘心做老狗的奴隶，不然你定将无法在这儿立足，信不信由你，你请吧。”

五哥站起来伸伸懒腰，冷冷地说：“超弟，听我说……”

“不用说了，你以为我是死人么？家母久病在床，我向族中各房所借的银子，所有的借据都到了你的手中，先是索取田契，再是讨取房约，然后转至阎王爷的恶奴手中，这种比青天白日还明白的事情，我再笨也看透啦！人说胳膊不会往外弯，你却连腿也向外弯了。你给我滚，不然你休怪我手脚无

情。”

志群咬牙切齿的抓起墙角的一把猎刀奔出了厢房。

“不许撒野，小弟。”志超大叫。

志群丢掉刀，咬牙切齿地向五哥骂道：“五哥，畜生也比你高贵万倍，你要不被天打雷劈，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

后厅门出现了两个人影，虚弱地声音在厅中颤动：“儿呀，你怎么敢目无尊长？”

五哥扭头一看，撒腿便跑。

志群一双大眼瞪得大大的，不让泪珠滚下眼眶，说：“妈，群儿错了。”

后厅门口，一个村姑打扮年约十七八的少女，眼泪汪汪的扶着一个气息奄奄的中年妇人缓缓出厅来。志超兄弟连忙赶前扶至火旁坐下。

“妈，您老人家怎么出来了？”志超含著眼泪低叫。

志群端了张矮凳放在母亲身旁，向少女低声说：“玉芳姐，请坐。三个月来，姐姐替我们伺候母亲，我……”

玉芳挽住他，用手帕替他擦掉泪水，柔声道：“群弟，快别说这些话。姐姐无能，不能替伯母尽力。别哭！唉！姐姐心中多难受啊！”

中年妇人倚在玉芳身上，喘息许久，神色悚然地问：“超儿，你怎样打算？”

“孩儿在这三天中，向叔伯们磕头，借些银子还债。”志超沉重地答。

“我知道，没有人再会借钱给我们渡过难关。”

“孩儿……”

“你怎样？”

志超一咬牙，沉声说：“孩儿已无路可走，明天去投黄老四。”

“畜生！你敢？”中年妇人喘息叫。

志超跪倒在地，垂泪道：“妈，孩儿已上天无路，只好……”

“住口！他那种作恶多端，专作些偷鸡摸狗的事，然后沦为强盗，你……”

“妈，他已经不做强盗了，入了一个什么龙虎风云会，正在西山享福。上月他派人来找我，要我要我……”

“住口！他那种人，不作强盗作什么？龙虎风云会？一听这五个字就不是正路，必是一批歹徒所组成的匪会，自命是龙是虎，想兴风作浪风云际会。畜生，你抬头看看你爹留下的家训。”

东壁挂了一幅立轴，用颜体写了八个大字——“明礼尚义，耕读传家。”

中年妇人泪下数行，颤声道：“难为你了，孩子，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我的病是不会好的，记住为娘的话，为娘死后，便不可教你们了，但你们必须挺起胸膛做人，饿死亦不为盗，为奴为仆也须将债还清，不可存伤天害理之念逃避己身应做的事，谨记罗门家风，不可叫你爹及历代祖先在九泉之下含恨。”

“妈……”兄弟俩哀声叫。

中海站在房门后，他感到眼前一片朦胧，心中叹道：“上天苍苍，何其残忍？这世间好的人太好了，坏的人又太坏，好的人却活该受折磨，苍天如果有眼，岂会如此颠倒是非？鬼神报应之事，实属渺茫，因果轮转前生后事报应的说法，怎能令人心服？谁知道前生的事呢？”

他举步出厅，在中年妇人身侧欠身行礼道：“伯母，小可龙海，从湖广至顺庆府探亲，在府上借宿，多蒙志超兄收留，感激不尽。”

玉芳见了生客，慌不迭转身回避。

中年妇人打量中海片刻，说：“寒门多事，简慢客人了。老身罗氏，只因久病在身未克款待客人尚请包函一二。请坐。”

中海在一旁告坐，打量罗氏的气色，缓缓地说：“小可三代行医，略知医理，伯母可否让小可诊脉？”

“小犬为了老身的病，用重金远至重庆府聘医诊治，百药罔效，唉！恐怕……”

“伯母，请伸右手。”中海抢着说。

中海探过脉息，站起来说声“恕罪”，举手检视罗氏的五官，扣动双手曲池，重行落坐，剑眉深锁。

志超擦净泪痕，满怀希望地问：“龙兄，家母……”

中海抬起头，神色凝重地向罗氏问：“伯母可是感到头脑昏沉，四肢乏力，举动艰难，食少心烦午夜口干舌燥，三两日必有一次腹中绞痛？”

罗氏讶然地点头，颤声叫：“龙爷果是神医，所说皆中。”

“龙兄，有……有……”志超急问。

中海凝规著他，冷静地问：“志超兄，你曾否和人结有深仇大恨？”

志超茫然地摇头，说：“从小到大，我不曾和人打过架。家父在世时，严禁我兄弟与人争吵，一切以忍让为先。忍字心头一把刀，但不忍将是为祸之源，因此……”

“伯母的饮食，病发前由何人治理？”中海转过话锋问，目光射向躲在罗氏身后的玉芳。

志超大惑不解，坦然地说：“家母一人亲理家务，上下无人助理。病发后，后村张家的玉芳姑娘仗义援手，前来照应家母，早来晚归。敝村只有两姓人，前村是罗家，后村是张家，两家世代姻亲，算起来都不是外人。”

“那就怪了。”中海脱口叫。

“龙兄，家母的痛能治好么？”志超焦急地问。

中海点点头，本想说出路源，最后忍住了，说：“三天之内，令堂必起沉疴，兄弟有把握。”

志超拜倒在地，不住磕头。中海一把挽起他，正色道：“不必谢我，你该感谢令堂教诲之恩。府上虽不是名门望族，但礼义家风可矜可夸，令人肃然起敬，天必佑之。”他又转向罗氏，郑重地说：“伯母，刚才志超兄与姓閻的事，小可已经了然。请接受小可的请求，替府上一尽绵力。小可行医济世，但行径怪异，以病家的财富与及为人好恶而定诊金。像伯母这种人，小可不但取分文，且奉送丹药。遇上土豪劣绅，索取必厚，也许万金不治，因此行囊颇丰，区区二百金……”

“龙爷，这……”

“伯母，请放心，小可的金银，敢说每一文皆来得清清白白。”

“但……这……”

“伯母不必固执，当知世间仍有为仗义而疏财的人。”

罗氏热泪盈眶，向志超兄弟叫：“我儿，还不叩谢恩公？”

兄弟俩双双下跪，大拜四拜。中海不敢去扶，恐怕罗氏变卦，受了全礼，方扶起两人，向志超说道：“志超兄，随我取药，伯母须及早安顿。今晚兄弟要与你长谈，以便将病谤澈底拔除。”

他回房取了一颗耳鼠解毒丹，由志超交与玉芳持走，告诉姑娘说可立

即用温汤给老人家吞服。

客房中，灯火明亮，炭火熊熊，两人闭门长谈。中海品茗香茗，低声说：“令堂不是病，而是中毒。如果我所料不差，这事可能与阎家有关，你能将经过详说吗？这件事很重要，我只能救眼前的急事，日后可能有更麻烦的事，不得不防。”

“说来话长……”志超变色地说。

松林铺距县城只有十二里，姓阎的是城中的大财主，横行城厢，武断直曲。这家伙名光，字君祥在这本县的人都叫他阎王而不叫阎光，当面则尊称君翁。

阎光在乡下有良田千顷，农庄设在松林铺的西面，他的田界东起自松林铺西端，西北抵达八里外的西山。志超家的田在村西，与阎家的田相邻，阎王想谋夺这些田地，极有可能。

志超的母亲得了怪病，医生说是风寒。兄弟俩是本村有名的孝子，倾家荡产不惜巨资地远至远处聘请名医，花光了所有的钱财，然后向族中各房弟兄借款，借时立了字据。岂知突变倏生，半月前，长房最好的五哥把所有的字据取到手，说是年关将到，各房弟兄需钱过年，他已借来一笔巨款，替志超还了债，要求立一张借据。志超不疑有他，岂知第三天却带阎家的人上门，说是阎王爷不肯通融，要立即收回这笔借款，一再上门催讨，而且竟以日息一分计算，拖一天便需近三两银子的利息。到今天为止，阎家已准备用武力追索了，以后的事，中海已经亲眼看到了。

中海静静地听完，略一沉吟，说：“听你说来，像是单纯的谋产事件。但这种毒药，只有江湖中善于玩毒的人才有，阎王是不是请有不少护院？”

“是，阎王的农庄，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成群结队出入。”

“你知道龙虎风云会的事？”

志超低下头，讷讷地说：“知道一些，东南黄村有个黄西，三个月前曾经找过我。在敝村，家父是唯一精通拳脚的人，在族中名望甚高，我也小有名气，他要我到西山入会，我怎肯去？上月他又来了，说是如果有困难，可到西山找他。”

“有意思了。”中海突然自语。

蓦地，院中犬吠震耳，接著有叫门声传来。

“咦！这么晚还有人来？”志超惊跳而起。

中海站起，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沉重些，一切有我，金银不用耽心。来人如果是黄四或阎家的人，可在厅中和他们大声谈判，切不可透露你留有客人的消息。”

志超应诺著走了。中海将灯吹熄，贴在门缝中倾听。

厅中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沙哑的嗓子低声道：“志超弟，听说你有了困难……”

“四爷，你怎么知道？”是志超的口音。

“刚才我在志盛兄家中听到的消息，说你五可带著阎家的人来了。跟我走吧，难道等他们来这儿抄你的家不成了？”“这事我做不了主，四爷……”

“做不了主怎成？狗急也会跳墙，你别傻。好在有三天的期限，来得及。今晚我有事，过两天我来讨回音。”

送走了客人，中海已在厅中相候，低声问道：“志超兄，西山龙虎风云会的住所你知道不？”

“很好找，在西山东麓的永兴场，那是一座大村，过了本村北面的松林，便可看到了，只有八里地。”志超答。

中海故意打个呵欠，懒洋洋地说：“我想入睡了，明天我还得赶路呢，你可以到令堂房中间安，这时她大概可以走动了。”

送走志超，他回房坐在床上行功。看看三更将过，他开始结扎，心中不住地想：“天下间姓费的人虽不少，但值得龙虎风云会擒捉的人却并不多，会不会是已入川的报应神费老爷子？明天我得去看看，今晚且先到阎王爷的农庄看看风色。”

他正要动脑筋挑龙虎风云会设在各地的分坛，却难在他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无意中管了罗家这件事，总算找到一处分坛啦！

由于他一直乘船，不知外界的事。他不知，这两月来江湖的变化，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白衣神君和天玄剑一群人，正被龙虎风云会的人穷追猛赶，也发狂似的在找寻他的下落，狂风暴雨已君临江湖。他换了一袭夜行衣，背上追电剑，窜上瓦面向村西急掠，踏瓦而行如履平地。

田野中没有水，即使有水也结了冰，他像个幽灵般一闪而没。

从松林铺到阎光的农舍只有四里地，在四野中建了一座占地约廿余亩大小的庄子，共有十余幢房屋，很好，庄四周植了不少树木，庄后还有一片菜地和牲栏，晒谷场比房屋的面积还大。以农庄为中心，有五条可通行牛车，便以运送稻谷的道路，以幅射形伸向五方，最远一条向西北延伸，直抵西山下田地的尽头。这五条路是农庄本身的通道，附近没有其他农户的田地，因此算得上是私有的道路，每个阎光的爪牙不许外人在路上行走，如果外人擅自闯入，骂一顿撵走算是最轻的责罚，重的怕有性命之忧，抓住送官治以窃盗之罪，得坐上三五年牢。所以在阎王的田地范围内，凡是能看到的人，如果不是他的种田奴仆，便是他的帮手。

中海走上了东南的小径，夜间田野中没有人，月黑风高，寒气袭人，他展开轻功急赶，四里路花不了多少时间，已接近了阎家农庄外围。

他猜想阎光不会住在农庄，必定住在城中纳福。

老远便听到农庄中有狗吠声传来，相当讨厌，但他早有准备，毫不在意。

进入了庄外的树林，从林隙中发现庄中间有一栋房屋有灯光泄出，他有点困惑。乡村的人习惯于早起早睡，非必要时决不让灯光整夜通明。

已经三更了，怎么还有灯火？

首先，他必须从上风入庄，用以虎粪所制的辟犬药止住犬吠，免得被犬干扰。

正待绕林而走，突然蹄声隐隐从西北角传来。他心中一动，忖道：“妙极了，人马到来，必可引起群犬骚动，我便可乘机进入了。唔！在村野中乘马，来人必不等闲，我倒得留意来人是什么人物。”

他绕向西北角，蹄声渐近，五匹矮小矫健的马匹从茫茫夜色中驰来，渐渐接近了农庄。

农庄外围未设有墙，房屋却不像一般村庄零落散处，而是一排排形如厢屋的矮房，那是阎家奴仆居住处所，这些奴仆也就是替主人耕种的奴家，人数将近两百名，因此建了八排厢屋供他们居住。

中间是正屋，建有丈余高的围墙。大门内是院子，正屋建有砖阶，大厅的朱漆大门大开，阶上门两侧站著两个家奴打扮的人。厅中灯火辉煌，灯

光从内泄出。中海所看到的灯光，正是从厅中泄出的灯火。

丙然不错，坐骑接近了庄外，十来条狗全向马匹驰来处聚集，狂吠不已。

厢屋中似乎毫无动静，冬闲期间，有一部份家奴被召唤到城里供主人驱使，一部份留在这儿执役事，有事由管事传呼，没有他们任意活动的自由，因此看不到有人现身，每一扇矮门都闭得紧紧地。

中海乘乱进入西面的一排厢屋，利用墙壁的阴影掩住身形，鬼魅似的接近了正屋的西端。

正屋有人涌出，大门外广阔的晒谷场上人影幢幢。

他跃下庙墙，闪身在西廊下的壁角，恰好可以看到院子，但却无法接近大厅。向西院看去，他发觉大厅的两侧都建有长长的走廊，明窗紧闭，四下无人，黑沉沉地。

他不必从院侧察看来人是谁，到窗下看大厅便可观察到所要看的景象，便向走廊下一窜，先停在廊柱下藏身。

廊后端响起轻微的脚步声，一个人影手提一根铁棍，走着从容不迫悠闲步伐，向前走来，一看便知是巡更放哨的人。

窗下躲不得，他只好在窗上方打主意，而且必须先将这家伙解决。他耐心相候，等放哨的人通过藏身的廊柱下，悄然闪出，用头巾做擒人的工具，从后面跟上，突然勒住了对方的颈子猛然一带，双手急收，将人背起。那家伙在背上挣扎片刻便昏厥了。

勒颈锁喉不能过久，久了便会断气，他用劲十分小心，避免杀人，且不令对方的咽喉受损。他及时将人放下，仍用头巾将人绑在廊柱上，撕块布堵上嘴，如不走近，很难发现放哨的人已被制住，像是倚在柱上养神哩！

他到了窗下，发觉窗上无法容身，没有地方可以用脚勾牢，只好仍在窗下藏身，以指沾口水在窗旁轻轻弄开一条小缝，向内看去。

厅内热流荡漾，放了两个大火盆，左边的大火盆旁，坐了六个人。中间那人穿一袭狐裘，脸色白中泛青，一副被酒色淘虚了的骨架，发青的眼圈，显示出过度地睡不足，坐在靠椅上显得有气无力，一双脚跨架在火盆两侧，靠椅抵近火盆，像要坐在火上取暖，怕冷怕得太过份，双手抱在怀中，居然还另外抱了一个精致的小火笼。两侧约五个人，一个比一个结实雄壮，带了刀剑，一看便知是保镖打手。

右面的火盆旁，坐了五名大汉，穿了劲装，外罩羔皮袄，大马金刀地坐在靠椅上，不时掂起身旁放在小几上的茶杯送至口边。中间为首的人长了一双暴眼，厉光闪闪。长马脸，勾鼻薄唇，下颌突出腰上悬著一把长剑。五个人膝上都搁了一条马鞭，一看便知是刚才入庄的骑士。

外面在窗下偷瞧的中海，对厅中的人甚是陌生，但看神情这些人之间气氛有点紧张。酒色过度的家伙显然是主人，对五位来客并不表示欢迎。看光景，似乎在举行午夜重要谈判。

马脸客人重重地将茶杯放回茶几上，盯著主人沉声道：“君翁，难道说，你毫不考虑抗命的后果么？”

主人被称为君翁，一听便知道是主人阎君祥。他瘦峭的颊肉略一抽动，扫视五客人一眼，冷冷地说：“敖兄你的话是否说得太严重些？什么叫抗命？谁又成了我阎君祥的主子了？真是莫名其妙？”

敖兄冷哼一声，脸色一变，冷冷地说：“你既然参加了本会，自应受本

会……”

“住口！谁参加了你们的龙虎风云会？”阎光不客气的叱著，稍顿又道：“当初阎某与贵会宇文仲所谈的条件，是阎某不接受贵会任何一个人的干扰，只答应用钱支持贵会，其他一概免谈。三个月来，阎某已先后交付给宇文仲白银二千四百两，但阎某却未得到贵会半分好处。哼！不料你们却得寸进尺，居然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三千两，还要阎某亲自到西山参与贵会的大会，要将所有的保镖和护院交由你们支使，岂有此理，这不是等于解除阎某的武装，夺去阎某的家当驱使阎某替你们做跑腿小卒奴才么？未免欺人太甚。”

敖兄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君翁，你没忘了吧？谁支持你在四邻谋夺田地？谁支持你在县境各处放印子钱阎王债？谁暗中保护你在江湖不受凶神恶煞的侵扰？哼！你忘本啦！

这都是本会弟子替你撑腰的结果，你却不知感恩……”

“笑话！阎某在定远两代富豪，六十年来皆是附近五县的首富，谁不知阎某是当地的两代豪绅？贵会在本地生根不足半载，没有贵会，阎某不会少赚半文，有了贵会，阎某不但没多赚一分，还平白奉送了白银两千四百两，你认为阎某的银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阁下的人又给阎某多少好处？阎某之所以会和贵会打交道，用意是彼此和平相处，以免两虎相斗，两败俱伤而已。看来，你们并没有和平相处的诚意，而是想将阎某赶出定远，用心阴险已极，把阎某看成三岁小儿。告诉你，再欺人太甚，不是你就是我。哼！你们少打歪主意，不要迫阎某挺而走险，阎某在重庆顺庆两府登高一呼，召集一万人决不会有困难。两府的官兵，尤其是两府的文武官员，都会支持阎某，真正闹将起来，你们决不会占上风。阁下回去告诉宇文仲，叫他三思而行。结会也好，组帮也好，这些都是亡命之徒家无恒产，而又梦想一步登天的人所为，阎某却不是这种人。阎某活了五十岁，花了多少心血方能有今天的成就。你们纠合了几个游手好闲，只知吃喝，不知凭双手规矩谋生的流氓，便想将阎某的身家性命一把抓住，未免太妄想了。诸位，请吧。要钱，没有，要命，来拿，看谁可以要谁的命。”

敖兄缓缓站起。阎君祥的五名打手也冷笑著推椅起身。

敖兄扫了对方一眼，冷笑道：“好，咱们走著瞧。”

阎君祥将茶杯摔在地上，“砰”一声茶杯粉碎，沉声道：“一言为定，今晚子时正开始，彼此放手一拚，还有一刻时辰，你们必须及早离开，不然恐怕得埋骨田野。”

敖兄左手一名尖嘴缩腮的人，堆下笑站起说：“君翁，请不必冲动，慢慢谈，慢慢商量。”

“哼！你们欺人太甚，没有什么好谈的。”阎君祥冷笑道。

“君翁，话可不是这么说。不错，咱们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亡命之徒，但也不能说对阎爷毫无帮助呀！像这次谋夺松林铺罗家的田产，不是咱们替你造成的机会么？”

阎君祥嘿嘿冷笑，说：“阁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何必在阎某面前要花枪？贵会在西山永兴场的秘窟距县城太近，已经引起官府的注意，要在三个月内，在松林铺设香坛，利用阎某出面，此后将在三个月内将松林铺的人赶走。表面上看，我要田你们要村，倒也公平合理。可惜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操之太急，想将这两载的事，在半年内加以解决。更得意忘形，迫不

及待的向阎某现出狐狸尾巴，要加紧控制阎某，迫阎某入会上钩，以为将来阎某一旦是贵会笼中之鸟，金银财宝田地全是你们的了，替我谋夺田地，还不是你们的？哼！你们简直是在做梦。告诉你，这一套少在阎某面前献宝，阎某的事，阁下的人最好少插手，彼此平分利润，各得其利，要不然一山容不下二虎，不是你就是我了。既然你们发动在先，那么，阎某也就名正言顺的反击。快走吧，不然休怪阎某心狠手辣。时辰一到，敌我分明。”

敖兄愤然地说：“郝兄，用不著多说，咱们告辞。”

郝兄缓缓站起，仍不死心，说：“君爷，大概你还不知道本会底细，所以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来，本会分坛遍布天下各地，江湖慑伏，武林英雄黑道及绿林群豪望风皈依，海内归心，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扫荡那些不肯与本会合作的人。以成都的永嘉镖局来说，可说高手如云，江湖闻名，同样在一夕之间，冰消瓦解。其他各地的名武师，凡是不愿入会的人，十死其九，幸免的人百不得一。君爷手下的保镖诚然不乏高手，他们对江湖事自然不会陌生。

早年武林中有三大高手，号称宇内三大高人，其中之一叫缥缈仙子，剑下超塵拔俗，目下怎样？她隐居成都彭县五龙山下木莲花苑中，两个月前全家遭难，花苑化为火海，成了一片焦土，那就是本会所为。君爷的手下，只是武林二流人物。老实说，想要和本会为敌，不啻以卵击石，倘请三思。”

他一面说，一面注视阎君祥的五名保镖。五名保镖脸色变了，彼此互相打眼色。

阎君祥虽也心中发毛，但口中仍说：“阁下，你吓不倒我姓阎的。三月前阎某已作了妥善安排，在两府派有专人，与官府秘密取得连系。只消舍下有些风吹草动，必将大兵压境，贵会在两府中的秘窟香坛，早已在官府秘密监视之中。我不信你们这些乌合之众，能与官兵为敌，不然你们早就开始造反了。阎某与那些所谓江湖人物不同，他们是一盆散沙，而且自命英雄，讲究英风豪气，凭匹夫之勇和你们争强斗胜，阎某不是这种人，不信可拭目以待，不消三天，永兴场如果不化成瓦煤场，我阎某就不配称定远阎王。”

“这么说来，君翁是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了。”

“那只能怪你们欺人太甚。”

“别无商量了？”

“商量是有，那就看你们的态度了。阎某并不想和你们决裂，不然也不至于接济你们两千四百两银子。”

“那么，依君翁的意思……”

“阎某决不接受贵会任何人指使，贵会也不管阎某的事。”

“在下定将君翁的意思转达。至于钱……”

“阎某再赞助白银千两，不然免谈。”

“好，在下返回西山回覆分坛主，大概不会有其他枝节。但兄弟还有一事相求，倘请君翁成全，可好？”

阎君祥也许对龙虎风云会有所顾忌，冷冷地说：“除了钱，阎某不再作任何让步，只要能在互惠之下办事，阎某当然不想令阁下失望，说吧。”

“本会擒到一名江湖名人，目下囚禁在西山，三天后方有高手赶来将人押送至湖广。这两天劳驾府上的八猛兽至西山相助一臂之力，防范那人的同伴前来救人。”

阎君祥冷冷一笑，说：“贵会不是说高手如云么？用不著我的人吧？”

郝兄堆下一脸笑，说：“本会的人目下不在西山，一时之间不易抽出人

手，是以不得不借重君翁的鼎力，倘请……”

“话可要说在前面，八猛兽只能去四个。同时，我的人不受你们控制，只在贵秘窟外围把守，不然……”

“好好，就这么一言为定，在下立即返回西山回覆宇文兄。打扰了，夜已深，在下告辞。”

阎君祥推椅而起，说：“我相信尊驾能作得了主，就此一言为定。请上覆宇文兄，松林铺的事请不必插手，一切有阎某负责，我要田你们要村，操之过急反而生事，引起官府注意，彼此都不方便，阎升，送客。”

在窗外偷听的中海，挟起放哨的人火速离开，展开轻巧急急出庄，同庄西北如飞而去。

他听郝兄说缥缈仙子木莲花苑被击，仙子全家被杀，不由心中发冷，倒抽了一口凉气。

原来毒娘子大举入川，带了六指琴魔偕行，专为对付缥缈仙子而来，却要小襄王一群人在各地故意生事，吸引江湖人的注意，以松懈对方的戒备。缥缈仙子一死，长春子去了一个劲敌，假使四绝秀士确已不在人世，日后只有寄望在他是否可以将两仪心法练成了。

敖兄和四名同伴在晒合场扳鞍上马，出庄向西北的村道急驰，直待驰出两里地，方放松绳。五匹马并辔而行，一面小驰，敖兄一面咒骂，同左乘的郝兄恨恨地说：“郝兄，你看，阎老狗的态度，根本没将咱们放在眼下，他凭什么和咱们分庭抗礼？你今晚太过示弱，更助长了他的威风凶焰。哼！我忍不下这口恶气。”

郝兄嘿嘿一笑，阴森森地说：“敖兄，你这种毛脾气实在要不得。俗语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和他硬撞，有何好处？又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们就算让两步，又有何妨？”

“我反对让步。”敖兄仍恨恨地说。

“敖兄，你说，阎老狗比永嘉镖局强多少？”

“哼！凭他也配和永嘉镖局比？”

“这就对了，永嘉镖局尚且覆亡，他阎老狗算得了什么？他倚仗有钱，可以收买像八猛兽一类的人替他卖命，咱们只消在三天后会中高手赶来时，不难将八猛兽一网打尽。他买动官府，了不起动官兵前来壮胆，咱们最多暂时撤出西山，官兵能永远在定远住扎么？你真傻，何必和他闹翻？过了这三天，只消咱们的人一到，先除去他的爪牙，他还能不乖乖就范？老实说，我反对宇文大哥操之过急，狗急也会跳墙，万一他将金银散掉，咱们岂不落空？今晚闹翻了，他不但提高警觉，恐怕……”

他不再往下说，尾音拖得长长的。敖兄大为不耐，催促道：“郝兄，你说恐怕什么？”

郝兄扭头向后面注视片刻，吁出一口长气，说：“恐怕他派人杀咱们灭口，这时离庄已远，可以放心了。”

“他敢？”敖兄愤愤地说。

“他为何不敢，杀了咱们，然后连人带马往田底下一埋，一可灭口，二可做明春的肥料，咱们岂不冤枉？”

“他不怕本会找他问罪？”

“他不承认咱们来过，凭什么问罪？”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

“有钱可使鬼推磨，厅中的人包括接待的人，不足二十人，全是他的心腹，谁会知道？即使知道也是一年半载以后的事了。”

“哼！凭他几个人也留不下咱们五个人。”

“别忘了八猛兽。”

“八猛兽在城里他的府第内。”

郝兄嘿嘿笑，说：“敖兄，你真是个胸无城府的家伙，阎老狗摔杯时眼中的杀机，你居然没看出来。你说，他为何要在农庄接见咱们？他鬼精灵，咱们香坛已被他派人渗入，消息灵通，有备无患，这附近鬼影俱无，全是他的田地，易于杀人灭口，万一闹翻，他必定暴起发难。八猛兽是他的护身符，他还能不带在身边？在摔杯时，他已不怀好意，显然示意藏在厅后的八猛兽候机动手。要不是我及时让步，恐怕此时已躺入田底了。”

敖兄打一冷战，扭头回望，后面黑沉沉的一片，道路笔直，尚可看到三四里外农庄中昏黄的灯火后面没有任何人影。他扭转头，悚然地说：“不错，这老狗的确是阴狠险恶！他会不会派八猛兽追来呢？”

“不会的了，他对互惠二字深具信心，他不会放弃利用咱们谋夺松林铺肥田的机会的。”

再说就算他派人来追，也追之不及了。”

最右侧一骑的骑士突然接口道：“郝兄，老狗不会先派人埋伏么？”

“不会吧！”郝兄不大肯定的答。

敖兄突然打一冷颤，抽著冷气说：“不对，真是不对。”

“怎么啦？”郝兄问。

“我感到心中发冷，有点汗毛直竖的感觉。”

郝兄嘿嘿怪笑，笑完说：“十二月天冷死羊，怎能不冷？”

“不……我……我似乎感到什么不对劲，像是大祸临头似的。前年我在府城做案，被人戮了两刀几乎丢掉老命，挨刀之前，我就有与今晚相同的感觉。”

“呵呵！敖兄，别疑神疑鬼了。咱们加上一鞭……”

话未说完，敖兄突然惊叫：“咦！那是什么？”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前面是一望无涯黑沉沉的田亩，有些田中有水，结了薄冰，隐约可看到前面从西山山麓村庄反射过来的微弱灯光，视界可及一二十丈外。

前面十余丈的道路当中，不知何时出现一个黑影。众人心中发毛，本就有点心虚，发现了黑影，不由自主勒住了绳，定神看去。

黑影站在路中，屹立不动，像个突然出现的幽灵，只能看到模糊的形影。

“走，也许是稻草人。”郝兄低声说。

五匹马徐徐向前靠，近了。

蓦地，黑影上端向上升，升高了一半以上。

“我的天！表！表！”左面的骑士骇然惊叫。

“沉住气！”郝兄口中虽在喝叫，其实他的心中也在发毛，黑影本来就够高大，不下八尺，再升高了一半，已超出丈二三，如果是人，那会有这么高？

敖兄干咳了一声，吼道：“管他是人是鬼？用马冲他。”

“对，冲！”郝兄叫，“叭”的一声加了一鞭，马儿狂奔而上。

五个人心都有点虚，怎能说冲便冲？敖兄弟一个驱马冲出，郝兄却落后了一乘，后面三个人只有一人冲出，另两个还不知所措。

冲近至五六丈，黑影的上半段突然飞出，同冲得最快的敖兄凌空飞扑。

敖兄大惊，百忙中拔剑猛挥，发出一声怒吼。

下半段黑影像是鬼魂般一晃便至，比上半段还快一步，手中铁棍一伸，从马左侧一闪而没。

“啊……”敖兄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叫。

“砰！”上半段黑影被敖兄的剑刺中，急冲在马上，与敖兄在马上相撞，马儿向前狂奔，两人却飞坠马下。

说来话长，其实变化宛如电光石火。落后一乘的郝兄本就心虚，突见前面黑影飞起，惊得手脚发软，如果不是鬼，怎会分为两段的？这瞬间，惨叫声入耳，他心胆俱裂，鬼是无法抗拒的，心中一慌忙，滚坠下马。

“噗”铁棍在他刚滑下鞍的瞬间，劈在鞍上，鞍裂成两截，马儿一声长嘶，砰然冲倒在地，把他带出丈外，跌在路左的田中。

黑影像阵狂风，迎著第三匹马就是一棍，“噗”一声马首开花，仍向前冲。

黑影向侧一闪，棍刚一挑，马上的骑士背心挨了一记重击，“啊”一声惨叫，向前一仆，连人带马冲倒在前一匹马尸上，像是倒了一座山。

后两骑的骑士刚想加鞭，突然警觉地拔剑下马。前面有两匹死马两具尸体，还有飘动著的黑影，想用马夺路，势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下马拔剑戒备，看看黑影是人是鬼。亡命之徒对鬼并不怎么害怕，面对危险生死关头，他们便会为活命而斗，将神鬼都抛到脑后了。

黑影是中海，他在农庄就打定了主意，要挑起龙虎风云会和阎君祥火拼，他好从中取利。

当下作了个周详的打算，先到距农庄三里地的田野埋伏。按路程，这儿距西山只有里余，距农庄却有三里，现场距西山近，天明时必可先被龙虎风云会发现，不怕阎王的人抢先一步前来毁尸灭迹。

同时，他准备留一个活口，因此放过了第三骑的郝兄，让姓郝的躲在田旁，不加追杀。

他将在农庄所擒的人带来了，留一个尸体作证，那么，阎王即使跳在大江里也洗不清嫌疑。

五个人已宰了两个，另一个敖兄刺杀了他从农庄带来的人，受伤坠入路旁的田沟中，正躲在那儿喘息，已近临死境。

他先前带著俘虏在路中等候，第五人接近时，方徐徐将俘虏高举过顶，看上去像是平空高了四五尺，装神弄鬼，把五个恶贼吓住了。敖兄驱马冲上时，他将俘虏抛出，人亦前扑，只片刻间便击毙了两人，伤了一个。

剩下的两个人拔剑下马，他心中大定，用不著急急进招了，只消对方不骑马逃命，尽可慢慢地收拾他们。

他事先已用头巾蒙上了脸，只留著一双眼睛在外，不用追电剑，就用

夺来的铁棍做兵刃。

他堵在路中，单手持棍，一步步向前欺近。

两贼有点毛骨悚然，将剑伸出，吃惊的向后退，持剑的手不住发抖，左首的人胆子大些，一面徐徐后撤，一面壮着胆大喝道：“你是人是鬼？站住？”

中海仍一步步接近，发出一阵阴森森冷笑声。笑声不高不低，在呼呼寒风中，令人听来特别刺耳就像是荒野鬼哭，毛骨悚然。

右面的人吸入一口长气，低声说：“是人，颜兄，咱们拚了。”

中海怪笑一声，接口道：“老兄们，不错，是人。今晚你们来了，不用回西山了，留下来算了。”

颜兄胆气一壮，不退了，沉声喝道：“阁下，你是阎君祥的人？”

“你料对了，阁下。”中海答。

“贵姓大名？”

“何必问呢？反正你们活不了啦，到了阴府，你们自会知道我是谁了。”

“你是八猛兽的……”

“别废话！上。”中海冷叱。

“颜兄，并肩上。”右面的人大喝。

颜兄向侧靠，低声道：“商兄，咱们不能全留在这儿，你阻他一阻，我赶回西山报信。”

商兄冷哼一声，不悦地说：“颜兄你何不阻他一阻？我的轻功不行，得先走一步。”

中海怪笑一声，接口道：“若教你两人走了一个，岂不带来天大麻烦？今晚你们五个人全得埋骨此地，谁也别想生离。”

颜兄心有不甘，突然大喝一声，挺剑急冲而上。冲了三步，蓦地向侧斜掠，奔入了田野。

颜兄以进为退的诡计，瞒不了同伴商兄。商兄根本不进，向左侧田野撒腿便跑。

中海早已料到他们都不愿找死，必定分左右而逃，右手持棍，左手已暗挟了一把飞刀，正待发出猛地醒悟，目前不宜使用飞刀，以免太早暴露身份，当下收了飞刀，向右一闪，拦住了向左逃的商兄大喝道：“那儿走？留下命来！”

喝声如沉雷，商兄本就心中发虚，心头一震，脚向下沉，一脚踏在浮冰上，“叭”一声冰碎脚就沉，身形也就不稳。

中海所站处是田埂，一棍扫出。

商兄百忙中举剑急架，拚命自保。

用剑去架铁棍，极为不智，但他已别无选择，临危拚命，“铮”一声巨响，剑失手震飞三丈外。

中海闪电似的欺上，棍尾一挑，“噗”一声击中商兄的右肋，商兄带著一声令人闻之心血凝结的惨号，掷仆两丈外掉入田中去了。

中海突然飞掠，疾追颜兄而去。

田沟中的郝兄已经恢复了元气，沿沟缓缓移动，想接近一匹坐骑，以便乘马逃命。接近一匹马，正想闪出，突听不远处响起一声沉喝，吓得他赶忙向沟底一伏，片刻方徐徐将头伸出沟顶，留神看去不由心中暗暗叫苦，不住低念“菩萨保佑”。

中海的轻功超尘拔俗，这些江湖二流人物，怎能逃出他的掌握？追了七八女，便将颜兄追上了。

颜兄越田野而逃，幸好这一面田地地势高些，冬日无水，并不曾结有薄冰，所以跑得快些。

正待全力逃命，突见前面黑影乍现，沉喝如雷：“喀！站住领死。”

他魂落魄飞，火速折向而逃，不敢出招。

岂知奔了三四步，黑影仍在前面，铁棍尖指向他的胸口，正等待他往前撞。

他一声厉吼，一剑挥出。

“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铁棍并未被震开，他自己却感到虎口一阵麻，震得身形不稳，侧冲八尺。

“再来两剑，老兄。”中海冷冷地说，铁棍仍向前指。

颜兄心胆俱裂，扭头便跑。他向左逃，黑影在左出现，往右奔，铁棍又在等著他，他只好拚命向前逃，逃回原来的斗扬。

罢奔上道路，真妙，路边就有一匹马，他心中狂喜，奔近伸手去抓绳

。“噗”一声轻响，他感到腿弯一震，身不由己丢剑，向前重重地仆倒，仆倒在马腿前，再也爬不起来了。

丈外的沟中，郝兄正躲在沟底发抖。

中海用铁棍尖压在颜兄的背心上，冷冷地问：“老兄，说，贵分坛目下还有多少高手？”

颜兄的下身痛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但背心的压力奇重，只靠两只手爬不动，挣扎半刻，狂叫道：“饶命，饶……饶我一……一死……”

“说！分坛还有多少高手？”中海再次喝问。

“有……有顺庆府来的神掌翻天潘大爷，妙手神偷巫三爷，和金镖银梭应老前辈。他们追踪一个姓费的人，前天方在城里的定远客栈用蒙汗药将人擒住。其他……”

“姓费的大名和绰号叫什么？”

“不……不知道，只听说是木莲花苑的余孽。”

“人呢？”

“听分坛主说，会主已赴湖广，从昆明乘船走的水路。据说要下月方可回川。至于其他的会友，则陆续到四川聚会，因为金镖银梭老前辈目下拿不定主意，不知将人送往湖广呢，还是解送主坛。同时，又怕姓费约有同伴前来援救，所以火速的派人召集高手前来保护，可能要送到重庆听候会主返回发落。”

“贵会主不是在四川吗？怎么又到湖广去了？”

“已到湖广月余，下月便可返回。这次外主坛被天玄剑和一个什么大地之龙所挑，而河南又出了个长春子，声称要组成什么英雄会公然和本会为敌。因此会主正在安排一切，重要会友陆续迫回川中而暂时让长春子组成英雄会，以便日后一网打尽他们。”

“这么说来，咱们阎节要一举铲除贵分会，该在这三天内及早动手罗？”

颜兄喘息片刻，虚脱地说：“饶我一命，我一一吐实。”

中海略一迟疑，说：“好，一句话，但得答应在下的条件。”

“什么条件？”

“很简单，决不吐露今晚的事，你只说今晚袭击你们的人不知是谁，不许说是阎家人所为。”

“我……我答应。”

“好，饶你一死，站起来好好招来。”

颜兄先翻身坐起，拚命揉动腿弯活血，久久方说：“分坛中除了顺变来的三位高手外，其余的人皆不是你们八猛兽的敌手，但可能在两三天内，自湖广回来的少会主便可到达，想动手须在明后两天较好。不过，少会主来了以后你们恐怕……”

“笑话，少会主又能怎样？两天之内，大批官兵便可等待着贵会的人纳命。你走吧，留你一条命吧，后会有期。”

声落，他抓过绳，飞身上马，丢掉铁棍，向农庄方向如飞而去。奔出二十丈外，已脱出视线，他下马向马臀上一拍，马儿负痛狂奔。他扭头跃入路旁的水沟，急急回到现场。

颜兄活了腿弯的血，中海那一棍下手有分寸，他并未受到严重的损伤，见中海乘马走了，满以为中海先走了，他大喜欲狂，人未站起，扭身便待拾回丢掉的长剑。

身旁黑影一闪而过，一只快靴踏住了剑身。

“哎呀！”他惊叫一声，连忙缩手，以为是中海去而复来，惊得血都冷了。”好啊，颜兄，你做的好事。”踏住剑的黑影冷冷地说。

“咦：是你？你……”

“是我。颜永盛，我没死，你奇怪么？”

颜永盛抽口冷气，正待站起，但冷冰冰的剑尖已伸到了脸门。他不敢移动，哀求道：“郝兄，千不念，万不念，念在你我数年的交情，我也是不得已……”一面说，他撑在身后的手暗暗抓满了两把沙土。

“住口！哼，你知道，交情不值半文钱，我将你带回香坛，少不得大功一件，对我来说……”

“郝兄，你……”

“我要将你带回香坛……”

颜永盛乘对方说话分心的时候，突然向后便倒，猛地将手中预先抓着的沙土抛出，向侧急滚。

“喳！”郝兄的剑刺入地中，“哎！”一声惊叫，揉著双目向侧急掠，出剑时仅伤了颜永盛左肩伤势甚轻。

颜永盛滚出丈外，一把抓起中海丢掉的铁棍，悄然掩上，像一头灵活的猫。

郝兄拚命将剑挥舞护身，一面想将眼中沙土揉出，盲目的移动身形，也盲目地挥剑。

颜永盛并不急于下手，他在找机会，悄然接近，俯身抓一块碎泥，轻轻在向侧方抛出。

“八！”碎泥著地即散。郝兄听到声音，一声怒吼，向发声处疯狂地挥剑。颜永盛乘机从后面抢入，兜头就是一棍。”“噗！”这一棍劈中郝兄的右肩，肩骨尽碎，剑失手坠地，“哎”一声狂叫，踉跄前冲。

颜永盛跟上，一棍扫出，正中腰肋。郝兄一声惨叫，被扫跌丈外。

颜永盛跟进，用棍抵住郝兄的喉头咬牙切齿地说：“狗东西，你说交情不值半文钱，太爷也懒得和你废话了，送你去见阎王。”

“颜……颜兄……”郝兄大声叫。

“叫兄没有用，叫爹也不行，你既无情，休怪我无义。杀掉你这王八蛋之后，太爷回去将今晚所透露的消息全推在你身上，你他妈的连死也休想安逸。只怪你太无情，活该受罪，怨你自己好了。”

声落，全力一顶，顶破了郝兄的咽喉。接著手起棍落，将郝兄的脑袋打破，方丢掉棍牵了另一匹马，向西山方向狂驰而去。

不远处藏身沟中的中海，盯著颜永盛逐渐远去的背影，冷笑一声，自语道：“全是些唯利是图，不仁不义的恶贼。龙虎风云会专收买这种货色，如果能成功，除非太阳从西天升。

明天有得忙了，驱虎吞狼，以毒攻毒，让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我还得回农庄去监视著阎老狗，免得他的人先到达这儿收尸灭迹。”

他悄然退去，退回农庄，在庄侧放上一把野火，然后返回松林铺睡大觉。

农庄失火，把正要返回城的阎老狗惊动了。

经过救火、盘问、善后等等事务的耽搁，果然忘了派人各地巡逻，始终没有人到达人马尸体横陈的现场。

罗志超兄弟作梦也没料到昨晚中海曾经外出，一早便到达内室，生火掌厨，直至张姑娘前来相助时，方入房看望母亲。

罗氏精神大佳，已可起床行走，只是久病虚脱，支持不久而已。

梳洗毕，中海连饭也来不及吃，他必须乘天色未大明之前离开，以免让村人看到，日后连累罗家人。

草草喝了一杯热茶，替罗氏开了一张固元培本的单方，留下一百两金叶子，叮咛四人切不可泄露他曾在这儿投宿的事，以免大祸临头。他同时简略地将阎王和风云会狼狈为奸的事说了，要他们多加小心，辞别了众人，飘然而去。

他刚踏入小小的定远城，正想找个地方吃早餐，突然早市急散，街上的行人走避，人心惶惶。一队队巡检步伐整齐，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在街上往复巡行。中海心中有数，心说：“妙哉！这把野火烧起来了。”

真巧，远远地，街左一家拥有两间店面的楼房前，悬看两个大灯笼，上面书有四个大字——“定远客栈”。

“唔！定远客栈，正是姓费的被蒙汗药迷翻的地方。”他心中暗说。

他正要找这间客店，脚下毫不迟疑地向店门走去。

这是定远城字号最老且规模最大的一间老店，左是客栈的大厅，右是共设有十付座头的饭厅。已是辰牌未巳牌初，但旅客早已上道，食客不多。

看了店中的光景，委实令人难以相信会是一座黑店。退一万步说，在这县城市面繁华中开黑店，最为犯忌，可能性不大。

他进入店中，直趋柜台，将包里往柜上一搁，向店伙和掌柜的说：“店家，可有上房？”

小地方的客栈，上房极为罕见，甚至连通铺都没有，通常分为两层，楼下是打地铺，楼上睡楼木板，草垫子作褥，一人一床棉被。

客人可以在任何一处角落找到一块地方躺平就是。

账房先生脸有难色，摇摇头：“客官可以到楼上找铺位，小店没有上房，抱歉。”

中海必须早晚练功，没有上房极为不便，但他为了侦查姓费的根底，

只好住下，将包里向里一推说：“好吧！包里交柜。里面有在下贩货的金银，请多加小心。可有吃食的地方？”

“食处在右面大厅，敝处市面不静，奉县太爷手谕，往来客官必须登载往来去路，查验路引，请将……”

中海将路引递过，说：“姓龙名海，湖广来，至顺庆收购药材。”

掌柜的一面登上客簿，一面信口道：“哦！原来是下江的药商，但不知龙爷是那一家行号的……”

“在下不属于任何一家行号，卖药兼行医，买各地奇药炼丹膏丸散自用。”

“呵呵！原来龙爷是郎中，这么说来，定是到顺庆收购鸡父草和山大豆的。”

这两味草药不载于本草，是顺庆的特产。山大豆可治急性风寒，鸡父草可治妇人因产破血。八五两月，乡民采集晒干，冬季有下江药商前来搜购。中海笑道：“店家，正相反，贵地的大黄巴戟，极负盛名，在下是搜购这两味药而来的。”

说完，挟了青布包了的追电剑，走向食厅。

食厅中有三桌有人，他在靠窗一桌落坐，要来酒菜，一面留心街外的动静，一面有意无意的打量邻桌。

邻桌坐了三个人，中间隔了一副座头。三个人两男一女，正在低声谈话，一面品茗，一面商量，显然早已酒足饭饱。

听口音，显然不是本地人氏。语音甚低，但中海却字字入耳。

邻座的两男一女，穿章和口音都是外地人。两个男人一是花甲年纪的老者，脸上布满风尘之色，他的两鬓苍苍，一双老眼依然明亮，留著两撇花白胡须，左颊近耳朵处，长了一颗痣，身材修长，穿了一件豫陕人士常穿的老羊皮外袄。

另一人是四十来岁的中年大汉，方脸大耳，大眼中神光炯炯，仪表不俗，穿了一件羔皮袄，腰带悬著剑，女的年约三十上下，五官清秀，清丽出尘，光可 人的青丝挽了一个盘龙髻，插了一支凤头钗，穿一袭天青色夹短衫扎脚裤，外罩狐皮短袄，端坐在一旁，含笑倾听两个男人细谈。

中海是行商打扮，青色帕头，青棉袄，同包夹裤，半统暖靴。棉袄下摆鼓鼓地，那是行商们最流行时兴的钱肚带。

他坐在那儿自斟自饮，故意不管外界的事，其实他已用超人的耳力，将邻桌食客的话听了个字字入耳。

三个男女并未注意中海，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料到两丈内的中海听得到。

中年大汉喝了一口热茶，说：“曹叔，我们要不要到西山找潘老问问？”

曹叔摇摇头，低声道：“这怎么行？我们岂能眼看会中弟兄有难而袖手旁观？他们正需要援手的哪！”中年人忧形于色地说。

“公孙贤侄，别忘了咱们自己的大事，你何必焦急？”曹叔若无其事地答。

“官兵出动，兵勇已……”

“何必耽心？这些作威作福的家伙，毫无用处，只能吓唬小猫小狺。退一万步说，神掌翻天他们既然能火焚阎老狗的农庄，截杀不少豪奴，自己怎可毫无准备？官兵前脚出城，我保证他们后脚便撤出了永兴场进入了西山深处，没有人可以找得到他们。”

“至少我们也该前往看看哪！”

“不必了，咱们留在城中，一方面可以钉牢樊老狗，另一方面也可候机进入阎家，等候助潘老弟一臂之力，岂不两全其美？”

“哦！曹叔是准备……”

“准备先袖手看风色，候机助潘老弟。”

中海和横江白练相处了一段日子，对江湖人物的特徵略有所知，看了这颊上有个大痣的曹姓老人家，却仍想不出对方的来历。

但从对方的谈话中，他已猜出必是龙虎风云会的人，正想找机会揭对方的底，但接著心中一动，他希望找出他们口中的樊老狗是谁。

昨晚，他已在贼口中得到不少的消息，有两件重要消息令他心中暗惊。其一是木莲花苑被击，缥缈仙子全家死难。

其次是长春子果然不出所料，在河南组成英雄会，号召江湖名宿武林隐逸出面，声称与龙虎风云会为敌，以便一网打尽。

对前面一件事，他感到龙虎风云会的实力，雄厚得超出他预想之外，委实可怕。

对后一件事，他倒没有多大顾虑，深信天玄剑早已有所准备，不会上当。

最令他耽心的是，他在麒麟山庄揭开湖海散人的真面目，长春子必定放他不过，必定倾全力暗中对付他，只要让对方发现行踪，必将高手齐集，群起而攻，后果十分可怕。

但在他的心中，也油然兴起狂热的报复念头，既然龙虎风云会能在各地大肆锄诛异己，他为何不可以在各地除杀该会的人？

他相信该会少部份首脑之外，想拦阻他决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他决定在这三个男女身上报复，但必须先查出他们所钉梢的人是谁？

他暗中打算向三男女下手，同样地，三男女也不约而同的打他的主意了。

由于心中在不住转念头，脸上便表现出不寻常的神色，虎目不期而然的盯了对方一眼，恰好碰上曹叔射来的怀疑目光。

曹叔是个老江湖，发觉中海的神色有异，先是一怔，接著目露凶光，同公孙贤侄用更低的声音，说：“公孙贤侄，你能看出邻座那小子的古怪么？”

两个中年男女留了心，徐徐转头向中海看去。这时中海已心生警惕，不再理会，泰然地自斟自酌恢复了先前轻松的神情。

中年人打量中海片刻，低声道：“目朗鬓丰，神定气闲，决非等闲人物。小侄如果所料不差，他将是以行商身份隐藏起本来面目的名门大派子弟，身手定不等闲。”

“会不会阎老狗的奴才？”

中年人淡淡一笑，说：“阎老狗横行乡里，巧取豪夺无所不为。三十年来，他的田产增加了两倍以上。妻妾增至近三十人，金银之数，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确数，像这种鱼肉乡里的人，有出息的名门大派弟子，不可能替他卖命。”

“也许是官府中的鹰犬哩！”中年美妇第一次接口。

中年人摇头否认，坚持已见说：“也不是。如果这人被会主看到，必定

会收为己用。”

曹姓老人冷冷一笑，说：“公孙贤侄，你是否打算将他引见入会？”

中年人仍然摇头，苦笑道：“小侄可不想自找麻烦，有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何必惹火烧身呢？会主父子为了一个大地之龙，几乎五刑加身。如果少会主这次大索湖广搜不到大地之龙的下落。少不了得饱地牢里的滋味。按目下的情形看来，大地之龙音讯毫无，限期将届，他父子定然凶多吉少。”

“依贤侄的意思……”

“假使这家伙卷入咱们和阎老狗的纷争中，宰了他一了百了。”中年人一字一吐地答。

“光天化日之下动手？你不怕打草惊蛇么？”中年美妇问。

“有何不可，谁知道咱们的身份？”

“贤侄，不可。”叫曹叔的老人也加以阻止。

“曹叔，有何不可？小侄敢保证，咱们先前所说的话，他必定已听了不少，说不定他正在打咱们的主意哩！先下手为强，与其让他暗中缠住碍手，不如杀之灭口永除后患。”

你没忘了咱们的正事吧？要是惊走了樊老狗，你我吃不消兜著走。咱们奉命追踪，要在他身上追出木莲花苑的余孽呢。”

“樊老狗昨晚赶了一夜路，现在正在梦周公，不到午间不会……咦！他竟然起来了？”

厅口出现了一个年约古稀的老人，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老人脸色苍白，疲惫之色毕露无遗，斑白的长髯显得相当凌乱，一双老眼已呈现充血的现象，令人一看去便知疲乏而睡眠不足的人。

少年眉目清秀，稚气未失，身材壮实，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但精神亦有点萎顿，一老一小进厅时，不住向厅中的人打量，然后在中海的座头就坐，吩咐店伙准备些酒菜，显得心事重重。

进稀老人的目光，从中海的身上移向曹姓老人三男女，并未看出异状。中海在两桌人的中间，面窗而坐，可以左右打量。他向老少两人扫了一眼，心说：“姓曹所说的樊老狗，可能就是这位老人的了。听口气，樊老人定是与木莲花苑有关的人，我倒得留心些。”

他不再向老少两人打量，一面进食，一面倾听三男女的话，食客甚少，并不吵杂，三男女虽用几如蚊鸣的声音说话，但仍逃不过他的神耳，一字一句接听得十分真切。

“公孙贤侄，你赶快去找金镖银梭。”曹姓老人低声说。

“找他作什么？”中年人问。

“咱们的估计错误，料定这老贼必定休息半天，岂知他只休息一个多时辰便出来了，显然即将动身。咱们已和他照了面，不适宜再跟踪了。你去找金镖银梭，请他派人钉梢，咱们只能远远的跟踪他了。”

中年人略一沉吟，说：“好，我走一趟。”

“盛源粮行已被阎老狗暗中派人重重包围，你得加倍小心。”

“那……应老是否仍会在店中呢？”

“会的，永兴场有神掌翻天主持大局，城中由应老负责。阎老狗只知盛源粮行与永兴场宇文会有往来，廖分坛主在永兴场，阎老狗抓不到盛源的把柄，谅他也不敢妄自到盛源讨野火。盛源的店东是寇文海，他与本县的县太

爷交情不薄，在未找住把柄之前，阎老狗决不敢公然和寇店东反脸，你千万不可露出马脚。”

“小侄理会得。”中年人答，起身走了。

中年美妇低声道：“曹叔，侄女去盘一盘那后生的底，好么？”

曹老人略一退疑，点头道：“好吧，凤娇，但不可打草惊蛇。”

“侄女小心就是。”

中海心中冷笑，忖道：“来了，我何不闹将起来，在金镖银梭未将人派来之前动手，樊老和小后生必可警觉地乘机脱身，岂不妙哉？”

他喝干了最后一杯酒，召伙计上饭，静候变化。

中年美妇略整云鬓，挪了挪腰间的长剑，推椅而起，莲步轻移，含笑向中海走来。

中海一口气吃了半碗饭，抬头注视著盈盈走近的中年美妇。他发觉中年美妇的剑古色斑烂，显然是一把相当珍贵的宝剑。

中年美妇站在他的对面，一双杏眼发射著可看透肺腑的寒芒，目不转瞬地紧紧盯视著他。

他不在乎，泰然地进食，也向她对视，毫不退缩。

中年美妇见冷厉的眼神压不住中海，便知遇上敌手了，久久方盈然一笑，换了另一付面孔，纤手按住剑靶，含笑问道：“壮士，我能坐下么？”

中海伸竹筷将茶壶推过，笑道：“大嫂，别忘了这是买卖地方，何用多问？用茶自己来。”

中年美妇侧著身子坐下，不动茶具，往下问：“壮士高姓大名？是峨眉高人的门下么？”

中海盯了对方一眼，歪著脑袋轻浮的一笑。

“大嫂，是想替在下作媒么？”

“壮士问不得？”中年美妇有点不悦地问。

“当然问得，但大嫂不先道出身份，不嫌冒昧了些？”

“唔！你很精明。我姓陈，夫家复姓公孙，在迷魂门下学艺。该你说了。”

中海一怔。那迷魂门的掌门拘魂诤女姓查名蓉，据说迷魂术天下无双，她可以在激斗间使用一种邪门咒语，令对方神智昏迷，束手就死，十分可怕。武林中人将她视同洪水猛兽，外道邪魔，不屑与她来往，她也不愿和武林名门大派之士打交道。有人说她是白莲会的余孽，邪门妖术不是武林艺业正宗。其实那些人都了解她，她的真才实学和剑术皆足以跻身于宇内高手之林而了无愧色。

由于名门大派的人不屑与她往来，也对她的邪术深怀戒心，因此，没有人敢管她的事，她的性情也日渐孤僻，与江湖上的邪门人物极为亲近，在武陵山区深处，开创局面创建了迷魂门，收了几个得意门人弟子，居然独树一帜名扬四海，与天下各门派分庭抗礼，成为一门宗师。可惜她的门下弟子不多，能真正继承她的衣钵的人太少。

总之，她的一身是多采多姿的，在夹缝中生存，名门大派的等闲人物不愿意也不敢和迷魂门发生纠纷，任其有所欲为。而江湖邪门人物，却多方向她巴结，迷魂门赫然成为颇具声势的门派了。

中海听对方一口道出是迷魂门的弟子，心中暗懔，但并不必怯。他认为所谓邪门迷魂之术，皆是以声色乱人神智的小技，以奇声异色乱人心志，散乱神智，假使修为精纯，心意神驾驭自如，不为外魔侵扰，迷魂术便难以

施其技。

他定下心神，泰然地说：“原来大嫂是迷魂门的高弟，久仰久仰。在下姓龙，到顺庆搜购药材。说起师门惭愧得很，艺自家传，并非峨嵋门下弟子。”

“你是药商？”

“公孙大嫂，人总该有一行业，是么？”

“府上仙居何处？”

“我很讨厌盘根究底。”中海用挑衅的口吻说。

鲍孙大嫂并未介意，继续往下问：“阁下，天色不早，要到顺庆为何还不启程？”

“大嫂不见街上很乱么？等会儿再走尚未为晚。”

“生意人就怕乱，你似乎……”

“在下何怕之有？我看，你一个妇道人家，何不早脱是非之地？唔！有麻烦了。”

正说话间，大门外人声吵杂，十三名兵勇与五名便装大汉，拥入了店门，在柜外和店家低声商议了片刻，有三名大汉四名勇兵进入了食厅，其余的人进入后面盘查住宿的客人。

七个人堵住了厅口，一名大汉干咳了一声，冷冷地扫视着厅中四桌的十余名食客，所有的人皆停止进食，向兵勇们讶然注视，气氛紧张，声息全无。

大汉扫视三匝，用大嗓门叫道：“诸位，奉县太爷手谕，收缴本城过往人等兵刃，带有刀剑的人请即交出。”

在座的人中，身上可看到刀剑的人，只有一个公孙大嫂。中海的剑已用布巾里了置放膝前，但如果兵勇们搜查，同样会被搜出来的。

首先不愿意的是公孙大嫂，她转过身来杏眼一翻，双手叉腰，摆出一付泼辣像，冷冷地说：“什么话？难道说，贵城有人造反了不成？即使有人造反，也用不著收缴兵刃，你们……”

大汉举手一挥，三名大汉徐徐走近，两人在姓曹身侧一站，一名向公孙大嫂走来。

四名兵勇手按刀靶，两面一分，虎视眈眈，有两人已撤下了铐练，准备动手。

姓曹老人是个老江湖，脸色一变，知道不妙。

大汉在公孙大嫂身前站住了，沉声问：“刚才有一个中年人在盛源粮行闹事，动剑伤人，他可是大嫂的同伴。”

鲍孙大嫂扫了兵勇一眼，冷笑道：“你是不是想乘机勒索，陷人入罪？”

“我只问你是不是那人同伴？”

“那人姓什名谁？”“不久前他与你那位老者同时落的店，店家也指证在不久前，你们三人仍在这儿进食。”

“既然你已经知道，还罗嗦什么？”

大汉将手一伸，冷冷地说：“拿来。”

鲍孙大嫂冷笑一声，问道：“拿什么？”

“剑。”

“收缴？”

“是的。同时，委屈你两人到衙门走一趟。”

鲍孙大嫂格格娇笑，媚目一转，笑问。

“要是老娘不去呢？”

大汉巨掌一伸，出其不意的戟指便点她的结喉穴，左手急抄，追上擒捉她的右手脉门。

第十三章

另一面，两大汉左右齐上，分抓曹姓老人双臂。

厅门口一声叱喝，一名身高八尺，巨熊一般的黑凛凛大汉，挺著一把沉重的蜈蚣钩飞步抢入。两侧的四名兵勇，也拔刀一涌而上。

鲍孙大嫂早有准备，“双盘手”上格下拨，化去大汉攻来的一指一扣，纤足一挑，喝声“躺！”

大汉身手了得，退后半步，掌向下削，来一记“划地为牢”，反击公孙大嫂挑来的脚。

曹姓老人一声长笑，倏然站起，双手一分，近身的两名大汉“啊”一声狂叫，胸腹之间被掌背拍中，向后面飞退，“轰隆”之声暴起，撞倒了两张食桌。

使蜈蚣钩大汉到了，大吼一声，“泰山压顶”猛砸而下。

曹姓老人顺手抓一张木凳，身形快如闪电，闪身避过一钩，猛旋身，木凳一抡，右面两名兵勇的单刀脱手而飞，惊叫著向后退。

“你走得了？”使蜈蚣钩大汉大吼，抡钩来一记“掩门留客”，反手便钩。

曹姓老人向上跃，在间不容发的危境中避过一钩，上身前探，木凳来势疾似奔雷，兜头便砸，迅捷绝伦。

使钩大汉太过信赖手中的兵刃，根本没将曹姓老人放在眼下，一钩落空，想闪避已来不及了，百忙中脑袋一偏，“拍”一声巨响，木凳砸在他的头侧和肩膀上，木凳四分五裂，应声立碎。

“哎呀……”他怪叫一声，跌倒在地。

曹姓老人飞返丈余，跃向窗口，一面大叫：“快走！不必……”

在使钩大汉与四名兵勇抢上擒捉曹姓老人同时，公孙大嫂已经用一连串凶猛快速的打击，把要擒捉她的大汉打得落花流水。大汉用“划地为牢”的手法，想袭击她的胫骨。岂知她招一发即收，上身欺近，“拍”一声出手如雷，一耳光把大汉打得侧冲两步，手脚大乱。

她下手不容情，紧追不舍，拳掌并施，连攻三拳四掌，记记落实，把大汉打得厉叫不已，最后一掌把大汉打得仰面撞倒在桌上，昏厥了，连人带桌向下倒。

中海乘乱到了两老少的身侧，低声道：“老伯，该乘机离开了。”

“噢！老朽为何要离开？”老人固执地问。

“这三男女是跟踪两位两来的。”

“那有此事？”

“他们是迷魂门……”

“老夫知道，迷魂门的弟子与老夫无冤无仇。”

“但他们是龙虎风云会的人。”

“不，迷魂门的掌门人不受任何人驱使，门下弟子也不会加入龙虎风云会甘居人下。”

老家伙顽固的很，毫无戒意，中海心中大急，正想催促，但心中一动，换了冷冰冰的口吻说：“你这孤陋寡闻的老家伙当真无可药救，只知固执不化。他们已经知道你姓樊，知道你是与木莲花苑有关的人，要从你身上追出他们要的消息。刚才那姓公孙的家伙，便是去盛源粮行找人来跟踪你的。”

少年人突然插嘴道：“樊公公，我们还是走的好。”

“好吧！免得惹上麻烦，走。”樊老人恭顺地答，仍向中海投过一瞥不信任的眼光，带著少年向厅口移。

这瞬间，曹姓老人刚掠过中海身侧，一面招呼公孙大嫂撤走，一面掠向窗台，要破窗逃走。

中海出其不意一掌劈出，“噗”一声劈在老家伙的腰脊上，这一掌他用了七成劲，曹姓老人骤不及防，怎吃得消？“哎”一声怪叫，人不退反向前栽。

中海飞起一脚，将曹姓老人踢得悬空翻出，大笑道：“龙虎风云会的匪徒，你敢拒捕？”

“澎”一声响，曹姓老人跌翻在食桌上，一阵挣扎，被一名兵勇抓住机会奔上，刀背在老家伙的胫骨连敲两记狠著，再掏出铐链将老家伙锁上了。

鲍孙大嫂已击破明窗，正往外跳时，猛转头恰好看到中海将曹姓老人打昏。她想折回抢救，但厅口已出现了无数人影，呐城声震耳，来势汹汹。她一咬牙，死瞪了中海一眼，方破窗飞出。

使蜈蚣钩的大汉在地上爬起，恶狠狠地奔到被锁上的曹姓老人面前，便待钩断对方的脚筋出口恶气。

“老兄，且慢伤人。”中海笑著叫。

大汉收了钩，向中海抱拳施礼，说：“多蒙兄台鼎力，将这家伙擒获，感激不尽。在下姓斑名成任职本县巡检司。这三个男女全是可高来高去的匪徒，不割断他的脚筋……”

“斑大人，如果割断他的脚筋，他横了心，便不会供出实情了。这人姓曹，是龙虎风云会的重要人物。”中海抢着答，他想乘机提醒尚未离开的樊老人。

斑成再次道谢，说：“这恶贼叫青痣虎曹南川，是西南作恶多端的大盗，在龙虎风云会地位不低的，积案如山，死罪难免。至于他是否招供龙虎风云会的底细，已不关宏旨，当地该会的底细，咱们早已摸清了。”

“这人却不是当地的会匪哪？”本城乡绅阎爷家中的保镖师父独眼狮纪师父，知道这家伙的来历，他是城都分坛的六煞神中的一个。”

“那两个男女呢？”

“也是从成都来的，但身份尚未查出。”

“哦！斑大人对龙虎风云会非常熟悉，贵县为何不早早下手清除他们？”中海语中有刺地问。

斑成一面打发手下扶著受伤的人出店，一面苦笑道：“不瞒兄台说，本县人手不够，不愿打草惊蛇。再说，他们的秘密老巢并不设在永兴场，而是在西山深处，不易搜获，因此迟迟未敢下手，今年县城可望迁至庙儿坝，西山的会匪必须加以剿平，所以早晚得入山捣毁该会的秘密老巢以安静地方，事在必行。这次他们居然胆大包天频频闹事，不得不提前进剿了。”

“哦！原来如此。他们在西山的巢穴，到底在何处？”

“恕在下不能奉告。谢谢兄台相助，在下告辞……哦！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呢！失礼失礼。”

“在下姓龙，到顺庆搜购药材，一些小事，何足挂齿？”

斑成带著俘虏走了，中海也离开食厅，走到厅门。樊老人和少年也随后出厅，低声问：“龙老弟可否借一步说话？”

中海也低声道：“小可已落店，何不至房内一叙？”

“小老儿也落了店，住楼上。那儿未留有客人，甚是清静，何不上楼细说？”

中海点点头，到了柜旁交代店伙将包里送至楼上，说是包里不再交柜，说不定午间要动身上道。

楼上没有其他客人，三人在樊老人铺盖上落坐。樊老人仔细打量中海片刻，然后慎重地问：“老弟，你是不是跟踪老夫许久了？”

中海不住摇头，说：“小可从湖广来，十月中旬动身，冬日水浅，船行不易，两天前方在合川舍舟就陆，对老伯陌生得紧。”

“那么，你怎知老朽与木莲花苑的事？”

“小可在青痣虎三人谈话中略知一些，如此而已。”他将所听到的话一一说了。

樊老人低头沉吟良久，仍困惑地说：“不错，青痣虎确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但……但迷魂门的两个小辈，怎会投入龙虎风云会的？怪事。”

“老伯，事实俱在，不容置疑哪！”中海坦率地说。

“青痣虎是成都分坛六大煞神之一，夜袭木莲花苑可能有他一份。如果他是从成都起便一直钉住老夫，那……怪事，他足有余裕可以召集党羽下手，为何迟迟未发？”

“据小可猜测，他们要从老伯身上，找出与老伯有关的人，以便一网打尽！”

“唔！似乎甚有道理。樊公公，我们怎么办？”少年人急急地问。

“这位小兄弟是……”中海问。

樊老人虎视眈眈地钉著他，问道：“老弟台，你真是到顺庆来购药材的人么？”

中海打开里剑的布囊，现出追电剑，说：“老伯大概曾经有所风闻，小可乃是与龙虎风云会誓不两立的大地之龙龙中海。”

樊老人吃了一惊，喜形于色。

少年人一蹦而起，长揖到地，喜悦地说：“原来是龙大哥，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想不到无意中有缘幸会。”

“你……”中海迷惑地问。

“小弟路璧，大峪山雍玉是我的表哥。”

中海大喜，赶忙回礼说：“这么说来，璧弟必定知道雍少山主的近况，他目前怎么了？璧弟与四绝秀士路老前辈……”

“那是家祖父。唉！大峪山目前已是龙虎风云会的巢穴了。”路璧叹息著说。

中海心向下沉，急道：“糟！他们竟迫不及待地下手了？”

“是的，他们早已有所准备，志在必得，如果不是……”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中海抽口凉气问。

“快三个月了。”

“狂丐西门老爷子不是去了大峪山么？”

路璧长叹一声，黯然地说：“如果不是大哥请西门老爷子走一趟大峪山，大峪山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当天午间西门老爷子到达，同来的尚有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他们是浴血从小径杀入峪中的，匆匆传警，姑丈和玉表哥云笙表姐立即准备，全寨的弟兄齐心合力，在初更时突围而走。恶贼们百密一疏，未料到救兵从天而降，更未料到寨中弟兄会从山后突围，反而杀出一条血路，由前山脱身，利用羊皮浑脱舟从渭河撤走，追之不及。突围时，姑丈领先开路，碰上十余名剑术通玄身怀罡气绝学的蒙面高手，身负重伤，幸得千手哪吒云叔带了十八铁卫赶到，以飞刀和大弩击退恶贼，抢救回生。据西门老爷子说：那些蒙面人中，有长春子和老道所收的甘凉四弟子在内，难怪如此了得。”

“璧弟，你爷爷呢？”

“不久前，有人传说我爷爷在河南行道，那是不确的。我家在金沙江畔隐居已有二十年，与蛮夷化外之民为邻，距大凉山不远。即使家祖父出面，也不可能和长春子论长短了。

家祖父二十年前大病经年，体力急剧衰退，真要动刀剑，还不如我姑丈呢。”

中海抽口凉气，苦笑道：“天地间能制长春子的人，以前是你爷爷。唉！你爷爷既然……这么说来，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缥缈仙子老前辈身上了。”

樊老人接口道：“龙老弟，假使缥缈仙子能制长春子，木莲花苑怎会化为瓦砾场？”

“老伯……”

“老朽樊昌，江湖匪号是铁掌拂云……”

“哦！原来是峨嵋三圣祥光大师的高足，在下失敬了。”中海改容肃然地答。

峨嵋三圣，是前一代峨嵋派的高僧，佛门绝学誉满江湖，但他们极少下山在江湖行走。

三圣最后涅槃的是祥光大师，已经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

铁掌拂云暗然苦笑，往下说：“缥缈仙子算起来该是老朽的表弟妇，她的夫婿蓝昌儒，乃是老朽的表弟，是姑表亲。蓝家世代书香，昌儒表弟一代名士，除了舞文弄墨之外，手无缚鸡之力，却娶了一位武艺超凡入圣剑术通玄的妻子。表弟妇自从脱离江湖后，相夫教子不问外事，连两个爱孙也仅传授练气术而不传拳剑，她自己的功力也退步多多，练武的人，最忌持之无恒，年登花甲，即使用功勤练，也仅能保持原有的成就而已，欲想精进更是难上加难。她既然不再勤练，想想看，她怎能和不断苦练雄心勃勃的长春子相比？今年初春，报应神费老弟从西倾山回来，冒险探出长春子的可怕阴谋，赶到木莲花苑找我，要老朽将表弟妇请出，以挽救江湖劫难。表弟妇有自知之明，坚决表示无法担当重任，要费老弟速去寻找四绝秀士出山。但四绝秀士的下落却无人得悉，天下茫茫，到何处去找？费老弟以为我表弟妇只知独善其身，苟安田园，有失侠义英雄去暴除奸的本色，一气之下，旧病按发，大病半年，在老朽那儿养病，几乎不起。直至两月前，风声紧急，老朽已从永嘉镖局的朋友口中探出龙虎风云会的人已大举入川，知道大事不妙，便自行作主，封

锁了木莲花苑。同时力劝家表弟秘密迁居九龙山，妥善安排应变事宜。果然不错，刚安排妥当，十月初，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强敌群至。表弟妇仅手刃三名恶贼，便被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琴音所制，蓦尔倒她，要不是琴音及时中断，恐怕那晚尔等出面相抗的十六人中，必将无一生还，那晚老朽也受了伤，费老弟却落入恶贼手中，却被一个蒙面人暗中救走，得庆重生。月前，路小扮带著他爷爷的手书，找到了九龙山，说及大峪山的事，并请表弟让表弟妇出山收拾江湖残局。四绝秀士还不知表弟妇已经不复当年了呢。费老弟知道所有消息后，认为对两位足以制长春子的高手已无任何希望，留书不辞而别，说是要到嵩山恳求少林派出面挽救江湖大劫，老朽不放心，同时路小扮也希望到河南寻找四出找帮手的姑丈大峪山主，因此我两人便追下来了。

到了顺庆府，便失去费老弟踪迹，正在进退两难呢。”

中海大惊，顿足道：“糟了！丙然是他老人家。”

“是谁？”铁掌拂云惊问。

“费前辈，他已落入恶贼手中了。”

“什么？你……你怎么知道？”

中海将从松林铺得来的消息一一说了，最后说：“龙虎风云会的高手将在两天之内赶到，小可必须及早将费前辈救出。如果等到他们的高手赶来，大事去矣！”

“你知道人囚禁在何处么？”铁掌拂云急问。

“按情势来看，永兴场的恶贼必定撤走了，九成儿已撤入了西山。”

铁掌拂云搓掌焦急地说：“相当棘手，那西山是一片古森林，坑谷甚多，方圆百十里，有数十座小山峰。西南抵涪江左岸，山都不太高，但易于藏匿，如何找法？”

中海沉思片刻，断然地说：“事急矣！我们必须分头行事。希望前辈入山搜出他们藏身的秘窟。璧弟劳驾跑一趟松林铺，找罗志超等候黄老四，跟踪那家伙入山。小可即刻启程投奔阎光，借他一臂之力，唆使他们到西山扫室犁穴，驱虎相斗，他消息灵通，早有提防，必定知道恶贼们的巢穴所在。以两日为期，每日初更二更初，在此地交换消息，探出巢穴所在后，咱们可以火速下手救人。两位如果认为可行，便可分头进行，怎样？”

铁掌拂云仍在思索，他又加上两句：“老伯有何高见，尚请见示。”

铁掌拂云一掌拍在膝盖上，断然地说：“老弟，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咱们就依计行事。”

“好！咱们就分头行事。”中海站起说。

“龙大哥，今晚是否要回店交换消息？”路璧问。

“今晚不必见面了，如有消息……”中海一面说，一面走至壁间，指着窗口上方的一道框缝往下说：“可用纸写好塞在这儿便可。老伯最好抽空先查问店家，费老是被他们弄走的。”

接着，他交代路璧有关松林铺的事，一声后会，先告辞下楼而去。

已证实四绝秀士和缥缈仙子不可能重出江湖，即使重出也无法和长春子一争长短，他心中焦急万分。

看来，今后的成败，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假使两仪心法未能练至化境，一切努力皆属徒然，安危系于一身，他感到万分惶恐，心中暗暗叫苦。

也因为这些凶讯的刺激，他开始加紧鞭策自己，必须加紧苦练两仪心法，参研电剑的精奇剑术，希望能配合自己的如意身法，悟出更神妙更凶猛

的招数，以应付不久即将到来的惨烈狠拚。

在此之前，他确是存有依赖之念，深信四绝秀士和缥缈仙子两位高人决不会置身事外，袖手旁观长春子荼毒江湖，定然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同时，他对自己报仇大事，始终无意暂时丢开，并未将全付精神放在对付龙虎风云会的事上。而且也顾忌太多，不敢挺身而出揭发长春子的阴谋诡计。

铁掌拂云和路璧，带来了晴天霹雳似的消息，他更在恶贼们的口中探出长春子果然不出所料，在河南组起英雄会来了，他已绝了依赖的念头，也激起了无边豪气，慨然以挽救江湖大劫为己任，义无反顾，个人的恩仇算不了什么，他必须挺身而出，无畏无惧地向不甘屈服的江湖朋友们攘臂高呼，群起而攻勇往迈进。

他换了一身夹缎子紫蓝色劲装，外罩一件羔皮袄，腰悬追电剑，带了百宝囊，大踏步出了店门，换了装，他像是变了一个人，风尘之色尽除，成了一个雄健如狮英气勃勃的年轻豪客。

巧极了，街北来了一群人，由两个奇形恶相，高大骠悍的中年人率领，大踏步到了店前，左首那人双睛深陷，发射出险恶的眼神的大勾鼻似鹰啄，尖嘴缩腮，留著鼠须，佩著一把爪形兵刃。这人在店门口一站，向后叫：“赵师父钱师父，你两人把守住店门，那两个王八蛋会回来取行囊的，来了必须将他们拿下，死活不论。”

“是，在下遵命。”身后出来了两个人，大声答。

右首那人豹头环眼，透出一口白森森又尖又利的牙齿，小耳突出。佩了一柄九环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家伙死死的盯住踏出店门的中海，突然伸手虚拦，拉开大嗓门叫：“站住，小子！”

中海站住了，眯著眼笑问：“老兄，有何贵干？喝！你老兄的口气真是大得惊人。”

豹头环眼大汉无名火起，双手叉腰追上，瞪著怪眼吼叫道：“好哇！你这小子定是龙虎风云会的人。”

中海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说：“老兄，看你也不会是个好东西，你就会血口喷人，大呼小叫无理取闹。如果在下是龙虎风云会的人，你不逃命才怪。老兄，你贵姓大名？”

“太爷姓祝名和……”

“哦！原来是阎府八猛兽的老六厉豹祝和，难怪！”

“难怪什么？”厉豹祝和厉声问。

中海在这瞬间，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利用八猛兽打入阎府，立即狂傲地大笑道：“难怪阎光要倒霉，被人烧掉了农庄，杀了不少人，只因为他花了不少冤枉钱，请你们这些浪得虚名的保镖，怎能不倒霉？”

“你小子混账！”厉豹大吼。

贝鼻大汉气得脸色发青，追上吼道：“好小子，你吃了豹子……你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公然侮辱咱们八猛兽……”

“哦！你阁下又是……唔！看长像，你老兄定然是老五神鹰项义了。对不起，不知无罪，刚才骂苦你老兄啦！在下这儿赔礼了。”

中海半真半假的笑说，装模作样的抱拳一揖。

神鹰项义无名火起，愤怒地踏出一步，一耳光抽出。

中海低头避过一掌，神鹰抽空的手猛地一带，用阴掌再来一记耳光。

中海这次不再相让，右掌上格，左掌发如电闪，“噗”一声击中对方右颊，闪出大笑道：“不错吧？我说你们是浪得虚名，果真不假。”

神鹰骤不及防，更未料到中海手脚快得如此骇人，想躲避也力不从心，挨了个结结实实，被打得眼冒金星，斜退出八尺外。

“哎”一声惊叫，将身后的一名师父撞倒了，他自己也几乎失足。

街上行人不少，先前围观的人不由自主地惊叫出声。

厉豹大吃一惊，怒吼道：“王八蛋！你敢动手打人？要你的命。”

中海闪到街心，点手叫：“豹子，别叫，来来来，这儿宽敞些，正好施展，让太爷剥下你的豹皮来。”

阎府的保镖护院们，确具有超人艺业，平日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因此当著这许多看热闹的人群们，他们不愿自损名望倚多为胜，九个人四面一分，将围观的人赶退。

厉豹紧了紧腰带，一声沉喝，飞步抢入，左掌一引，右拳突出，“黑虎偷心”气势汹汹的攻出一拳，拳风虎虎，力道如山。

中海侧闪，右掌上拨化招，急步欺上，左掌直劈而下。

厉豹身法反应十分灵活，侧移进步，反欺而上，一声大喝，狂风暴雨似连攻五掌六拳三腿，换了三次照面。

中海心中暗笑，但也暗自点头，心说：“相当高明，八猛兽可以派用场了。”

他身法倏变，手脚突然加快，斜身让过捣向左肋的一拳，右手拨开抓向咽喉的爪，左肩欺人，猛地一掌登出，喝声“躺”！

“嗯！”厉豹轻叫，右肩挨了一掌，但并未躺下。身形刚定，咬牙切齿再次扑到，喝声响如沉雷叫“著！”

双手招出“如虚似幻”，诱中海化招，下面一脚突袭，急逾电闪，十分凶猛。

“不可冒失！”神鹰大叫。

“噗！”

踢中了，踢中中海按下的一掌。

中海一声长笑，五指如钩，扣住了厉豹的靴子，往后一带，向上扔，飞起一腿，喝声“去你的，不像话！”

厉豹右臂挨了沉重的一击，似乎浑身骨头都被震得松散开来，手脚朝天飞起，抛出丈外，“砰”一声背脊著地。

痛得他“哎！”一声大叫，向后倒翻一匝。

中海拍拍手，大笑道：“起来，再来一次试试。”

神鹰飞步抢上，正想找兵刃。中海摇摇手笑道：“老兄，你不必拔兵刃唬人，成名人物乱拔兵刃你不怕被天下英雄取笑么？来吧！我陪你松松筋骨。”

神鹰心中有数，比拳脚他绝对占不了便宜，拔出他的外门兵刃铁鹰爪，立下门户硬著头皮怒叫：“拔剑！项太爷不和你干耗，拚个你死我活。”

中海早有打算，预备在这儿亮出真名号，以便吸引龙虎风云会的注意力，让天玄剑有从容游说武林名宿出山的机会。”

反正两天之内便可离开，让风云会的恶贼疲于奔命去追踪他，岂不两全其美。

他徐徐撤剑，笑道：“呵呵！你老兄这叫不见棺材不掉泪，请。”

神鹰瞥了他追电剑一眼，不屑地问：“小子，你的剑多久没磨了？”

“呵呵！大概有二三十年没磨了，我这把老古董是不用费神打磨的。进招吧，还等什么？”

神鹰一声低叱，铁鹰爪斜挥而出。

中海神剑急挥，“铮”一声架开了铁鹰爪，乘势切入，喝声“著”！紫虹一闪，从中宫攻入，奇快无比。

神鹰吃了一惊，飞退八尺，一声怒吼，展开铁爪绝学奋勇猛攻。想抓住中海的剑。

中海从容化解攻来的十二爪，回敬了七剑，但见紫虹飞腾，剑气厉啸，一双人影急剧地盘旋进退著，两丈内罡风刺骨，触肌生寒，围观的人步步后退，圈子愈来愈大。

神鹰不怕出人命，出手凶狠，下手毫不留情。但中海却不想伤他，要利用八猛兽对付龙虎风云会如果伤了人，以后不好说话，因此能不下手杀伤人，也不想伤对方的兵刃。而神鹰的攻势十分凶猛泼辣，铁鹰爪前端的四只活动钢爪伸缩自如，极难应付。

饱了十余剑，中海已将神鹰的招数摸清，开始用妙招回敬了，一声长笑，突然从爪影中切入，“铮”一声巨响，铁爪被震得向内方反荡，神鹰的右半身暴露在剑下了。

厉豹早已爬起在侧观战，不时用手揉动著被打的脸颊，和被踢的臀部，一面不住的呐喊替神鹰助威，这时一看不对，跳著脚大叫道：“快转身，用”回眸反顾”，快！”

双方交手，招式变化如同电光石火，怎能在场外招呼？声出情势已变，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神鹰虽想应声变招但没有机会，刚侧移转身，中海的另一剑已到，“刷”一声轻啸，紫虹一闪，神鹰的胁背出现了一道血痕，衣破血出。

神鹰不在乎轻伤，斜移两步反手挥出一爪。

“铮！”铁爪突向下沉，上面被剑压住了，力道沉重的像一座山。

“住手！”中海沉喝，声如沉雷。

“哎呀！”旁观的人惊惶地叫。

神鹰不住手不行，爪被压下，假使他先前挫身后退或者还有机会，这时已不可能了。中海的剑斜压住他的铁鹰爪，剑尖指向他的右颈侧，冷冰冰的剑气澈骨奇寒，令他悚然而惊，浑身泛起鸡皮疙瘩僵在那儿直抽冷气。

厉豹心向下沉，拔出九环刀急冲而上，怪叫道：“小子，来拚个你死我活。”

“你也给我站住！”中海暴叱。

“太爷不听你的。”厉豹大吼，已到了八尺外。

“你要神鹰死么？”中海冷笑著喝问。

厉豹打一冷颤，站住了，大叫道：“有种就和太爷斗二百招，制人要挟算不得好汉。来来来，吃我一刀。”

中海向神鹰冷冷地说：“老兄，饶你一次，下不为例……”

话未完，南面的观众纷纷走避，闯入九名大汉，领先的仍是使用蜈蚣钩的斑成。他分开人丛，抢入大叫道：“谁在这儿斗殴？咦！”

厉豹精神大震，大叫道：“斑兄，这家伙定是龙虎风云会的恶贼。”

斑成已看清中海的脸容，他怪眼一翻，向厉豹大叫道：“你说什么？祝

兄，你喝了多少酒？糊涂啦！”

“胡说，我说这家伙……”

“你说他可能是龙虎风云会的人，是么？”

“兄弟正是此意。”

斑成重重地哼了一声，怪声怪气地说：“祝兄，刚才兄弟所擒住的青痣虎曹老贼，你知这是谁捉到的么？”

“这……自然是斑兄的功劳。”

“你错了，兄弟可没有这般能耐，你也不行。告诉你，是这位龙老弟捉住的。”

“这……这……”厉豹张口结舌地叫。

“你还认为他是龙虎风云会的人。”

厉豹收了刀，气虎虎地说：“兄弟认栽，算他走运。”

神鹰也收了铁鹰爪，苦笑道：“祝兄弟，不是算他走运，而是你我走运。这位老弟的剑法并未施展绝学，手下留情，他若当真要咱们的命，咱们也只有乖乖的奉上。”说完，他整了整衣袖，摸了摸肋背的伤痕，向中海引礼道：“适才多有得罪，尚请海函。老弟台高性大名，可否见示？”

中海回了礼，笑道：“彼此皆有不是，项兄客气了。俗语说——不打不相识，刚才多有冒犯，幸勿介意。兄弟姓龙，匪号人称大地之龙，请别见笑。”

多久以来，他这大地之龙的名号，已经传遍了江湖，真姓名龙中海反而被人忽略了。斑成是巡检司的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道州行文天下要捉的要犯龙中海。即使他知道，又能怎样？天下没有为了一百两白银赏格，拚老命冒险去捉大地之龙的傻瓜。斑成招子雪亮，他才懒得管道州的血案。

大地之龙四个字，像是一声春雷，众人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惊叫。神鹰下意识摸摸颈子，苦笑道：“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两世为人。我兄弟刚才多有冒犯，尚请龙兄见谅。”

中海爽朗地一笑，说：“好说好说，兄弟也有不是，请不必挂怀。”

“龙兄是为龙虎风云会而来么？”厉豹喜于形色地问。

“不错。”中海率直的答。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龙兄移玉阎府，兄弟有事请教，并恳请兄台援手。”神鹰诚恳地说。

中海求之不得，笑道：“援手，不敢当，项兄言重了。如果诸位需在下相助，愿略尽绵薄。”

“能得龙兄援手相助，感激不尽。兄弟领路。”

斑成也说：“兄弟也正有消息相告，与诸位一行。”

阎君祥的府第在县衙的西首，建筑之宏，比县衙强上百倍，在小城来说，它像是皇宫般突出，飞檐画角，美仑美奂。其间园林之胜，有亭台楼阁。谁也不知道这家伙造过多少孽，又吸了多少的血汗，方有今天富甲一方的成就。短短六十年，阎家仅仅前后两代，白手成家，到今天赫然成了富压王侯的豪绅之家，拥有良田万顷，府中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奴婢成群，妻妾共有三十余名之多，穷极奢侈，路人侧目。

踏入阎府宏丽大院门，中海心中涌起无比的感慨，他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他无法想像在六十年中只靠白手成家，两代人会有这种的惊人成就，即使田地中可以长金银，也不可能如此兴旺的收成。

同时，他也十分怀疑，即使地方上的百姓全是白痴，也不可能替阎家

挣来这许多财富，阎家的田地，也决不会完全是巧取豪夺而来的。像松林铺罗家的田地，不管阎家的人运用的手法如何卑鄙，但确是用三百两银子谋来的，而非空口霸占而来。那么，阎家的金银从何而来？

由阎家的光景，他想起故乡的豪富郝家兄弟。郝家也是富甲一方的豪门，有良田千顷，奴婢成群也是两代兴旺起家的，但并未为富不仁，在地方上甚至还得到部份乡民的尊敬。如果按收成计算利润决无这般成就，他们的金银，到底从何而来的？他想来想去想不通，疑团难解。

他不但对这些地方豪绅的金银来源惑然，对那些所谓官宦之家，也是百思莫解。有些清官位极人臣，死后两袖清风，身无长物。但有些做了十来年六七品小辟，退休后便富甲一方。一个县太爷只不过七品前程，年俸只有米一百石，钞六十贯，加上仅一些足以温饱的实物配给，即使十年来不吃不穿不用，加起来还不够白银千两，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在他这个不取意外之财不贪非份的人来说，确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是个见钱眼红的人，但看了阎家的财势，仍不由心中暗暗嘀咕。

大厅是两层楼的大建筑，顶楼是重檐，气象万千，四壁书画皆出自名家，金碧辉煌，美不胜收。

奴婢成群结队，歌伎小童更是不可胜数。

神鹰一群人领著中海，从右面走廊直趋东院，那儿也建了不少厅房，前后有院子，厢房成列，住了阎府用重金聘来的保镖打手，还有不少奴仆。

神鹰请斑成和中海在厅中就坐，奴仆奉上香茗，有人去请其他的人。

八猛兽只有四名在家，另四名一早便带了卅余名打手，会同县中八十名兵勇，到永兴场去了，尚未转回。

留下的四猛兽除神鹰和厉豹之外，另两人是老三白象舒仁，一个高大肥胖的大个儿，生了一个突出的大鼻子，白白胖胖，两膀有千斤神力。另一人是老四麻面虎，是个相貌狰狞，长了一脸黑麻子大汉。

在座的人除了中海之外，全是老相识，由斑成替中海引见毕，神鹰开门见山地说：“龙兄，大驾光临敝地，不啻是救星从天而降。老实说，咱们八兄弟虽说各俱小技，但比起那些江湖名宿高手来说仍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因此，希望龙兄能助兄弟一臂之力，铲除风云会的恶贼，以安静地方。”

“项兄，在下也曾作过保镖，但代价极高，项兄是否能办到呢？”中海不动声色地问。

“龙兄但请放心，如果龙兄俯允，在下即向阎王推引，千儿八百决无困难。”神鹰拍著胸膛保证无问题。

“恕在下多问，诸位在阎府，年金多少？”

“府中师父共分三等，一等年金白银八百两，二等五百，二等三百，一律管吃住。兄弟八人皆是一等，如加上年节赏赐，超过千两以上。”

“唔！倒是相当丰厚哩。”

“龙兄如果有意，阎爷……”

“呵呵！咱们别提贵主人。俗语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龙某这人一向不愿受人驱策，所以不想取斌主人的钱财。”

神鹰心中大急，垂头丧气地说：“龙兄如果撒手不管，那……”

“在下岂可不管？”

“那么，兄弟先谢过龙兄……”

“且慢，咱们有话先说明，免得留下话柄。”

“龙兄有何高见……”

“在下只能相助诸位一臂之力，与贵主人无关。至于在下的行动，不许任何人过问。龙某与龙虎风云会誓不两立，但我有我的处事方法。”

“那好办，只要龙兄插手……”

“当然插手，义不容辞。在下想请教，龙虎风云会的秘窟不在永兴场，西山深处的老巢，诸位知道确址么？”

斑成接口道：“有关龙虎风云会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形，在下说出俾供龙兄斟酌。定远只是块小地方，是不能藏龙纳虎，他们在顺庆府建有分坛，坛址在府北老南充县治北津渡，香堂却设在城东沿江街临江楼的北首。真正的秘窟，在城西的山区大方山内。分坛主叫金刀无敌范鹏，他已经来了。定远的负责人，称南路会友，姓文名仲，绰号叫快腿毒刀，脚上功夫了得，为人阴险毒辣。永兴场和城内的盛源粮行，只是他们的联络站，真正的秘窟在西山，可能在天狐谷内，但还未能证实。”

“他们前晚到了不少高手，斑兄可曾探出？”中海问。

“不错，是从成都来的人，有三个人已经查出。”

“是金镖银梭应彬……”

“是两人，一人是神掌翻天潘贵，另一是巧手神偷巫杰。到来的当晚，便在定远客栈作案，迫店伙下蒙汗药，擒走了一个姓费的老人。”斑成滔滔不绝地说。

中海心中暗惊，这姓斑的果然利害，消息之灵通，比一流江湖人更高明，在官府任巡检，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还有其他消息么？”他问。

“有，今早重庆府来了急报，他们的少会主前天乘船到了重庆府。”

中海吃了一惊，心说：“老天，他不是比我晚到一天么？按行程，假使他乘船逆江而上，今天该已到合川了。”

斑成并未注意到他的神色，继续往下说：“这两天，成都方面也可能有人赶来。据我所知，顺庆府是他们重要的秘窟，有许多人在府城聚集，又从那儿分手，重要人物到后不久，必定失去踪迹，可能是前往更重要的地方藏匿了。假使在这两天中，咱们不能将他们在西山的根挖掉，后果可怕。”

中海向神鹰问道：“项兄，贵主人既然知道对方将有大批高手赶来，为何仍敢和他们硬拚？”

神鹰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天知道，阎爷怎敢？昨晚咱们陪同阎爷在农庄与宇文仲派来的人谈判，讲好了以一千两银子买个平安，岂知一个姓李的师父偏偏不服气，在路上截杀他们四个人，李师父也死了。他死了不打紧，逃走了一个代表，今早他们便大举来袭。

我等已保护着阎爷回城，毫不知情。阎爷一怒之下只好放手一拚了。”

麻面虎接口道：“斑兄的朋友众多，黑白道全有交情，他的消息也令阎爷下定决心周旋到底。”

“斑兄，是何消息可令阎爷不计后果？”中海问。

斑成略一沉吟，说：“是这样的。十月中旬，龙虎风云会的外主坛被龙兄所毁。不久，河南突有前代字内三大高手的长春子出现，筹组英雄会，公然宣布与龙虎风云会为敌。因此，龙虎风云会的人陆续撤入四川，显然对英雄会十分忌惮。上月中，英雄会已传出消息，要人川和龙虎风云会决一死战的。按行程，至迟在半月后，也就是明年春正，英雄会的豪杰便可赶来，只

消挺过这段时日，便不怕龙虎风云的恶贼了。”

中海忍不住沉声道：“龙虎风云会暗中撑腰的人物，正是长春子老杂毛，如果等英雄会的人入川了，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什么？”所有的人都惊跳起来。

中海淡淡一笑，说：“在下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情，信不信悉从尊便。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目下诸位可否立即向西山天狐谷进兵？”

“这样吧，咱们何不先往永兴场走走？”神鹰说。

“好，咱们前往接应大哥他们。”白象站起说。

斑成也离座说：“城中的事，白昼尽可放心，兄弟和诸位一行。”

六个人带了廿余名手下，急急出城而去。

同一期间，湖海散人和小襄王一群人，早已由合川舍舟就陆，向定远飞赶。他们已接到急报，全力赶来。

也在同一期间，长春子正带了英雄会四十余名高手名宿，快马加鞭赶向夷陵州，要在夷陵州乘船入川。

天玄剑一群人，却在施州卫附近，黑旗令主的黑旗盟所在地，焦急的找寻中海的下落。

两个多月以来，中海的消息如石沉大海，他们怎不焦急？

至于龙虎风云会的会主，会中的人只知他已到了湖广。其实，他早已潜返四川，正暗中安排毒谋布置天罗地网，准备擒龙伏虎。

小襄王父子，亦在倾全力找寻大地之龙，经过两个月来的奔波，不得不宣告失败，这次应召返川的，做梦也未料到他们所全力找寻的大地之龙，已比他们早一天入川了。

金刀无敌范鹏派出请求救兵的人，共计十数名之多，黄老四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由于他不知会主已潜返四川，还想将擒来的报应神费浩戒送湖广，交由会主发落哩。

派出的人在合川碰上小襄王父子一群人，说出费浩的事。小襄王父子连忙舍舟就陆赶来，要将费浩接走。小襄王是会主的门人，却也不知道会主的行踪。同时，他知道木莲花苑的人对会主是如何的重要，深怕被人赶先一步将人救走，所以火速赶来。

白象舒仁领先出城，中海和神鹰并肩而行，后面是斑成和厉豹祝和，其他的人在后紧跟，出城扑奔永兴场。

永兴场距县城约有六七里，西面便是西山山区，场址建在一座小霸下，约有六七十户人家，山区附近几座村庄的赶场所在地，每逢三八九日，这儿便形成一座小市场，但因距县城太近，所以交易量并不大。

他们来晚了，永兴场龙虎风云会的贼人已经退入山区，四猛兽也已帶著人追入山区去了。

永兴场留有眼线，指引着白象一群人赶入山中。中海留意附近小径上的景物，一面向神鹰问：“项兄，这儿到天狐谷还有多远？”

“远著呢，樵径绕山曲折而行，算路程约有廿里左右。”

“难道说，诸位要追到天狐谷不成？”中海问。

“我们不到卅个人，怎敢到天狐谷？”

“那……”

“人熊熊大哥追贼入山，他会知道相机行事的，如果所料不差，可能已将贼人困在前面三里地的流水崖附近。那儿是一座绝地，只消脚程快的人赶

先一步，绕到崖西将唯一的出路堵死，那就好办了哩。”

第十四章

中海侧耳倾听片刻，说：“不对，前面三里左右没有人声，只有用歪风掠枝的呼啸，贵伴不在前面。”

“不会吧？熊大哥临行时还曾说过，目下不是扫庭犁穴的时候，决不会追过流水崖的。”

“他带了多少人？”

“卅余名，全是相当了得的高手。”

“要是天狐谷的恶贼赶来声援……”

“哎呀！”神鹰惊叫起来。

“怎么了？”前面的白象扭头问。

神鹰站住了，变色的说：“熊大哥追入山区，该已有两个时辰了，假使天狐谷的恶贼大批出动，他们……”

这时，他们处身在山麓的狭谷，两侧是不大峻陡的山坡，枯草丛生，碎石散在坡上。小山自山腰起，松桧向上逐渐延伸，形成浓密的森林。山腰以下，丛生著砍伐得只剩三两尺树桩。

白象也猛然醒悟，向引路的眼线急问：“沈师父，他们追入山区多久了。”

沈师父抬头看看天色，说：“大概有一个时辰，熊爷因为追逐太急，并未留下任何交待，只派在下留在永兴场招呼。”

“有多少人逃掉了？”

“有十余名，其中有宇文仲那恶贼。”

中海突然大声叫：“且慢，前面有人。”

所有的人间声都停下了。中海解掉腰带，解掉皮袄下方的四枚绊扣，以便采取袄内的飞刀。

白象并未被中海的叫声分心，继续向沈师父问：“他们是由这条路追入的么？”

“是的，瞧，路右面那条树桩，不是留有熊爷的暗记么？”

路右面的一株树桩上，有人用刀剑一类利器，砍了一个斜十字，砍痕鲜明。

中海向前走，全神戒留。神鹰和厉豹在后面跟随，神色有点不以为然。

中海到了前面路左的及腰枯草丛前站住了，冷冷地说：“老兄，出来吧，草里面是躲不住的。”

两丈外枯草丛中，突然站起一个村夫，狂叫道：“大爷们饶命，饶……”

神鹰飞跃而至，一见对方并未携带兵器，心中一宽，冷笑道：“是前面西山樵夫的仆人，不是个好东西。说，小子，不久前有一群人经过此地，目下到何处去了？”

村夫向北一指，惊恐地说：“从……从那儿走了，有……有两群人，像……像是械斗。”

“多久的事？”

“不……不过一盏茶的时光。”

“你那老不死的主人目下可在家中？”

“在，但……但小的并……并未返家，不知其详。”

神鹰将村夫一推，说：“走，带路。”

“带……带到何处？”村夫莫名其妙地问。

“去找械斗的两群人。”神鹰冷冷地答。

“噢！小……的小的怎知道他们到……到何处去了？他们像是会飞的人，一跳两三丈，小的委实害……害怕。”

中海学步向前走，一面说：“项兄，这人不会武功，不必为难他了。”

神鹰点头，阴森森地说：“不错，为难他也没有用。”他的神色无法看见，他向后打手式，中海更难发现。

白象舒仁领先抢前，一面向后面的人叫：“诸位小心戒备，咱们先到西山樵夫的草屋看看，避免再深入，到那儿再派人探听消息。屈四弟，咱们两人先走一步。”

他和麻面虎刚越过中海，后面便发生了变化。

中海一面走，一面察看小径两侧的人兽遗痕，突听后面“哎”一声惨叫，扭头一看，大怒道：“可恶！你们干什么？”

他正待回头冲上，神鹰已伸手虚拦，说：“龙兄，不必大惊小敝，咱们如不杀之灭口，麻烦得紧呢。”

先前被搜出的村夫，已被一名师父一刀砍掉半边脑袋，想救已来不及了。中海无名火起，厉声说道：“什么话？你们随随便便杀人，天理何在？刚才你还说他是西山樵夫的人，既然不是龙虎风云会的恶贼，为何杀他？”

神鹰嘻嘻笑，若无其事地说：“杀几个人小事一件，龙兄何必认真呢？那西山樵夫姓夏，霸占了这一带山林，卖柴为生。他砍柴砍得绝，瞧，这附近的大树桩，全是他砍倒的，养了三个仆人，不许别处的人到这一带打柴放牧，不是好人。咱们如不杀他灭口，他很可能被龙虎风云会的人利用，断了咱们的退路，岂不危险？”

“你是说，杀几个人小事一件？”中海切齿问。

“噢！龙兄怎地慈悲起来了？”神鹰发觉事态严重，怀有戒心地问。

中海脸色很难看，扭头向斑成问：“斑兄，你是官府执法的人，人命关天，足下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斑成摇摇头，轻松地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好说他是龙虎风云会党羽便成。昨晚阎爷农庄被焚，死了二十七名保镖和家仆，走散了六十名家奴。县下爷已经传下手谕，对龙虎风云会的人，一律格杀勿论。”

“似他并非龙虎风云会的人，你老兄也知道不是的。”

“龙兄，不必认真……”

“什么？人命居然不必认真。这人是在下发现的，我虽不杀伯仁……”

“龙兄，请听我说。”神鹰毫无悔意地接口，接著说：“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著想，冤杀一个人何必小题大做？。平常得紧。这人已经死了，一无苦主，二无亲人……”

“住口，怎么说你也不该滥杀无辜。你说他一无苦主，二无亲人，但杀人的事人人可管。”中海大叫。

“这……这……”

中海一把拉住斑成，沉声道：“斑兄，你得管，在下控告项义滥杀无辜……”

斑成扔手挣脱中海的手，不悦地说：“龙兄，你是江湖人，难道不知事么？事不关己不劳心，死几个人何必大惊小敝呢？你认为阎爷今天的地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错了，数十年来，他不知道除掉多少敢于反对他的人，假使每一件人命官司都有人管，阎爷岂配称定远阎王？算啦！我斑成……”

“你斑成大概曾经得过不少好处，是么？”中海愤然接口。

斑成脸上居然会红，讪讪地说：“无所谓好处，俸银养不活妻儿也是真的。”

中海不愿再和这些家伙理论，走向尸体，向众人说：“在下不屑与诸位同行，休管龙某的事。”

“龙兄，你……”神鹰惊问。

“咱们各行其事，在下要掩埋了这位冤死的朋友。”

麻面虎怪眼一翻，不耐地大叫道：“老五，何必和他罗嗦？少了他，咱们难道就办不成事不成？去他娘的！咱们走。”

斑成心中有愧，不悦地叫：“屈兄，不许口出不逊。龙兄是侠义英雄，看不惯咱们的所作所为和一些……”

“哼！什么侠义英雄？见鬼！了不起是个杀官犯案的亡命之徒，有什么不得了？臭美！”麻面虎怪声怪气地叫。

中海大怒，踏前一步。

麻面虎冷笑一声，抢先撤下他腰带上的双刃斧。

厉豹一声冷哼，也撤下了九环刀。

除了斑成，所有的人四面散开，撤兵刃戒备，虎视眈眈，剑拔弩张，情势险恶。

神鹰扬了扬铁鹰爪，冷冷地说：“姓龙的，你最好识相些。咱们并不寄望你能帮咱们多少忙，当然也不喜欢阁下管咱们的闲事。”

“宰了他。”有人大叫。

中海冷笑一声，俯身抱起村夫的尸体，冷冷地说：“谁想死，请上。话可说在前面，龙某不是好杀的人，但谁要是起意想要在下的命，他必须死！”

说完，转身向山坡上走去。

迎面站著一名大汉，扬刀大喝：“站住！没叫你走，不许离开。”

中海冷冷一笑，向前走，叱道：“让路，听见没有？”

大汉打一冷颤，情不自禁的侧移三步。但等中海通过之后他似乎感到脸上无光，单刀一扬，抢上学刀作势瞄向中海的后颈，正待砍出。

中海倏然转身，虎目中神光熠熠。

大汉如见鬼魅，急急收刀暴退。

中海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徐徐转身，大踏步向十丈外的一座土坑走去。

人的名，树的影，大地之龙的名号，足以镇住这些人，他们人虽多，依然不敢妄动。所有的人你看我我你看你，谁也不敢抢先动手。中海冷静的神色，令他们悚然而惊。

斑成吁出一口长气，低声说：“走吧！咱们接应熊老大要紧，这次消息，恐怕……怕是凶多吉少哩！”

神鹰收了铁鹰爪，急急地说：“是啊！咱们赶两步……”

话未完，右面山腰密林中突然传来一声震天长笑，哈哈之声震耳欲聋。山高不过百十丈，山腰距小径不足半里，发笑的人中气充沛，显然是了不起的内家高手。

众人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一个个感到头皮发炸，心中发冷。

松林前，一个个劲装人影徐徐现身，看光景，不下四十人之多。其中有廿名大汉，高举著一根树枝，枝上端倒吊著一具尸体，尸体浑身一丝不挂，遍体血污，肚腹上插著尸体生前所用的兵刃，令人看去倍增恐惧。

“龙虎风云！”叫声如乍雷狂震，一字一响，动人心弦。

随著叫吼声，左面山腰出现了四十余名白袍怪人。这些人全戴了白头罩，只露出一双怪眼，颊两侧用朱漆绘了龙形图案或虎形图案，简单几笔，居然神似，白袍曳地，大袖飘飘，背上系了各式兵刃站在草木间，这些人像是从阴曹地府出来的鬼怪幽灵，十分抢眼，令人见了汗毛直竖，浑身发冷，恐怖的感觉光临，不由众人不惊。

白象舒仁脸色变青，恐怖地叫道：“糟了！熊老大完了！咱们已深陷死境。”

“向外突围，快走。”神鹰悚然地叫。

斑成脸色泛灰，浑身颤抖地说：“完了，他们的会主到了，如想突围，势比登天还难。”

后面退路的山嘴旁，有劲装人影出现。前面小径转角处，也有人冷然屹立。

厉豹找出九环刀，咬牙道：“咱们仍可一拚，结阵。”

三十余人立即结成三个圆阵，居然甚有章法，由斑成带了五个人居间策应，严阵以待。

右面高举尸体的人，排成一行一步步向下走。中间，是二十余名劲装老少，阴森森地向下移。

左面的白袍怪人也向下走，但相距二十余丈便土步不进，居高临下注视著下面的人，屹立不动。

正在挖坑掩埋尸体的中海，心中凛然，但不想走，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他怎肯撤走？十丈外斑成所说的话，他听得真切，如果真是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来了，他必须会一会这个宇内闻名的江湖神秘客，揭开毒娘子的庐山真面目。

大敌当前，高手云集，他居然毫无怯念，委实难能可贵。他对自己的艺业深具自信，两个多月前他能力斗擒龙客和玉麒麟，敢和湖海散人一拚，经过两个月来船上的苦练，参悟了电剑心诀的玄奥手法，进境惊人，他没有惧怕的理由。这一带地势不平，短树桩星罗棋，对方如想一拥而上，事实有困难，只消围攻的人有先有后，他自信对方不易将他困住，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施展，要脱身并非不可能。

经过无数次出生人死的搏斗，他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胆气超人，无畏无惧，虽则事后回想时他也曾感到恐惧和不安，但临斗时他便会一无所惧，全心全意为保护生命而斗，抛除一切杂念头，奋勇一拚。

危机来了，他开始定下心神，面对逐渐逼近的强敌，他起初发现危机时的一些恐惧念头，也渐渐地消失。等到人群到了十丈外，他的少许紧张意识已完全消逝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他对生死的看法。

他一面用树枝拨土掩埋尸体，一面凝神戒备。

他所站立处是路左的山坡，上面十余丈，白袍怪人迎风而立，不言不动。

下面十丈，是结阵以待的四猛兽。对面的人群已经到了四猛兽上方十余丈，徐徐止步。

中间二十余名劲装老少中，有迷魂门的公孙大嫂在内，她身旁站著她的丈夫离魂一剑公孙良，也就是到盛源粮行报讯失风被赶走的人。

中海还认识两个人，那就是龙虎风云会打入黑旗盟卧底的湘西谭家兄弟。这两人在遂平被中海打伤，几乎丢掉老命。

中海正在掩埋尸体，故意避开众人的视线。同时，他已经换了装束，公孙良夫妇和谭家兄弟一时还认不出他的身份。看到谭家兄弟，中海心中暗喜，心说：“妙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满以为黑旗令主那群人已经失了踪，原来还有人留下哩！等会儿找谭家兄弟讨消息，大概他们不会令我失望的。”

他发觉上面的白袍人全用阴森森的目光向他注视，似乎所有的目光，全向他集中射来。

在这种险恶的生死关头中，只有他一个人毫不理会身外的变化，仍然沉著地掩埋尸体，难怪会引起白袍人群的注意。

对面的人丛中，走出一个鼠目大汉，降下三丈余，站住叉腰大吼道：“八猛兽已死了四个，你们还不认命丢兵刃听候处置么？”

厉豹大踏步而出，切齿叫：“宇文仲，你下来，咱们拚个你死我活。”

“你们已进了网人了罗，还敢发横？说，投不投降？”宇文仲叫。

“只有死的八猛兽，没有投降的厉豹祝和。”

人丛中爆出一声狂笑，有人喝道：“宇文仲，退回来，慢慢收拾他们。将尸体抛下。”

宇文仲应声退回原位，接著，吊在树上的尸体一个个向下抛，顺坡滑滚而下。

先前发令的人，是个背系金刀的花甲老人，像貌威猛，雄壮如狮。他就是顺庆府分坛的分坛主，金刀无敌范鹏，厚背金刀重有三十二斤，在四川大名鼎鼎。他等尸体抛完后狂笑道：“你们听了，阎老狗的金银财宝必须全部交出，你们也得死。路北山嘴下挖了一个大坑，那就是替你们准备好的埋骨之地。除非你们投降，答应返回阎家作内应，不然……哈哈哈哈哈！不用范某在说了。至于那位姓斑的他必须死，本会不要官府的鹰犬。你出来，宇文兄弟，去砍掉他的脑袋来做溺器。”

斑成已无路可走，撒下蜈蚣钩走出，冷笑道：“姓斑的很幸运，脑袋居然还有人垂青哩！宇文仲不知阁下的毒刀利是不利？”

宇文仲往下走，撒下蓝光闪闪的单刀，笑道：“在下的腿快，刀上涂了天蜈毒，反正你跑也跑不了，等会见你便知道毒刀利是不利了。姓斑的，你是官府和地方恶霸的双重走狗，我相信昨晚阎老狗的毒计定是你这？？促成的。大概你做梦也未料到本会的会主会突然在今晨到达，自以为消息灵通，所以瞻敢兴风作浪，火焚我的永兴场密室。今天大爷要剝你一千刀，方消心头之恨……”

蓦地，路北面山嘴下的人传出叫声，一个声如洪钟的嗓子大喝道：“让路！”

所有的目光，全被喝声所吸引，中海心中一动，也向人声传来处看去。

神鹰脸色一变，低叫道：“老天！西山樵夫竟然是隐世高人。糟了！咱们竟杀了他的仆人。”

半里外的山嘴下，一群劲装大汉拦住一个须眉皆白，手执一根鬼头铜杖的老村夫。鬼头铜杖黄光闪闪，首尾皆有豆大的金色小孔排列成三圈。他身后，两名材夫横持一根朱红色三尺九环鞭，红芒耀目。

拦路的十余名大汉不让路，为首的人大喝：“老不死，退回去！难道你不想活了。”

敝老人冷哼一声，杖首徐徐下降。

左面山坡的白袍人中，突传出尖厉刺耳的叫声。

“周香主，让路。”

可是，声音传到，剧变已生，让路的三名大汉不知怎地，突然向前仆倒。大汉距怪老人约有两丈竟然莫名其妙地倒了。

敝老人举步便走，两名仆人紧随在后。众大汉正待拥上，白袍人叫声恰于此时传到，他们只好让路，七手八脚的抢救倒地的同伴。

敝老人健步如飞，向斗场掠来，一面沉喝道：“在老夫隐居之地，不许任何人撒野杀人，都给我快滚！”

先前发令的白袍人向右方举手一招，招来了一个白袍人，低声交待几句话，那人立即脱下头罩，向下迎去。

中海一怔，忖道：“我的天，怎么会是他？”

脱下头罩的白袍人须眉皆白，赫然是隐叟邓公明。假使他不是亲眼看到，任何人也无法令他相信这是事实。隐叟不但是天玄剑的知交好友，更曾经与天玄剑联手杀入麒麟山庄。隐叟为了寻找被胁迫捕走的乃弟邓公皓，火化山庄出力最大，是龙虎风云会的死对头，怎么会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竟然变节投入龙虎风云会的会主手下了？”

隐叟向下走，幸而相距甚远，在他身右十余丈越过，并未向他注视。他也俯身故意堆土，避免与隐叟的目光相触，暗中一咬牙，替天玄剑劬下了重重的心事。隐叟原在天玄剑的身边，这时既然已变节投敌，那么，天玄剑岂不糟了？他真不敢往下想。

斗场静寂，所有的目光，俱皆注视著急掠而来的西山樵夫主仆。

隐叟先一步到达山下小径，等候西山樵夫。

中海掩埋尸体的事，行将完工。

寒风凛凛，枯草败弃随风飞舞，满目苍凉萧索的冬日山野，令人感到寒意更浓。

隐叟迎著阴沉沉赶来的西山樵夫长揖为礼，笑道：“孟老，还记得邓某么？三十余载久远，孟老容光依旧，真是可喜可贺。”

西山樵夫讶然打量许久，接著脸露喜色，上前把臂拍胸又拍肩，喜悦地叫：“噢，原来是你，三十年不见，老弟你的须眉全白了，真是岁月不饶人，一向可好？尊夫人……”

“多承垂注，老伴尚称健朗，孟老不在南荒，怎么到川中做起樵夫来了？”隐叟笑问。

西山樵夫吁口长气，说：“一言难尽，总之，南荒今日已不复往昔先景，老朽亦年老体衰，只好迁地为良，在这儿隐居，毕竟比南荒要好得多。所谓落叶归根，老朽总算是中原人，埋骨故土，也算是不志木哪！”

“孟老难道依然是独身不成？”

“老弟你该明白，我所练的九转玄功，是不能不独身的。老弟，你的同伴都是些什么人？”

“孟老难道不知崛起江湖不久雄霸天下的龙虎风云会？”

西山樵夫摇摇头，说：“老朽已不过问江湖事，从不过问居所以外的事情。你是该会的什么令？”“小弟只算是该会的客席。”

“会主是谁？”

隐叟向上一指，说：“中间那位稍高些的白袍人，便是会主。”

“你们在这儿有何贵干？”

“和定远的恶霸算账。”

“但……老朽的左近，怎能容人骚扰？日后传出江湖，我南荒鬼魔单孟明还有脸活著么？”

隐叟陪笑道：“孟老，敝会主事先并不知道你老人家在这儿隐居，如果早知道孟老化名西山樵夫在这儿避尘，天胆也不敢在这儿打扰孟老的安静。敝会主适才看到孟老的兵刃，方知大事不妙……”

“他既然认出老朽是谁，为何仍敢大刺刺地故作神秘，不下来以真面目和我相见？”西山樵夫不悦地问。

“敝会主不是故作神秘，而是事非得已。敝会的会众，全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三山五岳好汉，为保持会主的尊严，不能以真面目和会众相见，尚请孟老见谅。敝会主知道小弟与孟老的交情，因此著小弟向你老人家问好，并请恕敝会的会众打扰之罪。”

西山冷冷地向上注视片刻，久久方说：“看来，贵会主像是个善用心计，善用权谋的好雄大豪，但不知老朽认识他么？”

“孟老乃是早年魔道中顶尖儿高手，与白道中所谓宇内三大高人齐名。敝会主出道大晚，他久仰孟老的大名，孟老却不认识他。他已向小弟表示，不久将亲自登门拜望，著小弟先向孟老请安。”

西山樵夫摇摇头，冷漠地说：“拜望倒不必了，老朽不接见任何江湖人，他来了将自找无趣。冲著你我的交情，我不追究今天的事，叫贵会主火速的将人带走，休在老朽的居士内染血腥，老朽一生杀人大多，晚年对血腥生腻了。”

隐叟脸现焦急的神色，说：“孟老，如果让他们撤出，他们外面有大批官兵接应……”

“你是说，对方有官兵接应？”西山樵夫抢著问。

“是的……”

“他说谎！”不远处的斑成大叫。

“这人就是定远县首屈一指的巡检大人。”隐叟笑答。

西山樵夫向双方注视片刻，说：“老弟，对你老弟的要求，老朽无法拒绝……”

“谢谢你，孟老。”隐叟抢著答。

西山樵夫一怔，惑然道：“老弟，今天这件事我并未答应……”

“尚请孟老俯允。”

西山樵夫无可奈何地点头，沉重地说：“好吧，我答应你，但有言在先，去告诉贵会主，不许倚众群殴，一比一公平一决，我看不惯倚多为胜。”

中海拍掉手上的泥土，往下走，忍不住接口道：“好一个公平一决，龙

虎风云会高手如云，全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名宿，而阎府的人只是些二流的人物，他们还有活命的机会么？”

他之挺身而出，并不完全为了斑成一群人著想，反正龙虎风云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他该为自己打算，在众多高手围攻之下，很难保证他能全身而退。这位西山樵夫赫然是早年四大魔君的南荒鬼魔单孟明，在四位魔君中名列第二。早年，宇内三大高手以四绝秀士为首，是白道英雄的代表人物。魔道中，则以恬苍冥魔为首，在江湖横行，与白道名宿作殊死斗，直至彼此进入暮年，方先后退出江湖隐世潜修。四大魔君中，数十年来音讯全无，许久没有人再提起这四个武林朋友闻名丧胆的人物了。

传闻上说，他们早已不在人世啦！想不到南荒鬼魔却在这小小的西山做了樵夫。

中海对早年的高手名宿陌生得紧，虽略有风闻，却不曾亲见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曾在武林的奇迹遗闻，并不完全相信。听南荒鬼魔的语气，并不如传言中的可怕，所以他挺身而出，希望能解决当前的危局。

南荒鬼魔瞥了他一眼，冷冷地问：“你是谁？小小年纪，好没规矩，这里那有你说话的余地？”

中海向隐叟一指，说：“小可是谁，这位邓老知道。”

隐叟目不转瞬地注视著他，摇头道：“年青人，老朽并不认识你。”

中海一怔，暗说：“是不是他打入了龙虎风云会的卧底，故意假装不认识我？那晚火焚麒麟山庄他曾以真面目出现，难道龙虎风云会的人是死的，不会认出他的庐山真面目来？如果小囊王父子赶来那他的处境危险极了。”

远处的斑成落井下石，高叫道：“他就是大地之龙，龙虎风云会的死对头。”

他这一叫不打紧，全场立时不住地骚动起来。坡上的白袍人中，有五个人缓缓举步而下。

情势一紧，气氛沉重。

南荒鬼魔向后退，向隐叟道：“老弟，务请置身事外，老朽不希望卷入事中。记住老朽的话，公平一决。”

“小弟理会得，多蒙成全，容后图报。”隐叟行礼道谢。

白袍五个人一到，一字排开。中间那人中等身材，除了一双大眼，看不到身躯的任何部份。那双大眼黑白分明，但眼神阴森锐利，看得人心中发寒。背上系著一把古色斑烂的长剑，宝石金丝剑穗迎风飘舞。头罩两颊间，左绣金龙，右绣朱虎。白长袍比其他的人多镶了一道金色花边，一看便与众不同。

左右两人身材稍矮，但外侧两人却甚为高大健壮，五个人站成一列，高矮之间倒还相称。

“你就是大地之龙？”中间的白袍人用尖厉的声音问。

“你就是龙虎风云会的会主？”中海傲然地反问。

“住口！你怎敢发问？”左外侧的高大白袍人大喝，声如乍雷，嗓子惊人的洪亮。

中海暗作戒备，冷笑道：“在下为何不敢？如果怕事，我大地之龙岂敢和贵会论短长？别大呼小叫的了，你吓不倒我大地之龙的。”

“小子该死！”白袍人大怒地叫，踏出一步。

“护法稍安勿躁。”中间白袍人低叱。

“是，属下遵命。”大怒的白袍人躬身答。

隐叟退在一旁，欠身道：“启禀会主，单前辈……”

“单前辈适才的话，本会主听见了，一切依他，让这些人死得心服口服。”会主冷厉地说。

隐叟欠身后退，闪在一旁，低声道：“这个大地之龙……”

“本会主自有主意，你退至一旁。”

隐叟欠身告退，瞥了中海一眼，站在一旁。

会主的冷厉眼神，紧盯住中海双目，冷冷地说：“大地之龙，你的胆气委实令人佩服。”

“好说好说，在下深感荣幸。”中海泰然地答。

“半年来，你杀了本会多少人，你好狠的手段。”

“杀了多少，在下已记不清。贵会的人，阴狠毒辣无所不为，人人皆可杀，在下自问尚不够狠。”“你入川是为了追踪本会主而来的么？”

“就算是吧。”

“你怎知道本会主今天到达的？”

“这是题外的话，在下已经和你幸会了。”

“你能接得下木会多少人？”

“在下想领教你的艺业，你敢赐教么？”中海傲然地叫阵。

“你年岁太轻，还不配与本会主动手。”

中海哈哈大笑，笑完说：“贵会内外二主坛的坛主，在下都领教过了，如此而已。”

“木会之中比两位坛主艺业高明的人，车载斗量。”

“连湖海散人也不过尔尔。”

会主眼神一变，厉声问：“你指那一个湖海散人？”

中海冷冷一笑，大声说：“毒娘子，你何必装腔作势？贵会的底细……”

“淳于护法，拿下他。”会主厉吼。

先前发怒的白袍人大吼一声，飞步抢出。

“毒娘子”三个字出口，所有的会众先是大吃一惊，接著议论纷纷，一个个交头接耳，骚动不已。

中海舌绽春雷，大喝道：“且慢，在下还有话说。”

淳于护法却不听他的，一声长啸，拔剑出鞘，剑动风雷骤发，一剑点出。

中海拔剑在手，左闪两步，淳于护法人随剑转，攻出第二招。中海拔剑接招，轻搭来剑。

“喳”淳于护法大喝一声，剑法一变，但见剑影如山，漫天澈地向中海攻击。这才是他的真才实学，变化之快，骇人听闻，一阵凶猛无比的抢攻，把中海逼退了两丈余，仍未能抢回主动。

中海被对方一阵突如其来的狂攻所逼，先机已失。但他沉得住气，六合如一全神运剑自保，用如意身法在对方狂风暴雨似的凶猛剑招中出没，小心的避免和对方的剑撞击。他感到对方的剑出奇的凌厉，居然有推送吸迫的神奇潜力之劲，如在两月前，他自问根本无法施展神奥的剑术，但目下不同了。两月来他内力大进，追电剑已可不受对方的浑雄剑气所支配了。

他知道对方了得，要用智取，大敌当前，他在等机会，不妄发招，务必保全精力，一击不中宁可不发，明示怯念，暗中在准备雷霆一击。

激斗一起，人声倏止，恶贼们全神注视著斗场，要看看一再给予他们沉重打击的大地之龙，究竟有何惊人艺业。只看了片刻，他们大为宽心，看中海那种不敢接招手忙脚乱的神情，他们心中一宽，也相当失望。

淳于护法连攻十余招，迫进了两丈余，心中戒念尽消，一面进招一面狂笑道：“小辈，想不到你竟是这种材料，江湖传言未免太夸大了些，著著！著！”

最后一声叱喝，气吞河岳地放胆抢入，招出“月落星沉”，幻化出一重剑网迳自向下罩去。

中海就在等他放胆抢攻，不退反进，迎上反击了。

南荒鬼魔突然摇摇头，叫道：“强弩之末，小心中官。”

“铮”一声巨响，淳于护法的剑被中海的剑架开，剑尖从中海的右耳外侧掠过。

中海的剑倏吞忽吐，紫虹一闪，人影立土。

“啊……”淳于护法狂叫一声，上身向上一挺，身躯仍向前冲，“当”一声长剑坠地。

中海人化狂风，拔剑侧跃，剑尖血迹斑斑。他吸入一口长气，向南荒鬼魔叫道：“老前辈，你到底帮谁？不主持公道了？”

淳于护法胸口血如泉涌，白袍上殷红一片，吁出一口长气，跌入抢出的一名白袍人手中，喃喃地说：“你……我好恨，一时大意，含……恨九……九泉……”

身材略矮的一名白袍人飞扑而上，剑似惊虹飞射而至。

中海一声沉喝，一剑疾挥，快！快如电光一闪。

“铮”剑鸣云耳，两人各向侧飘退三步。

南荒鬼魔大喝道：“不许乘人之危，让他喘口气。”

会主向隐叟举手一挥，隐叟奔向前向南荒鬼魔行礼道：“孟老，请冲著小弟薄面，放手不管，感激不尽。”

中海变色喝道：“姓邓的，你到底是谁？”

隐叟愕然，困惑地说：“咦！你问老夫是谁？废话！”

南荒鬼魔一咬牙，向隐叟道：“好，老朽不管，从今后咱们恩怨两消，彼此不久谁的情，不必来找我，咱们永不再见了。”

说完，扭头便走，去势如劲失离弦。两名仆人衔尾急掠，三人冉冉而去。

隐叟摇头苦笑，退在一旁。但在神色间，却微露喜意。

会主学手一挥，发出一声怪啸。

四面八方人群合围，恶斗将起。

八名白袍人向中海围住，八剑齐举。

会主大袖一挥，示意合围的人暂勿动手，向中海冷冷一笑，沉声道：“大地之龙，本会主留给你两条路走。”

中海已横了心，冷冷地问：“你的意思是群殴，逼在下走路？”

“本会从不放过与本会为敌的人，群殴亦未尝不可。”

“你说的两条路，可否说来听听？”

“其一，你死，其二，你投降本会，本会主重用你。”

“哈哈哈哈哈！要龙某在你的裙下屈伏？毒娘子，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听我说，木莲花苑已被你所毁，你的气早该消了，何必替长春子卖命？等到长

春子……”

“住口！你说什么？谁是毒娘子，长春子来著？”

中海大笑，朗声叫：“知道你是毒娘子的人，不止在下一人，你何必……”

会主突然拉掉头罩，现出本来面目，赫然是个须眉全白鹰目勾鼻的老人。他从容带回头罩，冷冷地问：“你说谁是毒娘子？”

中海吃了一惊，抽口冷气自语道：“难……难道济慈兄的遗书有……有假？这……这……”

“你走那一条路？”会主再问。

“在下杀了贵会不少人，你还能重用我么？”中海定下神问。

“本会用人的宗旨是既往不究。”

龙虎风云会的会主不是毒娘子，中海感到意外，也极感失望，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疑云大起，弄不清吴济慈的遗书所说的事是真是假。因此一来，他对长春子是否真如遗书上所说的乃是幕后主持人身份，也起了怀疑。

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但与风云会誓不两立的立场却毫无改变，定下心神留意四周的形势，决定先脱身再说。目下情势不利，在强敌环伺受制于人的形势中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一面暗中相度突围的方向，一面答道：“条件倒挺优厚，可是对龙某却大大的不利。”

同时，龙某并不打算加入任何凶暴残忍为祸江湖的帮会做走狗。”

“你已别无选择，本会主对你已是够宽大的了。”

“阁下的话很动听，但在下得考虑考虑。请教，能将阁下的真名号见告么？”

“不行，本会主从不向人明示真名号，今天让你看到本会主的庐山真面，已是异数了。”

中海已决定了突围的方向，但仍试地探问：“要龙某加入贵会不难，但须依龙某一个条件。”

“加入本会的人，没有条件讨价还价。但本会主给你一次恩典，可以说来听听，看本会主是否能接受。”

中海淡淡一笑，泰然地说：“条件十分简单，只怕阁下无法接受。”

“说。”会主沉喝，大眼中厉光闪闪。

“龙虎风云会今后放弃残杀武林同道的暴行，不可用毒药控制会中的会友，阁下能办得到么。”

“你是说，要本会主放弃权势？”

中海点点头，一字一吐地说：“正是此意。”

“岂有此理！”会主沉喝，眼中杀机怒涌。

中海知道说服的希望已成泡影，不能再拖了，苦笑道：“要一个沉迷权势梦中的人放弃权势，不啻难似登天，握有权势的人，除非死了，不然一息犹存，便不会轻易放弃的。阁下，龙某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见。”

“你的意思是选择死路了？”

“不见得，阁下未免言之过早，但附近的人中，确有人非死不可，也许阁下也在其中。

接招！”

最后一声沉喝，追电剑风雷乍起，紫虹突然飞射。

“??”一名白袍人发出了震天大吼。

快！如同电光一闪，合围的其他七名白袍人尚来不及动手，中海已脱出重围，身法之快，步法之奇，有不少人根本无法看清。

出手阻拦的白袍人与中海相错而遇，仍向前冲，冲入中海先前所立地方，身躯开始打旋，发出一声低吟，以左手掩住胸口，突然仆倒在地。

同一瞬间，会主身左的矮身材白袍人急截而出，剑虹飞舞，将中海截住了。

“铮铮！”暴起两声金鸣，人影倏止。

白袍人飘退八尺，呼吸一阵紧。

中海也侧飘八尺，虎目神光似电。

不等他身形站稳，先前合围的七名白袍人到了，到得最快的两人左右齐上，怒啸如雷，剑影一闪即至。

中海一声长啸，临危不乱，身形一沉，追电剑心诀绝招出手，行雷霆一击。但见人影闪动了两下乍合的剑影中分，紫虹从中射出，由两人的中间透越而过，人影倏止。

“啊……”两名白袍人发出一声惨号，吃力地想止住脚步，胸口血如泉涌。

中海远出八尺外，另两名白袍人悄然到了他身后。他一声狂笑，倏然，追电紫虹急吐。

两名白袍人心中发虚，吃惊得停下脚步。

中海眼见会主退出三丈外，有八名白袍人到了会主左右，擒贼擒王的计谋落空，他只好撒走，但见他身形飘动，疆僵已远出三丈外去了。

他向斑成一群人掠去，到了切近大吼道：“还不快逃，等死么？”

没有人甘愿等死，只是走不了而已，中海一声大吼，唤醒了他们求生的念头，在呐喊声中，跟随在中海身后，向原路冲去，看谁逃得快。

中海领先开路，追电剑八面威风，如同狂风般向前刮，手下绝情，堵住小径的十余名恶贼，在他的剑下战栗，剑掌劈飞鬼哭神号，所经处波开浪裂，没有人能接下他疯狂的三剑袭击，在惨号震耳声中，被他杀开了一条血路，突破重围，地上搁下了八具尸体。

卅余名保镖护院只顾逃命，走不快的人，全被赶来的恶贼从后面袭击，来不及回手白白死了近十名之多。

突破重围，中海转身等候，舌绽春雷般大喝：“不可四散逃命，必须互相照顾。我断后，快手”

第十五章

他并不同情斑成一群助纣为虐的恶徒，但却不能见死不救，同时，他是和众人一同入山的，在情在理，他也不能置身事外。

突围开路困难，退出断后不易，风险太大，但他两者兼任，毅然甘冒风险，将生死置于度外，义无反顾。

有他断后，追的人便有所顾忌，不敢追得大紧。他感到奇怪，那位会主为何不亲自追赶，却在后面大呼小叫命人穷追？自己不动手，似乎不像是

会主哩！

两名白袍人追得最快，已接近逃得最慢的两名师父身后了。两名师父只顾提著单刀逃命，不知追兵已接近身后，发狂地前奔。

两名白袍人迫近至四尺内，剑点出了。

中海已让至路旁，一声大吼，左手疾挥，两把飞刀破空电射而出。

第一名白袍人的剑已经递出，白虹从左前方射到，双方相迎，奇快绝伦。白袍人骤不及防，而中海的飞刀却是百发百中的绝艺，飞刀一闪，贯胁而入。

“啊……”白袍人惨叫一声，递出的剑失去准头，一偏之下，剑擦一名师父的右腰侧而过。那位师父惊出一身冷汗，出招自救，扭身来一记“迴风拂柳”，“喀”一声，中飞刀的白袍人脑袋落地，见阎王去了。

同一瞬间，第二名白袍人向前仆倒，居然躲过袭来的飞刀，一发之差，颈子几乎裂口，惊叫一声用打滚的方法滚出丈外，逃掉一死。

呐喊如雷，人潮像潮水般涌来。

中海一面撤走，一面不时回头戒备。他身上平时只可带廿把飞刀，而贼人却有上百人之多，非必要不准备使用。一般说来，逃命的人脚程决不会太慢，武林朋友在生死关头脚软的人并不多见，剩下的廿余名师父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倒不需中海耽心。

退至一座谷口轻功最高明的人已经追近了，共有七名白袍人，五个劲装男女，其中就有迷魂门的离魂一剑公孙良夫妇。后面的人，落后了二三十丈，零零落落地，有些人已经不见了。

斑成一群人功力毕竟差劲，到了谷口，后面追兵已近，看样子再也脱不了身啦！

救人救到底，中海不忍心抛弃这些人独自脱身远走，看谷口不大宽阔，正好施展，可以在这儿将追兵阻上一阻。当下左手扣了三把飞刀，在谷口仗剑屹立，严阵以待，堵在谷口凛然宛若天神一般，追近的十二个人，仰天发出一阵震天长笑，笑完向前面迎去，沉声大喝道：“诸位，谁先上送死？大地之龙恭候大驾。”

十二个人心存顾忌，不约而同地缓下脚步，两面一分成弧形散开，八支剑三把刀，还有一个由袍人左手一把万字夺，右手是枚三棱钢刺。十二个人继续迫进，形势一紧。

右面的陡坡上，西山樵夫不知何时已经先到了，藏身在树丛中向下眺望，似乎极感兴趣。

中海机警绝伦，看了对方的态势，便知他们想用中间的人牵制住他，由两侧的人越过，出谷追杀斑成一群人。他心中打定主意，将计就计先杀两侧的人再说。

双方徐徐接近，中间两名白袍人到了三丈内，两侧两名白袍人已经到了中海的两侧，只消双方接触，两侧的人便可超越而出，出谷追杀斑成和四猛兽了。十二个人中，艺业皆与中海不相上下，中海想同时阻住十二个人，谈何容易？

目下中海所把握住的有利形势，一是他的名号已令对方心寒，再就是他的剑法太过狂野泼辣，而且动手时有敌无我的气魄和冷静沉著的修养，也令龙虎风云会的人心惊，先声夺人，因此十二个人仍迟迟不敢放胆进击。

他的虎目中冷电四射，紧抓住对方十二个人的眼神，从对方的神色中，

他已了然于胸，先一步判断出对方的意向，决定抢制机先。

离魂一剑公孙良夫妇，在定远客栈里已和中海见过面。公孙大嫂将中悔恨入骨髓，她眼神最为怨毒，在中海的左前方迫进，相距两丈余，她突然切齿道：“冀护法，可否让愚夫妇先会他一会？”

中间的白袍人一步步迫进，沉声道：“公孙大嫂，你个人的私仇，也就是本会的仇恨，千万不可因此而自乱章法，贻误大局。”

离魂一剑，接口道：“人多反而碍手碍脚，何不让愚夫妇两人擒下他？”

冀护法固执地摇头拒绝，说：“这小辈艺业超人，胆气尤为不凡，贤夫妇的迷魂绝学，在定力过人修为精纯的人来说，功效不大，不必耽误时辰了，准备上！”

冀护法的话，不啻暗中点醒中海，要他留意公孙良夫妇的迷魂术，和提醒防范的秘诀。

中海心中一动，忖道：“这位姓冀的既然荣任会主的白袍护法，武林名望自不会低，由他的眼神看来，他的年岁约在花甲上下，会不会是川中的名武师追风剑客冀亮？如果是他，我倒得留心些，同时也得手下留情，据说他是被迫入会的。”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机会已至，该发动了，冀护法的语音刚落，他突起发难，一声豪笑，向前踏进一步，诱中间的人扑出，人突然向右飞射，左手却向左扬，喝声“打！”剑气厉啸，人影似电，恶斗乍起。

丙然不出中海所料，两侧的人向前急掠，想从两侧超越，去迫已逃出谷口的四猛兽等人。

左侧的人作梦也未料到，中海已看破他们的计谋，毫未防备，飞刀却快得令人肉眼难辨，等发觉不对时，想闪避已来不及了，两名白袍人“啊”一声厉号，重重地冲倒在三丈外。另一名大汉起步稍晚，百忙中旋身躲避，“嗤”一声厉啸，飞刀擦左肩背下方而过，衣破出血，幸而逃过一刀之厄。

几乎在同一瞬间，右面人影乍合。

中海知道形势危急，后面追来的人快到了，如果不能及时将这些人击退，必被缠住脱不了身，因此，他毅然使用追电剑神奇的锋刃，注入了浑雄的内力，剑锋一转，大喝一声，招出绝学“金蛇乱舞这是电剑心诀中极为可怕的杀著，身剑合一飞旋腾扑，锐不可当，但见人剑合而为一，卷入了从右面越出的三名白袍人中间，霎时风吼雷鸣，剑气澈骨，旁观的人只见紫虹连闪，奇快绝伦，甚至连人也不易分清，惨变已生。”嗤嗤嗤嗤！”奇怪的响声刺耳，急剧旋转闪动的人影倏然静止，紫虹再次飞射而回，恰好回到原地。

他及时回到原地，冷然屹立，速度之快，令人吐舌，一去一回，为时极短。

他人影突现，屹如渊停岳峙，手中血迹斑斑的追电剑斜指，剑尖指向骇然呆立的冀护法，虎目中神光炯炯，阴森森地向前注视，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事。

右面，惨象怵目惊心。

“砰”第一名白袍人双手早已断落，胸前划开了一道斜形裂缝，摇摇晃晃地仰面倒下了。

第二名白袍人脑袋已经失踪，身子仍然挺剑冲掠，直冲出丈外方砰然倒地。

第三名白袍人的剑齐锔而折，胸前七坎穴上挨了一剑，血染胸襟，白

袍上沾满血迹，看上去极为恐怖。他以左手掩住胸口，艰难而茫然地向前走。走著走著，突然发出一声令人心弦震动的绝望呻吟声，丢掉断剑把扭曲著倒地，手脚略一抽搐，声息渐止。

后到的人追到了，在十丈外便惊怖的止步，被眼前可怕的景象镇住了，目定口呆脚下发软。

十二个人在电光石人似的刹那间，便死掉五个，伤了一个，实力去了一半，如不亲自目击事情的发生和结果，委实难以置信这是真实性的。

冀护法眼神中泛出恐怖的神色，情不自禁地退了三步。

中海冷静地跨出两步，冷冷地说：“谁不要命，说吧。”

隐身在山坡上树丛中的西山樵夫，突向伏在一堆草中的一个灰影说：“老弟，这小子比我年轻时还狂。我承认，我在他这种年纪时，艺业比他差得多，难怪他狂了，电剑童婆婆何时收了这么一位出众的弟子。”

伏在草中的人是隐叟，他的白头罩和白袍卷成一团挟在腋下，抬头从草隙中向下瞧，答非所问地说：“孟老，说实在话，能不能替我找到解毒的药？”

西山樵夫摇头苦笑道：“老弟，你这医道名家，郎中的圣手，连你都找不到解药，我更是一窍不通，爱莫能助了。想当年，我被山东道的白道群雄围攻，身受重伤性命在呼吸之间，在客店中等死，有幸碰上你这位神医，鬼使神差……”

“孟老，过去的事别提了。”

“但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只要在世一天，你的事我决不袖手旁观。可是，这事委实令我为难，你既不允许我找那些狗东西讨索解药，怕他加害你的家小，而我却无法找到解药，你叫我怎么办？”

“那就算了，我另外设法。今晚主要去找你，要我逼你替他们卖命，你还是早些走吧。”

西山樵夫目中凶光暴射，咬于道：“让他们来好了。”

“但……但你如果不允，他们定然放我不过的。他们用玉麒麟老匹夫将我掳来，便是知道我与你之间的交情。你知道，我只会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拳脚，想反抗亦力不从心，又服下了他们的龙虎金丹丸，妻子复被监视……”

“老弟，你该知道，割肉补疮决非解决之道，你愈害怕他们就愈狂……哎！真令人为难。这样吧我破例跑一趟湖广，去找令兄隐叟邓公明，看他……”

“看来，也只好借重孟老的鼎力了。”

原来这人是隐叟的堂弟邓公皓，兄弟两虽不是亲兄弟，但相貌极为相似，中海只看到邓公皓的头部而误会是隐叟邓公明，一瞥之下，委责难以分辨。

“老弟，刚才那老家伙真是你们的会主？”

“我也莫名其妙，这人我从未见过。”

“你不认识？”西山樵夫讶然问。

“声音相似，但我从未见过会主的真面目。不但我没见过，会中除了几个亲信之外，见过会主的人少之又少。”

“那么，你们怎知他是会主？又为何听他的？”

“他那袭金边白袍，和绣龙虎的头罩，就是会主的服式，任何人也……”

“但头罩与白袍皆可仿制嘛！”

“谁敢仿制？真是匪夷所思。”

“唔！前谷有人来了。”西山樵夫向外注视说。

“我该走了。孟老，你何时动身？”

“等会儿就走，但我得助这位少年人一臂之力，惺惺相惜，我很欣赏他。”

“但是孟老，你千万……”

“请放心，我不会出面的。哦！我该如何对令兄说？今后你的行踪……”

“这样吧，今晚我会与会主到府上促请你的大驾出山，我会将今后的去处用小纸画出，塞在你的床脚下，你最好明晨再下湖广。”

“好，一言为定。”

“还有，此行如果遇上一个叫做天玄剑施铃的人，请告诉他龙虎风云会的内主坛秘窟所在地。”

“放心，我会转告的。我虽不屑和白道人打交道，但为了你，我会做任何事。”

“谢谢你，孟老。小弟告辞，珍重。”

送走了邓公皓，西山樵夫向左梢然移动，藉草木掩身，移至山脊前方隐身起来，注视著下面的变化。

山谷的前端，共分两条谷道，中间隔了一座小山。左面的谷道通向县城，右面的谷道通向阎君祥在西山下的另一座别墅。别墅设有栅墙，有各种防盗设备，那儿留置著一批得力师父防守。斑成机警过人，他知道中海是英雄豪杰，做事有始有终，既然掩护他们逃生，必定尽力而为，虽不能完全将追兵挡住，至少可以阻止追兵的行动。既然逃出视线外，必须用机智摆脱追来的人。他算定恶贼们必定估料他们逃回县城，向左面的小径狂追，所以毅然选择右面的山谷小径，奔出西山下阎府的别墅，便到了村落星罗棋布的平原，恶贼们决不敢公然追杀了。

他们从右面山谷脱身，无意中逃掉了一场大劫，却不管中海的死活了，自己的性命要紧。

左面山各小径中，大群龙虎风云会从湖广赶来的人，正从小径中赶来，要到西山天狐谷会合，正好赶上了。

中海在一瞬间力毙五名高手，吓住了所有的人，为首的冀护法心胆俱寒，既然不敢挺身而斗。

离魂一剑夫妇居然比冀护法沉著冷静，不愧是迷魂门下的弟子，夫妻俩互相一打眼色，从左欺近双剑一震，剑身突然发出一阵奇异的震鸣。

中海感到脑门一震，吃了一惊，定神看去，恰与公孙大嫂地一双怨毒眸子接触。他又是一惊，凛然地说：“怪！这女人的眼神，为何如此怨毒？”

心念一动，他似乎感到有点意念不能集中。接著，两把剑在他左右慢慢晃动，耀目的晶芒看上去似乎不是剑影，而是一种奇形怪状的朦胧光圈。奇异的剑啸在耳中形成一种沉凝而简单的声浪，不疾不徐，若有若无，将人的意念引向虚无缥缈之中。

他的剑尖徐徐向下，有点魂不守舍。

离魂一剑夫妇逐渐迫进，丈余、一丈、八尺了。

他似乎视若未见，凝聚的先天真气逐渐散去。

六尺了，已到了最佳出剑时机。

离魂一剑夫妇突然急冲而上，剑吐出了。

山坡上的山脊密林中，西山樵夫正向谷外左面小径掠来的人群注视，

并未注意到这边光景。

“要活的！”公孙大嫂低喝。

这一喝喝糟了，中海的追电剑失手坠地，“铮”一声巨响，中海如被雷击，倏然清醒。

这瞬间，他看到左右肩剑虹耀目，相距一发之差，剑尖前透出的澈骨剑气，已经先传至左右肩井穴，危极险极。

他不该精神太过专注，更不该盯住鲍孙大嫂眼神胡思乱想，中了对方的迷魂术，如果不是追电剑坠地发声，后果不堪设想。

超人的反应本能救了他，用不著思索，他向后急退，仰身避剑。“嗤”一声裂帛轻响，离魂一剑的剑尖划过他右肩的上方，肩衣裂了一道口子，皮破血流。

接著，剑影飞腾，离魂一剑一剑落空了，夫妇俩火速变招，抢入疯狂进袭。

中海无法再退，就势躺倒，一声长啸，贴地飞旋，一双腿凶猛地贴地扫出，剑在他的上空飞舞，冷风澈骨奇寒。

鲍孙大嫂骤不及防，来不及将剑降下，千紧万紧，性命要紧，她只好向上跃。

不等他俯身出剑，中海已绕扫半匝，头和脚变换了方向，用鱼跃身法向丈外的电剑扑去。扑出时他已看到一名白袍人奔近剑前，要拾他的兵刃，但他岂能被人将剑拾走？拚死也得将剑夺回。拔飞刀已来不及，这次他得冒险了。

白袍人发觉他贴地扑来，狂笑道：“哈哈！来得好！”叫声中不再拾剑，万字夺兜便砸，要截断中海的双手，三棱刺也凶猛地刺出，一脚踏住追电剑。

一高一下，没有中海还手的余地。

中海突然吸腹沉腿，靴尖突然落地，恰好勾住一丛草根，扑势突止，“噗”一声爬伏在地。

“嗤！”迎头点下的三棱刺刺入土中，距他们的顶门不足三寸。

中海双手著地，乘对方收招不及的刹那间，下半身旋动，双脚从右方贴地攻出，“噗”一声扫中白袍人的胫骨。

“哎……”白袍人狂叫，左手的兵刃全力下扔，被中海扫出八尺开外，胫骨断了，爬不起来啦！

“噗”一支臂钎击中中海的左肩后琵琶骨，沉重地打击力道，打得他左半身发麻。但他强忍住痛楚，抓起了追电剑，一声沉喝，将乘机扑来的一名劲装大汉的小肌贯穿，然后飞跃而起，拔腿便跑。

他左半身麻木，右肩鲜血染红了衣襟，但脚下依然奇快，三两个起落便远出十丈外去了。

罢绕过山嘴，不由叫声音也，扭头向山脊狂奔。前面十余丈另一处壁角，擒龙客的身影清晰人目。

他心中暗懔，慌不择路折向山上脱身。

擒龙客所带来的人，竟有上百名之多，仓促间弄不清谷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只看到一个人影向山上逃奔。等到与冀护法一群人会合，知道逃上山的人是中海，想追已晚了一步。但他们岂肯甘休？

中海逃上山脊，冲入林中，突然发现前面不足三尺的一株大树后，出

现西山樵夫的身形。

他的左肩后琵琶骨挨了一击，奔至山脊时他已经有点吃不消，左半身似乎不属于他的了。心中正在焦急，突见西山樵夫鬼魅似的在眼前出现，令他感到威胁极为严重，因此，他油然兴起戒心。

这瞬间，西山樵夫踏出一步，右手伸出了。他不假思索，立即反击，一声低吼，一掌劈出。

西山樵夫手爪一拨，闪电似的就是一记劈掌，奇快绝伦，“噗”一声劈个正着，正中耳门。

中海背部受伤，而且刚才激烈地奔上山来，有点精疲力尽，左半身麻木举动不灵活，对方的掌势又奇快无比，想躲闪已力不从心，中掌便倒，昏了过去。

已日日日已日天狐谷，在山区靠近渡江左岸，那是一处左旋右折的山谷，到处都是参天古树，人迹稀少。

比中段有一处平阳地带，长满了参天古林，不知何时，有人在这儿伐木为屋，建了十余栋木造楼房，藏匿在古林深处，如果不走近，极难发现这儿别有洞天，站在两侧的小山顶端向下望，更不易发现。这就是龙虎风云会顺庆分坛，南路会友设在定远的秘窟所在地。

经过整天的搜索，几乎搜遍了山区所有的一草一木，两百余名高手走遍了每一个角落，搜不到大地之龙的踪迹，眼看黄昏已临，龙虎风云会的人不得不放弃无望的搜寻，高手们先后回到天狐谷聚会了。

隆冬季节，昼短夜长，申牌正一过，天色已逐渐暗下来了。这几天气候不错，天空中不时可以看到日影，彤云不太厚，夜间不时可从罅隙中看到淡淡的星光。

陆续返回的人匆匆忙忙进食，然后向一棟木楼集中，说是会主要召集地位高的弟子商讨大计。有些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会主从不一次召见多名弟子，今晚居然破例召集十余名弟子之多，而且要其他的人整装待命，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大厅相当宽敞，但只点了两盏幽暗的小灯笼，光线暗淡，阴森森地。所有的家具，全是粗制的，未加髹漆，显得古朴沉实。主座上安坐著戴了龙虎头罩，披了金边怪袍的会主，后面分立著四个男女男的是两个年约三十上下，英俊魁伟的青年，穿一袭水湖绿劲装，佩剑挂囊，双手叉腰屹立，英气照人。女的是十八九岁的艳丽少女，穿绯色劲装，佩剑挂囊，极为出众。

两侧的木椅上，左首是两个年届古稀的一双男女。男的满脸皱纹，鹰目厉光闪烁，留著已快完全变白的山羊胡，椅旁搁了一根蟠龙杖，腰上悬了一把古色斑烂的宝剑。女的白发皓皓，但脸色红润，皱纹不算多，一双老眼依然明亮，穿了一袭青棉袄和青布裙，左手握住一把连鞘长剑。

右首两张木椅上，也坐了两个人。第一人赫然是挟了琴盒的六指琴魔，神色肃穆安坐不动。另一人是燕山四毒的老大，火眼毒猴金成吉。

下首两侧，分列著八名男女。左列四人是擒龙客皇甫长风，和他的妻子金花五娘，再就是两名仙风道骨的老道。右列第一人是个和尚，肥头大耳，穿一袭火红僧袍，一眼便可看出是个喇嘛活佛，椅侧搁了一根盘龙杖，看上去像是用紫铜铸造的。第二人是个高颧突嘴，眼有绿芒的花甲老人，腰悬一把三尺六寸长的弧形刀。第三人是个半百壮汉，像貌狰狞，虎须戟立，骠悍之气外露。第四人更是狞恶，灰发如蓬，辘须成团，暴眼火红，大鼻朝天，

血盆大口外，露出两排白森森的尖利牙齿，身材高大，手背上长满了密而粗的鬃毛。挟抱著一柄沉重光亮的浑铁双股叉，穿一袭黑袍，乍看上去，像一头猩猩，胆小朋友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碰上了，不吓死也得魂飞天外。

对面窗台下，左面分别了两排没有靠背的长木凳，也坐了十名男女，其中有离魂一剑公孙良夫妇顺庆分坛主金刀无敌范鹏，腰带插有银镖棱应彬，像个干猴般的巧手神伦巫杰，手掌奇大的神掌翻天潘贵，他们只算是二流人物了。

除了会主之外，其他的人皆现出本来面目。会主扫视了众人一眼，用他那尖厉的独特嗓音徐徐地说：“在分派诸位办事之前，本会主先替诸位引见一下本会的第二位副会主。请副会主出堂。”

后厅门的两名劲装大汉向内同声叫：“会主有请副会主出堂。”

门口应声出现了一个白袍人，与会主同样打扮，一色的头罩和金边怪袍，举步从容地到了厅中，向会主稽首行礼，用与会主同样尖厉的嗓音说：“属下参见会主。”

除了上座的人以外，厅内十八名男女全都神色错愕，不时向会主和副会主注视。两人的打扮相同而且，口音亦完全相似，难怪他们错愕。

会主欠身回礼，指了指身右的空椅说：“副会主且先落座，等会儿再与他们相见。”

副会主谢坐毕，泰然坐下了。两人并肩而坐，这一来，谁也分不清谁是会主了。

会主的目光转向前面，徐徐发话道：“这次本会主在广安州接到应会友派人送来的信息，但事未办妥不克分身赶来，唯恐被人将木莲花苑的余孽救走，因此命副会主暂以会主身份，率领手下弟子赶来策应，事属从权。想不到应会友胆量如此之小，消息打听不确，根本没有木莲花苑的余孽赶来救人大意疏忽，且小题大作，以致劳师动众，几乎误了大事，罪不可恕。”

金镖银棱应彬老脸通红，讪讪地站起说：“会主容禀，属下已经查出，追踪而来的一老一少，老的是铁掌拂云樊昌。他确是木莲花苑的余孽。”

“人呢？”会主冷冷地问。

“今晨在定远客栈落店，青痣虎曹兄和公孙老弟伉俪本已将他们钉住，想不到半途撞出一个大地之龙，又碰上阎老狗反叛的事，被他乘乱逃掉了。”

“即使多一个铁掌拂云追踪，也用不著向各地发出十万火急的求助信息，你简直在故意灭本会的威风嘛。”

“但……但……那大地之龙……”

“大地之龙与木莲花苑的人毫不相干，你还敢强辩？”

“属下不敢，请会主慈悲。属下只是为了慎重其事，以致操之过切，疑神疑鬼，致有此失。望会主念在属下出于对会主的忠诚，从轻责罚。”

会主似乎十分满意，说：“我知道你此举出于谨慎，可是如果不罚，何以服众，此次事后，你返回大巴山内主坛；到香堂投到，囚禁地牢三月，以儆效尤。”

“属下遵命，明日领法旨启程至香堂投到。”

“范分坛主。”会主沉声叫。

金刀无敌打一冷战，惶然站起恭身道：“弟子在。”

“副会主奉命以会主身份前来策应，虽说来得匆忙，但你为何不请求瞻见金云玉版令？没有八大护法在旁，你居然敢如此大意？假使有人假冒本会

主的身份前来，那还了得？”

金刀无敌汗流浹背，惶恐地说：“弟子知罪，愿受责罚。”

“目下正值用人之际，从轻发落，主坛执法何在？”

后厅门应声走出四名中年大汉，在座前列队行礼，为首的一名斗鸡眼大汉朗声道：“内主坛香堂执法弟子蒙政，候命差遣。”

“范分坛主大意疏忽，处以鞭刑五十，带下去。”

“遵命。”蒙政大师答，行礼退下，领著三名手下直趋金刀无敌身前，朗声道：“奉会主法旨，范分坛主大意疏忽，处以鞭刑五十，带走。”

两名手下往金刀无敌身侧一站，金刀无敌点点头，乖乖地跟著蒙政出厅而去。

会主向副会主伸手虚抬，副会主从容卸下头罩，现出头部，赫然是晨间除去头罩让中海看的老人巴。

会主向众人扫了一眼，说：“这位是本会的第二副会主，诸位也许感到陌生，但提起副会主的名号，相信诸位定然闻名久矣。”

副会主从容站起，脸上泛著阴恻恻的笑容，用他那酷似会主的嗓音说：“兄弟姓武，名鸿，草字永隆。今后愿与诸位多亲近，尚请不吝指教。晨间兄弟与诸位合力截戮阎家的走狗，估低了大地之龙的艺业，让他逃掉，兄弟深感惭愧。多年来，兄弟隐世大竹九盘山，不问外事，久远江湖，与诸位生疏了。这次幸蒙会主宠召，重出江湖，第一次便碰上了本会的大敌大地之龙，见他太年轻，致有此失同时，为防南荒鬼魔反脸不认人，不得不保全实力监视著老魔，致令大地之龙有机可乘，突围逃走，这都是兄弟疏忽所致。兄弟发誓要全力追踪那小辈，无论如何要替本会除害，希望诸位广怖眼线，一得到那小辈的行踪，务必迅速传信，早除此心腹大患，则本会幸甚。”

十四名高手脸上流露著惊容，互相用眼色表示疑惑的心意。这位武永隆绰号叫万里孤鸿，是早年黑道邪魔中的知名人物，行脚天下，独来独往，平生最喜女色，是个臭名昭彰的淫贼。当年他成名横行之日，目下的黑道霸主玉麒麟，还是个拖鼻涕穿开裤裆的小娃娃呢。

后来他失踪了，听说是被宇内三大高手的缥缈仙子卸掉了手脚，丢下南岳南天门北面的山谷喂了野兽云云。想不到他不但未死，而且老当益壮活得好好地。这位黑道色魔为人心狠手辣，性情孤僻残忍，在江湖中神出鬼没，一昼夜可远飏五百里以上，谁也无法追踪。一生中，除了敌人没有朋友，从不和人打交道。他像一个幽灵般在江湖各处游荡，只对美丽的女人感兴趣。有一段时期，由少林三老的智光大师组成了搜踪队，全力搜寻他的下落，他销声匿迹躲了三年，再重出江湖时变本加厉，恶迹如山，人神共愤，像他这般人如不横死，真是天道何存？因此听说他被缥缈仙子卸了手脚丢下南天门，江湖人心大快。由于他闹得太不像话，连黑道的人也不耻他的为人，那些黑道中颇具侠风的人，甚至也多方设法找他，欲除之而后快擒龙客虽是个穷凶极恶的人，但平生不二色，对好色之徒恨之切骨，耻与为伍。他与万里孤鸿并无一面之缘，但闻名久矣！今天发现这老淫魔居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副会主，大出他意料之外，不由心中暗恨。

万里孤鸿徐徐说完，从容坐下。会主开始替副会主引见在座的人，说：“武副会主，在座的人，皆是会中的首要弟子，尔后你们得多多连系。喏！这四位是八大护法的四位……”

左首的两个老男女，老人是一度横行江湖的蟠龙剑客薛威，早年是大

名鼎鼎的侠盗，他的幡龙宝剑很少用，不用则已，出鞘必定见血，平时只使用手中的幡龙杖。

老女人也是名号响亮的人物，江湖上谁人不知活阎婆姑姥姥的大名？这位孤僻的老大婆心黑手辣白道英雄对她极为头痛，她的剑术极为诡异，霸道绝伦。

第三位护法是六指琴魔，他靠坐在椅上木无表情。

第四位是火眼毒猴金成吉，在座的人数他年纪最轻。

接著引见的人是内主坛坛主擒龙客，和掌理内部香堂的金花五娘。两名老道是内主坛的副坛主，秋岚道长和飞絮散人，都是名号响亮的玄门弟子。

右首的四个人，是极受尊崇的会友。大喇嘛是西倾山拉瓦寺的丹扎活佛，在中原似乎知者极少。

斑颧突颞眼有绿芒的家伙。是大同边外的马贼，叫大漠之狼符钦。虎须壮汉是甘凉大盗，叫猛狮冉康至于那位狰狞可怖的怪人，却是无人不知的妖魔，名列五妖之列，与枯骨魔僧和巴图活佛交情不薄，他就是飞天夜叉胡文川。

窗下的十个人，都是地位稍次一等的人物，包括了离魂一剑公孙良夫妇。公孙良夫妇是内主坛的十六煞神之一，地位比二十八宿略高些而已，如按艺业而论，他夫妇俩确是委屈了些。

引见毕，会主朗声道：“时光不早，远道的人必须准备启程了。本会目下的处境，相信诸位必定比本会主还清楚。三个月以前，本会风云际会，横扫武林，声势如日中天，无往而不利。自从出了一个大地之龙后，这小狷专与本会作对，再加上漏了网的天玄剑，暗中号召那些欺世盗名的高手名宿，胆敢向本会挑衅，毁了本会的外主坛，恨比天高。接著长春子在河南组成了什么英雄会，声称要和本会一决雌雄。天玄剑一群人不足畏，但长春子乃是宇内三大高手之一，这人艺臻化境，罡气绝学无人敢当。因此，本会主毅然下令暂时封闭各地分坛，只留四川一地公然活动，意在诱他们两群人入川。一网打尽这些讨厌人物。预计十天半月之后，长春子一群人可望到达。大地之龙既然已在此地现身，天玄剑一群人很可能已经入川了。因此，从明天起，四川各地分坛应立即关闭，隐起行藏秘密活动。大巴山乃是本会内主坛根基之地，皇甫坛主明晨立即启程返回大巴山，严加戒备，不可大意松懈本会主即召集会中的弟子，到梓潼怖下天罗地网，诱他们前来送命。在梓潼决斗之前，对天玄剑一群小辈，可随时加以截留诛杀。对长春子一群人，则不必操之过急，以免让他们漏网，本会主另派弟子引诱他们到梓潼送死。今晚，趁两府官兵不能及时赶到，一举收拾阎老贼，洗劫所有的金银，由皇甫坛主解送内主坛收藏。大地之龙是个狂妄自负的人，他敢只带一个随即便深入麒麟山庄，如果他并未逃离山区，晚间极可能前来踩探虚实。这人是本会一大祸害，必须全力对付，他一日不死，本会一日不会安静。因此，这儿由武副会主负责，留一部份人手等他前来送死。同时，夜间易于脱逃，必须将他诱至谷底绝境收拾他。本会主与邓会友前往南荒鬼魔处一行，说服那鬼魔为本会效力，便到谷底主持大局。四位护法可先带人到谷底佈置，由杜护法先将报应神费浩带往谷底，本会主算定大地之龙极可能和铁掌拂云一同前来救人，随同铁掌拂云前来的少年，范分坛主居然未加注意查明底细，太过疏忽，交由应会友负责将人擒来，如果能活擒，便可将功折罪，免去三月囚禁之罪，好自为之。公孙大嫂与大地之龙有深仇大恨，可随杜护法同至谷底，以便向

大地之龙查问令兄双头蛇的下落。但务必记住，一切以大局为重，不可以私废公，如果不遵约束擅自出手以致误事，定按会规处治，决不宽贷。天色不早，诸位立即动身，预祝诸位马到成功，同心协力共除此獠。”

天色尚未尽黑，会主带了贴身的两男两女，加上邓公皓一共六人，由东面启身出谷而去。

木屋附近，武副会主开始佈置。这家伙工于设计，极想炫耀自己的才智，慎重地妥作安排，将所有的人分为三十二组，屋前屋后，树上树下，可以通行接近的地方，全派有封锁埋伏的人。正屋中留了些引诱中海的小走狗，以备万一埋伏失效时，指引中海到谷底送死。擒人大计除了先前在座的人知道内情之外，其他的人根本不知会主今晚的安排用意何在，被派在屋中诱敌的人，还不知自己的老命是如何危险呢？

六指琴魔和三名护法，带了离魂一剑夫妇及五六十名高手，携带弓弩火把及引火物，迳奔谷底佈置天罗地网，安排一切等候会主亲临主持大局。

擒龙客夫妇带了大批人手，浩浩荡荡出谷，赶赴县城屠杀阎君祥全家老少，要洗劫阎王两代造孽得来的金银财宝。

天狐谷在初更时分，便成了鬼域，没有人声，只有森林中传出的兽吼狼嗅。

安排窝弓射猛虎，放下金钩钓蛟龙，这些江湖高手自以为有了万全准备，任何敢于前来送死的人决难逃生。

可是，人手太过分散，而且同时进行埋伏与进袭县城两件事，犯了首尾兼顾的大忌。

且回头表表大地之龙。

他受伤逃入林中，化名西山樵夫的南荒鬼魔突然出现在眼前，人影入目双方已经贴身相对，他假不思索地出手反击。

岂知对方棋高一著，反而将他一掌击昏，人事不省。

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身上冷飕飕地，悚然一震，悠悠醒转。

他张开双目，看到了头上飘浮的彤云，有枯草叶在眼前拂动，正想一蹦而起，突听西山樵夫的嗓音在身畔低低响起：“小伙子，定下神，十丈外有人搜索，你最好避免发出声音，不可站起。”

他循声扭头看去，看到三尺外枯草丛中，西山樵夫半卧在地，凝神向前注视。

他清晰地记得昏倒前的经过，心中疑云大起，看老家伙的神色，并无敌意哩！他伸动双手，双手好好地，移动双脚，双脚亦无异状。

令他大惑不解的是，连追电剑也并未被人取走。

看看肩膀，肩上的伤口已上了药。伸手在腰上一摸，插飞刀的皮护腰仍在，十余把飞刀并未失踪他侧转身躯，左肩背的痛楚令他浑身一震。

“小伙子，我已给你吞服了一颗护心丹，也替你用推拿术疏通了伤处的淤血经脉。目前用不著顾虑，何不安心调息一下以恢复元气？”

西山樵夫冷冷地说，目光仍然向前注视。他极感诧异，惑然地说：“咦！老前辈似乎对晚辈并无恶意哩！”

西山樵夫转头注视著他，咧嘴一笑，温和地说：你的豪气，令老夫回忆起逝去的往事，你很值得人爱惜。

老夫与你无冤无仇，老凶魔也有立地成佛的一天，你认为对吗？”

中海摸摸耳门，苦笑道。“老前辈，你那一掌真重。”

“如果不将你击昏，老夫的行藏岂不落在他们眼中了？”

“哦！老前辈与隐叟交情不薄哩！”

“那一个隐叟？”西山樵夫问。

“噢！那邓……”

“哦！你是指邓老弟公皓。”

“邓公皓？”中海惊问。

“他是老朽早年的救命恩人，如果他要我杀你；我会毫不迟疑下手的。你似乎认识他呢？”

中海恍然大悟，摇头道：“晚辈认识邓老的堂兄隐叟邓公明，他兄弟俩相貌相同，难怪他不认识我了。”

“他的堂兄与我无关。我得警告你；龙虎风云会的事，我毫无兴趣，如果你对邓老弟无礼，老夫必定杀你。”西山樵夫恶狠狠地说。

中海发出哈哈大笑，说：“老前辈，晚辈受隐叟之托；曾经在龙虎风云会的外主坛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要救邓老出险。”

“你要救他出险？见鬼！你千万不可妄动，如果要救他，老夫一个人便够了，还用得著你操心了吗？”

“那……老前辈为何不救呢？”

“他被迫服下了毒药，救出来他仍是死路一条，可怕的是他的家小已被恶贼们监视著，风吹草动皆可令他抱恨终生。唉！这得怪我。邓老弟是个大仁大义的人；早年他救了我，在死神手中，用他的回春妙手将我救回阳世。老夫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不该到处宣扬他的医道，因此被恶贼们知道老夫与邓老弟的交情。早些日子，老夫的一个仆人探出我的身份，无意中泄露给顺庆府的一个小辈。他们知道老夫不好惹，因此将邓老弟弄来。要在今晚和他们的会主前来找我谈判，要老夫替他们卖命。如果邓老弟不是被他们所制，老夫岂肯放过这些狗东西？”

中海大喜过望，挣起身子。

西山樵夫一把将他按住，说：“不要动，他们还在对面的山坡上。”

“谁？”

“龙虎风云会的人，他们出动了数百人之多，散怖在山区各处，搜寻你哩！”

“这儿……”

“这儿很安全，是山腰坡部的短草丛，四周一里之内，一无遮掩，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藏身，他们都在穷搜树林和山谷。除非有人恰好经过你我藏身的地方，不然，你可以放心，但得在这儿委屈一天，晚间方可离开。刚才有五个白袍人在十丈外掠过，幸好未被他们发觉。”

中海心中一宽，说：“老前辈能否将邓老请来一谈？”

“目前不可能。晚间……”

“晚间可否将他……”

“我告诉过你，不许打他的主意。”西山樵夫不悦地说。

“老前辈请放心，邓老的家小，已由晚辈和他的堂兄移至安全之处安顿了。”

“但他服下的毒……”

“晚辈早已有万全的准备，身旁带有可解百毒耳鼠解毒丹。其实，恶贼们的龙虎金丹……”

中海一面说，一面将玉瓶取出。接著将在咸宁的经过一一说了，最后说：“邓老的堂兄隐叟，目下正与天玄剑在江湖召集同道，不久会到大巴山和恶贼们决一死战，有邓老在他们手中，十分不便。晚辈认为何不在今晚邓老救出，并请老前辈护送他返回湖广与家人重聚，岂不甚好？”

西山樵夫目不转瞬地盯视著他，久久方沉声问：“小伙子，你没骗我？”中海爽朗地一笑，说：“老前辈，晚辈没有任何理由骗你老人家，是吗？”

西山樵夫将鬼头杖的杖尾指向中海的左小臂，沉声问：“你说耳鼠解毒丹可解百毒？”

“半点不假。”

“吞下一颗。”

“为什么？”

“老夫的杖尾藏有三枚如意神针，淬有令人血脉凝结的剧毒。老夫用针刺破你的臂肌，看看你的解毒丹是否有效。”

中海笑道：“老前辈尽避动手。晚辈在发现他们的会主出现时，已经预先吞下了一颗防险。解毒丹的药力，可保持两个时辰以上，不必再浪费神药了。”

西山樵夫用手在杖尾的小孔中搬弄了片刻，取出一枚长有六寸，像水晶般透明的怪针，针尖一寸略带碧线。

